武俠世界
$2.00
811

◀編 後 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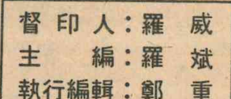
「龍女虎子」是今期巨型大小說藍衣雙女俠故事，由於篇幅關係，本故事在下期裏有詳盡交代。敬希原諒。馮嘉先生在本故事裏別出心裁，精心構想，內容描述一個馬戲班女郎，爲了當地龍頭大哥的兒子垂青，重重壓迫下寧死不屈，結果不但慈父慘遭不幸，自己也囹圄纍身，幸好一對見義勇爲的藍衣雙女俠相救，同時又得悉自己可憐的身世——。各位想知道結果嗎？請留意下期本刊吧！

***　　***　　***

諸葛青雲之間諜鬥智小說：「天網」，故事好完整，他描述敵僞時代三不管地帶的情況，龍蛇混雜，各顯神通，把當地的間諜鬥智，私梟鬥力的內幕，描寫得淋漓盡致，愛好刺激的讀者，千萬留意該故事賡續的發展。

***　　***　　***

朱羽今期又有新作——「女客」也是以民初時代作背景，開首便把一個巾幗英雌的爽朗性格活現紙上，栩栩如生，好不威風，幸勿錯過。「神眼遊龍」下期大結局了，岳秀到底怎樣收拾殘局，請在下期找答案吧！臥龍生另篇巨著：「無形劍」繼續連載中，不要放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２１４０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４０９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１０９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11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藍衣雙女俠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龍女虎子

恃强好色　殺父囚女

馬戲班裏，難得看到如此熱鬧的場面。所以，葛珍不禁流下了兩點眼淚。

在以前，馬戲班是有過一段輝煌的時代的，那時每逢上演馬戲，都萬人空巷，情況熱烈。然而在葛珍的記憶中，這個印象已經是很模糊了，那時候她還是個小孩子，只有她的爸爸領略過那種光榮和興奮。

隨着時代的進步，城市的發展，馬戲班的生意也逐漸衰退了。可以容得大馬戲班表演的場地愈來愈少，旅行愈來愈困難。更重要的是電影的影响，比馬戲表演更加刺激的鏡頭，都可以用特技在銀幕上表現出來。

葛珍的爸爸常說：「銀幕上那些是假的，我們這些是眞功夫，你看着吧，終有一天，我們會再看見光榮的日子！」

現在，今天晚上，光榮的日子又再度來臨了。

葛珍從來沒有看見過座位坐得這樣滿的，至少，她沒有記憶過這樣的場面。所以，她的眼淚也滴了下來了。

她仰頭看着她的父親葛錦，正在空中飛來飛去，博得雷動的掌聲。她的父親是一個空中飛人，而且據葛錦所說，在空中飛人之中，他的本領也算得上是一流的了，人們稱他爲「飛龍葛錦」。

今天，在這樣的場面之中，飛龍葛錦自然是表演得更爲賣力了。

葛珍看着他以美妙的姿態翻了二個跟斗，而他的助手倒掛在一隻鞦韆上伸手去接他的手腕。拍！四隻手腕接住了，但是隨即，葛錦的身子掙了一掙，助手的手滑脫了，葛錦向下直墮。

葛珍尖聲叫了起來，沒有安全網……

葛錦繼續墮下去，觀衆們也吃驚地嘩叫起來，葛錦跌到了地上。那「隆」的一聲也給觀衆們的驚叫聲所掩蓋了。葛珍的手迅速伸了上去，掩住了自己的眼睛。

但是掩着眼睛，也沒有用的，也不能改變事實的。

掉了下來，就是凶多吉少，爲了增加刺激性，飛龍葛錦不用安全網表演，而他就在這一次掉了下來，也許他實在是已經太老了，他的動作已不够靈活，不能應付這種如此劇烈的運動？也許因爲沒有安全網的關係，心情太緊張了，所以把持不住？

無論如何，他是掉了下來了。表演節目馬上停止，馬戲班中的工作人員匆匆趕過去，葛珍是他的女兒，却反而是最後一個趕到的。

她看見他的父親躺在血泊中，馬戲班中的醫生正蹲在旁邊替他檢驗。一個年紀比較老的女藝員把葛珍拉住了，緊緊地箍着她：「等一等，葛珍，不要過去！」

她這樣做是對的，她是不想葛珍衝過去擁着她的父親，而影响到傷勢的惡化。

葛珍却極力掙扎的，叫着：「不要捉着我，讓我過去，不要捉着我！」

又一個女藝員走過來，幫着把她拉住，把她捉得更緊。

不過，就是不捉着她，也沒有用的，醫生檢驗完畢之後，搖着頭：「他已經死了！」

「不……不！」葛珍淚流滿面，叫着，「他不會死的！爸爸！爸爸！」

那二個女藝員現在把她放了，葛珍撲過去擁着她的父親，把他猛搖着。如果葛錦是仍然活着而身受重傷的話，葛珍這樣搖他，對他的傷勢的確是會有很大影响的，但是人已經死了，也沒有關係了。

「葛珍，你先走開吧，」那個年老的醫生也規勸着，「讓我們先把他送到醫院去！」

葛珍抬頭望着上面，那個接不住葛錦而讓他墮了下去的空中飛人仍然坐在鞦韆架上，盪來盪去。他的兩肩頹喪地彎曲着，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就像一隻木偶似的，不過，却混身都是大汗。

「猴子！」葛珍尖聲叫道，「你是怎麼弄的？」

那個人叫猴子，這當然是一個綽號，正如許多工作的地方一樣，這裏的工作人員也是有綽號的。這個猴子也不是一個年輕人了，他的年紀和葛錦也差不多，是和葛錦同輩的。事實上，他是葛錦的老搭檔。

猴子似乎沒有聽見葛珍在叫什麼，而事實上，在那一陣鬧哄哄之中，葛珍的聲音也簡直被埋沒了。

聽不見，猴子還是在那鞦韆上盪着，憂愁地慢慢地盪來盪去。後來，他就從鞦韆架上爬了下來。

這時，葛錦的屍體正在給救護車抬走，十字車是已經來到了，猴子走進了後台，並沒有走去看葛錦的最後一面。這當然並不就表示他是不傷心的，事實上，他很傷心，不過人人表現傷心的方式都不同的，有人看到了死亡，會擁屍大哭，但也有人只是悄悄地走開，寧可一個人靜靜地獨處。

猴子就是這樣了，外面，馬戲團的團長正滿頭大汗，焦急地指揮藝員們繼續表演下去，不讓節目中斷，因爲這裏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戲必須繼續下去。**

外面，音樂興奮地在奏着，而猴子則回到了更衣室中，在一隻戲服箱上坐了下來，而用兩隻手掩着臉。葛珍跟着他進來。

「猴子！」她說，「究竟發生了什麼？」

猴子聳聳肩：「你看見的，你看見的，還問我？」

「你怎會放了他的？」她問，「你怎會抓不住他？」

「我……就是抓不住！」猴子說。

「但你每一次都抓得住的！」她說，「每一次都抓得住爲什麼偏偏這一次就抓不住？」

猴子又是聳聳肩：「別問我，總之就是這樣。」

葛珍忽然走上前去，一手搭在他的肩上，猴子却忽然深吸了一口氣，說：「不要！」

「你怎麼了？」葛珍疑惑地看着他，馬上就感覺到了情形是有點不對的。

「我……我沒什麼。」猴子搖着頭，「總之……就是不要碰我！」

葛珍却已看到了一點，當猴子一動的時候，身上那件皮的背心翻了一翻，在背心的下面，猴子的身子是光着的，露着一身結實的肌肉，這是典型的空中飛人打扮，當那件背心一翻，葛珍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肌肉有點異狀。

「讓我看看，」葛珍上前一步，去拉他這件背心，「讓我看清楚！」

「不要，葛珍，不要！」猴子連忙拒絕，但是葛珍已經看見了，她的動作很快，一拉拉開了那件背心，就看見猴子的胸脅間的肌肉上有好幾塊瘀痕。

「這是什麼？」葛珍睜大了眼睛，「爲什麼這樣？你——和誰打過架？」

猴子用兩隻手掩着臉，嘆了一口氣：「唉，別問我吧，葛珍！」

「昨天那兩個人！」葛珍深呼吸着，「是不是昨天那兩個人？」

回憶在腦海中一閃，葛珍就記起了，昨天，有兩個西服穿得很漂亮，但滿臉邪氣的人來找這馬戲團的團長。他們和團長，葛錦及猴子一起在團長的帳幕裏談話。葛珍聽見他們在裏面發生了劇烈的爭吵，後來，這兩個人悻悻地走去，而猴子還憤怒地在其中一人的後面推了一把，叫他快點走。那人在坐汽車之前對猴子叫道：「行，走路最好小心一點！」

葛珍也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她的年紀輕，但跟着馬戲團，已跑過不少碼頭，所以世面也見過不少。她知道這兩個是什麼人，這兩個是當地的黑社會，來勒索收保護費之類，而這種事情，差不多每到一個地方都有發生的。

雖然在馬戲班中謀生，他們也不是很好欺負的人，要打起架來，他們也不會很虧輸的，但是他們都很少打架，因爲凡人都知道，猛虎不及地頭虫，這是不值得爭的，所以他們通常都會應那些人之所求，派一點錢，派一點票子之類，並不會採取强硬的態度。葛珍也不明白，這一次，他們爲什麼要採取强硬的態度。

「究竟發生了什麼？」葛珍搖着猴子，「他們打你嗎？」

猴子掩着臉，聳聳肩：「他們……七個人……我去喝酒，今天下午……七個人，我打不過他們……我已經太老了……太老了……」

現在葛珍有點明白了，猴子給人打過了一頓，力氣不够了，所以抓不住飛龍葛錦，讓他跌了下來。

「但——」葛珍的雙眼，又睜大了，「你——既然你的身體這樣，爲什麼，你還要出場呢？」

「你爸爸……一定要，」猴子苦惱地掩着自己的臉，「他認爲這樣熱鬧的場面，很難再會逢到的，而我和他又合作得那麼好，所以……我是不肯的，但他一定要……我實在支持不住了，雖然我是已經盡了我的能力……」他又傷心地用手掩着臉。

葛珍呆呆地看着他，眼淚又禁不住沿着臉頰流下來了。現在她知道，她的父親就是爲了爭取這最後的光榮，因而死掉了。

葛珍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問道：「昨晚那些人，他們是誰？他們害死了我爸爸，他們是誰？」

「算了吧！」猴子搖搖頭，「明天我們就走了，我們不會在這裏逗留很久的，不要攪這許多事吧！」

「你在開玩笑嗎？」葛珍吼叫道，「我不走，我要留在這裏，我要把他們找出來！」

「你——你不能亂來的！」猴子恐懼地抬起頭，「這些人，你不能去惹他們！」

「不能去惹他們？」葛珍奇怪地看着他，「這個時候，你才來說不要惹他們？既然你說不要惹他們，那麼昨天晚上，爲什麼你又趕他們走？給他們一些錢，打發他們走，不就算了嗎？」

「但他們要的——」猴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不肯說下去了。

「你在說什麼？」葛珍的眼睛睜大了，「你在說什麼？說清楚一點！」

猴子却猛搖着兩隻手：「算了，葛珍，算了，別說了，反正事情是已經過去了！」

「事情並沒有過去，」葛珍咬着牙說，「這件事情還沒有過去！」

但是說到這裏，猴子就一站站了起來，走出了帳幕之外了，葛珍沒有去追他，葛珍也在那隻衣箱上坐了下來，托着兩腮，皺起了眉頭，沉思着。她相信，猴子一定還有一些秘密沒有告訴她，不過，猴子是終於會再回來的，而當猴子回來的時候，她又會追問他了。

但是，她却不知道，猴子這一去，是未必會回來的。

猴子這時已經跑得相當遠了，他穿過那些馬戲班的車子之間，向場地的邊緣走去。後來，就走到了街上。

那裏是冷落得多了，有些汽車停在那裏，那些是有車階級的觀衆們開來的車子，這些車子的車主們是都已經進了大帳幕之內在看馬戲了，所以車子雖然多，但是沒有人。

這馬戲的場地，距離一座小鎮並不遠，而那些觀衆們，就是從這小鎮中來的。他們來馬戲團看馬戲，猴子却到他們的鎮上去。

猴子是到鎮上去喝酒，他本來就是一個愛喝酒的人，現在心情那麼壞，他是更加要去借酒澆愁了。

他沒有到達喝酒的地方，當他到達了一個黑暗的街口的時候，忽然有兩部汽車從黑暗中竄了出來，一前一後的路都攔住了，把他夾在中間。

猴子感到莫名其妙。

車門打開，車子上的人蜂湧而下，一共下來了八個人。八個惡形惡相，頭髮長長的現代青年人，把猴子圍了起來。

猴子霎着眼睛看着他們。

他們並沒有說話，默默無聲地就從懷中取出了武器來。不是利器，而是全部都是鈍的武器，例如鐵尺，金屬的水管之類。

猴子已經嚐過了一次滋味，對這種情形，可以說是怵目驚心的，他也不再等下去了，馬上回身就逃。

那八個人却不讓他有逃走的機會，一根金屬的水管首先向他迎頭擊下來。猴子一側身，閃開了這根水管，一拳擊出去，擊中了這個揮水管的人，使這人向後跌了開去。但這是猴子所能作的唯一的一下抵抗了，跟着，一把鐵尺敲到了他的後腦上，他就倒了下去。

別些人的武器連環地向他的身上擊下來，他似乎已經沒有了感覺。那些武器，就像是擊在一袋並沒有生命的麵粉的上面一樣，猴子很快就死掉了。

「走！」那些人們揮揮武器。

他們又回到了他們的車子上，車子開動，一轉眼之間就已不見了，地上只留下了猴子的屍首。

這是一個很冷靜的地方，久久都沒有人經過。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猴子的死訊才傳進馬戲班中來，是兩個警探來通知他們的。

葛珍和馬戲班的團長匆匆趕到了殮房去認屍。

後來，他們還要接受警方的問話，警方認爲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有人在表演的時候跌下來，這是他們內部的事情，然而這個失手的人被殺死了，這却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這是一件謀殺案。

葛珍自然向警方透露了她所知道的事實。

這使馬戲班的團長的處境大爲尷尬了，他得向警方解釋，爲什麼他受到勒索而不報警。

他苦着臉說，這是因爲他們不想麻煩，他們不想和這些地頭虫惹麻煩。

但是，警方問他，雖然他們不想麻煩，那爲什麼不付錢給這幫流氓，而却要把他們打走呢？

團長躊躇了好一會，才無可奈何地說，那是因爲，他們開天索價，要的價錢太高了，所以無法應付，只好把他們趕走的。然而，這些黑社會份子，是沒有那麼容易趕走的。他們勒索不得手，就把猴子打了一頓，也許是要使他們的空中飛人節目不能演出。由於猴子乃是台柱之一，但是飛龍葛錦却是很固執的，他不肯錯過這個場面熱鬧的機會，他還是堅持要演出，於是終於就演出了一場慘劇了。

但是，問題是，爲什麼那些人後來又要把猴子也殺掉呢？沒有人知道，葛珍亦不能回答，他們當然也不會被看作嫌疑兇手的。在記錄下了口供之後，警方也把他們放走了。

一起離開了警局，團長開着他那部殘舊的老爺車，載着葛珍回到馬戲班的場地去。團長雖然是一個商人，但是也是一個仁厚長者，對馬戲團中的團員們都很好，葛珍對他是很有好感的。

團長沉默了好一會，終於嘆了一口氣說：「葛珍，你得離開這裏，你必須離開這裏！」

「爲什麼？」葛珍不服氣地說，「爲什麼我要離開？我並不打算離開！你知道我打算幹什麼嗎？我要留在這裏，把害我爸爸的人找出來！」

團長搖着頭，嘆着氣：「這件事，還是讓別人去做吧。你這樣年輕，這種事情，不是你幹的！」

「但這個是我的爸爸呀！」葛珍說，「我爸爸的事情，難道不該我自己管嗎？」

團長忽然把車駛到路邊，停了下來。他看了葛珍一會，然後慢慢地說道：「坦白告訴你，葛珍，如果妳還留在這裏，事情一定會鬧得更大，我是看着你長大的，我和你的父親和母親——」

「不要提我的母親！」葛珍勃然地道。

「總之，我是看着你長大的，葛珍，」團長說，「你——也就像是我的女兒一樣！你應該相信我的話，我是爲你的好處着想！」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葛珍問，「爲什麼？爲什麼你們不肯給他們錢？」

「他們要的不是錢，」團長說，「他們要的是……你！」

「我！」葛珍驚愕地看着他，「什麼意思，我？」

「葛珍，」團長說，「你已經不是一個小孩子。你已經是一個女人，而且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你已經長大了，對男人有很大的吸引力！」

葛珍的臉紅了一紅，然後眼睛又睜得大大地。「誰？是誰？」現在她明白了，怪不得他們不肯接受對方的勒索了，原來他們要的不是錢，而是人。她緊緊執住團長的手臂，把這個仁厚長者搖撼着：「是誰？告訴我，這個人是誰？」

「我不知道。」團長搖着頭。

「不要騙我！」葛珍繼續把他猛搖着，「我一定要知道的，告訴我！」

「我眞的不知道，」團長說，「就是我知道，我也不會告訴你的，這件事，你不能管，你得快點離開這裏，不然，麻煩就更會跟着來了！」

「我不怕麻煩，」葛珍强硬地說，「他們已經把我的爸爸害死了，還怕什麼麻煩？你一定要告訴我，他們是誰？」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團長說，「他們提出這個狂妄的要求，我們都很生氣，就馬上把他們趕走了！」

「但，」葛珍說，「他們總有說，是誰要我的！」

「他們只是說他們的老板，」團長道，「用不着說，他們的老板，就是這裏的黑社會大頭目之類了！」

「是嗎？」葛珍說，「但，爲甚麼又要殺死猴子？他們不是已經打過他一頓了嗎？」

團長聳聳肩：「也許，這是一種警告，他們還會來的，所以，你是更加要避開才可！」

「我不會避開的，」葛珍說，「我不會逃走，我會把他們找出來的！」說着，她忽然打開門，下了車，就竄進了一條小巷之中。

「喂！喂！葛珍！」團長慌忙叫着，「不要走！回來！不要走！」

但是葛珍已經不知道跑到何處去了，而團長又不是一個藝員，沒有她跑得那麼快，如果下車去追，那是沒有希望追上的。於是，團長就只好把車子開動了，在附近兜着圈子，希望兜截到葛珍，但是葛珍却不知鑽到何處去了。她既然要避開團長，她當然是不會走在汽車可以開到的地方了，團長並沒有找到她。

最後，團長只好嘆一口氣，開車回馬戲班去。他一面喃喃着說：「她會回來的，這傻丫頭，當她想清楚了之後，她是一定會回來！」

他把車子開回了馬戲團中去。

而那裏，却已經有人在等着他了。兩個衣服穿得很漂亮，西裝畢挺，但是人却一點也不漂亮的年輕人，正坐在團長作爲寫字間的那一截拖車裏等着他，不是上次那兩人。

不過，看他們的樣子就知道，雖然不是上次那兩個，他們和上次那兩個，却是同一路人的。

「呀，團長先生，」其中一人站了起來，伸出手來和團長相握，「我們在這裏已經等了你很久了！」

團長却沒有握他們的手，他露出一副冷峻的表情：「你們是誰？」

「我們不認識，」那人說，「我們是聽到這裏發生了這件不幸的事所以前來慰問的。」

「哦，多謝你們了。」團長說。咀巴是這樣說，心裏却沒有眞的謝意。這兩個人是沒有誠意的，他也看得出來。

「葛姑娘呢？」那個企圖和團長握手的人問。

「她——唔——她不在這裏，」團長說，「她出去了，還沒有回來。」他也慶幸葛珍還沒有回來。如果葛珍在場，情形就不妙了。

「那眞可惜，」那人說，「我們是來送點東西給她的！」他說着，就從袋裏掏出了一隻厚厚的信封來。

「送給她？」團長奇異地皺起了眉頭，「這是什麼？」

「我們知道她的父親遇了難，我們在想，也許她辦喪事是需要錢用的，所以我們的老板，叫我們送來這些錢！」

「你們的老板是誰？」團長問。

「我們的老板，當然是有錢人了。」這個人得意地微笑着，就把手中那隻信封打了開來，讓團長看看。那裏面果然裝着大叠的鈔票。

「對不起，」團長嚴肅地搖着頭，「葛姑娘不會要你們的錢的！」

「你怎能代表她？」那人說，「讓我們自己交給她好了，我們相信，她不會連錢也不要的！」

「請別再來麻煩我們吧，」團長說，「你們上次來，難道還沒有明白我們的意思嗎？我們已經對你們表示得清清楚楚了的！」

「我知道，」那人說，「不過，向我們清清楚楚地表示的人，已經死掉了兩個，現在剩下了一個，也許，這一個會改變主意了吧！」

「哦？」團長瞪起了眼睛看着他，「那麼，你的意思是在威脅我？」

「你是一個聰明人。」那人微笑，「你應該知道你要怕什麼，和不用做什麼的！」

「你們給我滾！」團長低聲哼地叫着。

「我們還沒有見到葛姑娘，」那人低聲地說，「要滾，也得由葛姑娘叫我們滾，那才合理的！」

「她不在這裏，」團長說，「不過我也可

以代替她回答你了•她也不會受你威脅的！而且，你們也最好快點離開這裏，如果她回來了，也許她就不會像我這樣和善了！」

「好吧，」那人說，「既然如此，我們就把這個任務交給你好了•你是一個識時務的人，你知道應該害怕什麼的•你來勸她好了！」

「你們走吧！」團長說•

那人把裝着鈔票的信封留下來，微笑道：「這一點點小意思，你替我們交給葛姑娘吧•祗要她有興趣，我們是可以給她更多的•」

「拿走！」團長鄙夷地說，「我們不會要你的臭錢的！」

那二個人卻沒有把那一信封的鈔票拿走•他們走向門口，在門口又停下來，轉對團長，說：「對了，老伯，我們還有一個忠告，那就是，你不要叫她離開此地•她是逃不掉的！」

「你們這算是什麼？」團長說，「難道這裏沒有王法的？」

「王法是有的，」那人得意地微笑着，「不過很可惜，你們卻不去打探清楚，在這裏，王法就是我們！」

團長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們，他們就走掉了•

團長呆呆地看着那一信封的鈔票，不由得打了一個冷顫，他希望葛珍快點回來，這樣他就可以勸她快點離開了•但，她肯離開嗎？他們說，決不會讓她走的，這句話，又是不是有把握的呢？

而且，葛珍現在，又是究竟正在做着什麼呢？

如果他知道葛珍現在是正在做什麼的話，也許他會加倍心焦•

現在，葛珍正坐在一部殘舊的跑車裏面，坐在一個青年人的旁邊•這個青年人正開了車子載着她在鎮上兜風•

這看來不像是一個良好青年•頭髮長長的，一身花花綠綠的衣服，卻是又骯髒又襤褸的•而且他結識葛珍的方式，也不見得是個很良好•他祗是開車經過葛珍的身邊，對她吹了一吹口哨，葛珍對他微笑，他請葛珍上車，葛珍就上去了•

他說要帶葛珍到一個好玩的地方•

葛珍本來並不是一個如此放蕩的女孩子，她這樣做，是另有她的目的•她說：「開得快一點吧！太慢了，不夠刺激！」

那個飛型青年人聽她的話加速，把車子開得很快，盡他這部老爺車的能力開得快•他一面叫道：「怎麼樣？」

「這樣好一點了•」葛珍說•

「你不害怕嗎？」他側臉問道，「開得這麼快？」

「我怕？」葛珍笑道，「我倒想問你怕不怕呢•」

「你不知道我是誰吧？」葛珍說•

「你？你是誰？」

「這裏最兇的人是誰？」葛珍又問•

那飛型青年笑起來了：「這裏最兇的人，總之不是一個女人！」

「那麼，」葛珍說，「你又認為這裏最兇的人是誰呢？」

「總之不是你了•」那飛型青年笑道•

「哼，」葛珍說，「那你來了此地也不會太久了•」

「胡說，」那人道，「我是在此地出世，此地長大的，這裏沒有什麼我不清楚！」

「那你怎會不知道誰最兇？」

那人說：「我知道這裏最兇的人不是女人，更不是像你這樣漂亮的一個女孩子！」

「但是，如果這個最兇的人知道你用車載着我，也許他會連你這部車子也拆掉了！」

這人一怔，從倒後鏡裏瞥了葛珍一眼•「為什麼呢？」他問•

「因為，」葛珍說，「這個人會懷疑你是在搶他的女朋友了•」

「你是——」那飛型青年皺起了眉頭，「你究竟是誰的女朋友？你說的這個人，究竟是誰？」

「你以為這裏最兇的人是誰呢？」葛珍問道•

「這裏最兇的當然是文家的人了，」他說，「他們的勢力那麼大，連警察局，也怕他們的•」

「那麼，文家最好色的人又是誰呢？」葛珍問•

「文公子•」他說着，輕蔑地笑了起來，「這個傢伙，凡是女人，他都想摸一把的！」

「告訴我，文公子是一個怎樣的人？」葛珍問，「在哪裏可以找到他？」

「你還沒有告訴我，你究竟是誰的女朋友•」他說•

她微笑：「你就當我是文公子的女朋友好了！」

這人差點把車子停下來•「這……這不是開玩笑的！」

葛珍瞥了他一眼，說：「瞧你，怕成這個樣子•」

他又把車子開了一段路，沉默着•

葛珍催促他道：「怎麼了，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呀！」

「什麼問題？」他問•

「文公子，」她說，「我問你文公子是怎樣一個人，以及在哪裏可以找到他•」

那人忽然笑了起來：「不，不，你是在跟我開玩笑的吧了！我才不相信你的鬼話！」

「我問你文公子的事情，你又回答不出，」葛珍說，「看來你說的也是鬼話，你祗是在騙我的！」

「我們還是別提什麼文公子吧，」那個飛型青年說，「我對他沒有興趣，來，我帶你到一個好玩的地方去！」

他把車子開到更荒涼的地方去•葛珍卻不表示害怕•當然，她的目的，就是想利用這個邪門人物，希望從這個人的咀裏查出有關這個最兇的人文公子的資料•既然文家是這裏最有勢力的一家人，而文公子又是這一家人裏面的一個好色之徒，那麼，這件兇案，就很可能正是文家幹的好事了•但是這個人看樣子又不願意提這個問題，而葛珍又不能逼得太緊，她祗好繼續磨下去，再找個機會打聽一下了•

忽然之間，這人把車一轉，轉進了一條山路，向一座小山的上面直駛上去•

「我們現在到什麼地方去？」葛珍問•

「我不是說過嗎？」那人說，「我是要帶你到一個好玩的地方去！」

車子是開得很快的，這樣說着的時候，車子已經越過了山崖，向山的後面溜下去•葛珍看到山坡下面有一間相當大的破木屋•看樣子，這間木屋以前可能是用來放置一些建築材料之類，後來沒有用處，便荒廢了下來•這木屋的門口也大到可以讓這部小小的跑車駛進去，而這人就是把車子駛了進去•

那裏面已經有另外兩個打扮相近的青年人在着了•近代的阿飛們，打扮是那麼相似，看來簡直分不開誰是誰，就像全都是孿生兄弟似的•

那人跳了下車，說：「讓我來介紹，這是我新交的女朋友，她叫阿珍•」

「阿珍？」其中一個等在那裏的飛仔做出鄙夷的表情，「這麼土頭土腦，連英文名字也沒有一個的嗎？」

「我叫法蘭基•」另一個說•

「我叫艾維士•」第一個說，「下來吧，珍姐，我們來玩玩！」

葛珍冷冷地瞅着他們：「這裏有什麼好玩的？」

「總之你下來再算吧•」艾維士說着，就向葛珍伸出手去，似乎要把她從車上拉下來似的，但是葛珍一手打開了他的手•

「不要碰我！」她喝一聲，「我自己會下來的！」

她從車上下來了，四面望望•這空空的破木屋裏面，的確是沒有什麼好玩的東西，裏面空空如也•

法蘭基說：「這裏有一張床！」

他伸手指指那張床•那張所謂「床」，不過是放在角落裏的一張蓆子而已•

葛珍的臉立即憤怒地紅了起來•這樣說話，對她實在是不尊重到了極點了•而且，那三個飛型青年不但在言語不尊重，在行為上也是同樣不尊重的，他們三個人已經成為品字形，把葛珍包圍了起來，而且大家都向葛珍伸手，要把她捉住•

葛珍「拍」的打開了一隻伸向她胸前的手，跟着又飛起了一腳向右，踢中了另一個腹部•第三個連忙退開•

三個人都離開了，仍然是包圍着葛珍，不過是敬而遠之地離得遠遠的了•

葛珍說：「你們想怎樣？」

這三個傢伙，現在是老羞成惱了•他們的臉上，也再沒有笑容•開車的那一個喝道：「把她捉住！別讓她逃走！哼，她不識抬舉，我們就要給她一點好看的•」

他們又向葛珍圍了過來，仍然以為葛珍是一個可欺的女人，而剛才的給她擊退，祗是偶然的事•

現在，他們就打算再把她捉住，在她身上做他們要做的事情•但是他們這一次就知道，他們的失敗是並不偶然的了•

葛珍並不是一個普通可欺的女孩子•她既然能夠在鞦韆上飛來飛去，兩臂之力，隨隨便便可以舉起一個沉重的男人，還可以把這個男人隨意地拋起，因此，她雖然對着三個男人，打鬥起來，還是一點也不吃虧，而且綽綽有餘了•砰！一個青年人的胸部吃了一拳，直飛出去，撞在屋子的牆壁上，「隆」的一聲•

餘下那兩個呆了一呆，葛珍一躍而起，喝了一聲，身子騰空，雙腳又向外飛踢了出去•拍！那兩個人差不多同時中踢，一個是額上中了一腳尖，一個則是肩部中了一腳尖，兩個人都像風車一般打着轉，跌開了•三個人，又再度給葛珍打開了•

自然，這不再是偶然的事了•而且自然，現在葛珍是可以離開這裏，他們也阻不了的•但是葛珍還不肯離開•她並不是來這裏鋤強扶弱的，她是來這裏打探有關這個文公子的事情的•

她還沒有得到結果•她得意地微笑着說：「現在，我們可以眞眞正正地談談了！」

可是這三個飛型青年現在則是連談談的心情都沒有了•現在，他們變成了是老羞成惱•

「要她的命！」那開車的喝道•葛珍已經忘記他叫什麼名字，很可能他根本就未曾有機會合作過自我介紹的•

他爬到一個角落裏，從一個牆洞中取出來了幾件武器•二條鐵棍，和一把短刀•他把那二條鐵棍，給了他的二個同伴，自己則拿着那把短刀•

三個人拿着武器，又把葛珍圍了起來•這使葛珍有點吃驚了•她到底不是什麼技擊專家，不過是恃着氣力充沛，而身手矯捷而已•面對利器，情形又不同了•

但是，葛珍當然也不會這樣容易就屈服的•她還是沉着應戰的•那三個飛型青年，倒也並沒有給她很大的威脅•雖然他們手上有武器，但是似乎他們不太合應用這些武器•武器揮着，揮來揮去，總是打不中葛珍的身子•而且，葛珍的還擊，則反而屢屢生效•

「砰！」拿刀子的那一個，腹部中了一腳，飛跌開去了•拿鐵棍的兩個又迅速圍過來，把葛珍逼到車子的旁邊，雙棍齊下•葛珍拚命一扭身子，就閃過•「砰彭！」那兩根鐵棍擊在車身上•

葛珍避這一棍，就避進了一個死胡同•因為葛珍現在是給夾在車子和牆壁之間了•她是沒有可逃之路的•

葛珍才一站起來，他們又來了，兩個拿着鐵棍的男人，和另一個拿着刀子的人又衝前來，葛珍一跳跳了起來，跳到車頭上•刀子和棍子又揮過來了，她在車頭上一躍躍起，刀子和棍子在腳下過去了，她這一跳，就站到了車子的擋風玻璃上，再一跳，就落在座位上了•第三跳，她跳到了車尾上，然後再跳到地上•

「追！別讓她逃！」拿刀的一個喝叫着，三個人就追了出去•

葛珍逃到了屋外的空地上，三個人就把她圍了起來•不過在空地上，空位大得多了，所以葛珍就沒有那麼害怕•她現在有可以周旋的空位•

葛珍繼續和他們周旋着，一面仍然想着找機會逃走•但是他們卻把她圍得很緊，不肯讓她逃走，葛珍怕他們手上的武器，所以是不大希望和他們糾纏下去的•

但是一時她又脫不了身•

接着，忽然之間，山坡上傳來了馬達的怒吼聲，一部大汽車出現了•這部大汽車的出現，使那三個男人都愕一愕•而那部汽車轉瞬之間就來到了他們的面前了•

他們愕愕地看着這部車子，一時也忘記了去對付葛珍了•這部車的車門打開，跳下了兩個青年人•年紀和那個飛型青年是大致相同的，不過衣服都穿得非常漂亮•豪華漂亮的程度，和他們那部漂亮的汽車是很配合的•不過，他們的手中卻是各拿着一件與他們的打扮毫不配合的東西，那就是兩根鐵棍•

「你們這三隻狗！」其中一人喝道，「你們在這裏幹什麼？」

這三個飛仔馬上表示畏怯了，站在那裏躊躇着•葛珍冷笑：「哼，這三個壞蛋，他們想強姦我，這就是幹什麼了！」她倒有點投訴的態度•正如多數女孩子一樣，她也還是認為男人是強者，她也希望這二個青年人為她出頭，把這三個可惡的飛仔懲戒一番•

而她的投訴，也顯然有效•那個衣服麗都年青人一揮手上的鐵棍，喝道：「打！」

「等一等！等一等！」那三個飛仔露出可憐的神態，哀求起來•

然而那二個人已不由分說，就揮動手中的鐵棍，向他們亂打•很奇怪，似乎這二個人的武功是深不可測的，不過，更像是那三個飛仔根本不敢抵抗•那二根鐵棍，每一下都打到肉上•一陣「砰砰篷篷」，那三個飛仔便都皮破血流，倒在地上，抱頭呻吟着了•

現在看來，他們的模樣，倒實在是有點可憐的•

「好了，」那二個青年人的其中之一，對葛珍說道，「他們已經受過了教訓，不敢再亂來了！」

「唔……謝謝你們，」葛珍說，「眞多謝你們！」

「現在，小姐，」另一個青年人說，「讓

我們送你回家吧！」他打開車門。

葛珍遲疑了一下，就上了車。也許，她用不着向那三個飛型青年探取情報，向這兩個也一樣可以的。他們把車子開動了，很禮貌的，讓葛珍坐在司機位的旁邊，而另一個則坐在後座，雖然那是一部大型車子，車頭是坐得下三個人有餘的。不過，如果三個人都坐在車頭，那就似乎太擠一點了。

葛珍對他們的禮貌倒也有點感激。

司機把車子駛離那山區，一面搭訕着說：「小姐，你好像很面善，會不會你是在那馬戲班裏工作的？」

「是呀，」葛珍說，「正是。我就是馬戲班的人，我以前沒有來過這裏，對這裏一切不熟，所以才會上他們的當的！」

「小姐，」後面那人嘆了一口氣，「交朋友，也得看外表的，不是說一定要先敬羅衣後敬人，不過，看他們穿得這樣襤褸，又是蛇頭鼠眼的，你也應該知道他們不會是好人了。」

葛珍聳聳肩：「他們說他們在這裏是最兇的，又說他們是什麼文家的人。文家又怎樣？文家的人是皇帝嗎？」

開車那人從倒後鏡裏，和他那個同伴交換了一個眼色，然後縱聲大笑了起來，說：「他們說他們是文家的人？他們有什麼資格做文家的人？」

「他們是這樣說的，」葛珍聳聳肩，「是文家的人又如何？難道文家這兩個字，就可以把人嚇倒了嗎？」

「他們倒很懂事，」開車的人說，「不錯，文家這兩個字，的確是可以嚇人的。事實上，在這裏，文家不但是皇帝，而且是上帝！」

「這麼威風？」葛珍表示不相信。

「許多人，如有機會和文家的人打上交道的話，都引以為榮呢，」那人說，「尤其是女孩子們，文家公子若肯看她一眼，那就像是給皇帝看中了似的！」

「是這樣嗎？」葛珍說着，忽然望望周圍，「唏，怎麼了？這條路，並不是到馬戲班去的路呀！」

那開車的人微笑：「我們並沒有說要保證你回馬戲班呀，我們是說送你回家！」

「什麼叫回家？」葛珍憤怒地問。

「去到你就知道了，」那人咯咯笑起來，「你有胆量跟那三個小流氓到那個地方去，難道就沒有胆量跟我們走一趟嗎？」

葛珍的腰身馬上伸直了，拳頭也握了起來，準備動手，不過回心一想，馬上又靜了下來了。她想，她自己也本並不是打算回家去的，她是正在找尋這個文公子的下落，而這三個人是來頭不小的，看來，他們要帶她去的地方，與她的目的地可能很接近，於是她又放鬆下來了。她小心地說：「你們又是什麼人呢？」

「我們嘛，」開車的人微笑着，「我們是好人，你大可以放心的，我們對你，是絕對只有好處，而沒有害處！」

「譬如，有些什麼好處呢？」葛珍問。

「美麗的女人，應該有一位有條件的男朋友，一位可以讓她得到富貴，過豐美生活的男朋友！」

「唔，」葛珍沉吟着，「你是說，你是打算給我介紹一位這樣的男朋友了？」

「難道，」那人說，「你就不想有一位這樣的男朋友嗎？」

「錢並不是一切，」葛珍說，「並不定有錢就是好的呀！」

「我不同意這個說法，」後面那人幫着咀說，「這個世界上，不是人人都在拚命賺錢嗎？沒有錢，你就什麼都沒有了！你們演馬戲這樣危險，每天在冒生命危險，又是為了什麼？你不會是為了藝術吧？」

「唔，」葛珍不置可否地回答着，改變了話題：「告訴我，你們又是怎會找到我的呢？這樣荒僻的地方，你們不會是剛剛經過吧？而且，我也不相信你們是剛剛經過的！」

開車的人又笑了起來：「哈哈，我們是消息靈通的，我們的耳目，可說是到處都有！」

「你們會不會就是文家的呢？」葛珍問。

那個開車的人哈哈笑了起來：「你真有幻想力，小姐。我再問你一件事情吧，假如我們真是文公子的人，你又會怎樣想呢？」

「我不知道我會怎樣想，」葛珍說，「不過，如果你們是文公子的人，那我是一個幸運兒了，我可以得到富貴，得到享受，得到許多錢。」

「和鑽石，」後面那個人說，這一次又輪到他咯咯笑起來了，「原來我們的葛姑娘也是很通情達理的，不像外傳的那麼刁蠻！」

葛珍咬了一咬牙關，這幾個人，雖然她也知道，他們不會是善類，而他們和先前那三個飛仔，卻不是同一類。他們的談吐，技巧而動聽得多了。自然，這並沒有使葛珍對他們起了什麼好感。

這只是使葛珍更加提高警惕而已，由於她也知道，口蜜腹劍的人，總是最難應付的人。

車子從另一條路行駛，駛向與馬戲班的場地相反的方向，他們前面出現了一座巨大的住宅。這座住宅，和那座市區的貧乏和破落，真是不可同日而語。周圍的環境，就已經是夠好的了。三面都是濃密的樹林，而前面則是一大片葱綠的草地，不遠還有一條小河流過。住在這裏，騎馬，釣魚，散步，都用不着遠去。而只要有汽車，到鎮上去，也是並不算遠的。

那座巨宅本身，也是建築得美奐美侖的，好像宮殿一樣，外面圍着一度長長的圍牆，而甚至圍牆的門口，也是經過建築匠人的精心雕琢的。

車子駛近花園門口，那度柵門就由穿着黑衣白褲制服的僕人打開了，車子進入了園中，一條私家路通過用人工鋪得平坦如毡的草地，而草地上栽植着的小樹，每一棵都是給小心地修剪到成為圓球形。

這真是一座美麗的住宅。

那部車子載着葛珍駛到了屋子的門口，二個青年人請她下了車，又把她請進了屋內，進入了一所巨大的客廳中。那裏面的佈置，也是有如皇宮一樣的。

一個儼然王子的青年人正在裏面等着她，葛珍一進去，這個人便站起來迎接，很有禮貌的。

葛珍看見，這是一個相當瘦削的青年人，臉色不大好看，很明顯地可以看出，他的健康是並不很好的。他說：「葛姑娘，請坐，要喝茶還是要喝酒！」

「我什麼也不喝！」葛珍怒視着他。

這青年人嘆了口氣：「真可惜，葛姑娘，你還不會認識我，對我的印象已不大好了！」

「你究竟是誰？」葛珍問。

「在下姓文，名昌。」那青年人說。

「你——你就是他們所說那個文公子了，」葛珍冷冷地說，「這裏最兇的人！」

文昌笑了起來：「我兇？這只是他們的錯誤印象吧了。只因為我在這裏有勢力，所以他們就說我兇了，只因為他們怕我。」

「那你打算怎樣處置我呢？」葛珍問，「你們這樣，簡直是把我強擄回來的！」

「我嘛，也不會怎樣難為你的，」文公子說，「起碼，也不會像那三個小流氓一樣對付你。」

「但是，」葛珍說，「你對付了我的父親，還有猴子！」

「我？」文公子露出詫異的表情，「那不關我事呀，那是意外，你自己大概也親眼看見的吧？那是意外，那個飛人接不住你爸爸，所以讓他掉下來了！」

「但猴子給人打了一頓呢？」葛珍說，「那可不是意外了吧？」

「這個，唔，也許他喝醉了酒之後鬧事，給人打了一頓吧了。你知道，在人家的勢力範圍內鬧事，那是最不聰明的。入鄉隨俗，你到了誰的地方，就要怕誰！」

「你的意思是，」葛珍說，「我也要怕你了！」

「我沒有什麼好怕的，」文公子說，「只要你順我的意，我就對你很好了。看，他們兩人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叫他們做什麼，他們就做，所以我對他們也很好了！」他指着他那二個手下。

葛珍仍然冷酷地說：「你派兩個人去和我父親商量過，是不是？就在我們表演之前的那天晚上。」

「呀，既然你也知道這件事，」文昌說，「那就更好辦了，我們用不着講太多廢話！」

「那麼，你自己把實際話說出來吧！」葛珍說。

「我喜歡你，」文昌說，「我想你在我這裏住一個月，你要什麼條件，你說出來吧！」

葛珍的咀唇顫動了一下，臉上的肌肉也顫動了一下，她說：「如果我拒絕呢？」

「你不能拒絕！」文昌說，「我有一種很特別的習慣，來這裏賣藝的女藝員，不管是演馬戲的好，夜總會表演的好，只要是我喜歡的，我都要碰過。沒有人能拒絕的，只能夠提出條件。我有的是錢，你要多少錢，我都可以考慮，尤其是像你這種條件的美女。」

「如果不答應，你就不惜害死人家的父親了，」葛珍冷冷地道。

「讓我們這樣說吧，」文昌道，「你進了這裏，就像一隻鼈爬進了甕中，逃不出去的，只要你陪我一個月，你就可以滿載而歸，保證你比演馬戲更好！」

「你殺了我的父親！」葛珍猙獰地說。

文昌揮揮手：「我們別去說這種毫無興趣的問題吧。我已經向你提出要求，現在，你提出你的條件吧！」

「很好！」葛珍說，「我提出我的條件，我的條件就是要你償命！」她說着就一跳而前，向文昌揮拳。

可是，文昌外表看上去，雖然像是個弱不禁風的青年人，他的身手，卻並不慢。當葛珍一動的時候，他也動了。他馬上一滾，一個斗翻到了沙發的後面去。葛珍要再追他，那二個把葛珍帶來的青年人也已經趕到了，一隻拳頭挾着逼人的拳風向葛珍的背擊過來。

葛珍立即回身，揮動手臂架開，同時一抬腿向另一人踢去。這一下，就把那兩個人逼開了，他們沒有傷到她，而她也並沒有傷到他們。不過，她卻給這二個人纏住了，不能夠再去追文昌。

文昌一閃，就逃進了走廊之中。同時，另有兩個人又從走廊中衝了出來。

也是和剛才那兩個差不多的青年男人，四個男人把葛珍包圍了起來，一齊對付她。看樣子，他們是不想傷害她的，只是打算把她捉起來而已。葛珍則拚命抵抗，抓起了桌上几上的擺設品來亂擲，把那座漂亮而豪華的客廳弄得一塌胡塗。後來，她還拿起了一隻長長的座地企燈，拉起了電綫，也拆掉了燈罩，就用這座燈作武器，亂舞起來。

這是一件很有威力的武器，作用和一根棍子一樣，這就使那四個人大感棘手了。尤其是，其中一人還給她用烟灰盅擲中了額角，額破血流，坐在地上不能動。

餘下的那三個，努力把葛珍圍住，不讓她衝出去。現在，葛珍要做的事就是逃走了。離開這裏，她已經知道是文昌，也知道文昌是住在這裏，以後，她可慢慢再來，取他狗命的。

目前，她還是不要吃眼前虧，趁早逃出這個地方的好。

那三個人的武藝卻相當高強，雖然是徒手，卻也把葛珍纏得緊緊的。

「砰！」葛珍的座燈一記橫掃，擊中了一個人的腹部，這個人打着轉跌開了，彎着腰站不起身。

只剩下了兩個人，現在，她的機會是更大了。葛珍亡命地揮動着那燈座，終於把那兩個人逼開，而衝出了園中。

可是，外面卻已經有人在等着她了，一張大網從二樓罩了下來，把葛珍罩住了，那網索是細而韌的，葛珍的動作馬上就受到了牽制，但她仍然拚命掙扎。

樓上的人把網索牽動，那張網收緊了，也把葛珍罩得更牢。終於，葛珍跌倒了，那張網拉上去，她就給吊在半空了。可以掙扎，但是逃不掉的。

而這個時候，文公子文昌又出現了。

沒有什麼危險的時候，他又不怕出現了。

他咯咯笑起來：「呀，葛姑娘，現在怎麼樣了？還兇不兇？」

葛珍還要掙扎着，拚命掙扎。可是沒有用，那網的索是很硬的，而她的手上又沒有剪刀，所以她是無法掙脫的。而文昌也不急，雖然他有幾個手下還拿了棍子來，他卻揮揮手叫他們不要動。

「放我！」葛珍掙不脫，就叫了起來，「快放我，你不放我，我要你的命！」

文昌又是在咯咯大笑：「別嚇我吧，葛姑娘，反正你是要殺我的了，如果放了你，我豈不是死得更快？現在，不如讓我們來談談條件吧。」

「什麼條件？」葛珍只好忍着氣問。

「我所要的，我剛才早已說了出來了，」文昌說，「現在我是等着你的條件。」

「不行！」葛珍叫道，「我什麼都不要，我只是要你放了我！」

「你不肯也不行的！」文昌涎臉而笑着，「我可以把你縛起來，那我不是一樣可以為所欲為了嗎？」

「你敢！」葛珍吼叫道，「我會咬死你的，別以為我做不到！」

「如果我先把你的咀巴封住呢？」文昌說，「用幾塊膠布，不就可以嗎？」

「你……你……」葛珍急得說不出話來，文昌說要的事，的確並不難做到，而她是無法反抗的。

「不過，」文昌又說，「我卻不是這種人，我要一個女人，一定要她心甘情願，一定要她口頭答應！」

「我不答應！」葛珍又叫道。

「那麼，」文昌吃吃笑，「那你只好在這裏逗留到屈服的時候為止了！」

「你放我！」葛珍尖叫道，「我要離開這裏！」

「你要留在這裏，」文昌說，「留在這裏，休息一下好了！」

他揮揮手，他的又一個手下出現了。這個手下，手裏卻是拿着一管皮下注射針，而這管針的裏面，又是吸滿了藥液的。葛珍又恐怖地尖叫了起來：「你想怎樣？」

「別害怕吧！」文昌吃吃笑着：「這又不

是毒藥，這是可以使你安靜下來的！」

葛珍自然還是沒有辦法和逃避的，她這樣罩在網裏，吊在空中，逃不到那裏去。

文昌的幾個手下過來把她捉住，使她不能動彈，而拿針那一個，就不慌不忙地走過來，用針向她的大腿上一戳，戳了進去。葛珍可以感覺到那藥液注進她的皮膚內，但是就只能尖叫，而無法制止那藥液進去。

而且，那藥液很快就發生作用了。葛珍感到全身發軟，眼前的景象也糢糊下來。最後，她就失去了知覺……

仗義扶危　虎穴救美

當葛珍醒過來的時候，她只是感到一片黑暗，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什麼地方。沒有光綫，她就無法辨別自己是在何處了。她好不容易才伸得出手去，摸摸下面，摸到了一片冰涼的地面。起碼，她可以知道，她現在是躺在地上。她跟着就嘗試站起來。但是才一舉步，兩腿像彎成了橡皮似的，完全無力支持她的體重，她又向地上仆了下去。

麻醉藥的藥力還沒有過去，她是不大能夠控制自己的氣力的，她想發出聲音來叫喊，也不行。她的聲帶，也還是沒有恢復作用，聲音出不來，而且，喉嚨一動，就差點要嘔吐出來了。而且頭痛欲裂，另一方面，也感到天旋地轉，天旋地轉在漆黑之中，這都是麻醉藥過後的必然反應。如果是在醫院裏，醫生是會另外注射一些藥液，或者另外給她服一些藥劑，以解除那副作用的。不是在醫院，那可苦了。

她的苦況，眞是不足爲外人道。

她的全身，可以說沒有一處不麻痺，然而又沒一處不痛苦的。她軟弱地爬着，爬着，爬向這間房的盡頭。她不能夠走路過去，就只能爬過去了。

終於，她爬到了盡頭，那裏是一度牆壁，只是牆壁，而不是門口。她要找的是門口，她要找到門口，才能夠離開這裏的，而她要的是離開這裏。

這邊的牆壁似乎沒有門口，於是她沿着牆壁摸索，摸索着找尋門口，向右邊摸索，小心地摸索着，一面沿着牆脚爬動，找尋這牆壁上的門口。但是找不到，到了牆壁的盡頭了，沒有門口，不過不要緊的，一間房間，是有四堵牆壁的，不在這裏，就是在其他的牆壁了。於是，她又繼續摸索第二面牆壁。

第二面牆壁上還是沒有門口，於是她又去找尋第三面牆壁。第三面牆壁還是空白平滑的，第四面牆壁也是一樣！

眞該死，看來門根本是在第一面牆壁上的，在第一面牆壁的右邊，如果她沿着第一面牆壁，向左邊摸去，她就一定可以摸到了。然而她却不是向左邊，而是向右邊，這樣就白兜一圈了。不過不要緊，反正她有的是時間。

總之，現在她是已經回到了第一堵牆壁，也只要一伸手出去，應該就可以摸到那度門的了。但是，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第一堵牆壁那裏，也是沒有門的，這間房間裏，根本就沒有門，難道她是給關在墳墓裏嗎？

難道她是給埋到了地下？

葛珍慌張了，慌張極了，而慌張却像是給她注射了一針興奮劑，使她反而興奮了起來，她慌張地用拳頭向那三合土的牆壁上搥去。

她的拳頭接觸到的牆壁，是應手而震的。那是第一度牆壁，這觸手一震，就說明了，這牆壁的後面是空的，而且相當薄。葛珍連忙再揮拳擊過去。但是，那牆壁雖然薄，到底是水泥的牆壁，她的血肉的拳頭，又怎會有希望把牆壁打破呢？

她又放聲地大聲叫了起來：「放我出去，你們這些死人，壞蛋，放我出去！」

沒有人理會她，她發狂似地搥着，搥着那堅硬的牆壁，雖然能夠造成一些震動，但是却絕對沒有希望把那牆壁打破的。後來，她的拳頭也打得十分痛，就不得不停下來了。

她開始凄酸地哭了起來，哭得很傷心，她充滿了被欺負的感覺。雖然她是一個脾氣剛硬的女孩子，但到底是一個女孩子。在孤苦無告的時候，女孩子的本性就流露出來了。

忽然，在失望之中，她又有了一綫漸的希望了。她聽到外面有人在敲那牆壁，牆壁上發出了「閣閣」的聲音。

她呆了一呆，皺起了眉頭，有敲擊聲，當然就是表示外面有人了，這墳墓外面有人，有人來救她了，於是葛珍又忍着痛，揮拳去搥打那牆壁，一面不停地大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她的叫聲在那窄小的房間裏面响着，充滿了她的耳朶。到後來，當她聲嘶力竭地停了下來時，她才聽到原來外面也正有人聲在應她。那也是女人的聲音，這聲音正在叫道：「開門吧，我們找不到門口！」

「這裏沒有門的！」葛珍絕望地叫。

但當她這樣叫着時，牆壁就忽然裂開了，面前的整塊牆壁向橫移了開去，外面有暗淡的燈光射進來，雖然是暗淡的燈光，但是久處黑暗中的葛珍，眼睛一接觸到這燈光，就給刺激得張不開眼皮來，淚水也充滿了她的眼眶。

她只是看見兩個人影在她的面前，接着，那淚水慢慢化開，她又可以看清楚了。使她感到很詫異，她看見面前站着，竟是兩個女郎。

兩個很美麗的女郎，穿着緊身的深藍色衣褲，那藍色是深到近乎黑色的，兩個很年輕，很美麗的女郎。

她們進來，把她扶了起來。「你就是葛姑娘是嗎？」其中一個女郎說，「葛珍是嗎？」

「是——是的。」葛珍吶吶着。

「你是給他們關在這裏的？」

「我們找得你很苦，」另一個女郎說，「我們還以爲你不在這裏呢！」

這樣說着，她們已經把葛珍扶了出去，扶出了客廳之中。原來這座密室的外面就是文家那豪華的客廳了。而客廳的一面牆壁也就是密室的門，牆壁移開了，葛珍才能够出來的。

其中一個女郎摸着葛珍的手脚，檢驗着她，看看她有沒有受到骨骼方面的傷害。另一個女郎則在說：「如果不是你在敲牆壁，我們很可能已經走了。好在你敲擊牆壁，我們知道裏面有人才找到暗掣，把這門弄開的。」

「哦，是……是的……」葛珍說，「但是，他們呢？」這樣說着的時候，她就四面望望，忽然目瞪口呆，整個人定住在那裏了。因爲她看見，這大廳裏竟然伏着兩具屍體！

兩個男人的屍體，就是那兩個開車把她載回來的青年人。這兩個青年人呆呆地坐在那裏，眼睛大大地瞪着，而咀角有着縷縷血絲。一看就知道，他們是已經死掉了的，如果是活人，決不會這樣瞪着眼睛躺在那裏，一瞑不視。

「他們……」葛珍恐怖地說，「他們……死了！」

「是的，他們死了！」其中一個女郎說，「這整間屋子裏的人都死掉了！」

「都死掉了？」葛珍難以置信地再問。

「是我，」其中一們藍黑衣服的女郎說，「都死了！」

「文昌呢？」葛珍問。

「他在這裏，你來看看！」另一個女郎說着，她們就一起把葛珍領進了走廊，到達了一間佈置得十分豪華的睡房裏。一張大圓床上，

就躺着文昌。一動不動地躺在那裏，咀角流着血，而兩隻眼睛好像兩顆玻璃珠似的大大地睜着，一動也不動。

「他……死了？」葛珍吼叫着問。

「是的，他已經死了。」

文昌的身上，看不見有甚麼其他顯著的傷痕，看來，他是給人毆擊身體，以致內臟受傷，口角流出了血來而死去了的。葛珍目瞪口呆地看着。

「全間屋子的人，都死掉了！」一個女郎說。

這時，葛珍才如夢初醒，而恐怖地瞪着她們。「你們……你們殺了他們！」這眞是難以置信的一件事。即使是她，也只會殺死文昌一個人而已。但是，這二個外表看來美麗的而溫柔女郎，却把全間屋子的人都殺掉了。

「不是我們殺的！」其中一個女郎連忙否認，「我們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是這樣的！」

「我們快點離開這裏吧，」另一個女郎說，「先離開了這裏再說吧！」

她們也不由分說，就拉着她走，離開了那個地方。她們出了屋外的草坪上，草坪上也躺着一具屍體。也是一樣死法的。

她們奔進了屋後的林中，葛珍六神無主地讓她們拉着跑，到了林中停着的一部小小的開篷跑車。那兩個女郎上了車上，其中一個開車，另一個則陪着葛珍坐在後座。

「你……你們究竟是誰？」葛珍吶吶着問道。

車子開動了，坐在葛珍旁邊的一個自我介紹。

她說：「我叫金菊，她是胡雯。她是我的好朋友。」

「是——你們殺死了文昌——和他們這許多人？」葛珍還是充滿了疑懼地問着。她看不見有其他人，因此，她懷疑這二個女郎就是兇手，這是順理成章的。

「不，我們沒有殺死文昌，」金菊搖搖頭，「我們來的時候，他們都已經死了的！」

「豈有此理！」負責開車那個叫胡雯的女郎不耐煩地道，「你看我們的樣子，像是兇手嗎？」

胡雯是二個女郎之中，明顯地性子比較急的一個。

「但……」葛珍說，「你們……你們又怎會在這裏的？」

「是你的媽媽叫我們來的。」金菊說。

葛珍大大地震了一震：「我的媽媽——」

「你不是有一位媽媽的嗎？」金菊說，「董巧珍。」

「人們稱做玉面狐狸的。」胡雯說。胡雯性子躁急，常常會說出些不大中聽的話來，而現在，她就是說出了一句不大中聽的話來。

葛珍啞然地呆了好一陣，然後吶吶地說道：「但是……但是……我已經好久沒有見媽媽了！」

「但她是一直懷念着你，」金菊說，「當她知道你們來了這裏，而你爸爸跌死了的時候，她就知道你是有了麻煩了。所以她就叫我們來救你！」

「但……但爲甚麼她自己不來呢？」葛珍問。

對於這個問題，金菊遲疑着似乎不願意答覆，胡雯則一點也不遲疑。她說：「她不能來，因爲她正在坐牢！」

「爲甚麼？」葛珍震驚地問。

「我看你也會猜到的吧？」金菊說，「偷竊。她犯了偷竊罪。」

「聽說她是有這種嗜好的，」胡雯說，「她忍不住就要順手牽羊了！」

葛珍掩着臉，哭了起來。開車的胡雯這時有點抱歉了。所以她也不敢再做聲了。金菊在旁邊安慰着她：「你別担心好了，她不會坐很久的，不過兩年，她就會出來了。」

葛珍還是在哭，胡雯的心地也是很好的，她也很急於安慰葛珍。

這時，她又說了一句錯話。她說：「她也不是第一次坐牢了！」

她這樣一說，使得葛珍反而哭得更加傷心了。

金菊瞪了胡雯一眼。「你不開口行不行，胡雯？你不開口，也沒有人會說你是啞巴！」

胡雯很後悔地緊閉着咀唇。她終於決定不再做聲了。

金菊也暫時不做聲。她就讓葛珍哭一陣好了，她是女孩子，她自然也明白女孩子的心事，她知道，一個女孩子要哭的時候，她就非哭不可，要等她哭過了之後，她的心情才能平復下來的。

葛珍一面哭，一面就回憶起她的母親和她的父親的事情。她的母親和她的父親，可以說是一雙怨偶，也不是不愛，只是性格不大配合。在葛珍出世之後，他們就一直有麻煩，差不多天天吵架。

後來，這個性格不羈，而且有着盜竊狂心理的董巧珍，就索性一走了之，抛下了丈夫和女兒，和另外一個男人走掉。飛龍葛錦甚麼都可以原諒她，這件事，却是不能原諒她的。以後，有兩次，董巧珍回來過兩次，要看看女兒，但是葛錦都把她趕走了，堅決不肯讓她再見女兒一面。而當葛珍漸漸長大時，在葛錦的教育之下，她也不肯原諒她的母親，她對她的母親是印象十分惡劣，就是有人提起她的母親，她也不高興。

表面上，她的表現是如此，實際是怎麼樣呢，却不大清楚了。也許親情是自然的，所以現在，她也爲了她的母親而哭起來了。

那部跑車一直向前疾馳，而她也一直在哭着。

後來，她悲傷稍煞，就再開口。她問：「你們——認識我媽媽？」

「是的，」金菊說，「交過一次手，有一次，我們差點把她送進了監獄。」

「不過，你別誤會，」金菊又說，「我們和她不是敵人。我們和她還成爲了好朋友，她是個好人，只是性情太不羈了。太任性了。」

葛珍又想哭了。金菊這句話，一說就說中了董巧珍的性格。她也認爲她的母親是這樣一個人。

「不過結果我們並沒有送她進監獄，」金菊說，「我們只是勸她收心養性一點，到底年紀也不少了，也許，江山易改，品性難移這句話是不錯的。她還是改不了，她還是進了監獄。不過，她一直都懷念着你，留心着你的消息的。雖然進了監獄，也還是一樣。她向我們求救。她說，我們幫她，她不能接受，她希望我們把幫她的好意轉到你的身上。於是，我們就來了。」

「你們——」葛珍奇異地看着她，「你們又是甚麼人呢？」

她不明白，這樣年輕美麗的三個女孩子，有些甚麼本領。

她的母親玉面狐狸董巧珍，居然也會要求她們幫忙的。

「我們嘛，」金菊說，「我們就是專門幫忙別人的人。」在沒有事實證明之前，她的確很難解釋得清楚，她們究竟是怎樣兩個人。

不過，她是說得沒有錯的。她們兩個，可

說是幫忙別人的專家。她們是專門幫助別人的，她們好打不平，好奇心重，而且也有好打不平及好管閒事的本領。這也不是她們第一次管閒事了。以後，有好些兇險的事情，有不少窮凶極惡的壞蛋，也就是給她們解決了的。

「所以你們就來救我，而把文昌他們都殺掉了。」葛珍說。

既然這二個女郎有本領來救她，那麼，她們把文昌這一家人殺掉，這就似乎更是一件合理的事情了。

「我們沒有殺死他們。」金菊再一次聲明說。

「那麼——那麼是誰把他們殺掉了的呢？」葛珍問。

「我們也不知道，」金菊嘆了一口氣，「總之，當我們來到的時候，情形已經是這樣的了，這件事情，有點古怪。我們是不喜歡殺人的，殺人一向不是我們喜歡做的事情。」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葛珍問。

「我也不知道，」金菊說，「也許，我們是來得遲了一點了。我們來到的時候，事情已經過去了。」

葛珍奇異地看着她。

胡雯在前面說：「也不一定要我們的，姓文這一家，仇人不少，並不一定要我們才會殺他！」

「但他們在這裏不是最兇的嗎？」葛珍說，「如果不是他們有勢力，文昌應該也不敢這樣妄作胡爲的！」

「那是倚仗他父親文家通的勢力。」金菊說。

「文家通……但現在文家通也死了。」葛珍說。

「不，」金菊搖搖頭，「文家通並沒有死。文家通不在這裏。他很少在這裏出現的。」

「那麼……」葛珍遲疑着。

「也許，」金菊說，「我們救你是救得太不合時了，也許，這一筆帳會算在我們的頭上了。」

「你的意思是——？」

「如果你也懷疑是我們殺死了文昌，」金菊說，「別人也一樣會懷疑是我們三個殺的人了，文昌害死了你的老頭子，又把你捉了回家，你把他殺死，這不是很合理的事嗎？而我們就是你的幫兇。」

「但這並不是事實！」葛珍說。

「我們知道不是事實，你也知道不是事實，」金菊說，「問題却是，有沒有人相信這是事實。難道你敢在文家通的面前這樣講嗎？」

「對了，」胡雯又插咀說，「如果文家通不信你，那又如何？而且，文家通也未必會有心情和你講個清楚的，他見到你時就已經巴不得要把你殺掉了。到底，死者是他的兒子，而且是他的獨子。他沒有另外一個兒子了！」

「很可能明天，」金菊說，「當文家通發現他的兒子死掉了時，他已經馬上下令追殺你了！」

「那——那我們該怎辦？」葛珍六神無主地。

「我們只好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了。」金菊說。

「甚麼是安全的地方？」葛珍問。

「這個我們有辦法的，」金菊說，「我們會把你帶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去。」

「我——我不能去見媽媽嗎？」葛珍忽發奇想地問。

「我看暫時還是不好了，」金菊說，「文家通要殺你的話，第一個地方就是到你媽媽的附近等着。他預料你會去的地方，你最好不要去！」

「我沒有殺死文昌，」葛珍說，「你們也沒有殺死文昌，那麼，究竟是誰殺了他呢？」

× × ×

「這是一個問題，」丁朗說道，「很多人都可能殺死文昌，而且也有很多人有殺他的本領。主要是，文家通的仇人太多了，他們碰不到文家通，就把他的兒子殺死，洩洩憤也是好的。」

她們現在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了。在丁朗的保護之下，也即是說，在警方的保護之下。不過，丁朗是一個特種的警探，他是專門處理那些國際性的大案的，所屬的組織，不同於普通的警方。

老實說，現在，葛珍差不多已經成爲一名通緝犯了。警方正在要找尋她問話，由於警方已經知道，出事的時候，葛珍是被捉了去，關在文家的，而葛珍的失踪，就令到她的嫌疑更大了，警方怎會知道葛珍的事，那是因爲，文昌家裏的人，並不是完全都死掉了的。有幾個幸而在當時離開了屋子，出去辦事的人，就倖免於難了。他們回來的時候，已經滿屋都是警探了。由於文昌已經死掉了，他們就不敢不招供了。

他們招出了葛珍這件事，於是警方就要找葛珍問話了。雖然明知道葛珍是冤枉的，丁朗也不贊成葛珍去向警方自首。因爲這樣，葛珍是更容易給文家通找到了，文家通現在已經在盡放綫眼，找尋葛珍，要把她處決了。丁朗的情報來源，已經探出了這一點。

而且，丁朗是另有他的理由不贊成葛珍去自首的。

現在，第一步，他首先是向葛珍把情形解釋清楚，讓她知道爲甚麼會有這件事情發生。他說：「葛姑娘，我猜，這件事，是有人在利用你。」

「利用我？怎樣利用我？」葛珍迷惘地看着他。

她雖然也跑過碼頭，對於江湖上的險惡事也知道得不少，不過，她的眼界却並不很濶，對於那些大奸大惡的事，她却是不太清楚。

「首先你要明白，文家通是一個怎樣的人，」丁朗說，「這個文家通，他是一個大奸大惡的人，以往在江湖上，太過趕盡殺絕，所以仇人很多。這就是爲甚麼近來他已不再出現了。很多人在找他，而他躲了起來，不想給人家找到。我看，這一次，一定是有一個他的大仇家使用詭計，把他的兒子殺掉。把他的兒子殺掉，並不是難事，但這却不一定就能把文家通誘出來的。如果能把責任推在一個人的頭上，那又不同了。文家通一定會找這個頂罪的人算帳，那時，就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了。」

現在，葛珍也開始有點明白了。她說：「難道，文家通就不會料到這一點嗎？」

丁朗聳聳肩：「這是一定的，文家通不是一個傻瓜，很可能他也會料到有這個可能性的。不過，他還是比較相信是你幹的，由於事發的時候你正在現場。無論如何，他也要找到你，而向你問個清楚的！」

「他肯問就好了，」葛珍理直氣壯地說，「只要他肯問，我就可以把眞相告訴他！」

丁朗又笑了起來：「別這樣天眞吧，葛姑娘，以你目前的處境，卽使嚴明如法官，也未必會肯相信你的，更何況，文家通並不是法官，而是文昌的老頭子。而且，就是文家通相信你了，那又如何？你以爲他眞會放你走嗎？不，我可以肯定告訴你，不會的。不論他相信不相信你，他總之是要殺你了！」

葛珍又沒有做聲了。

「這樣說，」金菊插咀道，「這些眞正殺死了文昌的兇手，可能是一直在監視着我們了

。很可能我們救葛珍，他們也看着的。」

「情形應該是這樣，他們要等文家通出現。」丁朗說，「這就是爲甚麼我把你們三個帶到這裏來時，要用幾部車子，而且，還要幾經轉折。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把你們帶來了這裏！」

胡雯格格地笑了起來：「那他們現在一定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了！」

金菊，丁朗以及葛珍都沒有跟着她笑，因爲他們都覺得這不是一件好笑的事情。這整件事情，都不是好笑的事情。胡雯自己也只好沒趣地停止了笑聲。

葛珍後來又說：「那麼，丁先生，你得替我把那眞正的兇手找出來。你也知道我是冤枉的！」

丁朗聳聳肩：「如果我是普通的警探，那我是應該如此做的。但我不是。」

「你在攪甚麼鬼？」胡雯勃然地道。她對丁朗並沒有太多的好感，雖然丁朗是金菊的「男朋友」，所謂「男朋友」，卽是說丁朗對金菊有追求之意，但金菊則還未曾表示接受他的追求。

丁朗微笑：「有一件事，我還未曾有機會告訴你們的，那就是，文家通也是我們很希望找到的人。我們也有很多理由需要找他，不過至今爲止，還沒有辦法可以把他找到，現在是一個機會了！」

「你是說，」胡雯跳了起來，「你要利用葛姑娘了！你這個——」她沒有說下去。在以往，胡雯是會把她從鄉下帶來的一連串粗話說出來的，不過現在她總算學會了一點修養，不再罵出來了，只是在心裏罵。

「別給我戴這種壞帽子好不好？」丁朗沒好氣地說，「我只是要把事情做好！」

「每一次，你都要利用人家！」胡雯氣憤地說，「這一次，我可不答應你了。」

「好吧，」丁朗一攤兩手，「你不答應，我也不堅持了。你來做主吧。你告訴我，應該怎樣做吧。你的頭腦最好，你來提供一個更好的辦法吧！」

胡雯張大了咀巴，只有一個洞。她却說不出一個甚麼好辦法來。她這個女孩子，雖然有過人的身手，在危急的時候也有點急智，却是不大善於設計一個全盤的計劃的。這工作向來都是由金菊做。現在，她也只好看着金菊了。但金菊也提供不出一個甚麼計劃來。

丁朗又說：「好吧，假設我不插手，不再利用葛姑娘了，我讓你們走，那又如何呢？葛姑娘始終會給警方抓起來，或者給文家通追上的。我插不插手，也是只有這兩條路的了。並不是我要逼葛姑娘去幹甚麼危險的事情。」

「說下去吧，」金菊愼重地說，「假如讓你插手，那又如何呢？」

「還是沒有分別的，」丁朗說，「我還是一樣處理。我會先讓葛姑娘逃走，我們派人在後面監視着，就是這樣，如果我插手，不過是增加她的安全程度吧了，對她並沒損失的。」

金菊和胡雯交換了一個眼色，兩個人都沉默下來，考慮着，考慮葛珍將來的命運。

反而是葛珍自己最先作了決定。她說：「這樣做也是最好的，此外也沒有別的更好辦法了。」

「你最好考慮清楚，葛姑娘，」丁朗說，「因爲這個辦法，對你的生命是有相當危險性的！」

「難道，」葛珍說，「還會有一個辦法，是令到我的生命不會有危險的嗎？」

丁朗聳聳肩：「有是有的，葛姑娘，另外一個辦法，就是你躲起來，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旣不會被警方找到，也不會被文家通找到的。」

「有這樣一個地方嗎？」葛珍問。

「可以找到這樣一個地方的，」丁朗說，「如果你要到這樣一個地方去的話，我也可以送你去！」

葛珍皺眉低頭考慮，胡雯却認爲，這個辦法是根本沒有考慮價值的。她說：「這樣不行！終於會給文家通找到的，他不是笨蛋！」

「這個就很難講了，」丁朗說，「我是無法提出一個絕對安全的地方的。」

「那卽是說，」金菊好久以來才第一次插咀道，「非照你的辦法去做不可了！」

丁朗聳聳肩：「你們自己決定吧，我是不願意强人之所難的。」

「好吧，」葛珍點點頭，「我們就這樣做好了。不過，我也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丁朗詫異地看着她。他倒想不到，葛珍也會有條件提出來的。

「我的條件就是，」葛珍說，「當這件事做好了之後，你得把我的媽媽放出來。你有這個權力嗎？」

丁朗爲難地搔着他的後腦。「我可沒有這個權力，不過，可以想想辦法，安排一下的。我雖然沒有這個權力，但是我有壓力，我可以施用我的壓力的。」

「那我們就這樣辦好了。」金菊說。

「旣然如此，」丁朗說，「那我就先招待葛姑娘住下來好了！」

丁朗招待葛珍住的地方，却竟然是一間監房。

葛珍好像監犯一樣，給關在那間監房裏。她啜着咀，坐在監房中那座位上，看着監房外面，那空空洞洞的走廊。

偶然，會有一個守衛走過來巡一巡。當這個守衛再次出現的時候，葛珍就站了起身，走過去，扶着那柵門的柱子，把柵門搖動着，叫了起來。「喂，放我出去！」她叫道，「你們這些混帳東西，放我出去！」

那守衛是一個男人，身爲男人，就不好意思和他相罵，只好苦笑道：「別吵好不好，小姐？」

「你要我不吵，就得放我出去！」葛珍强硬地說。

那人又是苦笑：「小姐，我怎有權力放你出去呢？」

「你們爲什麼把我關在這裏？」葛珍尖叫道。

「這個我也不知道呀，」那守衛說，「我只是在這裏工作，我的工作不過是防守而已。任何人關在這裏都沒有分別，我也不會問爲什麼！」

葛珍一歪咀，又坐回了床上。

那個守衛作過了循例的巡視之後，便又到外面去了。

這個時候，在更外面，在這座特殊的拘留所外面，那裏是有二度鐵絲網的。鐵絲網上還有射燈，每隔十來秒鐘，轉動的射燈便轉過來，在鐵絲網上照一照。當射燈剛剛轉過去了之後，就有二個黑影從外面的樹林中跳了出來，衝到了鐵絲網的前面。

這是兩個窈窕而矯捷的黑影，是兩個女郎。穿着緊身的黑色衣服。因爲衣服深色，所以她們蹲在鐵絲網的外面，就成爲了另外兩團黑影，不大顯眼的。

這兩個人就是金菊和胡雯了。

「快一點，」金菊說，「剪刀拿出來！」

胡雯從她那一身黑色衣服的下面取出來了一把長柄的剪子，用來剪金屬的那一種。她把剪口的部份湊到了鐵絲網的粗鐵絲上。

把剪柄一推，輕微的「格」一聲响，那鐵

絲就斷掉了。斷掉了一環。胡雯迅速地把剪子再提高了一點，再剪第二個環，這樣一下一下地剪，很快就已經在那鐵絲網上剪開了一個有二呎長的環形缺口。

這時，那燈光又轉過來了。不徐不疾地沿着鐵絲網移過來。金菊碰碰胡雯的肩，說：「好了，快躲！」

胡雯連忙把剪子拿開，和金菊一起向後面跑。當燈光到達的時候，她們也剛好躲回了鐵絲網後面的小樹林中去了。燈光很快就掠過了那個缺口，繼續前進。而當燈光一過去了之後，金菊和胡雯又馬上從躲藏的地方出來了。

胡雯又繼續使用她的剪子。

這一次，在燈光再到達之前，她已經剪開了一個相當大的洞了。於是她們就爬了進去，衝過空地，衝向這座拘留所的陰影中。

過了兩分鐘，葛珍聽到她那囚室的窗口的鐵枝上响起了輕微的「叮」一聲。這似乎是一個暗號。她馬上又離開了那張床，走到柵門前面，把柵門搖動向外面叫道：「喂，你！你！快過來！」

那個守衛又出現了，皺起了眉頭看着她：「什麼事？」

「我要找你的上級，」葛珍說，「你找他來跟我說說吧！」

那個守衛顯得滿不耐煩的：「什麼事？」

「你替我把他找來吧，我有話和他說！」葛珍道。

那守衛搖搖頭：「對不起，現在不行。他們都下了班，有話還是明天再說吧。反正，你在這裏會有一段好長的時間的！」他狡猾地吃吃笑起來。

「我有一些秘密，」葛珍說，「也許，我把我這些秘密告訴你也好！」

「什麼秘密？」那守衛不由自主，好奇地把頭湊了過來。

「唔——這個秘密嘛——」葛珍又賣關子地頓了頓，眼角裏，已看見走廊的口頭有人影閃了一閃。

「你走近一點！」她又對那守衛招招手。

那個守衛再走近了一點，葛珍却還是欲語還茹的，而此時，走廊的口頭已出現了兩個人影，當然就是金菊和胡雯，她們已經進來了。

她們兩個人的脚步是完全沒有聲音的，很迅速地就一撲而前，撲到了那個守衛的後面。金菊的手中舉起了一根軟軟的，但是沉重的棍子。那是一根皮棍子，一隻皮袋，裏面裝滿了鉛沙的。這根皮棍子向那個守衛的後腦上敲了下去。柔和的「托」一聲响，這個守衛的眼睛一陣翻白，便頹然倒了下去，不動了。

這根皮棍子的裏面是軟的，所以不會把人擊傷，然而它够重，所以在後腦上一敲，就給了人以很大震盪。皮膚無傷，人則暈過去了。

「快點！」金菊說着，就在那個守衛的身邊蹲了下來，動手搜搜他的身上，搜出了鎖匙來，把那柵門打開了，把葛珍放了出來。

「走吧！」胡雯說。

他們和葛珍一起走了，外面並沒有人攔阻她們。也許，這個地方的主理人認爲，單單那鐵絲網和那不停地轉動着的射燈，就已經是很足够的防守了，不需再進一步，所以就沒有太多的守衛。

三個人在屋外停了一停，看着那射燈的光圈在鐵絲網上移動着。燈光剛剛移過了鐵絲網上那個缺口，金菊就做了一個手勢，三個女郎一起向鐵絲網飛奔而去，到達了那個缺口，走了出去，躲進了外面的樹林中。剛剛一躲好，燈光就回來了，但是因爲她們已經躲了起來，所以燈光就沒有照見她們了。

她們躲到燈光一過去了，便又從那樹林裏面跑了出來，在金菊和胡雯的領導之下，葛珍繞過了樹林，到了樹林後面的一片荒地上。那裏，在陰影之中，原來已經停着三部摩托車。

她們不約而同地每人跨上了一部摩托車，發動了，絕塵而去。那射燈又轉了過來了。在那間拘留所的屋頂上的瞭望塔中，另一個守衛人員被摩托車發動的聲音吸引了，走出來，一望，看見了這三部摩托車，同時，在射燈的照耀之下，他也看見了鐵絲網上的那個破洞。

他連忙跑回裏面去，警號聲馬上嗚嗚地响了起來。

拘留所內一陣騷動，有好些人出現了，那個守衛已被發覺被擊暈了。有兩部汽車開動，駛出了鐵絲網外。

這時，葛珍等三個人的摩托車已經走得很遠了。而且，她們並不是走在大路上，而是走在荒野之中，有些小路上，都是那些汽車駛不到的地方，因此，那兩部汽車要追她們，是不容易了。而且也不知道她們是向何方去了。

她們的車子走在汽車很難走的地方，而且還走在那些樹林中的空隙處，很快，就不知所蹤了。

那二部汽車的搜索，是徒勞無功的。而且，以後派出去的幾部車子，也是一樣的，搜索毫無結果。

後來，他們也只好返回原地了。

這件事，第二天的報紙上並沒有刋登出來，由於那裏並不是普通的拘留所，而是丁朗那一個機密部門的拘留所，而丁朗把葛珍拘留，這件事在法律上來講，也是不合手續的。自然，這是不便宣揚出去了。

但，自然，消息還是會走漏的。而且，丁朗那一帮人，也故意把這個消息洩漏出去。因爲，這只是一幕戲而已。他不能够就這樣把葛珍放走的。而且，悄悄然地放走，也許沒有人知道。但這樣驚天動地的一逃，就可大收宣傳之效了。甚至那些守衛，也不知這是一幕戲。只有四個人知道，那就是丁朗、葛珍、金菊和胡雯四個人。這件事是他們四個人共同安排的，他們自然是知道了。

第二天晚上，葛珍、金菊及胡雯三個人已經身在一間小小的客店裏，躲藏了起來了。她們三個人在這裏開了一間房間，住在一起，白天沒有出過去，晚上，她們一起在房間裏聽收音機。是葛珍把收音機拿出來聽的。她要聽晚間的新聞報告。

新聞報告完畢了，葛珍關了收音機，嘆着咀說：「並沒有提起這件事。」

「當然沒有提起這件事了，」金菊說，「這件事是不會在新聞報告上提起的。」

「那麼他們會不會知道這件事呢？」葛珍說。

「他們應該會知道的，」胡雯說，「他們不是普通人。普通人不會知道這件事的，但是他們就應該會知道的。」

「那我們已經在這裏等了一整天了，」葛珍說，「怎麼他們還不出現？」

「你怎知道他們不出現？」金菊說，「也許他們現在已經來了呢？」

葛珍的臉沉了下來，有點吃驚的。她不由自主地四面望望。當然，她們的周圍是不可能有別人的，起碼，她們的房間裏是不會有別人的。

「也許，」胡雯還危言聳聽地說，「他們現在已經滲入這個地方，在窺伺着我們了。」

葛珍又吃了一驚：「那我們怎麼辦？」

胡雯微笑：「我們用不着担心的，你怎麼了？剛才你還在担心他們不來，現在，你却担心他們會來了。」

「我——我是說，」葛珍道，「他們既然

來了，那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我們還沒有肯定他們已經來了呢，」胡雯說，「我們不過是這樣猜吧了。」

「我看，」金菊說，「不如我們前去散步一下吧。」

葛珍又吃了一驚：「出去散步？」

「好主意，」胡雯說，「如果他們來了，那麼，我們出外去散一散步，自然就可以知道了。」

葛珍深吸了一口氣，禁不住微微發抖。她知道，如果出去散步的話，就可能會碰到那些人了。碰到文家通的人，或者碰到那些找尋文家通的人。文家通的人，就是找尋她們三個女郎的人，而那些找尋文家通的人，則正是殺死了文昌的兇手。

「怎麼了，葛珍，」胡雯輕蔑地笑了起來，「哈哈，你害怕了！」

「我不害怕！」葛珍一挺胸膛，「我們去好了！」

但是，說實在話，葛珍的確是害怕。她現在的情形，和以前是不同了。以前，當她去找尋文昌的時候，她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是由於她的父親已經死了，爲了報父仇，她是置生死於度外的。不過，現在情形就不同了。她的殺父仇人已經死掉。她已經沒有需要去拚命報仇，她想活下去。而且，她的母親，也是另一個她活下去的理由。但她也是一個個性好動的女郎，她也不肯在這二個女郎的面前示弱的。她們既然不怕，她也不好承認她是害怕的了。

胡雯說：「那麼好了，你快穿衣服吧！」

葛珍動手換上一套衣服。

外面，還是很靜的，一點聲音都沒有。這是一座相當荒涼的小鎮，入夜之後，就沒有什麼活動了。

不過，今夜的情形却是不同的。在她們聽覺的範圍之外，鎮外的荒地上，一場驚心動魄的搏鬥正在展開着。

四個人正在對四個人。四對人的手中都拿着武器的。他們混戰在一起，也不知道是哪一方面對哪一方面了。沒有聲音，沒有叫喊，但四個人四對，都殺得十分之起勁和兇狠。

他們都是想擊倒對方，甚至取掉對方的性命的。

一個倒下去，另外一個又倒了下去。一倒下去就完蛋，對手毫不留情地再戳兩刀，於是就連性命也沒有了。

又一個倒了下去，第四個也倒了。

跟着，就變成了是三個人圍攻一個人。於是，雙方的形勢就明顯起來了。有一方面喪了三個，另一方面則只喪了一個。於是，就變成了三人圍攻一個了。

剩下來那一個人，即使是武功高超了一點，也沒有什麼用了。在三個人的圍攻之下，他顯得大爲狼狽。有一把刀子劈到了他的大腿上，緊跟着，另一把刀子的刀身在他的頭側一拍。他倒了下去，以後就再沒有起來了。

許多把刀子劈到了他的身上。他的性命也跟着失去了。

「好了，我們走！」還活着的其中一個大漢揮手，低聲叫道。這還是他們第一次說話。

「但是，阿光已經——」

另外兩個，把他們倒下去了的一個同伴扶了起來。

「死了。」

「把他帶走吧！不要留下來！」剛才提議走的那一個說。

於是，三個人合力把那具屍體抬了起來，向黑暗中逃去。後來，就是一部汽車發動的聲音。而這部汽車很快就遠去了。

在這部車子遠去了之後，葛珍等三個人都到達了。

她們看看地上分佈着四具屍體，都不禁呆了一呆。

接着金菊和胡雯就連忙衝上前去，檢驗一下那些屍體，而葛珍則只是站在那裏。這些事情，她是不懂的。

金菊說：「死了！」

胡雯也說：「死了！」

這些不是病人，因此他們的死亡，也是比較容易判斷的。一看就知道死了沒有。

胡雯又說：「剛剛死掉了的，兇手可能還在這附近。我們快去找找！」

她們二個女郎馬上轉身，向附近的林中跑去，分開兩路，搜索起來。葛珍遲疑一下，跟着胡雯去了。因爲胡雯是咀巴叫得比較响的一個，可以說是先聲奪人那一類，下意識地，葛珍也覺得，跟着胡雯是會較安全一點了。雖然她這個決定是錯誤的，保護起葛珍來，其實還是以金菊有把握得多，胡雯脾氣暴躁而鹵莽，常常都是自身也難保的。

不過這一次則是沒有所謂的，她們沒有在林中找到什麼人。殺人的人，是都已經走了。她們只是找到汽車留下來的輪印。這些輪印就使金菊斷定，那些殺人的人的確是都已走了。

「用不着再找了，」金菊說，「他們既然殺了人，就不會留在這裏等我們了！」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葛珍說，「這些死的人是誰呢？」

「他們就是文家通的手下。」金菊相當肯定說。

「你認識他們嗎？」葛珍問。

「用不着認識的，」金菊說，「是情形告訴我。體察情形，就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

是的，體察情形，也可以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了。胡雯告訴葛珍，一定是那些殺死了文昌的人，已經首先追到了此地來了。他們在這裏埋伏，等待着，沒有來碰這三個女郎，但是却在等着文家通那一帮人。文家通的人果然來了，來了不知多少，總之就是在這裏中伏，就給殺掉了四個。

殺掉了文家通的人之後，他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也就走掉了，不留下來等她們，因爲他們要對付的並不是葛珍，而只是文家通而已。而且還必須要葛珍活着，他們才能對付文家通。所以，他們也決不會來碰葛珍了。

當金菊和胡雯解釋清楚了這個情形之後，葛珍又說：「那麼，我們現在怎辦好呢？」

「我看，我們可以繼續在這裏等下去，」胡雯說，「這四個文家通的手下的死，無疑地是已經入了我們的帳上的，那麼，文家通一定會再派人來，會派些更多的高手來，甚至他自己來，也說不定的！」

「不，」金菊搖着頭，「我不贊成我們繼續在這裏留下來！」

「怎麼了？」胡雯立即表示反感了，「我的話，總是不對的？」

「因爲這樣，不大合邏輯，」金菊說，「殺了人的人，當然的反應是什麼呢？當然就是馬上逃走！即使他們想留下來等文家通，也不會留下來等警方麻煩的。有人死在這裏，警方一定會來調查的，文家通當然會料到這一點，他一定不會派人來這裏和警方碰頭那麼傻的。我們也一樣，我們雖然不大怕警方來麻煩我們，但是當然也不會表示我們不怕，我們要表示，我們是怕的。既然我們怕，我們當然也要逃走了！」

「那麼，」胡雯說，「我們又要繼續逃走了！」

「是的，」金菊說，「我們到別的地方去安排香餌吧！」

「那麼，」胡雯又問，「我們應該到什麼地方去呢？」

金菊聳聳肩：「順其自然好了，我們到下一個地方去，一個比較接近，但是警方又不容易找到我們的地方。」

「我們走吧！」胡雯說，「先回旅館去一趟。」

在這一方面，葛珍則是沒有參加意見的。她只好跟着她們走了。

她們又回到了小旅館裏，那間房間之中。胡雯和葛珍動手收拾她們那簡單的行李，金菊則把她們剛才收聽新聞那隻小型收音機拿了過來，伸手在收音機的上面摸摸，却拉出了另一條天綫桿來。

然後她又扭動那隻鈕掣，收音機內發出來一些奇怪的雜音。接着那些雜音靜了下來了，金菊就說：「喂，喂，丁朗嗎？」

「在這裏！」丁朗的聲音，居然從那收音機裏面傳了出來。「有甚麼消息嗎，金菊？」

「有甚麼消息？」金菊吼叫起來，「你還說是在這附近監視着，你還問發生了甚麼！」

「究竟發生了甚麼？」丁朗吃驚地問。

「我的天！」金菊沉痛地說，「這許多人死了，你却一點都不知情，你究竟是在那裏幹甚麼的？」

「究竟發生了甚麼？」丁朗焦急地問道。

金菊告訴他發生了甚麼。一面，葛珍奇異地看看胡雯，胡雯對她解釋：「這是我們和丁朗的聯絡工具，這是一隻特製的無綫電，這樣聯絡，是勝過打電話了，電話是可能給人截聽到的，而且，也並不是每一個地方都有電話可打！」

「唔，這辦法眞好。」葛珍佩服地點着頭，「你的男朋友眞聰明！」

「別胡說，」胡雯道，「那不是我的男朋友，那是金菊的男朋友！」

誰的男朋友都沒關係，總之是她們的，不是她的。而金菊則繼續與丁朗討論着。

「沒有道理！」丁朗說，「我派了一個人在這鎭上的！」

「你派了一個人在這鎭上的？」金菊詫異地說，「怎麼我會不知道？」

「我不想讓你們知道，」丁朗說，「反正我也不打算叫他和你們聯絡的。你等一等吧，我和他通通話看看，如他是睡着了——哼！」

丁朗的聲音停了，顯然他是用另外的聯絡工具在和他那個手下聯絡了。金菊轉過頭來，對葛珍和胡雯做了一個鬼臉：「丁朗那些手下眞沒用，全部都是飯桶！」

「就只有他一個人不是飯桶。」胡雯說。

接着，忽然，丁朗的聲音又從那隻收音機裏出來了，相當急迫地：「金菊，你得去看看！那個人，他沒有回答！」

「到哪裏去看？」金菊問。

「他是坐在一部汽車中的，」丁朗說，「車子就停在鎭上的西面，那路口旁邊的樹林裏，那個地方，有甚麼人經過，他都看得見的。他也有一隻這樣的收音機，可是我和他聯絡，他却沒有回答！」

「也許他是在車上睡着了，」胡雯說，「對你的濱貝手下們，我實在不大有信心！」

「不會的，」丁朗說，「他是一個很負責任的人，從來不會偷懶和開小差的。一定是出了甚麼事，你們還是去看看好一點。」

「好吧，」金菊說，「我們反正是要離開的，我們就順道去看看好了！遲一些再和你聯絡！」

她把收音機關掉了，就和另外兩個女郎一起離開，携着她們的簡單行李。她們是坐火車來的，現在火車還沒有到，她們就祗好步行着離開了。

她們步行的路徑，果然也是要經過丁朗所說的那個地方的，由於，正如丁朗所說，那裏是進入鎭上和離開鎭上的必經之路，這就是爲甚麼丁朗那個手下會在這個地方守着的。

她們依着丁朗所指示出的途徑，到了那座樹林，進入了林內，不久就找到了那部汽車了。毫無動靜地，一部汽車停在那裏，這就已經使她們知道，情形不妙，凶多吉少了。果然，接近了車子，她們就看見有一個人伏在汽車的軚盤上，一動也不動。這就很明顯地表示出，這個人是並不是在那裏睡着了。這並不是一個舒服的睡眠姿勢。而且，那人旁邊的車窗玻璃上，還凝着好幾滴黑色的乾了的液體。那一定是血。在早間，黑暗之中看上去是黑色的，如果是在白天，那就會是紅色的了。

「我的天！」葛珍噁心地說，「他——」

「一定死了，」金菊說。她伸手進去按着那人的肩，把他搖了一搖。那人馬上滑離了方向盤，向旁邊倒去。金菊忙發力一推，使他靠回座位上。那人的頭馬上就向後一仰，軟軟地擱在座位的靠背的頂上。他的雙眼是好像玻璃珠似的瞪着的。

他的胸前有很多血，也有一個刀刺的傷口。不過上面沒有刀，無疑地，那車窗玻璃上的血，就是因爲他的胸部給刀子一刺，血濺了出來，濺到上面去的。

金菊說：「死了！」

她同時也看到，有一把手槍在那人的手邊，已經跌在兩個座位之間了。

葛珍也看見了這把槍。她說：「怎麼有槍不用呢？」

「我看他是來不及，」金菊說，「殺他的人，一定是採用聲東擊西的方法。這邊有人吸引着他的注意時，另一邊有人出現，把刀子伸進車窗內來，給他一下。」

「是誰這麼樣做的？」葛珍問道，「眞可怕！」

這一次，金菊和胡雯則都要想一想，才能回答了。終於，金菊說：「兩個方面都有可能。無論是哪一方面，發現了一個警探守在這裏，都可能動殺機的。他們要做的事情，都不能够受到警方的干涉。」

「他們眞可怕！」葛珍噁心地說，「他們簡直是甚麼都做得出來的！」

「當然了，」胡雯說，「他們兩方面都不是好人！」

「好了，」金菊說道，「我也得通知丁朗了！」

她就扭開了車上那隻收音機。那隻收音機，原來也同樣地是一隻無綫電通話器。和她們在房間裏所用的那一隻一樣，自然，也是可以用同樣方法去和丁朗聯絡了。

金菊向丁朗報告了情形之後，丁朗靜了好一陣。無疑地，這件事，是使他十分沉痛的。

「好了，」金菊說，「這件事，我也覺得很抱歉。不過我們是無能爲力的，這裏的後事，你來辦理吧！」

「好的，」丁朗說，「你們走吧。下一站，你們要到哪裏去？」

「當然我們早已定下了目的地，」金菊說，「不過，你還是不能派太多人在那裏。」

她們的逃走路徑，是早已定好了的。現在，她就怕丁朗會因爲心痛於一個手下的喪生，而派更多人在下一個目的地等着。這也許會收到打草驚蛇的反作用。他們的對手都不是等閒易與之輩，假如察覺到有甚麼不對勁，他們可能不會出現的。

「好吧，」丁朗說，「我們照原定計劃進行好了。不過，你們得小心一點。」

「我們會很小心的。」金菊說。

於是她們撇下那部車子不管，繼續步行前進，一路上，金菊和胡雯都很小心地保持戒備。葛珍却認爲她們此舉是多餘的。

她說：「你們這樣害怕幹甚麼呢？他們不過是要活捉我吧了。他們兩方面，都不想我死，祗是要活捉吧了。他們總不會來暗殺我們的吧？」

金菊和胡雯都沒有做聲。有一點是葛珍所沒有想到的，那就是，他們的目標，祗是葛珍而已，對於金菊和胡雯兩個人，都是並不歡迎的。她們死了，對兩方面都沒有損失，而且還有好處。在文昌的方面來說，是更加方便了。沒有了胡雯和金菊在障碍着，他們對葛珍就更可以爲所欲爲，要怎樣對付她都行。

不過，這一點她們是沒有向葛珍提起了。她們祗是默默地帶着葛珍繼續前進，一面則仍然繼續提高着警惕。後來，到了鐵路邊，她們就停了下來，等着。

狂風暴雨　捨死忘生

這裏是另一條鐵路綫，這個鐘點，是會有火車經過的。她們就是在這裏等待火車經過。後來，火車到達了，她們就跳上了火車，進佔了一個空的廂座。

她們雖然是沒有買票的不速之客，不過是沒有甚麼關係的。她們等待查票員來查票的時候補買一張車票就行了。

坐在火車上，舒了一口氣，葛珍又說：「我們這樣，是不是秘密一點了呢？」

「甚麼秘密一點？」胡雯問。

「我是在想，」葛珍說，「我們的行蹤這樣秘密，也許跟蹤的人會跟不上，而把我們失掉了！」

「哦，這個，」胡雯笑了起來，「這個你少担心好了。跟蹤我們的，都是些非凡人物，沒有這樣容易甩掉的。他們有他們的辦法。我可以向你保證，他們是一定追得上我們的。」

葛珍閉上了眼睛：「很累了。」

「你睡吧，」金菊說，「我們都睡一睡好了！」

葛珍閉上眼睛，睡着了。但另外二個女郎却並沒有睡着。

她們仍然保持着警惕，雖然她們也是閉上了眼睛。

後來，金菊看見葛珍是已經睡着了，她就低聲地說：「我看，我們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的。不如我們輪着睡吧，你先睡，一會兒我再叫醒你吧！」

「爲甚麼你不先睡？」胡雯說，「你先睡，一會兒我叫醒你好了！」

金菊氣結地看着她：「這樣也有好爭的嗎？」不過，她是明白胡雯的意思的，胡雯不過是生怕在自己睡着了之後發生甚麼事情，這樣就錯過了參加行動的機會吧了。所以金菊跟着又補充道：「暫時也許不會有甚麼發生的。也許等你當值的時候，機會更高了。」

「好吧。」胡雯點點頭。她閉上眼睛，入睡了，金菊則張開了眼睛，當心着，主要是用她的聽覺。因爲，不論發生甚麼，都是聲音先來的。

她雖然年輕，對這種事情，是相當有經驗的。她不會太緊張，不過另一方面，她也不會鬆弛到在不知不覺間墮入睡鄉。

不過，在她「値班」的期內，則並沒有甚麼發生。後來，火車在中途停了一個站，之後又開動了。這時，金菊就更加警惕起來。因爲，火車停站，就有人上車。

下車的人倒沒有甚麼要緊，她担心的，却是上車的人。不知道上車的會是甚麼人。在火車進行之中，她們是不必害怕的，但是火車停過，那又不同了。

不過，還是沒有甚麼發生。後來，她把胡雯推醒了。胡雯打了一個呵欠。

「怎麼了？」她問，「發生了甚麼？」

「沒有發生甚麼，」金菊說，「不過，你値班的時間已經到了。你不要再睡了，我要上一趟洗手間。」

「好，你去吧。」胡雯說。她又打了一個呵欠。

金菊起來，出了車廂之外，沿着走廊向車卡盡頭的洗手間。

當她到達了洗手間的門外時，車卡的門外，却有人影一閃。那度門是通出車卡外面的，兩卡相接之間，那座小台上。

人影一閃，那是很可疑的事，金菊馬上就愣住在那裏了。不過，這個人影倒也沒有偷偷摸摸，使金菊生疑。他立即就推門進來了。

一個漠樣兇惡的男人，而他的手上一閃，就出現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子，配合着他的兇惡樣貌。

金菊向後退了一步，小心地等着，並不害怕，反而感到高興了。她就是怕沒有人出現。有人出現，那就好了。

那人沒有說話，祗是臉上現出兇惡的神情，刀子一揮，就向金菊撲過來，那把刀子向金菊的心窩直刺過來。很明顯地，他並不是要捉住金菊，或者要從金菊的身上取得甚麼的。他祗是要把金菊殺死，而且要快。

金菊的手掌伸直，好像把鏟子似的，劈向這隻持刀的手腕。那把刀子向旁歪了開去，刀尖在走廊的板壁上劃了一條痕。

金菊的另一隻手又隨着一拳向那人的面部擊過去，那人跟後一步，閃開了，金菊緊接着又飛起了一腳踢向他。這車廂內的走道窄小，也自有其窄小的好處的，那人的刀子給打歪了之後，一時就不容易找到空位繼續用刀向金菊進攻了。金菊一連串的拳脚，把他迫得直向那門口退了回去，背脊在門上一撞，發出「砰」的一聲。

金菊又再度飛起一隻脚，踢向他的胸部。不過到了現在，那人是恢復過來，又可以使用刀子了。他的刀子一橫，向金菊這隻脚的小腿上刺下來。

金菊忙把脚收回了，那人的刀子猛的亂揮着，向金菊迫過來。這一次是他把金菊迫得一連串地退後了。

但是，那窄小的走廊仍然是對金菊有利的，金菊把他刺過來的刀子擊開，而他也不容易找到空位把刀子刺到金菊的身上

後來，金菊再度把他的手腕擊開，那把刀子一刺刺中了走廊墻壁上，刺進了墻壁那木頭之中。刀尖給木頭嵌住，刀子一時拔不出來。

而他也沒有時間拔出這把刀子了。金菊又一脚向他面部踢到，他不得不放棄刀子退後。也就是因爲他顧着拔刀子，所以來不及躲金菊這一脚了。來不及完全躲過。於是，金菊這隻脚雖然沒有踢中他面門，却也踢中了他的肩。

「砰」的一聲响，那人踉蹌着跌了出去，身子撞在那度通出外面的車門上，把那度門撞開了，人也仆了出去，仆到了兩卡相繫那個露天的小台上。

他感到肩上一陣一陣劇痛。原來金菊並不是如他心目中那麼容易對付的女郎，金菊那一脚踢得十分勁，力度比許多普通男人還要大。這個人忽然醒覺了，他一個人，並不是金菊的敵手。他手裏拿着刀子也傷不了金菊，還給金菊把他踢了出來，這不就是一個最有力的證明了嗎？

既然敵不住，他就不想再糾纏下去了。

當金菊跟着追出來的時候，他已經扳出了那座小台之外，沿着車卡旁邊那度小小的鐵梯，爬上了車卡的頂上。

金菊也跟着爬了上去。

那人沿着車卡的頂向前逃走。

「別逃！」金菊叫道，「停下來，你逃不了的！」

那人還是在逃走，金菊也追在後面。走完了一個車卡，那人一跳跳過了兩卡之間的空間，到了再前一截車卡上。金菊也緊緊跟着。

忽然，她看見前面，車卡盡頭也有一個人出現，從下面爬了上來了。

這個人的手中也是拿着一把刀子。看來，這人必然也是那個刺客的同伴了。在逃的那一個，和這個新上來的人會合，就放心得多了。金菊忽然從眼角瞥見，後面也有一點動作，她連忙回頭，看見原來這車卡的另一個，兩卡相接之處，也爬上來了一個人。也是拿着刀子。

這樣，金菊就變成了是背腹受敵了。

雖然，這車卡的左右兩邊，都是沒有欄桿阻擋的，不過，她却不能從旁邊跳下去的，由於車子是正在進行之中的，不能跳下去。

而且，車行之中，車卡是不斷在搖幌着的，有甚麼招式，都沒有那麼容易使出來。在這種情形之下，以一敵三，就是一件相當吃虧的事情了。

金菊遲疑了一下，就馬上作了決定。她立即轉身，向來時的方向衝了回去。她是有她的打算的。與其等他們三個人圍上來，向她前後夾攻，那她倒不如先衝過去，把他們的其中一人擊倒，減少威脅了。

她向那個從她的後面企圖包抄的人衝了過去，而前面那兩個人，是也來不及追上她的。

很快，她就已經到達了這個人的面前了。

不過也並沒有快到在這個人站定之前就到達。她到達的時候，這個人已經拿好了刀子在等着她了。

刀鋒在昏暗之中一閃一閃地朝着她金菊的眼睛，她小心地盯定着那刀鋒，準備以最迅速的動作，把這個人解決掉了。希望這個人的本領不會太高强，不會那麼難對付。

另一方面，在後面那車廂的座位中，胡雯則悠閒地坐在葛珍的旁邊，等待着。她一直祇是以爲，金菊是到了洗手間去吧了，她一點也沒有料到，金菊現在是已經陷進了如此凶險的景況之中。如果她知道，她當然是會出去幫忙的了。

但是她並不知道。所以她也沒有出去了。

祇有金菊一個人在車頂上和對方對抗。

金菊衝了上去，那人連忙揮動刀子，向金菊一陣亂刺亂劈。金菊發覺，這人的動作，是非常迅速的，不比等閒，然而招式方面，則是還嫌不夠嫻熟和老練。這是比較能令她安慰的一點了。她怕的祇是會碰到一個難於對付的人。而這個人一出手，她就看出，這個人並不太難對付。

打鬥的時候，快當然是一個優點，但並不是快就行的，還要懂得怎樣動作。明明是走直綫就可以完成的一個動作，却偏偏要走曲綫，白耗了時間，那就雖然快，也剛好被動作的浪費而抵消了。這個人現在就是如此的。他雖然快，但動作並不老練，他的刀子揮了還不到十下，就給金菊一脚踢中了手腕。刀子飛走了，金菊跟着一轉身，另一脚又向後踢了上去。

這一下，那人是更加沒有提防了。他並不知道金菊背轉身去是爲了甚麼。原來金菊這一轉，是爲了方便向後面踢出一脚的。這一脚，就又快又準確地踢中了那人的胸膛。「砰」的一聲響。

這個人飛離了車卡的頂上，跌了下去，而火車很快就把他拋落在後頭了。火車正開行得很急，人一離開了火車，就給拋棄了，車上的人，一時也不容易知道他跌成怎樣，以及遭遇了甚麼命運。

接着，金菊看到了，那另外兩個人，也正在向她衝過來，而且，那個拿刀的人，還不祇拿着刀子而已。他的另一隻手上，還出現了另一件武器。那是一把長長的皮鞭。

看見的時候，那個人就把手中的鞭子一揮，鞭梢就向金菊飛了過來。金菊要閃避也來不及了。那鞭子「拍」的一聲纏住了她的雙脚。

金菊連忙沉下氣，紮緊了馬步，穩穩地立在那裏。果然，鞭子一纏住她的雙脚，那人就發力拉了。但是金菊已經發力站穩，那人一時就拉不動了。

可是對方有兩個人，一個人拉不動，那個剛才逃走的，便走過去幫着拉。這一下果然拉動，金菊一隻脚離開了地面，就仆在地上。那是說，仆在車卡的頂上了。

她連忙踢着腿，要抖脫那鞭子。但是一時脫不開。

那兩個人用力拉，金菊的脚一離地，發不出氣力來，就給拉動了，由於她的身體並不太重，兩個男人，當然是可以拉動她的。

金菊拚命掙扎，都沒有用。雙脚一離開了地面，就的確是使不出氣力來的。

她向車的旁邊滾去，一側身就讓了出去，向下面跌。

這樣，她就不再掙扎了。這樣跌下去，那是十分危險的，如果車子經過的地方有甚麼大石之類，她一撞上去的話，那就性命也丟掉了。於是，她只好盡可能找尋一個可以扳手的地方。

她扳到了一隻窗子，兩手的手指就緊緊拉着窗框。可惜，那窗子又是關着的，她的手伸不進窗內，因此她也無法扳得緊了。她只是跌勢稍止，不過還是終於要跌下去的。

而這時，她一霎眼間，已經看到了，火車現在經過的，並不是甚麼多石的地方，而是一片大致平坦的草地，再遠一點有樹林。如果她跌到了這片草地上，她大概是不會受到很大的傷害的。

於是她的雙脚向車身上用力一蹬，放棄了那窗框，而讓身子向外面跌出去。

她的身子就像箭一般向外直射。這樣，她跌在地上的時候，她也不會跌在枕木附近的地帶，而是向草地的部份跌出去了。

不過，那鞭子是還纏在她的脚上的。當她拉住窗框的時候，鞭子一鬆，上面那兩個人就以爲她是已經脫離鞭子而跌下去了。

但是她跟着又飛了出去，鞭子又拉緊了。鞭子纏住了其中一人的脚，一扯，這人猝不提防，尖叫了一聲，也給她扯動了，爲了不想直跌下去，這人便一伸手攬住了他的同伴。

也沒有用，車子是在進行中的，他的同伴也是站得並不太穩，給他這樣一拉，便兩個人都失去平衡，也跟着離開車頂，向下面跌去。

於是三個人都跌了下去，跌到了那草地上了。三個人都隨着衝勢在草地上滾動着。

滾了好一會，才停得下來。

三個人都跌得頭昏眼花，一時也站不起身了。

金菊雖然身手矯捷，抵抗力强，她却也不是最先站起來的一個。不知道是不是因那兩個人沒有她跌得那麼重。他們兩個，反而比她先站起來。

他們兩個人不敢再向金菊進攻了，由於手上沒有鞭子，又沒有刀子，他們一跳起來，就連忙拔腳逃走，逃向草地盡頭的樹林。

他們首先衝進了樹林之中，金菊才站得起來。而這個時候，那列火車已經遠去，去得遠到不知所踪了。

金菊叫着：「不要逃，你們有種的，就站住！」

在這個情形之下，那兩個人是寧可不承認自己有種了。他們沒有再出現。金菊衝進了樹林之中。

那是一座很密的樹林，在黑夜之中，幾乎是伸手不見五指的。金菊不能用眼睛看到，那兩個人是逃到了甚麼地方去，她只能够運用她的聽覺，希望聽到他們所逃的方向。

她也果然聽得到。由於樹林是很密的，他們要逃走，就必須推開樹木才能前進，要推開樹木，就必然會有聲音發出來了。她就以聲音爲方向，向他們追去。她的路綫，是更加遠離鐵路了。

在火車上，胡雯正在安詳地打了一個呵欠，正在奇怪，金菊到洗手間去，怎麼去了那麼久。不過她也沒有怎樣認眞奇怪她是到了何處去，由於女孩子不同男人，她們去洗手間，往往不需要在洗手間裏做的事情，她們都會在洗手間裏做妥才出來，也有許多男人連幻想也幻想不到的事，她們也是在洗手間裏做的。

而在她的旁邊，葛珍還正睡得很熟。

葛珍看來是一點憂慮也沒有的。而事實上，對這件事情，她也沒有她們想得那麼遠。所以她是睡得很安全的。

胡雯還是坐在那裏，保持清醒着。

在樹林內，金菊還是繼續追趕着。後來，她忽然發覺，前面逃走的聲音已經沒有了，停了下來了。也許，他們是她聽見她在追，所以他們也停了下來，不讓她聽到聲音吧？也許，他們甚至是正埋伏了起來，在等候着她了。金菊更加小心地向前行進着。

沒有甚麼聲音，但是，她却有着某種預感。當她前進了一段路之後，她就忽然停了下來。一種不知甚麼感覺告訴她，前頭有危險正在等着她。也許，這是原始的第六感。野獸就是有這種感覺的，野獸經歷危險的機會較多，所以，牠們也較容易感覺到危險的逼近了。金菊也是一樣的，並不是說她是野獸，而是說，她經歷危險的經驗也很豐富，因此她對危險也比較容易感應了。

她可以感覺到，前頭的樹林中是有人在等着她的，伏伺不動，在等着她。究竟他們是打算採取甚麼行動呢，她還猜不出來。不過，在他們逃走的聲音停止之前，有一陣樹枝樹葉的特別聲響，這就是一種警號，警告她，他們是正在採取一種行動，對她會有危險的。所以她就停在那裏不動了。

對方也是沒有動靜，大家都在等着對方先行採取行動。

看不見人，也聽不到聲音，但是，金菊幾乎可以感覺到，對方是正在摒息靜氣着，極力連呼吸的聲音也壓低了下去的。

後來，金菊覺得，等待也不是辦法，她就繼續開步走向前了。這兩個人並不是怎樣的高手，她剛才也可以對付他們，現在難道就不行嗎？

她迅速地衝了前去。空氣中一陣呼呼的聲響，金菊連忙停步，在樹縫間透下來的月光掩映之間，她可以看到，有一隻繩圈向她的頭上直套下來。

一隻繩圈？怎麼他們會有繩子呢？接着，那繩子已經到了，套住了她的身體。惶急之中，金菊連忙向上一跳。可是還是遲了一點。這隻繩圈，本來是向她的腰部套來的，她這樣一跳，身體便脫離了繩圈所套的範圍。不過，她的腳却還是沒有，於是，繩圈收緊，便纏住了她的一隻腳踝。

金菊憤怒地叫了一聲，連忙掙扎，繩圈却已猛的拉動，把她拉離了地面，倒提了上去。

這時，她才發覺，那原來不是一條繩子，而是一條幼而軟的韌籐，籐上還連着小小的樹葉的。一定是那個用鞭子的人了。這人善於用鞭，而繩子也是和鞭子差不多的，他丟了鞭子，便就地取材，採下了一條韌籐，而用這韌籐製成繩圈，向她丟過來。

現在，金菊就着了他的道兒，給他吊了起來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似乎任她有怎樣高强的本領，也是施展不出來的了。

這時，其中一人，就從躲藏着的地方衝出來了，他的手中，已經拿着一枝斷樹枝，代替棍子用。他拿着這枝樹枝，狠狠地向金菊走過來，要向她毆擊。

在危急之中，金菊的腦筋一轉，就連忙閉上了眼睛，靜靜地倒吊在那裏，一動也不動。看上去，她就像是已經暈了過去似的。

那個揮動着樹枝的人，也以爲她是暈了過去，所以沒有提防，走得太近了一點，才舉起樹枝來，要擊下去。他走得太近，近到在金菊的拳頭可以擊到她的範圍之內。

金菊也老實不客氣，一拳擊了出去。「砰」的一聲，她就一拳擊中了那人的肚子，不是普普通通的一拳，而是盡了她在這個姿勢中可能用的力氣。

這一拳使那人打着轉，跌了出去，那根樹枝還沒有擊中，就收勢不住了。

樹枝也跌到了地上。這個人則撞到了一棵樹上，背脊與樹身一碰，一時站不起來。

金菊馬上極力把身子彎曲，要伸手上去，把腳上那隻籐圈解開。無疑地，另一個人，一定是正在拉着那條籐把她吊着，一時不能過來向她襲擊的，她只要把籐圈解開，事情就可以解決了。

那個拉着籐圈的人，也知道這一點的。他不能够過來制止金菊，就只好拚命地把那條籐一上一下地拉動着，使金菊的身子也一升一降，一時操不穩那籐圈。

不過沒有用的，金菊是已經下了決心了。她用盡了全身的氣力，終於抓住了那隻籐圈，那條籐是搭在一根打橫的樹枝上，用那樹枝作爲支持之力的。他不能把金菊拉得太高，如果拉得太高，金菊就可以抓住那根橫枝了。那時她有着力的地方，就更加容易解開那隻籐圈。

他就只能够繼續把那條籐一上一下地扯動着。

這還是不能支持得太久。終於，金菊用兩隻手執住了那隻籐圈，也不理會他怎樣扯了，總之是動手把那隻籐圈解開。

那人終於決定，這個方法是行不通的，於是他就索性把那根籐放掉了。這根籐一放鬆，金菊就向地下直跌。

但金菊果然是身手够矯捷的。人還在半空的時候，她就猛的打了一個滾，落在地上，站穩了。

她馬上又繼續解那條籐圈。現在既然是站在地上，解籐圈是更加容易的事了。她很快就把籐圈解開，脫了身，再抬頭望望，却看不見人。

那兩個人都不見了，前面的樹林中又響着沙沙的聲音。那兩個傢伙自知不敵，又繼續逃走了。

金菊恨恨地咒罵着：「好沒種的人！」隨即，她就跟着追去。

很難追得上，由於他們是領先了一段路，而她又要憑藉聲音去追。後來，她又被另外一種聲音所擾亂了。

那是流水的聲音。似乎她已經接近了一道溪流，或者是河流了。而且，聽上去，那還是一道急流，流水的聲音很响。她心中在暗喜。

一道急流，那好極了。流水攔住了他們的去路，這一次，看他們怎麼逃？

接着，樹林就開始疏落了，通過樹縫望出去，就看見了那條急流了。果然是一條很壯濶的急流，而那兩個人，已經到達了那急流的旁邊了。

他們看來果然不能前進。金菊勝利地微笑着，衝了出去。

那兩個人回頭看了她一眼，忽然做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那就是向水中一跳跳了下去。

「你們——停着！」金菊焦急地叫了起來，但是沒有用，他們已經跳了下去。她不叫還好，她愈叫，他們就愈要跳的。

金菊衝到急流的旁邊時，兩個人已經被急流冲走了。金菊看見他們的頭在相當遠處冒了一冒，又給一個大浪蓋了下去。

他們是跳進水中自殺嗎？當然不是，他們大概是很熟水性的。即使這樣的急流，他們也認爲有把握不會淹死。所以他們就跳下去，讓水流把他們帶走了。

金菊雖然也是一個有相當水準的游泳好手，但她是追者而不是逃者，她是沒有這個把握的。她不能跟着跳下去的。

她只好沿着急流邊追去。這樣跑着，比較在水中流動是慢得多了。而且，走了一段路之後，就不能再前進，由於前頭的水邊就是一片叢密的樹林，除非她也跳進水中，否則是不能繼續前進的。

金菊咒罵着停了下來。

看來，她是追不上他們的了。

她只好轉身，再向鐵路那邊走回去。自然，那列火車現在已經去得很遠了。遠到看也看不見。她是追不上這列火車的了，正如她也追不到那兩個人了。

金菊禁不住低聲咒罵了起來。

她只沿着鐵路步行回去。

而在另一方面，在火車上，胡雯也終於發覺有點不對了。

因爲，即使以女人的立場來說，金菊去洗手間也是去得太久了。她幾次都想起身去看，但是又不放心留下葛珍一個人在那裏。

但是到後來，她也再忍不住了，便用手肘碰碰葛珍。葛珍却睡得很熟，碰也碰不醒，胡雯再用力碰了她兩碰，她才一驚，張開眼睛。

「甚——甚麼事？」她問。

「我們一起到洗手間去一趟吧，」胡雯說道。

「但——但是我並不想去呀！」葛珍說。

「我想去，」胡雯說，「由於我不方便把你一個人留下在這裏的。」

「金菊呢？」葛珍問。

「她也在洗手間，」胡雯說，「她在那裏等着我們，我們去找她吧！」

「好吧！」葛珍無可不可地說。

於是，她們兩個人便離開了車廂，沿着走廊向洗手間走去，到達了洗手間。金菊並不在洗手間裏，而洗手間也沒有給別的客人站着。所以是很清楚的，一點也沒有懷疑。

胡雯不禁感到了一陣毛骨悚然。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金菊到了那裏去？

葛珍也看出了胡雯心裏這個問題。她也問道：「金菊到那裏去了？」

「我們找找她吧。」胡雯說。

「到那裏去找呢？」葛珍問。

「她總不會飛掉的，」胡雯說，「她總在這車子上的呀，這車子又沒有停過。」

離了。

當然她是猜錯了，金菊正是飛掉了。她飛離了這一列正在飛行駛着的車子。

她們離開了那一列火車，到了另一列火車去，也去看看那裏的洗手間。但是那裏也沒有人。

她們再到下一個車卡，還是找不到甚麼人。她們繼續找尋，整列火車都找過了，找過了每一處的洗手間，注意過每個車卡中的座位，甚至連那些關上了門的睡廂，她們也敲開了門去查問。甚至，她們還推醒了那睡着了的查票員，問他有沒有見過一個像金菊這樣的女孩子經過。這個查票員既然是睡着了，自然沒有看見，因此也不能給她們以滿意的答覆了。

最後，她們終於證實了，金菊是不在這火車上。

她們只好回到了她們的車卡之中。葛珍不由得恐懼地發抖着，說：「她究竟到了那裏去了呢？」

胡雯也忍不住恐懼地發抖了。金菊如果不是遭遇了甚麼可怕的命運，她是不會就這樣不告而別的。她就是有甚麼地方非去不可，也應該在去之前先通知她們一聲呀。

現在，就只剩下了她們兩個人了。

胡雯同時也爲她們兩個人將來的命運而發抖了。沒有了金菊，如果遭遇到了甚麼危險的話，她們怎樣應付呢？胡雯雖然也有不弱的武功，但是沒有了金菊的靈活頭腦，她也感到有縛手縛脚之感了。雖然一向在口頭上不肯承認，她實在却是有自知之明的，她知道她自己的最大缺點就是魯莽。

她們只能逗留在火車上，準備完成這一次旅程了。

她們不知道金菊是甚麼地方離開火車的，而且，她們現在離開金菊下車的地方已經很遠，就是下車去找，也沒有用了。

只有依照原定計劃，到她們準備去的目的地走。如果金菊沒有遭遇甚麼大不了的事，能够從危險中脫身，那她是也會到那裏去會她們的。

如果她們改變路綫，就反而會散失掉，很難再碰得上了。

胡雯從行李中取出了那隻收音機來。

「你要報告你的男朋友嗎？」葛珍問。

「不是我的男朋友，」胡雯因爲葛珍又弄錯了而表示不耐煩，「是他的男朋友。總之，這傢伙的手下有不少飯桶，他是可以派他的飯桶沿途找一找的！」

她用這隻收音機聯絡到了丁朗，也把經過情形告訴了丁朗。

丁朗也和她同樣焦急了。

「好，」丁朗也充滿担心地說，「我馬上派人去找她，你們也小心一點！千萬小心！」

胡雯做了個鬼臉，關上了收音機：「哼，我敢保證，他一定自己也動身去帮着找了！」

她把收音機改了一個波段，收聽眞正的電台的廣播，起先是一段輕音樂，輕音樂之後就是新聞報告。

那廣播員報告了當天的新聞之後，就是報告天氣。

他說，這一帶的天氣忽然惡劣了下來。有一股熱帶風暴忽然轉向，吹襲過來了，所以，居民以及旅行者都應該小心，提早作好防禦措施。居民應該小心門戶，行人則要及早回到家去。

「放屁！」胡雯不屑地說，「天文台的新聞報告，從來就沒有準過一次的！」

葛珍把窗簾拉起來，向外面望望，說：「這一次，他們却是準的！」

果然，在夜色之中，她們也可以看到，外

面已經烏雲密佈，而窗子的玻璃上已經佈上了雨點。

「我的天！」胡雯呻吟着說，因爲她想起了金菊。金菊離開了火車，現在一定沒有避雨的地方了，而且她一定是正在荒郊之中。暴風雨來臨，那她豈不是很狼狽嗎？但是，她又有甚麼辦法？

「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葛珍打個呵欠。

事實上，現在已經是晚間，而不是早上，因爲剛才的新聞報告，乃是電台開始播音的第一次新聞報告。

「如果你累，你再睡一睡吧。」胡雯說。她却是在担心她自己的睡眠問題。沒有了金菊和她換班，她豈不是永遠都不能睡覺了嗎？她又不放心讓葛珍來代替。

「我也不想睡了，」葛珍說，「不如我們出去吃早餐吧，肚子有點餓！」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胡雯說。

她們到了餐卡去。那裏已經相當熱鬧，坐了不少早起的乘客。

還有好幾個鐘頭的行車時間才能到達下一站的，因此乘客們就不能不先在車上解決早餐的問題了。

她們吃着早餐的時候，風暴就以排山倒海的姿勢襲來了。

整列火車都震動了起來，震得很厲害。

震得火車中的電燈也一晃一晃的，就像快要熄滅似的。胡雯也不禁吃驚地叫起來：「怎麼了，我們現在變成像是坐船一樣了！」

不過燈光晃了一陣，又恢復了正常。她們繼續進餐。後來，在她們早餐吃完了之後，車子忽然一陣大大的震動，整個車廂都傾側了，燈光熄掉，桌上的餐具以及碟子，也都紛紛滑到地上去了。

車廂中的人嘩然驚叫，都跳將起來，有許多人則因爲車廂傾側的關係而仆倒。

胡雯一拉葛珍：「快！快！我們走！」

「爲什麼要走？」葛珍問。

「這事有點古怪！」胡雯說。她拉着葛珍離開餐卡，沿着走道而行，向餐卡的出口走去。許多人正在狼狽地跑來跑去。

胡雯和葛珍到達了一個廂房，就打開門躲了進去，把門關上了。她們發覺車子現在已經停了下來。外面，狂風暴雨正在肆虐，胡雯也不方便探頭出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她們祗是在那裏等着。

「究竟發生了什麼？」葛珍狐疑地問。

「我看車子是出了軌！」胡雯說，又不免有一陣毛骨悚然之感。如果車子出了軌，那她們豈不是給困在這個地方了？

外面人來人往，一片喧鬧，她們兩個人則躲在那個廂座裏一動也不動，保持着警惕。後來，她們聽見有一個大概是車上的管理人員正大聲宣佈：「各位請保持鎮靜，各位請保持鎮靜，因爲暴風雨關係，前頭有一棵大樹倒了下來，把路軌攔住，與車頭相撞，不過司機及時刹車，所以沒有人受害，祗要我們把大樹移去，把火車頭修好，就可以繼續前進了，目前，請各位安靜一點，留在原位！」

「不是有人弄的，」葛珍說，「他們不是說，是颱風弄成這樣的嗎？」

「他們這樣說，我們一定要相信嗎？」胡雯却是充滿了懷疑地。

「那怎麼辦？」葛珍問。

「我們躲着再算好了！」胡雯說，「如果這是人爲的事情，很快我們就會知道。」

「眞麻煩，」葛珍搖着頭，「金菊不見了，現在又發生了這件事情！」

她們躲在那裏，怪可憐的。

「胡雯，」葛珍關心地說，「你累不累？你不如睡覺吧。」

「我睡覺？」胡雯一嘟咀，「我睡了，誰來保護你？」

「我又不是完全沒有抵抗力的，」葛珍說，「你以爲我是個孩子嗎？文家也去過了，又不見他們殺死我？」

胡雯想一想，也覺得有點道理，事實上，她也不能永遠這樣捱下去的，不如趁現在已經是白天了，在那裏睡一睡更好。於是，她就先作好預防措施，把車廂中的一座床的被褥搬了下來，貼在門上。這車卡傾向那邊的，而她們則是在較高的一邊，於是被褥放在那裏，就把門壓住了，如果外面有人要推門進來，那首先要把那些被褥推開才行。

胡雯把門壓好了，就爬上了另一張床上，躺了下來，一面又對葛珍吩咐道：「好了，我現在睡覺了，有什麼事，你叫醒我，千萬不要亂來，如果捱不住，你也通知我一聲好了！」

「行了！」葛珍點點頭，「你睡好了，讓我保護你！」

胡雯也實在太累了，一躺下去，閉上眼睛，就睡着了，雖然外面人聲還是繼續喧鬧，風雨也繼續肆虐，她還是睡得很熟。

她也不知道她睡了多久，當她醒過來的時候，她發覺雨已經停了，祗是風在吹。她怎麼知道雨已經停了呢？那是因爲，窗子並沒有完全關上，還剩下條縫，風正從那條縫吹進來。

而葛珍已不在身邊了。

胡雯吐出一連串的咒罵，跳下床來，撲到門口前面去。但是，由於那些被枕仍然把那度門塞住，所以她相信葛珍不是從門口出去的。起碼不會是給人捉了出去的。如果有人捉了她，胡雯一定會醒過來，而且，捉她的人，也不見得就會放過胡雯那麼仁慈的。

胡雯望着窗口，看來，葛珍既然不是從門口出去，那她必然是從窗口出去的。

胡雯打開了窗子，望出去，風把她的頭髮吹得一陣亂揚。她看不見葛珍，不過，既然葛珍不在，她留在車中也沒有用的。她必須出去找找。於是她從窗口爬了出去，爬上了車頂，四面望望。

她發覺附近相當熱鬧，有不少車上的人下了車，在附近走來走去，雖然，有一個火車上的人員在大聲疾呼，勸喻大家囘到車中，因爲風暴還是正在肆虐着，他們在外面走，是很危險的。

胡雯四面望望，找尋葛珍的踪跡，但是看不見。

她又低聲咒罵起來，但是沒有辦法，她還是非到處找她不可的。她沿着那車頂走來走去，向車尾走去。有些地方相當熱鬧，有些地方沒有人。

胡雯終於從車頂上跳了下來。看來，她是祗有進入林中去走走，看看她在不在林中了，因爲她顯然是不在這車子附近的了。

胡雯囘到了她出來的地方，然後從那裏開始直入樹林中。風吹得很勁，那些樹木狂搖着，好像每一秒鐘都要倒下來似的。走在這個地方，的確很危險。

胡雯進入了林中，那些樹木之間，雖然是有若干空隙的，但是沒有用，幾乎像是密林一樣。那些樹木，有時是倒到這邊來，有時則是倒到另一邊去，而雨後的地下是還濕的，很泥濘，行走起來並不容易。

胡雯奇怪，葛珍是否眞的走到了這裏來，而走到這裏來又是幹什麼？

但接着，她却看到了地上有些脚印。那就是葛珍留下的脚印了。她心中一動，跟隨着那些脚印前進了一段，又發覺有更多脚印，和葛

珍那些脚印會合。

這一次，胡雯的心則是震了一震了。這些脚印，就已經明顯地表示出，是正有人在追趕葛珍了。

她跟隨着那些脚印追前去，加快脚步，泥濘濺汚她的衣褲，她也不去管了。

跟着，她就發現了一個人。面目猙獰，打手模樣的人，正坐在地上，挨着一棵樹呻吟着，兩隻眼睛都已經黑了。如果不是挨了二拳，就是中了二脚。

好傢伙，這一定是葛珍打的了。胡雯也不耐煩留下來盤問這個人了，祗是繼續前進。由於有那些脚印的指引，她是可以很明顯地知道那些人的去向的。

接着，她就聽見有一個女人的聲音尖叫了起來。接着「砰」一聲，不是脚踢就是拳擊。

胡雯再衝前了一段路，就看見了，有一個人倒在地上，而葛珍正和另外兩個人周旋着。

倒下來的那個，當然就是給葛珍擊倒了的。剩下來的兩個，則正在企圖再把葛珍捉住。

「好了，」胡雯叫道，「讓我也來玩！」

她也衝前去。却料不到，其中一人竟然在這個時候拔出了一把槍！

胡雯連忙一跳，躲到了一棵樹的後面，那個人也差不多在同時放槍，一連放了兩响。

胡雯是已經閃開了的，不過這個人的槍也放得不大好，即使她沒有閃開，也不會射中的。要槍射得準，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顯然他們是打算活捉葛珍的，但是胡雯却不同了。胡雯是個多餘的人物，是一種累贅，是一種痲煩，他們恨不能把胡雯和金菊這兩塊絆脚石除去，祗是苦於沒有機會而已，現在機會來了，他們當然不肯放過的。

亂放了兩槍，槍聲過後，已經不見了胡雯，而葛珍也不見了，因爲槍一出來，葛珍也不敢戀戰。逃出了林中。

剛剛被擊倒了那個人，又爬起身來。他叫道：「把那個黑衣的殺掉！但另個要活的！」

但是死的活的都不見了，他們又得動手去找了。

「別讓她們逃回車子，」那個開口的人又再度開口，「你這個人也眞是飯桶，有槍在手也等於沒有！」

「那你又不來射？」另一個人不服氣地說道。

他們又通過樹林跑着，在找尋着。還是沒有看見胡雯和葛珍的影子，不過胡雯和葛珍則顯然是看見他們的。

忽然之間，一顆拳頭大的石頭不知從何處飛了過來，準確地擊中了拿槍那一個的前額。

那人「呱」的一叫，向後倒去，給那塊石頭擊得他眼前昏黑，手指也失了控制，在槍機上亂扳一陣。他的同伴連忙抱着頭滾開，很怕會給一顆流彈擊中，而事實上，他亦感覺到有一顆子彈擦過他的頭髮。

接着，那個拿槍的人就頹然倒了下去，暈倒了。

而胡雯就在這時跳了出來，出現在餘下一人的面前。這人一陣慌張，但隨即就一手抓起了地上他的同伴棄下的那把槍來，對着胡雯。

「別動！」他喝道。

胡雯却還是向他跑過來。這時他才記起了胡雯是可以死的，於是他連扳了兩次槍機。

那把手槍却祗是發出「格格」兩聲，並沒有砰然地响起來，更沒有子彈射出來。

胡雯的脚一提，踢在槍上，這把槍便飛走了。胡雯再一脚，「砰」的踢中了這人的心窩，這人便倒了下來，彎着身子，呻吟着。

胡雯哈哈笑起來：「你這個傻瓜，你不知道子彈有數的嗎？一把槍裏面就祗能放這麼多顆子彈，不能再多了，射完了就沒有。」

葛珍也揪着那另一個人的衣領，把他拖了過來，和這個開槍不响的人一起放在一起。她說：「現在，我們怎辦好呢？」

胡雯神氣地用兩隻手叉着腰，看着那兩個人，說：「好了，現在你們要作一點口供了。快說，你們是誰？」

那兩個人都不回答。胡雯又在他們的身上每人踢了一脚，咬牙切齒地：「很好，你們想多受苦，我也不怕多給你們吃一點苦頭的。」

「你別神氣，胡雯，你現在雖然打贏了我們，但你還是逃不了的，你的末日快到了！」

胡雯又踢了兩脚：「我不是問你們我的末日，我叫你們招供！我問你們是誰，你就告訴我你們是誰好了！」

「我們是誰，難道你還會不知道嗎？」

「文家的人？」葛珍問。

「知道就好了，」那人驕傲地說，「我們不祗這幾個，你們殺不完的！」

「你們還有多少人在這裏？」胡雯問。

「在這裏就是祗有我們這一些了，」那人說，「不過，我們的大隊，正在趕來，當他們趕到的時候，你們就要完蛋了！別說我不警告你！」

「別胡說吧，」葛珍說，「這樣大風大雨，他們怎能趕到這裏來？而且，他們又怎麼知道？」

「我們有無綫電，」那人說，「我們已經用無綫電報告了，他們正在趕來！」

「他們怎能够趕來？」胡雯說，「路又不通！」

「什麼路不通？」那人說，「祗要你肯走，那怕什麼？我們都不是講究安全的人。」

這倒有點道理。這些人是隨時準備殺人的，也隨時準備被殺的。那在颱風之中趕路又有何不可，雖然有點危險性，但是，又不是必定會死。

不錯，如果他們是用無綫電報告了的話，那麼，文家通的人是一定正在趕來了。

「從哪裏趕來？」胡雯問。

「我不知道，」那人搖頭，「可能從任何地方來。我們很多地方都有人的。」

「你們通知文家通，文家通就派人來了，是不是？」胡雯問。

「是的，」那人說，「我們用無綫電通知他，他就會派人來了。」

「他現在在哪裏？」胡雯問。

「我不知道。」那人說。

「你怎會不知道？」胡雯又踢了他一脚，「他不是你的老板嗎？」

「他是大老板，」那人說，「你大概也知道，現在有多少人也正在找他。你以爲他那麼容易會讓人知道他所在的地方嗎？」

說得很有道理。可以和文家通聯絡，正如她們和丁朗聯絡一樣，不一定要知道文家通是在何處的，不知道他在何處，一樣也可以和他聯絡到的。胡雯還是打踢兼施地繼續向這二個人拷問。但沒有用，看來，他們是眞的不知道的。拷問也沒有用。她們還是知道兩點。第一點就是，他們是文家通的人，第二點就是，現在文家通也正在派大隊趕來了。

而這一點，就是在這二個人的身上設法，也是無法制止的。胡雯對葛珍扭扭頭，說：「好了，我們走吧！」

她們撇下了那幾個人，向火車走回去，胡雯一面皺起眉頭，尋思着。終於是，葛珍忍不住問道：「現在，我們怎辦好呢？」

「回到車子去，看看情形再說吧。」胡雯還是皺着眉頭。她現在是正在動着腦筋，這件雖然不是她很擅長的事，但是現在爲勢所逼，



胡雯飛起一脚，把大漢手中的槍踢掉。

不擅於做的，她也不得不做了。

她們回到了車子，回到她們原來所住的廂房。葛珍說：「他說文家通正在派大隊來，我們得要準備對付了！」

「我知道，」胡雯說，「但是我得先看看情形，先和丁朗聯絡一下。」

「哦，你的男朋友。」葛珍說。

「不是我的男朋友，」胡雯厭煩地否認，「是金菊的男朋友。」

胡雯取出了無綫電，和丁朗聯絡。由於風暴正在肆虐，聯絡起來是有點困難的，通話也不容易，他們要很大聲交談，才能互相清楚。

胡雯把她們這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丁朗，然後說：「他們現在派大隊來，我們也許敵不住的，你們能不能派人來接應一下？」

「這樣大風大雨之下，」丁朗說，「我們怎能來？」

「人家也能來，你們就不能來嗎？」胡雯說。

「我不是不來，」丁朗說，「當然我也會盡我所能來的。我祗怕來得不够快。這樣吧，我們保持聯絡，我們一面趕路一面通消息，如果他們先來，那你們就避一避好了！」

「金菊怎麼樣了？」葛珍問，「你找到了她沒有？」

「還沒有，」丁朗顯得有點慚愧的，「不過我們是正在找了！」

金菊還沒有找到，這也是令她們心情不大好的一件事。把無綫電聯絡截斷了之後，胡雯又扭到正常的電台的波段去，收聽那裏的新聞報告。

新聞報告也是同樣令她沮喪的。新聞報告指出，這場風暴的情勢，是愈來愈烈了，看情形，可能還要繼續好幾天的。

此外，新聞報告亦提到了火車失事的事情。他們說，火車失事，雖然幸而沒有死傷，不過，乘客們都是都已被困了。此外鐵路還有好幾段受到山泥傾瀉及大樹倒下的影响而告阻塞，所以，也無法派出另一列火車去進行拯救，而必須從公路的方面着手。

但是，因爲風勢太猛，也必須要等風勢稍歛的時候，他們才能進行這救援工作的。好幾個志願團體也對此事很表關懷，也都已經作好了準備，一到可以出動的時候，就會出動了。

「志願團體！」胡雯用拳頭搥着手掌，「混帳！混帳！」

「志願團體就是那些非官方的團體，」葛珍說，「完全是基於樂於助人的出發點的，你明白嗎？」

「我當然明白的，」胡雯說，「用得着你對我解釋嗎？我所担心的祗是，這些團體來到的時候，會有一個是並非懷着慈善目的的。」

「你是說，他們——？」

「這有什麼出奇？」胡雯說，「如果他們假借什麼志願團體的名目來，那不是更方便嗎？咀巴裏是來救我們，其實却是要把我們送往地獄！」

「那——那麼我們怎辦好？」葛珍迷惘地問。

「我們也祗好在這裏繼續等下去了，」胡雯說，「反正我們又是飛不掉的！還好，這裏已經沒有敵人！」頓一頓，皺眉看着葛珍：「對了，我還不曾和你算帳。剛才你是怎會到了樹林中去，和他們碰上去了的？」

「我祗是出去散散步，」葛珍說，「我在想，如果還有他們的人在的話，我也許可以把他們引出來的。」

「以後，請你不要再這樣亂來好不好？」胡雯沒好氣地道。

她們繼續聽那收音機中的新聞報告，忽然之間，她們又聽到了一宗令她們簡直花容失色的新聞。因爲，那廣播員在報告，由於暴風雨的關係，各處都發生山洪暴發的事件，有人受傷，有人死亡。更重要的是，海中撈起了一具女性的浮屍。一個摩登女人，顯然是給山洪從山中冲下來，而面目已經腐爛，不可辨認了。

「這——這是誰？」葛珍的臉蒼白着叫起來。

「這是別人！」胡雯自我安慰地叫起來，「這不是金菊，不會的！不會是她！」

「我也希望不是她！」葛珍說。

但是，她們都不能肯定。由於她們至今仍然沒有金菊的消息，而這具浮屍是金菊的可能性，還多過不是的。而這段新聞，使她們都黯然地沉默了下來了。

外面，大雨忽然又沛然而下。好像倒水一樣，望出窗外，已經什麼都看不見了。這正是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在暴風雨中，風雲當然是更難測的。

她們現在就是想出去也不可以的。於是祗好悶在那車廂之中了。

火車上的其他的人們，心情則是沒有她們那麼複雜的，他們不過是盡可能冷靜地逗留在車中，等待風暴過去，等待救援隊伍的來臨。

火車上的人員們則很落力地維持秩序，而且還弄好了午餐派發。仍然是由餐卡中的廚房準備，不過這一次則是免費供應的了。

葛珍和胡雯也叨光吃了一頓。

她們沒有事情可做，只有躲在車廂中收聽收音機，以及間中用那收音機與丁朗聯絡了。收音機報告，風暴的威脅，仍未有解除的趨勢，而丁朗也說，他雖然率領着手下正在趕來，但路實在太難走，他們也是無法前進的。希望文家通那一幫人也沒有這樣輕易前進吧。

現在她們只好希望，文家通的人是也和丁朗一樣，行不得也哥哥，無法向她們追來了。

另一方面，她們不斷留意那個浮屍的消息，可惜又沒有進一步報導，而丁朗的方面也是有同樣的懷疑的，可惜丁朗也同樣地無法分辨那浮屍的身份。

這使她們胃口也沒有那麼好了。當知道一位患難相共的朋友可能是變成了浮屍的時候，的確是吃什麼都吃不下的。

就是這樣，她們躲在那裏，等着，聽着風聲和雨聲，看着雨停了又下，下了又停。後來，雨不再下了，她們在相當晴的天氣裏渡過一個晚上。不過，雖然是晴朗天，卻仍然是一個風暴中的晴天，因爲風暴的威脅是還未曾解除的，只是剛好沒有雨雲飄到這附近來吧了。

後來，到了天亮的時候，車上的工作人員給車上的人帶來了一個興奮的消息，那就是，有一隊救援隊伍趕到了。一共有二十人之多。他們走的那條路是比較安全的，可以避開風雨的襲擊。他們帶來了粮食和醫療物品。粮食是火車上的人最需要的，因爲餐卡所存的食物並不多，又要供應全部乘客的額外所需。

只有葛珍和胡雯却並不因爲這個消息而開朗。她們交換了一個眼色，胡雯說：「我們還是走吧！我就不相信，眞正存心救人的人會肯這麼英勇地趕路。難道性命都不想要了嗎？」

這雖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想法，但是，以她們目前的處境而言，却也實在是不能太大方的。葛珍也贊成胡雯這個提議。她們收拾好了那簡單的行李。

然後就離開了火車。好在沒有雨，所以雖然風正在吹得發狂，她們進行起來還不至於太困難。

在那隊救援隊未會來到之前，她們已經離開了，深入森林中。後來，在一段安全的距離之後，她們才停下來，胡雯取出那隻收音機來再度與丁朗聯絡，告訴丁朗她們已經離開了。

「唔，這樣也好，」丁朗說，「還是小心一點好些。但是，你們走在野外，也最好小心一些，在風暴中走在野外，那是很危險的。」

「我們不是小孩子了！」胡雯說，「我們會很小心的，但是，金菊的那方面又如何了？你有她的消息嗎？」

「還沒有，」丁朗痛苦地說，「但是我已經在加緊注意。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們！」

「你那條路怎麼樣了？」胡雯問，「還是走不通嗎？」

「還是走不通，」丁朗說，「前頭山泥傾瀉過，擋住了前路，而且還有再度傾瀉的危險，我們得另找一條路才行了。」

「但是人家却已經來到了，」胡雯說，「我是指那隊救援隊伍。他們的路走得通，那你們爲什麼不也走他們的路？」

「這沒有道理的，」丁朗迷惑地說，「我們已經研究過了。他們走那條路，也一樣很危險。有一度橋早已給山洪冲塌了，他們得要冒生命危險涉水渡河才行。我們就沒有他們的勇氣。火車上的人，暫時又沒有生命危險，爲什麼要捨命前進？」

「這倒有點古怪，」胡雯說，「爲什麼他們要捨命前進？除非，他們的目的並不是救人，而是殺人吧？我想殺人的可能性，還多過救人的可能性！」

「所以我認爲你們躲起來也是明智之舉！」丁朗說，「你們找個安全的地方好好地躲着不要動吧，等我來再算！」

另一方面，那隊救援的隊伍已經到達了火車那裏了。火車上的人自然大表歡迎，但他們果然不大像是普通以助人爲快樂之本那種人。每一個都是形神兇暴的壯漢。

他們的模樣，都不像是做善事的人，但現在，他們卻居然是來做善事的。他們帶來了好些食物，分發各人，然後他們就分散了。爲首的二個負責人和火車上的負責人員商量着，對他們說用不着急的，既然有了食物和用品，那就不必急了，他們大可以逗留在這裏，等待風暴過去。

而其餘的「救援隊員」，則在列車的各處巡視着。他們說，他們是要看看車上的人有沒有需要醫療方面的帮助。自然，車上的人是一點都不懷疑的，他們說是供應車上的醫療，人們就以爲他們正是如此了。

如果胡雯還在這裏，她自然就可以看出，他們是正在找人了。而且他們所找的，也當然就是胡雯和葛珍了。不過，兩個女郎現在已經不在這裏。

他們在列車中從頭到尾找了一遍，又再從尾到頭找了一遍，還是找不到。

他們只是找到了胡雯和葛珍本來所住的那個廂座位。裏面已是空空如也，既沒有人，也沒有行李。其中一人低聲對他的同伴說：「我們不如問問附近的人吧，他們也許會知道。」

這也是一個好主意。他們在向隣近廂位中的人查問一番。那些人都覺得奇怪，怎麼這些救援人員本來不是在車上的，現在卻會來找尋本來在車上的二個女郎呢？不過他們也據實回答了。

左隣右里說沒有注意，對面的則說，不錯，他們注意到有這樣兩個女郎，在火車出事了之後，她們還出現過的，但是現在到了何處去，可就不得而知了。

後來，這些人問不出頭緒來，就回到前頭去，與他們的領導人物會合。

「她們一定逃掉了！」其中一人說。

「也許她們只是出去散步，」另外一個說，「我們且等一等吧！」

「還等？愈等她們不是愈走得遠了嗎？」

「這倒不一定的，」再一個說，「現在雨已經停了，也許她們只是出去散步。如果她們是出去散步，她們是一定會回來的。」

「也許她們也知道我們會來的，」第一個說，「我們派在這火車上的人，已經全都不見了！」

他們雖然沒有親眼看到，但是一定也猜得到，他們派在車上的人是遭遇了什麼命運了。

「這幾個臭丫頭可眞厲害，」其中一人說，「我們這多高手，也無法把她們攬下來！」

「那個姓葛的倒沒有什麼了不起，就是另外那兩個，胡雯和金菊，她們是最難對付！」

「這兩個，我們再見了她們的話，就非要馬上殺掉不可了！」

他們這樣說話，如果金菊等人在場聽到的話，那她們一定可以毫無疑問地斷定，他們就是文家通派來的人了。不過，她們當然是不會聽到這些人說話的。假如她們在場的話，他們亦不會有空說話，早已打將起來了。

他們一帮人就留在火車上等着，一面還作懇善狀，帮助着車上的乘客。由於他們的眞面目還沒有暴露出來，而他們亦沒有理由處處在這裏暴露眞面目，也因此，車上的人是仍然以爲他們是好人了。

如今，大雨又下來了。他們在車中更加緊張，隨時準備會看到胡雯和葛珍兩個人回來避雨的。但是沒有，她們看來的確是已經逃走。

車上的人，因爲有了救援隊伍到來而感到欣慰，但是後來，在過了兩個鐘頭之後，他們就發覺有點不對了。

忽然之間，有一位乘客注意到，那些來救助他們的人，竟然一個都不見了。車上的負責人也是發現了這一點。他們在車中找找，眞的一個都不在了，像空氣似的失了蹤！

「奇怪，這樣大風大雨，他們到哪裏去了

呢？」有一個乘客提出疑問。

沒有人能解答這個疑問。事實上，他們不明白葛珍的事件的內幕，自然就做夢也想不到，這一帮人是何以會失蹤了。這一帮人之所以失蹤，當然是因爲他們已經到了林中，找尋葛珍和胡雯去了。

車上的乘客們，也只有抱着疑問的心情繼續等下去。無論如何，他們不會是遭遇了什麼意外吧？他們既然能克服千艱萬險到達這裏，總不會在到達了之後才出事的。而這裏的乘客們，離開此地脫險的本事也沒有，更不可能出去搜索他們的下落的。

他們以爲，這件事已經是够奇怪了，却不知道，還有一件更奇怪的事也接踵而來，發生在近黃昏的時候。乘客們剛剛吃過了晚飯，另一隊救援隊伍又到達了。這眞使他們有了受寵若驚的感覺。在同一天之內，竟然有這麼多人來救他們。有這麼多人爲他們的福利而努力！

這第二隊救援隊伍，也是由一些貌非善類的彪形大漢所組成的。如果平時，在街上碰着他們，一定不會相信他們會是做善事的人。不過，現在他們却是帶來了大批的粮食和醫療藥物，而且態度也相當殷勤的。

當他們知道原來在他們之前已經有一隊救援隊伍來過了之後，他們都表示驚愕了。當他們知道這些人來了又去了之後，他們在驚愕之餘，又似乎表示鬆了一口大氣。

他們開始查問前一隊救援隊伍的人員的模樣。每一個的模樣，都想知道清楚，幾乎就像他們是在懷疑，那隊救援隊伍之中是有一個他們需要找尋的人。後來他們也問及二個女郎。最後該隊的領導人說：「這有點古怪，他們這樣無緣無故地失了蹤，也許是遭遇了什麼意外！讓我們出去找找他們吧！」

於是，這第一隊救援隊伍也出發離開了。

他們也沒有去深究這件事。

逢凶化吉　有驚無險

就在這第二隊救援隊伍出發了之後不久，雨就停了，風也暫時停息，天又晴了起來，幾乎像是暴風雨已經過去了，不過，收音機中的天氣報告則認爲，危險是還未過去的。風暴還是隨時會再起。

胡雯和葛珍現在是已經躲在一個安全的地方了。那裏是一座小小的山頂，山頂上有一個山洞。暫時這個山洞是背風的，所以她們在那裏是躲得相當舒服的。

她們仍然用那隻收音機與丁朗保持聯絡。她們知道有一隊救援隊來到了，但是並不知道還有另一隊也來到了，而且是也出發了。

如果她們知道的話，她們自然也可以猜出，那第二隊救援隊伍就是殺死文昌的兇手了。而他們此來，就是希望碰到文家通本人出現。

總之，她們知道有一隊文家通的人來了，她們就加緊提防了。

到了天亮的時候，風仍然是那麼靜的，似乎風暴是不再來了。她們走出洞口，在晨光曦微之下，向山下望去。風已經完全靜了，樹木沒有被風吹動，所以她們很容易就注意到了山脚下的樹正在動。

「望遠鏡！」胡雯緊張地對葛珍說，「把望遠鏡交給我！」

葛珍遞上了一副望遠鏡，胡雯用望遠鏡望向下面，本來看不清楚，現在也已看清楚了。

她看見了其中一棵樹上爬了一個人，而這個樹上的人，也是正在用副望遠鏡向山上望。

兩副望遠鏡的鏡頭正對着，胡雯不由得震了一震，咒罵了起來。她知道這個人是已經看見了她，正如她看見了他一樣。

胡雯放下望遠鏡，轉對葛珍叫道：「走，我們快走，他們來了！」

葛珍立即拿起行李。由於來的人是那麼多，即使頸硬如胡雯，也不打算力敵了。她知道一兩個人對付這許多人，即使對方是武藝相當平庸的人，也沒有那麼容易取勝的，更何況，他們之中，可能還有人帶來了手槍，配有槍的人，一見了胡雯，是就會毫不留情地發槍取她的性命的了。

於是她們帶着她們的簡單行李，匆匆離開了那裏。她們繼續深入林中，而那一羣人，也果然正在爬上山來了。

十幾二十個人，通過樹林爬上來。兩個女郎也以相當高的速度離去，因此這樣，他們要追上來，也沒有那麼容易了。大家都在走，也是一人一步而已。

她們走得很快，但也很小心，胡雯不時會用望遠鏡回頭向山下望望。那些人顯然是看見了她們的，他們一直沿着她們所走的路綫追上來，他們也是不時用望遠鏡向山上望一望。

「怎麼辦？」葛珍焦急地問胡雯，「我們總不能够永遠走下去的。他們終於會追上我們的！」

「有什麼辦法？」胡雯說，「我們總不能不逃走的！難道我們在這裏站着，等他們追上來嗎？」

這是很有道理的話，她們只能繼續逃走，走着再算了。而一方面，胡雯則用那隻收音機與丁朗聯絡，把這件事告訴丁朗。

丁朗大爲焦急。他說：「你們千萬不要和他們碰！千萬不要，等我趕來！」

「我們就是正在等你趕來！」胡雯說，「但你們什麼時候才能來到？」

「唔——唔——很快，」丁朗吶吶着，「不過路實在很難走，需要一點時間的。你們先躲避着吧！」

「躲躲躲！」胡雯不耐煩地說，「老是躲，有什麼趣味？」

但是她們又只好繼續逃走。

後來，她們又停了下來了。是胡雯叫葛珍停下來的。

她伸手一指，說：「你看！」

她是指着山脚下又出現了另一帮人了。這當然就是第二隊救援隊來了，不過他們不知道有這件事，所以就感到非常詫異了。

「他們看來是又來了生力軍，」葛珍說，「這樣我們豈不是更麻煩了嗎？」

「看來又不像呀，」胡雯說，「看來，他們是兩帮敵對的人！」

因爲她從望遠鏡中看到，那第一帮人已經轉了過來，表示戒備，而且，她從望遠鏡中看見，其中有兩個人還取出了槍來。

槍響了兩聲。下面那些人就散開來。

「風雨來了！」葛珍說，「風雨來了！」

她因爲沒有望遠鏡看，所以望着天空。她首先看到天有不測之風雲，天晴了那麼久，現在遠遠又有一陣雨幕正在來臨。

「我們快找地方躲躲吧，」葛珍說，「不然要弄濕身子了！」雖然，到了這個時間，弄濕身子只是一件很小很小的小事而已。

她們在那山上望着下面，看見那第一帮人數較多的救援隊伍，現在似乎是打算暫時放棄她們了。他們散開，對付山下正在上來的人。

槍又响了兩聲。接着，風雨就來了。一來又是傾盆一樣，她們不但沒有時間找到藏身的地方，而且根本就連下面的情形也看不清楚了，不知道下面那兩帮人鬥成怎樣。

那雨自然也把下面的聲音都蓋過了。如果下面的人是再度開槍的話，她們也不會聽得見了。

「找地方避雨呀！」葛珍在濕淋淋之中叫道。

胡雯也是這樣打算。也許，這是因爲她們都是女人，女人總是比較講究本身的舒適問題的。

至於下面那帮人，他們都是男人，自然就沒有那麼講究了。脚下面那帮人雖然明知大雨已經來臨，還是極力上來。

他們是非常悍勇的人，而且，是懷着殺機的。

胡雯和葛珍是想像不到，他們一拚觸起來，戰情是多麼凄慘的。

十個人衝上來對付超過二十個人，而這二十個人之中，有些還是手上有槍的。

他們上來了，忽然之間，在暴雨的林中，有兩個男人碰上了，由於他們是並不認識的，於是他們就都知道自己碰見的是敵人了。一把短劍和一把短刀揮動。這些武器都是他們暗藏在身上的，和火車上的人見面時，他們是藏了起來的，現在才露出來。兩個人在雨中惡戰起來，刀和劍相碰着，乒乒乓乓地响着。火星在雨中飛舞着，接着血就飛出來了。有一個人倒了下去。

也不知道是哪一個方面的人。就只有殺人者和被殺者才知道了。殺人者知道自己殺死的是敵人，被殺者則知道是敵方的人殺死了他。就是這樣而已。

有一個人開槍了。槍聲在狂風之中弱得難以置信，就像擊破了一隻很薄的紙袋而已。

這槍彈却並沒有射中他要射的人。被射擊的人一竄竄到了一棵大樹的背後，一隻手拉着那棵大樹，用大樹作爲軸心，一轉，就從大樹的另一邊轉了出來，手中的刀一揮。

「呀——」持槍的人尖聲大叫，因爲他整隻手都不見了，只剩下了光光的手腕，好像水喉似的在噴着血。那隻手已經給利刀劈去。

那把刀是非常鋒利的，一把非常鋒利的利刀，而且是狠着心腸劈過去的。一隻好好的手，就連同那把槍跌了下來，不見了，而這個人也發出一聲呻吟，就在地上仆倒下來了。

這個持刀的人的刀子再劈下來。

刀子再拔起，刀上染滿了血，但是馬上，這些血，就馬上被那大雨洗去了。他正要轉身，却忽然呆在那裏了。刀子舉了起來，沒有再垂下去了。因爲這個時候，有一把刀子刺進了他的背脊。

他也吐出了一聲尖叫。

背上那把刀子再拔了出去，他也倒了下去。殺人者，也被人殺死了。在這裏，混戰之中，這實在不算是出奇的事。而雨一下，水就從山流下來，早已吸飽了雨水的泥土，也來不及再加以吸收了。地上水深幾乎盈尺，倒下去的人卽使還沒有死掉，也很快就會給淹死了的。

在離開這裏不遠的地方，有兩個人也正在用刀劍互鬥，這兩個人却是功力悉敵的，所以一時並沒有分出勝負來，劍給刀撞開了，刀也給劍撞開了，刀劍交擊。忽然一隻脚踢出，拿劍的人跌向後面，拿刀的人撲前去，刀子劈下去。但是那人的劍又揮了上去，把刀子架住了。雖然中了這一脚，還是沒有敗下陣來。

接着，兩個人又迫近了。劍向對方的腹部一刺過去，持刀的人猛的一閃閃過了，隨卽用空出來的一隻手把持劍的手腕執住，同時，他的刀就向持劍的人一劈劈下去，但是，對方也一接接住了他的手腕，用同樣的手法。

於是兩個人的手和武器都失去了自由。兩個人四條手臂，都鎖在一起了，彼此都想把持着武器的手甩脫出來，以便用武器向對方襲擊，但是兩個人都辦不到這件事。

兩個人都用力得發出着哼聲。

接着其中一人忽然採用取巧的方法，膝蓋一提，向對方的胯下撞去，但是對方也早料到有此一着，連忙一側身閃過，這一記膝蓋撞了個空，用膝的人也就失去平衡，向地上跌倒下去了。

另一人由於仍然緊執着對方的手，而自己的手也被緊執着，脚下的泥濘又滑，所以他也保持不住平衡了。兩個人都失了重心，仆倒在地上，仍然緊纏在一起，順着山坡的斜勢，隨着流水，向山坡下面滑去，後來在一棵樹上一撞，兩個人便分開了，各自滾了一段路，再站起身來，抹去眼睛上的水，却都已找不到剛才的敵人了。

於是他們又再去找別的敵人。

風雨之中，槍又响了兩聲，有人發出痛苦的尖叫，也不容易知道，是有人中了槍而發出尖叫，抑或是開槍的人被擊中了而發出尖叫。

戰鬥就在這混亂的情況之中繼續下去。

胡雯和葛珍已經接近山頂，就無法再前進了，因爲風雨是從山的另一邊襲來，在山的這邊倒沒有甚麼，但是在山的這邊，則正正迎着風了。她們不得不退後，因爲山頂上有不少山樹都給吹得連根拔起而飛掉，如果她們再前進，她們也可能會給吹上了天空的。

她們祗好停了下來，在那裏瑟縮着。那雨不但把她們淋得像落湯鷄一樣，簡直像把她們淹進了水底似的。在這大雨中，她們也要很困難才保持不被淹死，因此她們也不明白，在下面那些人是怎樣打架的了。

「這樣大雨，」胡雯在雨中叫道，「他們的槍也大概快要失效了！」

這是言之成理的，因爲槍彈裏面的是火藥，而彈殼也必不是十足防水的，如果讓水滲進了彈殼，弄濕了火藥，槍彈就放不响了。

不過，這個，她們是暫時管不着了。

後來，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雨又停了，天晴了起來。雖然，風暴看來是還未過去的。

「快點，」葛珍說道，「和丁朗聯絡一下吧！」

胡雯連忙把收音機取出來，打開，但是，沒有聲音。

胡雯怪叫起來：「壞了！」

不錯，在這樣的大雨之中，不但槍會失效，而且，無綫電收音機也一樣會失效的。給雨水泡濕了之後，收音機的電綫絕了緣，便也失效了。

換句話說，她們和丁朗，是也已經失去了聯絡了。

「不怕，」葛珍說，「他們的無綫電，也一樣會失效的！」

但問題還是在的。問題就是，對方人仍然很多，她們兩個人還是要以寡敵衆的。

但是，她們望向下面，却看不到有甚麼動靜。現在天已經很亮了，已經正午時份，可以看得相當清楚的，但是看不見有人在動。

水仍沿着山坡流下去，那是山泥還沒有吸收完的水，使他們像站在一條小河之中似的。但是看不見下面有甚麼人在動。

後來，胡雯說：「我們下去看看吧！」

葛珍也贊成這個主意，於是兩個人戰戰兢兢在沿着山坡走下去。

走到半山坡，她們就發現了第一個人。不是活人，是一具屍體。這個人仆在泥地上，一半邊臉都埋在泥濘裏，水也從他的後腦流過，所以他是一定已經死掉了。

胡雯嘆了一口氣：「眞殘忍，手也給劈去了！」

「唔，」葛珍說，「我看，他們是兩帮人，一帮就是文家派來的人，而另一帮呢，就是殺死文昌的兇手那一帮人了！」

「他們看來鬥得很慘烈，」胡雯說，「讓我們找找看，還有沒有活人剩下來吧。」

她們又找到了一些人，却都是死人。

到了後來，接近山脚的時候，她們才找到了一個活着的。這個人的胸部中了一刀，坐在一棵大樹的脚下，下半身還泡在水中，他仍然活着，可以算是奇跡。不過，他也已經去死不遠了。他坐在那裏仍然活着，不過却不能動。他的眼睛倒是可以看見的。他看見葛珍和胡雯出現，便馬上伸出手去，要抓起身邊地上的一把刀子。

刀子是抓着了，但是，他沒有氣力把刀子拿起來。胡雯走過去，一脚踏在他的手腕上。

「殺……殺死我吧！」那人痛恨地說，「也不差我一個了！你就把我殺掉好了！」

「你究竟是誰？」胡雯問。

「你不知道我是誰？」那人講起話來雖然已經是有氣無力的，但是態度仍然強硬，「哼，告訴你，你殺不完我們的，卽使你和胡忠那一帮人勾結也沒有用，我們文家有的是人！」

「甚麼胡忠？」葛珍問，「誰是胡忠？」

「還假裝甚麼？」那人不屑地冷哼一聲，「假裝也沒有用的，你看，胡忠已經死掉了！他也帮不了你們！」他伸手一指，指着地上一個死者。

「這個人就是胡忠？」葛珍問。

「哦，原來是胡忠那一帮人殺死了文昌的，」胡雯低聲對葛珍說，「而現在胡忠已經死了。他親自帶隊來對付文昌的人，結果同歸於盡。胡忠本人也已經死了，但是，文家通還沒有死，文家通並沒有來！」

「那又如何？」葛珍問。

「這可就有點麻煩了，」胡雯說，「是不是？胡忠死了，沒有人承認是殺死文昌的兇手，他們更加會以爲是你，以及我們！」

「這更讓我們有機會捉到文家通了，」葛珍說，「不是嗎？沒有了胡忠這一帮人在找麻煩，阻碍着我們！」

「媽的，」胡雯說，「問題却是文家通先捉到我們，抑或是我們先捉到文家通！現在金菊又不在我們的身邊！」

「哼！」那個傷者說，「現在你害怕了吧？我勸你們還是走向文老板自首的好，讓他處置你們，也許他會讓你們死得快一點和乾淨一點。死是死定了，現在你們就祗能求死得乾淨舒服！」

忽然，胡雯有所決定了。她轉向那人：「好吧，我們去向文家自首，你帶我們去吧！」

「你瘋了嗎，這不行的！」葛珍抗議起來，拉着胡雯的手，但胡雯忙暗示地一揑葛珍的手，跟着說：「有甚麼辦法？現在大勢已去，我們孤掌難鳴！沒有了胡忠的帮忙，我們怎能支持下去！」

「唔，這就算你們聰明一點！」那人說。

「來，讓我扶你，」胡雯說着，走過去扶着那人，「你能走路嗎？」一面却低聲附耳對他說：「我是爲了自己着想的，兇手是葛珍，我祗是帮她的，我帮不了，就不帮了，如果我帮助你把她送去交給你的文老板，我可以免一死嗎？」

那人懷疑地看了她一眼：「你眞的沒有參加動手嗎？」

「是胡忠帮她的，」胡雯說，「動手的人是她，我們祗是後來才帮她逃走的吧了。但是愈帮愈忙了，我也後悔起來了。」

「這樣倒是有商量的，」那人說，「如果你並沒有參加動手殺死文公子，那是沒有問題的，我可以替你說項！」

雖然，這個人自己却是連說話都已經有氣無力了，他能否跟她們走那麼遠，也是一個問題。

但是，人都是不希望和不相信自己是將要死亡的，這個人也是一樣。他也不相信他自己會死亡，他仍然以爲自己是挨得到的。

「你們究竟在說甚麼？」葛珍問。

「沒有甚麼，」胡雯微笑着，暗示地擠擠眼，「我祗是在和這位老哥談談條件吧了，他說可以替文老板說項，讓我們活下去，不必死亡。」

「這——這有甚麼保證？」葛珍遲疑着說，「萬一老板不答應，那怎麼辦？」

「這你們是要博一博了，」那人說，「你們反正是要死的了！」他對文家通的勢力，倒是眞有把握的。

「來吧，」胡雯說，「我們走！當然，我們不能回到火車那邊去了！」

那人看看天。「我們一直向東走吧，那邊有一條大路，如果風一直靜的話，我們就可以到達大路，那時就沒有危險了。」

「好，我們走吧。」胡雯說。

她和葛珍一起扶着那人，通過林中，向東面走去。

東面不是山頂，而是繞過山腰。這樣就不會受到大風的威脅了。但是這個人實在傷得太重了，走了一段路，就不得不叫停。他要停下來休息。

胡雯和葛珍祗好坐在旁邊等着他。那人休息了很久，閉上了眼睛，似乎睡着了。

葛珍輕輕碰碰胡雯，低聲說：「你究竟在打甚麼主意？如果我們跟他走——」

「看他的樣子，」胡雯也低聲說，「你以爲他會走得多遠？」

「唔，」葛珍說，「不錯，看他的樣子，他也是不會活得很久的了。」

「所以，」胡雯說道，「我們應該哄哄他了。」

「唔，」葛珍點點頭，「我明白了。」

她們坐在那裏，等着那人。實在那人已經進入了昏迷狀態了，他的傷處，沒有得到絲毫的醫藥治療，而兩個女郎亦無法找到一塊比較乾淨或者較乾的布替他包紮一下，他的傷口一定已經在開始發炎。

不錯，後來，當胡雯感到不耐煩而推推他的時候，果然發覺他的皮膚是觸手滾熱的。胡雯雖然知道這是殘忍一點的，不過沒有辦法，也祗好把他猛搖一頓，但把他搖醒了。

那人張開了滿佈紅絲的眼睛，迷惘地說：「甚……甚麼事？」

「你忘記了我們約好了的事了嗎？」胡雯焦急地低聲說，「我的性命是在你的手上了，你不能就坐在這裏算數，我們得快點趕路！」

那人迷惘地看了胡雯一會，他也不會記起似的。胡雯扶着他，說道：「好了，我們快走吧！」

「等——等讓我休息一下！」那人說。

「你不能休息，」胡雯說，「再休息不去，你就起不來了。我們得快趕到一個有人烟的地方，找一個醫生替你診治一下！」

這句話對這個人倒是一種鼓舞，於是，在葛珍和胡雯的扶持之下，他又勉強站了起來，繼續趕路。

但是他的確是無法受得起這一段旅程的。不過走了十分鐘，而他們的走法，十分鐘也並沒有走得多遠。

他又嘆了一口氣：「停……停下來，我——我不能走！」

「忍一忍吧，」胡雯說，「如果現在不忍着，我們就甚麼地方都去不到了！」

「我——我實在不行了，」那人說，「我實在不行了！讓我坐下來！」

胡雯向葛珍打了一個暗示的眼色，她們便又讓那人坐下來，靠着一棵樹幹坐着。胡雯再對葛珍打了一個眼色，說：「葛珍，你去找一找，找一塊乾淨的樹葉來。要大塊一點的。」

「找一塊樹葉來幹甚麼？」葛珍奇怪地問道。

「包紮一下，」胡雯說，「又沒有繃帶，如果不包紮一下，我看是不行了！」

葛珍沒奈何，祇好走開了。她知道胡雯其實並不是眞要找一塊甚麼樹葉，這不過是一個把她支開的藉口而已。她是信任胡雯的，胡雯要支開她，一定有一個重要的理由，她就讓她支開好了。

葛珍走開了之後，那人對胡雯嘆了一口氣，說：「拿甚麼也沒有用，我是不行了，我要死了！」

很奇怪，一個受傷的人，到了臨死的那一刻，他是往往會自己知道的。

「別傻吧，」胡雯說，「你放心好了。我會把你弄到安全的地方去的。」

「沒有時間了，」那人頹喪地搖着頭，「現在你聽着，胡姑娘，在我死了之後，我要你去一個地方，找一個人。」

「誰？」胡雯豎起了耳朵來傾聽着。現在她生怕那人會太快死去，沒有機會說出他要說的話，這樣，她的一個計劃，就完全白費了。

「C城……一個姓費的，費平……」那人氣如游絲地說着。

「唔，費平，」胡雯說道，「C城？地址呢？」

那人說得更小聲了，胡雯要把耳朵湊到他的咀巴旁邊，才能聽到他是在說甚麼。

然後，那人的眼睛就閉上了，祇是在喘着氣。

胡雯知道，他是快要死了。而她是救不了他的。

後來，那人的呼吸就忽然停止了。就這樣，無聲無嗅地死去了。來的時候，他的聲勢洶洶的，現在，死的時候，則是無聲無嗅的。

葛珍回來的時候，果然拿回來了一大片葉子。那是一片很大的葉子，也不知是甚麼葉子，也不知道是哪一種樹的葉子。胡雯苦笑：「現在不需要了，就是整座山的樹葉都採回來，也弄不好他了！」

葛珍一看那人，也知道發生了甚麼。她在胡雯的身邊坐了下來，問道：「那麼，他沒有告訴你甚麼呢？」

「一個人名，地址。C城一個叫費平的人，」胡雯說，「我們去找費平，把我們的事告訴他，費平就會帶我們去見文家通，將功贖罪了！」

「你眞的要這樣做？」葛珍問。

「當然眞的要這樣做，」胡雯微笑，「不過，方式和這個人所吩咐的，當然是有點不同了。重要的是，這個費平知道如何與文家通聯絡。」

「因此，」葛珍說，「現在，我們就要起程到費平那裏去了。」

「是的，」胡雯說，「現在，我們就要到費平那裏去。」

「但，」葛珍說，「為甚麼不等丁朗一起呢？丁朗不是正在來這裏？」

「我們等不及了，」胡雯說，「我們已經沒有多少時間，這種事情，最好是攻其無備，你明白嗎？文家通以為我們還在這裏面，我們就可以去攻其無備。他這個人，如果在他有準備的時候去對付他，那可並不容易，甚至等於是自投羅網呢！我們還可以在途中和丁朗聯絡。祇要無綫電乾了，我們就可以恢復和他聯絡了！」

胡雯說得很有道理，於是，葛珍就跟着她，通過樹林，向大路的方向前進。

路是很難走的，滿地泥濘，而且樹林又密，不久又有大雨下來了。無綫電已經失靈，她們固然不能和丁朗聯絡，而且，就是連電台的新聞報告，也沒有機會聽到了。她們不知道風暴是繼續肆虐，抑或是正在過去。

她們只是繼續前進。

風雨使她們前進得十分困難。

後來，雨又停了，太陽再出來，那時，已經是黃昏時份了。不過陽光總是受歡迎的，而且風也靜了，她們站在陽光之中，讓陽光晒着她們的身子，等待身上的衣服乾起來。因為身子一直就沒有乾過，現在才有機會乾起來。而且，胡雯還把那隻無綫電搬進陽光之中，以便使這無綫電也乾起來。事實上，在胡雯的心目中，這隻無綫電是比衣服更重要的。

天氣也很幫她們的忙，沒有再下雨，她們的衣服晒乾了，那架無綫電也乾了起來。不過，雖然是吹得乾乾的，但是她們試開電掣，卻沒有聲音發出來。顯然那些電綫濕過水，已經受到了嚴重的影响，所以雖然雨水已經乾了，還是不能恢復作用。

胡雯嘆了一口氣說：「看來，我們也祇有到了有人烟的地方，找到一隻電話，打給丁朗吧。」

她們又繼續前進，通過樹林，朝着大路的方向走去。自然她們也知道大路是在哪一個方向的。她們也研究過地圖，知道她們所在的位置的，因此，她們並沒有迷路的感覺。她們知道她們應該在哪一個方向。

× × ×

在這個時候，丁朗已經到達了那列失事的火車了，也是帶領着他的一大批人到達，到達的時候，車上那些人已經有點懷疑的感覺了。

他們也是難怪會懷疑的，因為來了兩批人，說是來救助他們的，但是留下了一批藥品和食物就不知所蹤了。而現在，又有第三批人到達了。這第三批人又是來幹甚麼的呢？他們會不會來一來又不顧而去？

自然，丁朗這一批人，身份是不同先前那兩批人的。起碼，丁朗這一批人對他們就決不會有甚麼害處。但是他們是不懂的，而丁朗亦不能表露自己的眞正身份，由於丁朗的任務是要秘密進行的，如果把自己的眞正身份透露，傳了開去，以後的工作就很難做了。

丁朗也是以另一隊救援隊伍的名目來的。

他知道在他之前已經有兩隊的救援隊伍來過，也知道葛珍和胡雯已經離開了火車，因此他並沒有急於查問甚麼。車上的人，則倒是很急於告訴他們有兩隊救援隊來過這件事的。

丁朗讓他帶來的那些人去「照顧」車上的人，自己則躲進了一卡空了的車廂之內，取出了他的無綫電來，企圖與胡雯及葛珍聯絡。但是沒有反應。

他並不知道二個女郎的無綫電是已經壞了，他祇知道她們沒有反應，這就令他非常担心了？如果她們是已經落在文家通的人手中……

他再收聽一下天氣的報告。現在天雖然是已經晴了，但是天文台報告，風暴的威脅並未解除，風暴中心，仍然在這一帶徘徊着。這是百多年來這一區內最嚴重的風災。

接着，他的無綫電又發出一種特殊的電波訊號。他知道這是來自他的總部的。於是他就把收音機的波段改變，收聽總部來的電訊。

「丁先生，」總部的通訊員說，「那具女浮屍，身份已經查明了！」

丁朗的神經馬上就一陣緊張了。

這也是他急於要知道的消息。他希望知道，那具屍體並不是金菊。但究竟是不是呢？現在就是結果來到了。他簡直像個待決的死囚。

「說——說吧。」他用舌頭舐着唇皮，以沙嗄的嗓子吶吶着說。

「已經證實是一個村女，名叫劉瑛，」那邊的人說，「還是由骨科醫生證實的。劉瑛的右膝曾經跌過，脫了節，由骨科醫生駁好。驗屍方面也驗出了這一個特點，而經手替劉瑛治療的骨科醫生也說，他替劉瑛治療的，也正是同一個部份！」

「噢！」丁朗嘆了一口氣，人在發抖。那是放心的發抖。現在證實那屍體不是屬於金菊的了，因此也就證明了，金菊是並未死去的。

「那麼，」他說，「金菊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什麼？」對方表示莫明其妙地問，由於那一個部門的責任祇是辨別死者的身份，而不是找尋什麼失踪的人物。

「算了，算了，」丁朗說，「謝謝你們！以後再聯絡吧。」他說着，截斷了聯絡，隨即又改了另一個波段，落力地按着無綫電的掣。

這一次他是再度企圖與胡雯聯絡。他要把這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告訴胡雯。胡雯聽到了之後，一定會像他一樣，更加大為鼓舞，做起事來也有勁得多的。

但是沒有用。胡雯還是沒有回答。失去了聯絡了。

丁朗廢然地把無線電關了，再走出去。他那些手下們沒有什麼事情好做，由於火車上並沒有傷者，不需要他們照顧，而糧食和藥物已經來過兩批，他們是已經很充足了。

「我們走吧，」丁朗說，「出去找找看！趁着現在還沒有下雨！」

天已經黑了，出去找尋，這是一件相當棘手的事，而且還會有危險，不過也沒有辦法了，這是他們唯一能做的事。他們非出去找尋一下不可的。

於是，丁朗就帶着他的人手，出去找尋了。天黑了，沒有光線，他們就祇好用電筒照射，找尋他們所找尋的了。

他們在乾爽的天氣之中上山，比較在風雨中上山是方便和快捷得多了。所以不久之後，他們已經找到了第一具屍體，跟着，又找到了第二具屍體。

「我的天！」丁朗嘆息地說，「他們都死掉！」

他焦急地找尋着，一面盡他的所知，辨認那些死者。不過沒有一個是他認得的。雖然他也找到了胡忠的屍體，他也不認識。他急着找的是胡雯和葛珍的屍體，一面則希望不要找到。如果找不到，那他可以當她們是安全的。他一面找尋，一面則希望找不到，簡直是在祈禱不要找到。結果，他們找不到。

跟着而來的問題，就是，她們到哪裏去了呢？這兩個女孩子，他吩咐過她們找一個安全的地方躲起來等他的。現在，既然那些人都已經死掉了，她們當然是已經安全了，她們大可以回到火車上來的，為什麼又不見她們在火車上呢？難道她們是給帶走了？也許那些人之中有些還未會死去的？而這些未會死去的人，就把她們捉去了？

「我們得繼續找！」丁朗說，「那邊有公路，不論是她們自己走，抑或是被捉走了的，總之一定是向公路那邊進發的了。祇有到達了公路，才有可能離開這裏的。」

他們在黑夜之中繼續前進。

丁朗的想法是對的，胡雯和葛珍，不錯正是朝着那個方向而去，如果他沿這個方向前去，也許他是終於找到她們的。

但是，天氣卻不和他合作。當他們到達山頂的時候，風雨又來了。一來就好像發了狂似的。而他們這時是在山頂，所以就正正受到大風的吹襲。

他們連忙退後，十分狼狽了。

風雨是突如其來的，他們想走避也來不及了。他們匆匆下山。而風雨這一次來得十分之厲害，比胡雯她們那一次更加厲害了。

「退！」丁朗叫道，「我們回到火車上去！沒有辦法了！快退！」

但是現在要退已經遲了，風已經大到使他們六神無主，而且簡直是身不由主了。他們要跑向左邊，風卻把他們吹回右邊。接着，震天價一聲响，一棵大樹就倒了下來，直向他們壓下去。

丁朗大叫着：「小心！」

那棵大樹卻不是向其他的人壓下來，卻偏偏要向丁朗壓下來。丁朗連忙向旁邊滾開，總算避過了那棵大樹的樹身了，但是，那棵大樹的一根橫枝，他卻避不了。

他大叫一聲，倒了下來，被那棵樹的枝葉埋葬了。他那些手下是聽見他的叫聲的，便連忙衝過來，撥開枝葉，用電筒照射着。

他們很担心，眞的懷疑他會就此喪命了。但是還好沒有。雖然丁朗祇是躺在那裏一動不動，不過他並沒有死，祇是一條大腿給那根橫枝壓住了。很可能在這一壓之下，丁朗的腿骨也能斷掉，而那痛苦使他忍受不住，於是他便暈了過去。

他們匆匆忙忙，不顧危險，把那棵大樹搬開了，把丁朗拖了出來，把他帶回下面的火車那裏去，幸好途中並沒有再發生同樣的情形，否則不知道怎辦好了。

他們把丁朗帶回了火車那裏，檢驗一下，發覺他果然並沒有死去，亦沒有生命危險，祇不過是腿骨斷了而已。他祇是暈去了。

他們連忙為丁朗進行急救。

好在他們是已經帶來了醫藥用品了，而他們也是特種人員，他們都有着醫藥方面的常識的。所以，丁朗受到了相當良好的救護。不過，丁朗卻沒有醒過來。事實上，他們替他注射了麻醉劑，使他睡着了。這種傷是會給傷者帶來很大的痛苦的，不適宜讓他醒來的。

這樣，丁朗就變成是暫時失去了作用了，他不能指揮，亦無法與葛珍及胡雯聯絡——即使她們能夠和他聯絡。

丁朗他們祇好留在火車上。風雨狂襲，他們不方便把丁朗帶回市區去的，要等風暴過去了，才能行動。

在昏睡之中，丁朗開過一次口。他夢囈般地說：「金菊……金菊……她在哪裏？」

金菊在哪裏？

金菊並沒有死。她還活着，不過，她也不知道，她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她在風雨之中醒過來，發覺風雨是正在窗外肆虐，而她則是又乾爽又安全地躺在屋內一張床上的。

那是一間豪華的屋子，是一座別墅式的屋子。金菊通過那罩着雨簾的玻璃窗，可以看到這間屋子原來是在山頂上的。而屋外有一座花園。園中的花木本來是修剪得很整齊的，不過在風雨侵襲之下，則大受摧殘，變成了葉翻花落了。

金菊小心地坐了起來，起先她祇是感到全身都是麻痺的，但是後來，一動起來，就感到一陣痛苦從大腿上直射上來。她連忙拉開被子看看，就發覺她的腿上已經紮上了繃帶。她的右腿受了傷。

她吃了一驚，連忙試試把腿放在地上去。她發覺她是還可以行走的，祇是右腿不能用力，必須一跛一跛着走，因此也無法走得快了。不過憑感覺判斷，她知道她的腿骨是沒有斷掉的，可能是扭傷了，或者是皮肉受了傷之類吧

了。

不是很嚴重的傷，不過，她卻很迷惘。爲什麼她會在這裏呢？她記不起來了。她已記不起前事了。不過，她也並不是完全忘記了，祇是一時忘記了。

她凝神想了一陣，就想起來了。不過又不是完全想起來。她祇是記得一點點。記得在她失去了知覺之前那些事情。她記得，她在跳下了火車，追趕那兩個人而追不着之後，她就祇好放棄了。而那時，她就發覺自己流落在荒山之中，連方向也不知了。火車又早已經遠走了，她追不上。

而她沒有別的地方好去，於是她祇好採用了她認爲最好的辦法，那就是留在鐵路邊。她是在想，她可以等待下一班火車來，上火車去，那樣還是可以到達目的地的。

可是，在沒有等到火車來時，她卻先等到了暴風雨。當她看着暴風雨快要來到時，她祇好離開了鐵路邊，進入山中。她是想進入那山中，找尋一個山洞躲起來。

但是她也沒有成功這樣做。

那風來得比她所預料的快，也比她所預料的兇暴。

一陣烈風刮過來，她看着一棵山樹給連根拔起，跟着她自己也給吹了起來了。她死命抓住一根樹枝，但是也沒有用。那樹枝太嫩了，絆不住她，樹枝斷了，她的人便飛了起來，跌到山坡後面，沿着山坡滾下去。

滾了一半，她就暈了過去了。這之後她就什麼都不知道。直至現在，她在這裏醒過來。

這裏是什麼地方，爲什麼她會在這裏？也許，她是給人救了起來，抑或是給人捉來這裏的？

金菊一跛一跛着走到了房門口，貼耳在門上聽一聽，聽見外面有一陣笑聲。遠遠地傳來，是一個男人在縱聲大笑。

她皺着眉頭，小心地把門球輕輕扭一扭，門便開了，她看見外面是一條走廊，沿着走廊還有幾間房間的門口。走廊盡頭則是樓梯口，通到樓下去的。

那男人的笑聲，就是從這樓梯口的下面傳上來的，而且當門開了之後，那些聲音就响得多了。金菊聽見一個男人的聲音說：「你加我兩百元？你手上拿着的是什麼牌，有這樣大的胆子？」

憑這句話就可以聽出，是有人在樓下賭錢，而且不止一個男人。接着，金菊又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在咭咭地笑着。下面可能場面相當熱鬧的。既然賭錢，那當然不祇有一個人在那裏了。事實上，在風雨之中，沒有什麼地方好去，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和三五知己聚在屋子裏賭賭錢，這也確是一件樂事的。

金菊在那裏遲疑着的時候，忽然之間，旁邊一度房門忽然間打開了，金菊嚇了一跳，連忙轉了過去，看見那房裏正出來了一個相當美麗的年輕女郎。身上的衣着是很新潮的，而臉上的化粧和頭髮的髮型也相當講究，顯然是一個城市中來的女人。

她說：「咦，你怎麼了？」就連忙走過來，把金菊扶住了，「你不要起來亂跑，醫生說你應該躺在床上躺一躺的。來，進來吧！」

金菊無可不可地讓這個女郎把她扶回了房中，在床上坐了下來。

「肚子餓不餓？」那個女郎問，「要不要我拿點吃的東西給你！」

「唔——不大餓，」金菊說，「不要緊。我倒想知道，這裏究竟是什麼地方？爲什麼我會在這裏？」

「這裏是我們山間別墅，」那個女郎說，「我們是在山坡發現你暈在那裏，就把你救上這裏。好在我們這裏有一個人做醫生的，他替你把傷口包紮好了。沒有什麼大碍，祇是關節扭傷了，不過不適宜走路最好是休息一下！」

「我——我在這裏已經——多久了？」金菊迷惘地問。

「兩天了，」那個女郎說，「你除了腿子扭傷了之外，你的後腦還給撞了撞。醫生給你注射了一針鎮靜劑，所以你就一直睡！」

金菊沒有再問這裏是什麼地方了。她知道自己是在什麼地方倒下去的，而她說金菊是給在山坡下發現的。既然如此，她就不會距離鐵路很遠了。她在暈倒了之後是不會自己走路。

她的心忽然大跳了起來，想到在火車的胡雯和葛珍不知如何了。葛珍和胡雯沒有了她的幫忙，碰釘的機會是更高的。

「我——我現在可以走嗎？」金菊急急地說。

那個女郎溫和地微笑：「你急什麼呢？我們這裏有的是空房間，而且，這裏的主人又是好客的。」

「我——我有很要緊的事，」金菊說，「我得趕着回家。」

「你想走也走不動呀，」那個女郎說，「狂風大雨，什麼車子都走不動。事實上，連火車也出了事！」

「什麼火車出了事？」金菊驚愕地看着她，一陣冰冷的感覺沿着背脊骨爬上來。

「那是收音機上報告的，」那個女郎說，「就在這裏北面七十哩的地方！」

「告訴我！」金菊緊張地執着她的手，「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就是在我們發現你的那天早上，」那個女郎說，「是的，就是那天！」

「情形是怎樣的？」金菊說，「有人受傷嗎？」

「聽說沒有。」那個女郎說，她把那件事的詳細經過說了出來。對於事情的本身說得不怎樣詳細，因爲她並不在場，她祇是把從收音機上聽到的詳細經過說出來吧了。

金菊聽得心頭大跳，雙手也在發抖着。雖然沒有人傷亡的消息，但怎麼知道有沒有人失踪呢？如果車上有乘客失踪了，這也無從發覺的。怎麼知道火車上不會還有對方的人在着？怎麼知道葛珍和胡雯能否對付他們？

如果他們對付了葛珍和胡雯，而把她們帶走了，那火車上的人是不會知道的。火車不是飛機，飛機的乘客有名單記錄，火車上的乘客則是沒有的。火車上少了一兩個乘客，也沒有人會知道的。

「你怎麼了？」那個女郎問，「你不是有朋友在火車上的吧？」她也看出金菊的神色有異。

「是的，」金菊承認，「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乘搭這班火車的。」

那個女郎聳聳肩：「這個不要緊的，收音機上說過，火車上不但沒有人受傷，而且已經有三隊救援隊去到了，帶去了糧食和藥物。他們是很安全的。呀，對了，小姐，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你怎會暈在那裏的？這附近又沒有屋子又沒有公路，你怎會出事的？」

「唔——我——我是從那火車上掉下來的，」金菊胡亂撒了一個謊，「我在火車尾上看風景，火車一震，我一不小心就掉了下來！後來，我在附近走着，迷了路，而大風就來了，我就給吹下了山坡！」

「唔，」那個女郎說，「那你是運氣很好了，如果沒有我們救起你的話，那你豈不是很麻煩？」

「是的，」金菊說，「我很感謝你救了我的命！但是現在，我急着要和外面的人聯絡。

你可不可以讓我打一個電話出去呢？」

「電話就在那裏。」那個女郎指指床邊的一隻牆柜，並且把其中一隻小柜門拉開了。

那隻牆柜是分開一格一格的，有些地方有門，有些地方沒有門，而沒有門的地方，就放着裝飾品，例如洋娃娃，銅像雕刻之類的小擺設。原來電話就是放在其中一格有門的小柜子裏面的。

「你打好了，」那個女郎和善地說道，「不過，很難打，風雨太兇了，電話綫也有點不靈！」

金菊急不及待地拿起聽筒，聽一聽，慌張地用手按按電話的鍵子，等了一等，又再按了一按，皺起了眉頭，說：「打不通，根本沒有聲音！」

「讓我來看看，」那個女郎也拿過聽筒看看，「唔，眞奇怪，我早上也打過電話出去的，雖然很難打，也總算打通了的。不過現在，大概電話綫已經給風打斷了。這種偏僻地方，很難講的，你知道，電話都是搭在電綫桿上通出去的，一有風雨，首先遭殃的，就是電話綫了。」

金菊還是繼續試，但是沒有用。沒有聲音就是沒有聲音，如果電話綫是斷了，她怎樣按那鍵子，都無法使電話綫復通的。最後，她也祇有廢然把聽筒再放下了。

「不要緊的，」那個女郎說，「你就在這裏休息好了，這裏是安全的，而且，憑收音機上的報導，你的朋友在火車上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危險！」

「我看也祇好這樣了。」金菊嘆了一口氣，接着好奇地看着那個女郎：「你們究竟是什麼人？」

那個女郎聳聳肩說：「我叫李雯。我們都是好人，不過，我和這間屋子的主人，卻要差上好多級！」

金菊說：「我叫金菊。你說什麼差了許多級？」

李雯苦笑：「他們是大有錢人，我卻是窮人！」

她告訴金菊，他們在下面有四個男人，都是獨身漢，有兩個是律師，一個是醫生，另外一個是商人。四個都是環境甚佳的，而特別是那個商人。這一間山間別墅就是他的，他們四個男人來這裏渡假打獵，每人帶來了一個女人，而李雯就是其中一個女人了。她們是在酒吧裏工作的酒吧女郎。可以說，她們是這四個男人帶來的玩物，所以怪不得李雯有點自嘲了。他們是來享受，而她們則是來討生活的。

他們到了這裏不久，就碰到了風暴，於是一切原定的計劃都打消了，祇能夠躲在屋子裏賭賭錢。

「怎麼樣？」李雯又問，「肚子餓不餓？如果你餓，我現在就下去給弄點吃的東西。」

「好吧，」金菊說，「眞多謝你！」

「現在我下去弄，」李雯說，「他們大夥兒正在賭得昏頭昏腦，我們別去理他們了。等他們賭完了之後，我再爲你介紹好了！」

李雯下去弄了些吃的東西上來給金菊。那不過是很簡單的食物，三文治和罐頭湯，三文治是用凍肉夾在麵飽裏，而湯則是開了罐頭湯，再加熱一下就行了。

她和金菊一起吃着，一面和金菊談話。像許多風塵女子一樣，李雯也很爽快，談得很多，什麼都談，談她自己，談那幾個金菊還未曾有機會見面的人。金菊倒很少談自己，她不願意談之外，也因爲她不大有機會開口。李雯喜歡講話，她講得很多，大部份時間都是她在講。而金菊對李雯所講的也無心裝載了，金菊正在爲自己的事情發愁。

她正在發愁胡雯和葛珍。胡雯和葛珍現在情形如何了呢？如果她知道丁朗也出了事的話，她更會担心得要死的。

× × ×

另一方面的葛珍和胡雯，情形倒是還好的。二個年輕女郎在狂風暴雨中前進，情形實在相當危險，然而，奇跡般地，她們卻通過了，並未遭遇什麼不測。不錯，這簡直是奇跡，然而，她們總之是安全地出了樹林，而到達了大路上了。更妙的是，她們終於看到了前頭有一間屋子的燈光。有屋子有燈光，那當然是表示有容身的地方了。

「快點！」胡雯催促着葛珍，「我們快點過去！」

這一點，即是用不着她催促，葛珍也會趕快的了。在風雨之中捱了那麼久，她也十分之希望能夠趕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避避的。

她們兩個人連跑帶仆地到達了那個地方。原來那還是一間酒店。這更好了，一間酒店，只要有錢，就可以進去住，也用不着求人家收留的。

她們兩個人像落湯鷄一樣進入了那間郊外酒店內，給招待進了一間房間裏。第一件事，她們就是叫酒店的厨房給她們送上來一頓晚飯。她們實在太餓了，隨身所帶的乾粮雖然可以充飢，卻實在沒有什麼味道，而且在大風雨之中吃，那就什麼好東西都沒有味道了。她們需要的是一個淸靜而溫暖的地方吃一頓熱騰騰的食物。

現在，她們的需要是得到滿足了。

她們進入浴室洗了一個熱水澡，換上了向酒店方面借來的衣服，而她們自己的衣服則交給酒店方面拿去弄乾。澡一洗好，晚飯就送來了。

她們不顧一切，首先大吃一頓，然後，胡雯才用酒店的電話打出去。酒店的電話綫並沒有受到風雨的影响，電話打通了。

她是打到丁朗的總部去找丁朗的，聽電話的當然不是丁朗本人，而是丁朗的手下。

那人告訴她丁朗不在，並且問她是誰。這使胡雯感到有點困難了。她不大願意透露自己的身份，由於她們這件任務是高度保密的，就是丁朗的手下，也不是全部知道，只是丁朗帶到火車去的那一般最親信知道而已。

「我——呃——」胡雯吶吶着，「我是有一件非常要緊的事情找他的！事實上，我是有一些重要情報要告訴他！你能設法讓我馬上和他聯絡嗎？」

「唔——這就不大容易了。」那個人沉吟着回答，「恐怕在短期之內也不容易和他聯絡到！」

「什麼意思？」胡雯皺着眉頭問道，你這所謂短期，那是多久？」

「很難講！」那人說，「丁先生受了傷，目前不能和你通話的。」

「受了傷？」胡雯的雙眼一瞪，大聲叫了起來，「什麼受了傷？怎樣受？」

那人也沒有答覆她這個問題，只是說：「總之現在是不大方便和他聯絡的，小姐，如果你有什麼事，你告訴我好了，我也許可以和你辦妥。」

「我——我不能告訴你的，」胡雯說，「我必須告訴丁朗本人。唔——或者，或者，你找張平跟我講吧。張平在不在這裏？」她知道張平是丁朗的最親信，而張平是也知道這件事的。

「對不起，」那人說，「張平也不在，他和丁先生在一起，而那是一個打電話不到的地方。只有無綫電可以聯絡到。」

「這樣——這樣？」胡雯動着腦筋，「唔

——你們那裏有設備，可以把電話駁到無綫電上的，你替我接一接綫，讓我跟他講好了。」

這個人遲疑起來了。他認爲，丁朗目前的處境，是不適宜再加以騷擾的。他說：「這樣吧，小姐，我替你打無綫電去問問吧，你等一會再打電話來好不好？二十分鐘之後吧。」

「好。」胡雯也同意了。她掛斷了電話，轉對葛珍，把這件事告訴了她。葛珍也很吃驚了。爲什麼丁朗會受了傷呢？究竟是發生了什麼？

她們暫時是不能知道的，只能夠等二十分鐘。等到再打電話去，找到張平，和張平通過話，就可以知道了。

她們等了二十分鐘，胡雯再打電話去，又是那人聽電話。那人說：「行了，我已經聯絡到了張平，你等一等吧，我讓你和他通話！」

果然，電話綫給接到了無綫電上了，不錯，那邊確是有這種設備的。胡雯和張平通了電話。張平是認得胡雯的。張平就把丁朗的情形告訴了胡雯，而且，他還告訴胡雯另一個壞消息，那就是，丁朗現在仍然是昏迷中，而他們被困在那裏，很多地方都有山泥傾瀉，如果風雨不停，他們無法離開，只有等風雨停了，出動直升機，才能夠把他們運出去的。

「那麼！」胡雯說，「丁朗現在不能夠和我說話了。」

「恐怕不能了。」張平說。

「他什麼時候醒來呢？」胡雯問道，「他總不會不醒過來的！」

「他本來是已經醒了過來的，」張平說，「不過我們再給他打了一針，因爲他現在的傷口會很痛的，如果我們不給他注射鎭靜劑，他會很痛。我們這裏的痲醉劑不夠，又沒有動手術的設備，他會捱不住痛的。」

「這樣——」胡雯沉吟着，表示失望。

「怎麼樣了？」張平又問，「你到底有什麼事呢，這樣急要找到我們？」

「唔——」胡雯沉吟了一陣，說：「這個電話安全嗎？可以說話嗎？」

「當然安全了，」張平說，「這裏是我們專用的波段，別人聽不到的。」

胡雯只好把她們的情形告訴了張平。張平大表關心，但是他卻無能爲力。他說：「這很困難，我不能代替丁朗，各地有些什麼人可以聯絡，只有丁朗知道，連我也不知道的。」

「那你是說，你不能幫我們的忙了？」胡雯說。

「我——我不是不肯幫，」張平說，「我們暫時是沒有能力的，我看，你應該暫時等一等——」

「算了吧，」胡雯不屑地說，「我也不需要你們幫忙，你們都是飯桶，你們幫出過什麼樣子來呢？還不是愈幫愈忙？還是讓我們自己去幹好了！」

「請你不要這樣說吧。」張平爲難地道。

「好了，」胡雯說，「我要收綫了，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呃——」張平吶吶着，「你等一等，我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的。」

「什麼好消息？」胡雯問。

「是關於金菊的。」張平說。胡雯馬上一驚，但隨即又放心下來了，由於張平是說好消息，不是壞消息。

「那具浮屍已經驗清楚了，」張平說，「不是金菊，是另一個人，身份已經證實了。」

胡雯長長地舒了一口氣，道：「哦，這倒是一個好消息。但是金菊呢？她還沒有和你們聯絡嗎？」

「沒有。」張平說。

「那麼，」胡雯說，「她究竟到那裏去了呢？」

× × ×

此時的金菊，當然是仍在那間別墅裏面養傷了。她並沒有別的地方好去。

那幾個男女仍然在下面迷頭迷腦賭。賭錢這種玩意就是這樣的，一開始就不願意收手，什麼都忘記了。他們還是沒有上來和金菊結識一下，而李唐也下去了，和他們在一起，李唐臨下去的時候說過，如果金菊有什麼需要的話，可以按鈴叫她。金菊自然盡可能不打算騷擾他們。除非她肚子餓的時候，沒有辦法，就會叫他們。

金菊想睡一陣，但是又睡不着。心情太緊張了，沒有辦法可以鬆下來。她知道她現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等待時間過去。如果她睡着了，那時間就會過得快一點，但是她就是睡不着。

下面，四男四女正在賭得迷頭迷腦，沒有一點憂慮，他們都是在事業上得意的人，這場風暴對他們的事業並沒有阻碍，反而讓他們有機會偷得浮生半日閒了。要找他們的人，在風雨過去了之後，還是會再去找他們的，紅員就是這樣，只有人家等他們，他們不會等人的。

他們賭着，八個人都聚在廳中，其餘那三個女郎，也聚精會神在賭局上了，只有李雯則是完全沒有興趣賭的。她看一會又離開賭桌，走到窗前去看看外面的風雨。

她從窗口轉過來，對幾個人說：「現在風雨已經停了。」

這雖然是一個相當好的消息，卻沒有人有什麼反應。

她又說：「喂，你們怎麼了，肚子究竟餓不餓？你們總不能不吃東西的！」

「好，好，」其中一個男人點着頭，「弄些東西來吃吃也好！」

「眞是莫明其妙，」李雯說，「要賭錢，什麼地方不可以賭的？偏偏要躲在這裏賭？」

她轉身走進廚房裏去。當她走在走廊的中段時，她就覺得有點奇怪了。因爲她嗅到了一股清新鮮空氣迎面冲出來。本來，屋子的窗門都關上了，不會有這麼清新的空氣的。

除非是窗子打開了吧。但是，窗子又怎會打開了呢？她記得明明門窗都已關好了的。在暴風雨之中，每一個人都不會忘記把門窗關好的，尤其是暴風雨已經吹襲了這麼久，如果門窗沒有關好的話，那是早已經給打開了的。怎麼會現在才來打開呢？

李雯迎着這股清新的空氣走前去，踏進了廚房，正要伸手開燈，一個黑影向她一撲撲了過來，李雯大吃一驚，連忙開口叫喊，但是這個黑影已經一手把她的咀巴掩住了，同時，另一個黑影跳了過來，手中拿着一把本來是放在廚房中的切肉刀子，用刀尖一指指住了她的喉嚨。這樣，李雯就連掙扎也不敢了，只能夠發唔唔的聲音。那拿刀的人低聲喝道：「不要吵，不然你就死定了！」

李雯連那「唔唔」的聲音也停止了，絕對服從這個人的命令。這人的刀子繼續指住她的喉嚨，另一個人則慢慢地把掩着她的咀巴的手拿開了。李雯戰抖地看着這二個人。在昏暗中，她看見這是兩個形貌兇惡的大漢，混身濕淋淋的，顯然他們是剛剛從風雨之中進來的，而且也正是他們動手把窗門弄開而進來。

廚房的窗子現在正打開着，那股清新的氣流就是通過窗門流進來的。

「你——你們想怎樣？」李雯低聲問，「你們——是誰？」

「你別管我們是誰，」拿刀的人把那把刀子舞動着，「我們要的是食物，和過夜的地方，只要你們不抵抗就沒有事。」（下期續完）

三期完俠情故事

高庸·文

盧盧·圖

花郎（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總捕李元福被陷冤獄，徐天龍公畢返回濟南，蔡章向徐天龍說出心中感覺，認爲李元福之女雲姑值得置疑，徐天龍雖不信蔡章之言，但也心中不無疑念，即晚潛回李元福家中，獲睹雲姑正爲丁振春敷藥療傷，觀察二人形態，顯已超出禮教範圍，因此對蔡章之言更增一分重量，但爲求澈底偵查，遂不動聲色。翌日，與丁振春一同返回李家，藉詞感謝丁振春照顧雲姑姊弟，着雲姑與丁振春往市酒菜，兩人去後，徐天龍向小龍詢問當日搶去手中綢花的經過，疑搶綢花之人並非花郎——

嫁禍報血仇 一死報苦主

「我也這樣說嘛，可是，姐姐罵我小孩子胡說八道，我就沒敢告訴爹爹。」小龍說。

徐天龍冷冷一笑，又問道：「那天夜裏，蔡章蔡大哥曾將一幅花郎的畫像送來，還未展看，臥室窗外忽然有人窺視，你可還記得這件事嗎？」

小龍道：「記得。」

「當時你也在臥房中，眞的發現窗外有人窺視嗎？」

「我沒有看見，是姐姐說窗外有人，並不是我說的。」

「後來乾爹和蔡大哥追出屋外，你跟雲姑留在房中，對麼？」

「對。」

「在乾爹和蔡大哥回來以前，雲姑有沒有離開臥室去動過那幅畫像？」

「我……我不知道。」

「怎麼說不知道？」

「因爲爹追出去的時候，我跟姐姐都在客堂裏，我在門口張望，直到爹爹他回來才進屋，姐姐有沒有動過畫像，我的確沒看見。」

「但在乾爹返屋前，客堂中並無外人來過，這一點你總知道了？」

「是的。沒有其他人進過客堂。」

「好！我再問你一件事，乾爹出事後這幾天，丁大哥是否每天都來家裏住宿？」

「是。」

「怎麼住法？」

「姐姐和我睡在臥房，丁大哥睡在爹的房間。」

「這是眞話？」

「睡的時候的確是這樣，不過，有時我半夜醒了，姐姐總不在臥房裏。」

「你沒起床去找她？」

「去找過呀，每次我一喊叫，姐姐就急急忙忙的趕回來，我問她去那兒？她總說去上厠所。」

「哼！鬼話。」

「不，她說的是眞話，因爲她每次回來時，都正在繫褲帶子……」

徐龍天咬緊牙，默然無語，把滿腔忿怒，强壓在心底。

面對天眞無邪的義弟，他能說甚麼？

如果不是爲了顧全大局，他眞拂袖而去，現在卻非但不能說，也不能走，更得强作無事，裝出笑臉接受雲姑和丁振春帶回來的酒菜。

酒菜很豐盛，雲姑與高彩烈下厨作羹湯。

徐天龍唯一能做的，只有借酒消愁。

所以，他醉了，而且醉很厲害……

× ×

借酒消愁愁更愁。

酒縱然能消愁，也只是短暫的，等到酒醒後，愁仍依舊。

徐天龍無計排遣這滿腹愁緒，更無法冷靜處理這困惱人的案情，因爲，雲姑涉嫌越來越明顯，她一向是那麼賢淑，怎麼突然變得那樣淫蕩陰狠？

丁振春的行徑，猶可解釋是爲了貪色和爭權，雲姑娘加害自己父親，又是爲了甚麼呢？

徐天龍滿肚子困惱無處可以傾吐，不由又想起蔡章，忙再度趕赴牢房……

可是，當蔡章聽完這些經過，卻釋然笑了，道：「我本來懷疑雲姑娘就是花郎，現在才覺發竟是多疑。」

徐天龍愕然道：「你怎又改變了主意？」

蔡章笑笑道：「從前我懷疑她，主要是因爲那幅畫像被汚損，而我又是唯一看過那幅畫像的人，憑良心說，畫像中人跟雲姑的確有幾分相似，但現在我相信那人絕不是雲姑。」

徐天龍道：「可是，花郎摧花而不採花，以及綢緞莊夥計和小龍的描述，都證明花郎可能是個女人。」

蔡章搖搖頭，道：「咱們不能否認花郎不是女人，但可以肯定並非雲姑。」

徐天龍道：「爲甚麼？」

蔡章道：「第一，雲姑不會武功，年齡跟畫像中人也不相符，那天在積慶酒樓附近搶奪綴花的人，曾出手制住小龍的穴道，這一點，雲姑絕對辦不到。」

徐天龍沒有出聲，靜待他說下去。

蔡章道：「第二，雲姑娘跟瑞福祥綢緞莊的夥計都很熟，跟府衙黃師爺尤其素稔，如果購買綢緞的人是雲姑僞裝，豈能瞞得過衆人？而且，她要僞裝改扮，就會全部掩去本來面目，何必藏頭露尾，畫蛇添足，故意洩露面貌，再殺人滅口？」

徐天龍咀唇動了動，似乎想說甚麼，終又忍住沒有說出口來。

蔡章又道：「最重要的一點，咱們應該分析兇手殺人的動機，花郎在濟南府出現了半個月，先後殺死十八個人，既不爲色，也不爲財，直到總捕頭下獄，才突然銷聲匿跡，顯然，兇手跟總捕頭有仇！」

徐天龍點點頭，對於這一點推斷，他也深有同感。

蔡章接着道：「再說雲姑故意汚損畫像，目的無非爲了怕總捕認出畫像中人的身份，由此可見，畫中人必然跟總捕相識，卻絕非雲姑，因爲雲姑若跟總捕有仇，隨時隨地可以下手加害，根本不必鬧出花郎這些案子……」

徐天龍終於忍不住插口道：「小蔡，你的推斷都很有道理，但根據這些推斷證明了兩項結論：第一，雲姑雖然不是花郎，卻分明知道花郎是甚麼人，否則，根本無須替他掩飾，第二，丁振春顯然是同謀，瑞福祥和益信坊兩地殺人滅口，至少有一處是他幹的。」

蔡章道：「小弟也正是這樣懷疑，不過，花郎另有其人，因爲雲姑不會武功，而丁振春在益信坊殺人滅口時，花郎也正好在後衙做案，兩者之間配合得如此密切，分明事先已有預謀。」

徐天龍恨恨地道：「不錯，要追花郎，只在丁振春和雲姑身上，我一定要把這件案子追個水落石出。」

蔡章道：「但事無佐證，他們決不肯供認，咱們必須設法拿到確實證據才行。」

徐天龍道：「如果我把這些推斷去告訴總捕，或許他老人家能猜到花郎是誰。」

蔡章道：「你準備向總捕怎樣開口？」

徐天龍道：「我可以勾劃出兇手的可能輪廓，譬如：兇手跟雲姑相識，面貌也有幾分近似，又和總捕早有宿仇，其做案的目的，主要就在欲陷總捕入罪……」

蔡章搖了搖頭，說道：「這些都太虛幻，只怕很難得到結論，而且，有一點必須想到的顧忌。」

徐天龍道：「那一點？」

蔡章道：「總捕的仇家不會少，其中可能有不足爲外人道的隱衷。」

徐天龍矍然道：「你怎麼會這樣想？」

蔡章輕嘆道：「但願我是想錯了，只因兇手報仇的方法太出奇，如果沒有特別原因，雲姑怎會背叛自己的父親反助外人？」

徐天龍默然，心裏竟不由生出一絲怯意。

不錯，江湖中仇怨糾纏，本難明判誰是誰非，萬一偵破了兇案，卻揭露了義父的隱私，那究竟該算是成功？還是失敗？

徐天龍尋思再三，覺得仍然應先從雲姑身上着手，他一定要先弄清楚花郎的來歷，才能作進一步決定。

因此，他在離開牢房以後，立刻又趕回獅子橋。

×　　×

竹籬門反扣着，院子裏靜悄悄地，小龍在房中午睡，雲姑卻不在家。

據小龍說：午飯過後，雲姑就出去了，只知道是去廟裏燒香，那一座廟宇卻不清楚，丁振春先去了積慶酒樓，兩人並沒有同行。

徐天龍趁機在屋中搜查一遍，結果，除了在義父房裏找到丁振春的幾件換洗衣服，並無任何發現。

他本想由雲姑的針線籃內，或許可以找到用剩下的紅色綢緞，以及製緞花的材料……等物，不料卻失望了。

於是，他又向小龍探問：「姐姐近來常獨自去廟裏燒香嗎？」

小龍點點頭，說道：「自從爹出事以後，姐姐就常常去燒香許願，希望菩薩保佑爹早些回家。」

「她爲甚麼不帶你一同去？」

「姐姐說我太野，怕我口沒遮攔，冒犯了菩薩。」

「丁大哥有沒有跟姐姐同去過？」

「沒有，姐姐總是一個人去，她說這是我們家的事，要親自去才顯出誠心。」

徐天龍道：「她大約都在甚麼時候去，多久才回來？」

「這就不一定了，有時白天，有時吃過晚飯，等我睡了再去，總得很久才會回來。」

「噢？夜晚還去燒香？」

徐天龍心裏忽然一動，想了想，道：「附近只有寧國寺一座廟宇，她八成去了那兒走、，咱們去接她。」

寧國寺離獅子橋不過一箭之遙，徐天龍牽着小龍的手，緩步行走，途中還停下來給小龍買了一大包糖炒栗子邊走邊吃，抵達寧國寺，卻不見雲姑的影子。

寺中和尚都認識徐天龍，詢問之下，卻異口同聲回說雲姑從未到寺中燒過香。

既然燒香許願，奈何捨近而求遠？

徐天龍疑心更濃，叮囑小龍道：「咱們回去吧，姐姐若問起，千萬別說咱們到寧國寺來過。」

回到家中，雲姑仍未返來，直等到薄暮時分，才見雲姑挽着籃子回來。

當她看見徐天龍坐在廳內，先是一怔，忙笑問道：「大哥幾時來的。還沒吃晚飯吧？這可糟了，我以爲大哥八成會出去積慶樓吃飯，家裏竟沒有準備菜。」

徐天龍笑了笑，道：「自家兄妹，何須客氣，我也剛來不久，正問小龍，你到甚麼地方去了。」

雲姑道：「我去廟裏燒香去了，求菩薩保佑爹早些平安回來。」

徐天龍點點頭，說道：「難得大妹子如此孝心，這是應該的，大妹子去的，是那一座廟宇？」

雲姑毫未思索道：「就是離開咱們家不遠的寧國寺。」

徐天龍輕哦了一聲，道：「很好，那兒的住持慧通和尚我很熟，趕明兒我跟他招呼一聲，讓他多照應大妹子，替咱們在神前多上幾炷香。」

口裏說着，目光掠過，已發現雲姑鞋邊沾

着的泥土。

由獅子橋去寧國寺，一路都是石板道路，那鞋邊泥土，卻顯然是從城外沾上的。

雲姑好像有些心虛，忙道：「大哥，敬神要誠心，犯不着勸人情，上香雖是小事，倒讓和尚們覺得咱們太招搖反而不好。」

徐天龍笑笑道：「這話也對，廟裏的和尚，大多勢利，咱們只是順便托他，說不定就傳出去，倒說咱們做了什麼虧心事，求廟裏禳解呢。」

雲姑聽者有心，臉上訕訕地顯得很不自然，轉顧小龍道：「瞧你多沒規矩，大哥回家來，也不知道沏杯茶……咦！這些糖炒栗子是哪兒來的？」

小龍道：「是大哥買給我的，咱們剛才去接——」

說出「接」字，才想起徐天龍的叮囑，連忙頓住。

雲姑心念疾轉，臉色忽變，急道：「你們去接過我？」

徐天龍微笑道：「是的，聽小龍說你已經出去很久，咱們本想去接你，路上遇見賣糖炒栗子，小龍有栗子吃，就不肯去廟裏玩了。」

雲姑忙笑道：「幸虧你們沒去，我燒過香又上了一趟街，原打算買件衣料，替爹縫件衣服，可惜沒有合意的料子，所以就誤畧久了些，你們去接準落個白跑。」

放下香燭籃子，匆匆入厨淘米煑飯，竟不再提燒香的事。

徐天龍心裏有數，也不說破。

沒多久，雲姑做好晚飯，徐天龍就在李家用過飯，又閑話了一陣，才告辭出來。

離開獅子橋，徐天龍在街上畧轉了一下，知道丁振春還在積慶酒樓，便快步直奔南門。

他早已仔細推算過，雲姑不會武功，以步行速度計算，整個下午三個時辰內來回，大約只能走出十五里左右，如果以獅子橋爲中心，劃一個十五里範圍，共有三座廟宇。

最近的是寧國寺。

其次是靠近東門的玉佛寺。

最遠一處，是南門外的紫竹庵。

雲姑每次出門都帶着香燭籃子，而且，籃內香燭也的確動用過，這證明她確實是去過寺廟。

鞋邊的泥土，表示她出過城。

十五里方圓之內，只有南門外的紫竹庵在黃土坡上，步行上下，鞋邊會沾染泥土。

所以，徐天龍毫不猶豫選擇了紫竹庵……

×　　×

今夜，雲淡星稀，長空如洗。

徐天龍全力展開輕身提縱術，抵達庵外不過才酉末戌初時分，眺望庵中猶有燈光，梵唱聲聲，晚課未完。

這紫竹庵建在一座土坵頂，四週修篁萬竿，地勢頗偏僻，據徐天龍的瞭解，庵中住持慧覺師太是前朝的宮女出身，今年已經七十多歲了，身體卻還很健朗，尤其滿口牙齒一顆未落，相傳因爲她身具神通，六十歲的時候，牙齒全部重新生長，竟然已返老還童。

不過，慧覺老師太雖具神通，個性卻十分孤僻，庵中只有六七名女尼，連佛婆在內，總共才住着十來個人，平時香火清淡，尼姑們只知閉門苦修，極少招攬香客，聽說慧覺老師太當年從宮中帶出來很多財物，根本不靠香油錢維持。

徐天龍跟慧覺師太只有一面之識，那還是兩年前，有人密報紫竹庵曾被盜賊侵入，徐天龍奉義父之命去庵中查證，不料老師太竟一口否認，聲稱根本沒有這回事，既然事主不承認，捕房只得罷手。

自從那次事件後，徐天龍總感覺紫竹庵跟普通寺廟不同，那庵內顯得冷清陰沉，與世隔絕，好像不大願意和紅塵通往來，是個令人莫測高深的地方。

他對紫竹庵懷着戒心，行動特別謹愼，在庵門外靜候了好一會，直等到梵唱之聲停歇，才舉手敲門。

又等了盞茶之久，門內才有人問道：「是誰？」

徐天龍應道：「我姓徐，是府衙巡捕班房來的，請師太開開門。」

「府衙捕房？姓徐？」門內似乎很猶豫：「這麼夜深了，不能等明天再來嗎？」

徐天龍道：「對不起，我是來庵裏找一個人，若能等到明天，就不會這麼夜深還來驚擾了。」

「依呀」一聲，庵門啓開了一條縫，一個中年女尼，詫異地問道：「找人？你要找什麼人？」

徐天龍拱拱手，道：「請問師太，咱們班房總捕李元福的女兒雲姑，她現在還在不在庵中？」

那中年女尼道：「雲姑？我們庵裏並沒有這個人。」

徐天龍道：「她不是庵裏的師太，她是今天午後來貴庵進香的，這麼晚了還沒回去，家裏放心不下，特地打發在下來接她。」

中年女尼搖頭道：「你別是聽錯了吧？我們庵裏一向很少香客上門。」

徐天龍道：「不會錯，她臨行時說是來南門外紫竹庵進香的，而且，最近已經來過好幾次。」

中年女尼臉色一沉，道：「可是，我們根本不認識什麼雲姑雨姑的，也從未見過這麼一位香客上門，想必是你們自己弄錯了，對不起，我要掩門了……」

徐天龍一抬左脚，硬踏進門縫中，道：「師太，有沒有這個人來過，何不進內探問一聲，就拒人於門外？」

那中年女尼沉聲道：「不必探問，我說沒有就是沒有，徐施主，請你退出去！」

徐天龍冷聲道：「我要見見你們慧覺老師太。」

「老師太安歇了，不見客！」

中年女尼話音甫落，左掌突然當胸一翻，指挽三心朝元訣，遙遙對着徐天龍的胸口，脚下不知怎麼樣一勾，竟將徐天龍的左脚「挑」出門檻外。

徐天龍發覺自己若逞強抗拒，胸前七處大穴全在對方指訣籠罩下，毫無閃避餘地，對方只要出手，隨時可以將自己傷在指下。

畧一呆楞，人已被推出門外，「蓬」地一聲，庵門復閉。

徐天龍眞是又驚、又喜。

驚的是紫竹庵中，隱藏着如此高人，自己身爲濟南府班房捕快，居然一直不知道。

喜的是幸虧有今夜這一試探，姑勿論紫竹庵中人跟雲姑是否有關聯，獲此隱密，已算不虛此行，如果紫竹庵眞的和花郎一案有關，那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徐天龍就定了定神，決定再來一次「暗」的，提一口眞氣，飛身向庵後繞去。

紫竹庵並不大，庵外那片竹林，卻佔地不小。

徐天龍估量已到庵後禪房墻外，畧作調息，便縱身越過了庵墻。

他急於踩探庵中秘密，切忽畧了紫竹庵內全是女性，自己一個大男人，深夜越墻而入，「理」字上，已經站不住脚了……

×　×

庵內靜靜地，除了佛殿上那盞晝夜不滅的長明燈，再也見不到一綫燈火。

想必尼姑們都已經安歇。

徐天龍有些躑躅，但他相信自己剛才敲門詢問之後，庵內若有隱密，此時決不可能這樣平靜，至少，女尼們會私下議論揣度自己的來意。

他壯着胆，輕輕移步掩向禪房，一面遊目四顧，一面全神傾聽週圍動靜。

果然，靠西邊一間禪房中，似有低微的人語聲。

徐天龍躡足欺近窗外，側耳竊聽，房內好像是兩名女尼在低聲交談。

只聽得其中一個輕聲笑道：「……我算得不錯吧？沒有貓兒不饞咀的，他可不是進來了麼？」

另一個說道：「噓！別出聲，當心被他聽見了，你瞧他豎着耳朶，兩隻眼睛，骨碌碌地直轉，就跟賊一樣滑，一聽見咱們的聲音，準跑了……」

先前那一個道：「放心，這種饞咀東西，不到黃河心不死，他剛才已經來試探過一次，現在大着胆子過來，一定當咱們都睡啦。」

「快準備好，瞧他已到窗口了，我一拉門，你就把燈點亮……」

徐天龍吃了一驚，從語意推想，房內兩個尼姑談論的可不正是自己？

他正想抽身離開窗口，突然聽見「蓬」地一聲響，禪房裏隨即亮起燈光，有人低呼道：「捉住了！快把籠子給我！」

接着，又聽見幾聲貓叫。

對面東廂禪房也有人開門出來，急問：「抓到了沒有？」

「抓到了，就是這隻野貓，黑白花的，跛了一隻脚的厭物。」

「眞的？快開門讓我瞧瞧，是不是上次在屋頂叫春的那一隻？」

「別急着開門，待我先把籠子關牢……」

徐天龍已退到屋角暗影裏，輕吐了一口氣，自覺又十分好笑，敢情這些尼姑們掩窗熄燈，只是爲了捉一隻偷咀的野貓，自己竟爲之庸人自擾……

可是，他剛自失笑，身後突然響起一聲尖叫道：「大家快來，這裏躲着一個人！」

徐天龍扭頭驚顧，勁風已攔腰捲到。

一名佛婆不知何時來到近處，正一面呼叫，一面揮着拐杖，橫掃過來。

形藏敗露，當然不能再被認出身份。

徐天龍不敢還手，只有閃避，吸氣一個縱身，掠上了屋頂。

不料他脚還沒站穩，那佛婆居然也跟着追上屋頂，拐杖展開，舞了個風雨不透，竟將徐天龍圍在一片杖影中。

別看那佛婆貌不驚人，使的却是一手極純熟的少林嫡傳「降魔杖法」。

徐天龍無心戀戰，勉強招架了數招，盪開層層杖影，一縱身又起。

提足一口眞氣，橫掠過整排禪房屋頂，已到庵後圍墻邊。

正打算換口氣越墻而出，一條灰色人影忽然出現面前，沉聲喝道：「孽障，既進了我紫竹庵，還想往那裏逃走！」

徐天龍認得她就是庵中住持慧覺師太，欲辯無從辯，想避已來不及。

略一遲疑，老尼姑已經五指箕張，當胸抓到。

徐天龍一口眞氣尚未換好，急忙縮身後退，冷不防背後那老佛婆也躡踪而至，腰間一麻，被拐杖點中了穴道。

他身子一軟，仰面摔倒在屋瓦上，隨即失去了知覺……

×　×

徐天龍身爲濟南府捕快，他去紫竹庵是爲了辦案去的，誰知等他淸醒過來，却被當做賊人送回濟南府大堂上。

庵中佛婆根本沒問他是誰，只將他用繩子一綑，抬進了知府衙門，罪名是：深夜潛入尼庵，意圖不明，經衆尼合力擒獲，送交官府究辦。

府台大人臉都氣白了，問他去尼庵目的，徐天龍又碍於雲姑的干係，未便實供，只諉稱是爲了追躡一名可疑人，誤入庵內，引起的誤會。

府台大人對這個解釋，當然不滿意，當堂怒斥一頓，判命責打了二十大板，枷號一日示懲。

徐天龍咬着牙，挨了二十板，又被關了一整天，可是，他非但不以爲苦，反而感到很興奮。

趁監禁的機會，他悄悄把經過情形告訴了蔡章，同時滿懷信心地道：「這頓板子挨得値，咱們至少證實了兩件事，第一，雲姑私赴紫竹庵必有緣故；第二，慧覺師太和庵中佛婆，都是武林高手，咱們從前竟然絲毫不知。」

蔡章對這些發現也怦然心動，却憂慮地道：「如果紫竹庵中眞有隱密，你這一洩露形藏，豈不成了打草驚蛇，使她們生出警覺？」

徐天龍道：「無妨，昨夜我臨去紫竹庵之前，已經預先作了安排，現在難題只在慧覺師太身上，那老尼姑出手凌厲，不是等閒之輩，你和吳九哥又被困在監中，我一人孤掌難鳴，恐怕不是她的敵手。」

蔡章沉吟了一會，道：「你有把握，紫竹庵果眞跟花郎一案有關？」

徐天龍道：「我已有七成把握，那老尼姑縱然不直接涉嫌，也必定洞悉內情。」

蔡章道：「只有把握還不够，必須要有確切的證據，然後把案情密報府台大人，請求釋放總捕，對付那老尼姑，而且，事先絕不能讓丁振春得到風聲。」

徐天龍忽然心頭一動，說道：「小蔡，依你的看法，丁振春是否知道雲姑私赴紫竹庵的事？」

蔡章搖頭道：「這很難說，看目前的情形，丁振春可能還不知道。」

「何以見得？」

「因爲丁振春是個熱衷權位的人，到現在，他還只是代理總捕，花郎的案子一天不破，他一天休想眞除總捕的寶座，相反地，還隨時有被貶降受責的可能，他或許受雲姑利用，無意間給了花郎某些方便，決不會明知花郎踪跡而不加理會，再說，雲姑也未必會把許多內情全告訴他，如果丁振春知道雲姑和紫竹庵的關係，凡事可由他代辦，就用不着雲姑親自前去了。」

徐天龍頷首道：「果眞如此，咱們可以將花郎一案先作成幾項概念：其一，花郎既不是雲姑，也不可能是慧覺師太，但必然跟紫竹庵有關，他可能與雲姑之間有某種秘密關係，匿藏在紫竹庵中。」

蔡章道：「這推斷最合情理。」

徐天龍道：「其二，咱們姑且假設丁振春並不知道花郎的行踪，他暗助雲姑，除了私情之外，純爲了權勢，那麼，他一定會私下向我打聽去紫竹庵的原因，尤其是我竟然在庵中失手被擒，必然會引起他的震驚。」

蔡章連連點頭不已。

徐天龍道：「現在剩下的謎團，只是雲姑爲什麼要加害自己父親的秘密了，她跟花郎有什麼關係？花郎又跟總捕有什麼仇恨？這些關鍵，全在雲姑一人身上。」

蔡章道：「不錯，難解的正是這些，但如何能讓她吐露實情？如何才能得到確切證據？天龍哥，這就全靠你的智計嘍。」

徐天龍道：「我一個人孤掌難鳴，如果你能助我一臂之力，事情就好辦了。」

蔡章苦笑一聲，道：「我何嘗不想助你，可是——」

他舉了舉手上的鐵銬，下面的話已不必再說。

徐天龍突然壓低聲音道：「小蔡，我若有辦法弄你出去，你幹不幹？」

蔡章訝道：「什麼辦法？」

徐天龍附耳低語，解釋了一遍。

蔡章面有難色，道：「這樣做太冒險了，萬一被府台大人……」

徐天龍道：「行非常之事，只得用非常手段，咱們問心無愧，何必顧慮太多？今天我在挨板子的時候，就下定了決心，只有你的武功和智計相助我一臂，這案子還有偵破的一天，否則，曠日廢時，時間越久越困難，如果你不願意冒險，我獨自一人也勢難成功，倒不如向府台大人辭去現職，做個自由自在的老百姓，何苦置身六扇門中，拿這份尷尬餉，受這份窩囊氣。」

蔡章低下頭，默然不語。

良久，才見他長嘆了一口氣，肅容道：「天龍哥，這可是殺頭的罪名，你不怕？」

徐天龍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如果我不敢冒殺頭的危險，義父和吳九哥他們就可能會被殺頭，若能因此偵破血案，替濟南百姓除去一害，縱然殺頭也値得。」

蔡章毅然道：「好吧，我蔡某人這顆頭也不要了，咱們什麼時候行動？」

「當然越快越好，今夜我就去安排。」

「多加小心，尤其要防丁振春。」

「我知道……」

×　×

徐天龍的辦法很簡單——掉包。

當天夜晚，他就找了一個面貌跟蔡章酷肖的替身，利用職權帶入大牢，偷偷將蔡章掉換出來。

一出府衙，兩人連夜趕到城外紫竹庵。

蔡章觀察過尼庵的形勢，對徐天龍道：「這兒的事交給我，一有發現，我會隨時跟你連絡，最好你能給雲姑一個機會，讓她明天到紫竹庵來一趟，咱們先確定她找的人是誰，才好佈置下一步行動。」

徐天龍點頭道：「這很容易，不過你要特別謹愼，千萬不能被那老尼姑發覺了。」

蔡章好奇地問：「那老尼姑武功眞的很了得麼？」

徐天龍道：「豈止老尼姑，就連庵中一名佛婆……」

說到這裏，突然住口，一拉蔡章的手，飛快地閃入附近紫竹林中。

庵門正緩緩啓開，現出一盞燈籠。

兩個人提着燈籠由庵內出來，紫竹林裏的徐天龍和蔡章却瞪大了眼睛，既驚又喜，幾乎連呼吸都快要停止了。

那出來的兩個人，一披袈裟，一着俗裝，兩人除了衣着不同，面貌竟十分酷似。

而徐天龍和蔡章都認識那名俗裝少女，正是雲姑。

×　×

雲姑和那面貌酷肖的女尼循着山路併肩行來，邊走邊以衣袖拭淚，顯得很傷心的樣子，那女尼却在低聲勸慰着她。

「……我又何嘗願意離開，這是師父的意思，姓徐的既然找來紫竹庵，又發現庵中人練過武功，決不會就此罷休的，爲了怕牽連師父和紫竹庵的名聲，我只好暫時離開濟南避避風頭，等風聲稍爲平靜，我就會回來的。」女尼安慰雲姑道。

雲姑抽搐着道：「咱們可以除掉徐天龍，何必躲着他？」

那女尼道：「除去姓徐的不難，但這樣一來，等於公開承認庵中隱藏着秘密，一個徐天龍去了，還有其他的人也會接辦這件案子，糾纏下去，最後必然會連累師父。」

雲姑道：「但躲也不是長久之計，案子不破，他們永遠不會放過紫竹庵。」

女尼道：「他們找不到證據，日久變成懸案，也就不了了之，那時我們自能相聚，何須爭在這一刻。」

雲姑俛首道：「可是，你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叫我怎麼辦？」

女尼道：「傻丫頭，這許多年你也是一個人，你是怎麼度過的？」

雲姑說道：「從前，我不知道他是仇人，日子還可以度過，現在知道了，怎能再屈身事仇。」

女尼笑道：「案子不破，他死定了，不可能再活着走出緹騎營，這個你儘可放心。」

雲姑道：「家裏還有仇人的兒子，難道還要我替他照顧？」

「不！雲姑。」女尼笑容突然收歛，正色道：「這件仇恨跟小龍無關，不管怎麼說，他和我們總是一母所生，仇歸仇，情歸情，我們有責任應該照顧他長大成人。」

「如果他長大成人以後，又要替父親報仇呢？」

「讓他報吧，他有這個權利可以選擇是恩是仇，我也會等着他。」

「唉！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索性我跟你一塊兒離開濟南好不好？」

「那怎麼行，你不但不能離開，而且，他可能再來紫竹庵，明天夜晚，我離庵時，會在獅子橋見你一面，有幾件父親的遺物，要交給你……」

兩人邊走邊談，漸漸遠離了竹林。

徐天龍和蔡章愕然相對，都驚呆了。

好一會，徐天龍才喃喃吐出兩個字：「花——郎。」

蔡章也驚詫交集地道：「只說花郎是個女人，想不到竟是個尼姑！」

徐天龍道：「她們跟義父，究竟有什麼仇恨？」

這話好像在問蔡章，又好像在問自己。

蔡章道：「她們面貌如此相似，難道是姐妹？」

這話像自問，也像在問徐天龍。

徐天龍突然道：「那尼姑的面貌，是否就是畫像中人？」

「一點也不錯，就是她！」

「這件事，只有詢問義父才能知道眞象，我得立刻趕去緹騎營一趟。」

「要不要先將那尼姑逮捕？」

「不，暫時不要行動，這其中可能有極複雜的隱情，咱們應該先告訴總捕。」

「那尼姑現在離庵外出，送雲姑回家，這可是千載難逢的好機會！」

「小蔡，你跟下去，釘着她們，但千萬不要下手，一切等我由緹騎營回來以後，再作決定。」

兩人匆匆分手，蔡章跟踪雲姑和女尼往獅子橋，徐天龍則急奔緹騎營。

這眞是意外中的意外，如果沒有今夜的巧遇，那女尼第二天離開濟南遠走高飛，「花郎

」一案，只怕就永遠偵破不了。

不過，徐天龍心裏並無絲毫興奮，反而有一種沉重的感受，他總覺得這件疑案內情必然不單純，如果僅為了私人間的仇恨，「花郎」為什麼不直接尋李元福了結，却要濫殺無辜，用嫁禍的手段？

這裏面，可能隱藏着極複雜的秘密……

徐天龍心中疑團重重，恨不得立刻見到義父，探問詳細的內情，誰知剛到府衙大街，却迎面碰見了丁振春。

丁振春一把拉住他，氣喘喘地道：「天龍哥，我找得你好苦，現在總算被我找着了。」

徐天龍雖然心急，却不得不敷衍他，笑笑道：「有事嗎？」

丁振春道：「我有許多話想問你，咱們回獅子橋再談……」

「不！」徐天龍一口拒絕，臉上却仍然掛着笑容，說道：「我還有要緊事趕着去辦，有話就在這兒說好了。」

丁振春詫異道：「夜靜更深，你有什麼急事？」

徐天龍道：「是府台大人限期交辦的，天明以前必須覆命。」

他料定丁振春不可能深夜去後衙詢問，只得順口扯了個謊。

果然，丁振春滿臉狐疑之色，却沒敢追問，嘆口氣道：「要談的話太多，一時也不知道該從何說起，前天你夜闖紫竹庵，究竟為了什麼？」

徐天龍淡淡地道：「那是一場誤會，當時我多喝了兩杯酒，跟踪一名可疑人物出城，無意誤入庵中，跟慧通老尼姑爭執起來……」

「可是，以你的武功，怎會被老尼姑擒住綁送衙門呢？」

「我喝醉了，自己倒在地上，根本不是那老尼姑擒住的。」

丁振春兩眼直瞪着徐天龍，似乎不敢相信，又問：「那可疑人物是什麼模樣？後來有沒有追上？」

徐天龍聳聳肩，道：「剛才不是告訴你了嗎，我喝醉了，那裏還記得他是什麼模樣。」

丁振春仍然不放鬆：「那你是在什麼地方發現他？怎會認為他可疑呢？」

徐天龍被他纏問得有些不耐煩，索性試探試探他，故意沉吟了一下，道：「前天我從雲姑那兒吃過晚飯出來，心裏很煩，獨自又喝了一頓悶酒，本想再去積慶樓找你，才到南大街附近，無意間發現一個人從對面走過來，遠遠望見我，連忙閃進小巷中，我一時起疑，就追了過去……」

「後來怎麼樣？」

「後來那人也發現了我，匆匆加快腳步往城外走，我緊追不捨，並且喝令他停步，他非但不理，反而展開了輕功身法，功力居然相當不弱……」

「你總看見了他的背影，究竟是男是女？是高是矮？」

「你先別急，聽我說下去呀……我一路追趕他到紫竹庵附近，越追越覺得他的背影很熟悉，可惜當時酒喝多了，眼花看不真切，就全力加快步子，追到庵外紫竹林邊，終於被我追上了，但是，正當我準備出手的時候，突然想起那人的背影很像——」

很像什麼，却沒有再往下說。

丁振春嗄聲道：「像誰？」

徐天龍搖搖頭，道：「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一定是我喝醉了酒，眼花看錯了。」

丁振春道：「那人的背影究竟像誰？天龍哥，你且說出來聽聽。」

徐天龍嘆道：「說出來，你一定不信，連我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是，當時我的確覺得他跟一個人非常相像……」

「到底像誰？」

「雲——姑。」

「哦？」丁振春駭的驚呼，震動之情，分明發自內心，連連搖頭，說道：「這怎麼可能！怎麼可能！」

徐天龍道：「我也認為不可能，但事實上，那人的身裁，背影，甚至走路奔跑的姿勢，都跟雲姑一模一樣，我自信絕未看錯。」

丁振春道：「那也沒有什麼，天下面貌相似的人尚且很多，何況背影。」

徐天龍道：「當時，我正準備出手，就因為心有所疑，出手略緩，竟然被他閃入竹林不見了，我遍尋不獲，才糊裏糊塗闖的進了紫竹庵……」

丁振春對以後的經過已沒有興趣，搶着道：「雲姑娘不會武功，你當然不至懷疑那人真是雲姑，對麼？」

徐天龍笑笑道：「當然不會，我只懷疑那人跟雲姑可能很酷肖，或許是姊妹也難說。」

丁振春愕然道：「雲姑根本沒有姊妹，你怎麼會有這種奇怪的疑心？」

徐天龍道：「我只是這樣猜想而已，並沒有說一定是雲姑的姊妹，不過，其中也的確有幾點可疑，令人想不通。」

「什麼可疑？」

「第一，他若跟雲姑毫無關係，為什麼一見我就跑？第二，最近雲姑時常去各處廟宇進香許願，紫竹庵是尼庵，想必也去過，偏偏那人正在尼庵附近失踪，這豈非太巧了。」

丁振春訝然道：「雲姑常去寺廟進香許願？聽誰說的？我怎麼一點都不知道？」

徐天龍道：「我也是在前天才聽雲姑說起的。」

丁振春喃喃道：「奇怪，她為什麼一直沒跟我提過？」

徐天龍微笑道：「進香許願只是很平常的事，大約她認為不值得一提吧！」

丁振春突然搖頭道：「不，我得去告訴她一聲，花郎的案子未破，她這樣私下亂走太危險，天龍哥，你事情辦完也請到獅子橋來一趟，咱們一同勸勸她。」

徐天龍應允，目送丁振春去後，不由長吁了一口氣。

看這情形，丁振春可能真的不知道紫竹庵那可疑女尼的事，他是貪權戀色，受了雲姑的利用。

要揭開謎底，只有去問李元福。

× ×

李元福在緹騎營中備受刑訊，數日之間，已經消瘦得不成人形。

對於徐天龍深夜前來探監，他難免感到意外，當他聽了徐天龍陳述紫竹庵的所見所聞，更是震驚得面無人色，迫不及待地問：「天龍，你沒有聽錯看錯，那女尼真的跟雲姑很相像？她們真的提到跟小龍是一母所生？」

徐天龍道：「一切都是我親眼所見，親耳所聞，絕不會弄錯，而且——」

突然湊近身子，壓低嗓音道：「小蔡是唯一見過花郎畫像的人，據他指認，那女尼的確就是去瑞福祥買紅綢的花郎。」

李元福口裏哦了一聲，臉色變得蒼白如紙，身體也開始劇烈地顫抖起來。

徐天龍詫異地問道：「義父莫非知道她的來歷？」

「不！不！不！」李元福連連搖頭，說道：「我不認識她，也不知道她的來歷，真的，我什麼都不知道！」

「可是，聽她跟雲姑交談，雖未直接提起義父的名字，却分明以義父為仇家。」

李元福苦笑道：「我跟她素不相識，仇由何來？尤其雲姑是我的女兒，更不可能有仇，天龍，你一定是聽錯了。」

徐天龍正色道：「兩人同時耳聞，難道會同時都聽錯了？義父，你老人家一向視我如子，我拚了這條性命，也要替你伸雪冤情，救你出獄，可是，你老人家總得告訴我實話，也叫我知道該如何着手。」

李元福默然良久，長嘆道：「天龍，如果你承認我一向視你如子，願意為我拚死効命，你就答應我兩件事。」

徐天龍道：「義父請說。」

李元福道：「第一件，立即撤去佈置，送雲姑和那女尼離開濟南替我養育小龍長大。」

徐天龍呆住了，好一會才說道：「第二件呢？」

李元福道：「答應我，永遠別問我這樣做的原因，也永遠不要把這件事告訴小龍。」

「這——這——」徐天龍大為震驚，不由反問道：「花郎一案，豈非也永遠變成了懸案了麼？」

李元福道：「我會處理這件案子，使它有個了結。」

徐天龍道：「義父縱然另有了結的方法，却永遠無法捕獲真兇，使殺人兇手接受制裁，這樣如何對得起那些無辜死者？如何向枉死者的家屬交待？」

李元福點頭道：「你放心，這些我都會安排，也都會有圓滿的交待。」

徐天龍道：「義父能告訴我如何交待？如何安排嗎？」

李元福道：「現在你不必問，將來自然會知道。」

徐天龍欠身道：「義父請恕，天龍放肆，除非你老人家現在就告訴我，請原諒我無法答應。」

李元福變色道：「我一向待你不薄，只這區區兩件事求你，你也忍心拒絕？」

徐天龍道：「天龍不敢，但事關十餘條人命，不能不慎重，義父平時不也正是這樣教誨咱們麼。」

李元福怒道：「難道我不知道關係十餘條人命？難道你不相信我會作安排交待？以為我是在騙你？」

徐天龍垂下頭，默然無語。

李元福又轉換哀求的口吻道：「天龍，看在多年父子情份上，答應我，現在就去照我的話做，義父這一生，只求你這兩件事，我會永遠記住你的情份。」

他語聲顫抖，眼含淚光，幾乎要對徐天龍跪下來。

徐天龍也熱淚盈眶，委實無法再拒絕，只得嘆口氣道：「雲姑並沒有離開濟南的打算，我如何向她開口？」

李元福想了想，道：「你可以直接告訴她，就說這是我的意思，但只能由你私下跟她說，不能讓小龍和其他的人知道。」

「萬一她不肯走呢？」

「她一定會走的，萬一她遲疑難作決定，你不妨告訴她兩句話：『十五猶可說，十八太過份』。她聽了絕對會離開濟南。」

徐天龍無何奈何點了點頭，道：「好！我去試試看。」

李元福又叮囑道：「她一走，你要儘快給我回訊，事情千萬守密絕不可告訴任何人。」

× × ×

徐天龍離開緹騎營，心情竟比來時更沉重十倍。

他決定暫時不去獅子橋，以免跟丁振春碰

健體秘訣

晨運

·一明·

香港的中國人，近年來喜歡晨運的很多。因為他（她）們都知道晨運對於身體的益處很大，早晨的空氣新鮮，適於運動，而晨運又是鍛鍊體魄的最好運動，此晨運之所以日見增多也。

晨運動作不一，有的打太極；有的作跑步；有的作柔軟體操；有的作深深呼吸；有的作長途的漫步，有的在樹林下打坐，各式各樣，各適其所，形形種種，不一而足。

晨運有益於身心，是為大衆所公認，但必須持之以久，始收功效，如時作時輟，難奏膚功，語云：「學打容易守打難。」晨運亦一理也。故長年晨運，不僅却病強身，而且延年益壽。

雖晨運之各種動作不同，其對於各個所發生之影響，全視其所作之動作，有無合於運動之道？夫運動之道，必有所本，倘不識其道，任意而為，小則無益，大則反而有害，是以晨運者，不可不知。

筆者愛好晨運，已有八九年的歷史，如無其他特別事故，每天晨早六時以前起床晨運，約一小時左右，八九年來如一日，從未間斷，以此之故，筆者的身體甚好，精神旺盛，年已半百，形同不惑，此無他，乃晨運所賜也。

至於筆者晨運之方，始以十分鐘跑步，繼而練習可治神經衰弱的五項運動：（一）用上下牙齒有如嚼物然的上下相咬約三十六次以上。（二）用舌由左或右在上下牙齒的外面轉三十六次以上，所有「口水」必須嚥下。如口有瘡毒，則須吐出。（三）用左右兩手掌，相互擦磨，生熱時，手放在臉上，由上而下旋動三十六次以上。（四）用左右兩手的小指，放在屁股的中央的脊骨上，用力上下推動三十六次以上。（五）作騎馬式，以兩手相磨生熱後，貼於左右兩腳膝蓋上，左右轉動三十六次以上。不論男女老少，倘早晚依時不斷作此項運動，久而久之，可醫愈神經衰弱，並可以却病延年。有神經衰弱症者，不妨試之。查此「五項運動」，經有多人照作而生功效，並由當事人向筆者陳述，實非一般普通的運動也。尤有告者，凡屬運動（尤其是深呼吸），以慢為貴，以實為主，按步就班，切勿輕燥，亦非一朝一夕所能竟功，持之以恒，練之以道，庶乎近焉。

面，於是，連夜重又出城，趕往紫竹庵。

在庵外竹林中跟蔡章會合，徐天龍毫不隱瞞，將經過全都告訴了蔡章。

蔡章也怔住了，吶吶道：「由總捕的語氣揣測，他分明已經知道女尼來歷，只是不肯透露而已。」

徐天龍道：「以此看，他老人家不僅知道女尼的來歷，而且對她和雲姑顯然懷着歉疚，如果他們之間眞有宿仇，多半是義父虧負了那女尼和雲姑。」

蔡章低唸着「十五猶可說，十八太過份」這兩句話，皺眉沉吟，解不透是何含意。

徐天龍道：「他三人之間的關係，只有他們三個人自己知道，這兩句話，顯然是一種隱語，要想解破，除非當面去問雲姑。」

蔡章道：「你打算怎樣處理這件事？」

徐天龍爲難地道：「義父待我恩重如山，在私的立場，我只有照他的吩咐行事，只要他老人家眞能對花郞一案作妥善的交待了結，我還有什麼可說的，但是，我總覺得良心難安，他老人家既然放走了眞兇，又怎能對花郞一案圓滿安排呢？」

蔡章嘆道：「這就是說，咱們必須先瞭解內情，才能決定取捨？」

徐天龍道：「正是如此。」

蔡章道：「旣然這樣，只有問雲姑。」

徐天龍道：「現在丁振春正在獅子橋等我，咱們得設法誘他離開才好行事。」

蔡章道：「這倒不須費心，雲姑現在根本不在獅子橋。」

徐天龍意外地一楞。

蔡章用手指指紫竹庵，道：「她和那尼姑回庵裏去了。看情形，她和那尼姑姊妹情深，有些難分難捨，我跟踪她們已快近城門，看見雲姑握着那尼姑的手，熱淚直流，口口聲聲要求跟她同走，反是那尼姑將雲姑責備一番，兩人又折回庵中，據說是要取什麼遺物。」

徐天龍以手加額道：「這眞是天假其便，但願別讓咱們等得太久……」

× ×

他們果然沒有等得太久，因爲徐天龍的話音猶未落，庵門已霍然打開。

一盞燈籠由庵門內出來，直趨紫竹林邊。燈籠後面兩個人，却不是雲姑姊妹，而是慧覺師太和那名佛婆。

徐天龍心知有變，急忙一扯蔡章，低聲道：「咱們的形藏已洩，快走——」

可是，沒等兩人有所行動，燈籠已到紫竹林外，只聽慧覺師太朗聲道：「兩位施主何必急欲離去，請入庵中待茶，老尼願爲兩位施主破解迷津。」

蔡章望望徐天龍投過來一瞥詢問的目光。

徐天龍聳聳肩，苦笑道：「去就去吧，反正有了一次，就不怕有第二次。」

兩人併肩走出紫竹林，慧覺師太倒很客氣，單手問訊肅客將兩人迎入庵內一間靜室中。

坐定，佛婆奉過香茗，悄然退去，順手帶上了靜室門扉。

慧覺師太先向徐天龍含笑致歉道：「上次多有失禮，勢非得已還望徐施主不要見罪。」

徐天龍也笑笑道：「好說，在下也是公務在身，情非得已，老師太請多加包涵。」

慧覺師太喟然道：「老尼早知徐施主必定不會就此罷休必定還會來，却沒想到會來得這麼快，看來這段隱密已無法再瞞下去，索性由老尼全盤奉告了兩位施主吧，近月來，濟南城中花郞的血案，都係劣徒明月一人所爲，但她身負血海寃仇，確有不得已的隱衷，雖然殺孽太重了些，那也是寃怨相報，不得不如此。」

徐天龍拱手道：「願聞其詳。」

慧覺師太嘆道：「要詳述這段仇怨，得從二十多年前說起，那時候，冀南魯北一帶，有一羣無惡不作的盜匪，號稱『血巾十六友』，你們可曾聽說過？」

徐天龍道：「當時我等年齡還小，後來聽人傳聞，血巾十六友是一十六名巨盜合組的幫會，橫行冀魯晉數省，官兵對他們束手無策，可是，沒有多久，十六友却突然瓦解星散，銷聲匿跡，沒有再在江湖出現。」

慧覺師太點點頭，道：「不錯，當時的血巾十六友，是被一位姓林的俠士所破，十六名巨盜中，除爲首一人漏網外，其餘全被那位林姓俠士制服，但林俠士却因一念之仁，只廢了他們的武功，未取他們性命，反爲自己招來一場大禍……」

老尼姑囘述往事，似乎感慨萬千，嘆息一陣，才接着道：「那林姓俠士是個仁慈的人，有妻女三人，居住在嶗山附近，自從剿除了血巾十六友，只說匪夥已滅，無復爲害，萬不料十六友爲首那名巨盜，竟陰謀籌劃，欲替同伙報仇，有一天，由那十五名被廢武功的同伙聯袂赴嶗山，備辦厚禮，佯稱已洗心革面，從新做人，特來拜謝不殺之恩，却輪流敬酒將那林姓俠士灌醉，匪首趁機突入林家，不但殺害了林姓俠士，而且霸佔了他的妻女。

「不過，那匪首也知道無法重振舊業，再嘯聚黨羽，從此就改名換姓，帶着林姓俠士的妻女遠走他鄉，棄邪歸正，因爲他知道林姓俠士共有兩個女兒，雖然都僅稚齡，被害時，長女適巧離家不在，可能總有一天，會尋上門報仇，因此對待林妻尚還不錯，後來，林妻更替他生了一兒子，全家輾轉來到濟南，當年匪首，竟搖身一變，成了濟南府衙的總捕頭……」

故事說到這裏，徐天龍和蔡章已經心中雪亮，老尼姑口裏的血巾十六友匪首，就是指濟南總捕李元福。

不用說，李元福的亡妻，也就是林姓俠士的遺孀，雲姑和明月女尼，也就是林家兩個女兒。

徐天龍囘想不久之前李元福的震駭神情，竟發覺這故事似乎並非老尼揑造，前後情節印證，極可能眞是事實。

蔡章却抱着懷疑的心情，反問道：「請教那個明月女尼在紫竹庵出家多久了？」

慧覺師太道：「她是自幼落髮，迄今已有十七八年。」

蔡章道：「這就不符了，依時間計算，林家出事時她才兩三歲，不久就在庵中落髮，一個三歲的女娃兒，自己會跑來尼庵出家？事隔十餘年，她如何是記得家裏的事？如何還知道誰是殺父的仇人？」

慧覺師太道：「問得好，一個小孩子，當然不可能記憶兒時的事，當然不可能自己來尼庵落髮出家，但若她兩三歲時就已來到尼庵，一直在尼庵中長大，庵內住持又是她的親戚，那情形自然又當別論了。」

蔡章驚道：「你是她的親戚？」

慧覺師太道：「不錯，老尼就是她父親的大姐，當時嶗山生變，她適巧不在家中，正是在這紫竹庵內作客，後來得悉惡耗，便始終沒有再離開過紫竹庵。」

蔡章道：「可是總捕在濟南任職已十餘年，你們怎麼沒有尋仇？」

慧覺師太道：「起初，咱們並不知道李元福就是血巾十六友的匪首，直到她母親來庵中進香，才獲悉其中秘密，不久，她母親羞憤而死，老尼又不願手染血腥，明月年紀太小，因此隱忍到現在。」

蔡章大聲道：「就算師太說的全是實話，私仇也應該私了，你們不直接尋總捕了結，却濫殺無辜，嫁禍報仇，這手段未免太卑劣。」

慧覺師太正色道：「所謂無辜，只有府台大人的女兒和黃師爺還有綢緞莊的夥計大柱子區區三個人，至於那十五被害的富戶，却僅能稱爲報應。」

徐天龍和蔡章不約而同道：「爲什麼？」

慧覺師太道：「因爲他家都不是什麼好人，現在雖是安份百姓，當年却是血巾十六友的匪徒。」

「哦——」

徐天龍和蔡章恍然省悟，原來「十五猶可說，十八太過份」兩句話的意思，竟是指的這件事。

慧覺師太道：「一切恩怨仇讎，老尼已向兩位施主解說明白，私仇雖了，國法難逃，但林家無後老尼是兇手的長輩，現在又已經放她們姊妹逃出了濟南，兩位若想向上憲交差，就請將老尼押返府衙銷案吧。」

徐天龍和蔡章面面相覷，竟失了主意。

論公，當然應該緝兇歸案，使案情大白於世；論私，却因爲牽涉到李元福的聲譽清白，他們都是受過李元福恩惠的人，當然不願使李元福蒙羞。

但身爲官差，又怎能知情不報？

徐天龍木然良久，長嘆道：「老師太，報復父仇無可厚非，只是這手段太過份了些。」

慧覺師太道：「那是因爲老尼不願重開殺戒，雲姑姊妹又力不足以手刃親仇，所以老尼才甘願隨你們去銷案。」

徐天龍望望蔡章，廢然站起身子，道：「這件事關係太大，我二人勢難作主，必須先囘報總捕後才能決定，老師太既然願承担罪責，想必不會離開紫竹庵？」

慧覺師太道：「放心，老尼靜待處置，隨傳隨到，絕不會逃走。」

徐天龍道：「多謝師太成全，我二人暫且告辭。」

× ×

離開紫竹庵，兩人心裏都像壓着一塊大石，低垂着頭，步履和心情同樣沉重。

一路上，彼此都沒有交談，但互相都明白，大家心裏所想的仍是同一個問題。

步下山崗，忽見一羣人迎面奔來。

爲首正是丁振春，老遠望見徐天龍，便氣急敗壞地叫道：「天龍哥，快跟我去衙門，總捕出了事了……」

兩人一驚却步，急問：「出了什麼事？」

丁振春道：「總捕在緹騎營牢裏自盡死了，死前留下遺書，竟然承認花郞血案全是他一個人幹的，自願以死謝罪……」

徐天龍忙道：「府台大人怎說？」

丁振春道：「府台大人本來不相信，但全城十五家苦主，却個個都相信確是總捕幹的，已經自動劃押請求銷案，現在府台大人也只得答應銷案，下令釋放了吳九哥和小……」

他「蔡」字剛到咀邊，忽然發現「小蔡」竟跟徐天龍在一起，不由怔住了。

蔡章對他露齒一笑，道：「不錯，我就是釋放後才跟天龍見面的，比脚程，我自認要略勝你一籌。」

徐天龍却仰面長吁了一口氣，眼中不禁閃現出晶瑩的淚光。

丁振春又低聲問道：「天龍哥，你們剛從紫竹庵囘來嗎？有沒有見到雲姑？」

徐天龍搖搖頭，一個字也沒囘答。

對李元福的死訊，他不知道是應該喜？還是應該悲？對這件血仇報應，他也不知該斥責？還是同情？

此時，此地，此情，還能叫他再說些什麼呢？

——全文完——

名著預告

奇情中篇 新派故事 **「畫中人」** 臥龍生・著

畫中之人並不是聊齋中所描寫的鬼怪故事，它是武林中的傳奇人物，內容情節詭異，題材正確，是警惕世人的倫理小說。八一三期刊出，敬請留意。

俠義奇情 中篇故事 **「仁心書生」** 曹若冰・著

書生，給人的印象是：文質彬彬，手無縛鷄之力；但，反過來，若是棄文從武，往往可憑藉本身聰慧，成就高人一等，創幹下一番驚天動地，震動武林的功業。

新派俠艷 奇情中篇 **「霸劍艷姬」** 憶文・著

這是青年名小說家憶文首次爲本刊撰寫之傑作，他爲本刊基本作者中又添一員生力軍，令本刋內容更增一分新光彩！請留意刊出日期。

新派俠義 中篇連載 **「虎胆」** 東方英・著

本故事發生在元世祖殺宋丞相文天祥後五年。宋丞相文天祥的被殺，更激發了被迫害的民族意識和百折不撓的抗暴義舉。文天華京陵世家子，自幼得有宋一代大俠辣手如來傳授絕世神功，暗中從事反抗異族統治，驅逐韃虜的復國運動，本篇故事便是寫他如何從「黑獄」中，搶救一位大宋遺老的轟烈事跡……

新派俠情 長篇故事 **「一棒喝武林」** 秦紅・著

「棒喝武林」，顧名思義，可想像到；一棍在手，風雲變色，加以秦紅先生以生花妙筆，動人情節，冶言情、偵探於一爐，誠不可多睹之武俠巨著！

民初遊俠傳奇故事／朱 羽·文　盧 令·圖

女客

銀紙變廢紙

那是一隻罈子，罈子提在一個中年婦人的手裏，那裏面裝的也許是荳瓣醬，鹹菜，臭豆腐乳，到底是什麼？誰也不知道。

中年婦人來到一個麵攤，坐下，叫了一碗麵，罈子就放在脚邊，她好像很饑餓，呼呼有聲地吃着碗裏的麵。

在她旁邊坐着一個中年男人，他吃飽了，付了麵錢，起身離開了麵攤，但他却帶走了放在地上的那隻罈子。那中年婦人一點也沒有察覺。

中年男人不像是一個小偷，因爲他走得很慢，並不擔心被那中年婦人追到。

這個小鎮原來的名兒叫什麼？已經沒有人去注意，大夥兒都叫這裏爲「三不管」。的確，這兒誰也管不着，日寇的鐵蹄到不了這兒，國軍的勢力也伸展不到這兒，僞軍雖有時派個小隊到鎮上來幌上一幌，那也只不過是充充場面，裝裝樣子而已。

中年男子提着那隻罈子慢條斯理地沿着街邊往西走，突然進了一家藥材舖，問問人參什麼價？又問問熊膽一錢賣什麼價，口裏東問西問，手裏的那隻罈子放到地上，從任何角度去看，那隻罈子絕不是什麼值錢的東西。

藥材店裏有一個二十來歲的大姑娘在抓藥，藥抓好，她就走，而她却順手帶走了那隻罈子。

在這小鎮的西頭上，有一家頗具規模的綢緞莊，這位大姑娘提着罈子走了進去，她告訴夥計：她打算買七尺水綾。

綢緞莊的夥計，拿了許多花色讓她挑選，她勾着頸子，很仔細地看，很認眞地挑，但是放在她脚邊的那隻罈子却讓別人提走了。

活人成死人

那也是一個女人。

同樣是女人，而看上去就顯得與別的女人不同。並非她特別美，或身裁特別豐滿，只是使人感覺到她有一股懾人的氣質。如果她在笑的時候，她的目光一定非常嫵媚誘人，可惜她不輕易笑，因此她的目光就像兩把利刀了。

她走路的姿勢也很特別，步子跨得很大，腰挺得很直，不像一般女人那樣一搖三幌，如風拂柳。在走路的時候，她的目光既不看路，也不看前面，而是不停地向左右兩側掃動。

她走過鎮上那條青石板鋪砌的長街，轉入一條窄巷，在一幢古舊的樓房前停了下來。

門是關着的，她沒有舉手敲門，只是掏出一隻銀掛錶來，看看時間，然後靜靜地站在那裏。

過了差不多兩分鐘。門打開，並沒有看見開門的人，她昂然走了進去，一進門，在發現通道的兩旁站着十幾個黑衣大漢，他們每個人的腰間都挿着槍。

現在的時間是民國三十年仲春某一個上午的九時正。

走過長而幽暗的通道，在盡頭處有一間大屋子。大，實在够大，一連兵在裏頭出操都綽綽有餘。由於這間屋子的傢俱放得特別少，四週空蕩蕩，看起來這間屋子就特別大了。

傢俱少到什麼程度呢？只有一張方桌，四條長板櫈，除此之外，再也沒有別的東西。

四條長板櫈，有三條坐了人。

對着進門處坐着一個三十不到的年輕漢子，不必去形容他的長相，更不必去細察他的眼神，看他磕瓜子掀唇露齒的那副模樣，就可以對他下個八九不離十的斷語——此人非常跋扈自負，自大，目中無人。

兩旁各坐了一個，右側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人，磕瓜子的動作很文雅，但是那份雅勁兒絕非與生俱來，而是硬逼出來的，是以，瞧起來有那麼一丁點兒蹩扭。

另一個瞧上去似乎只有十七，八歲，娃娃臉，有紅有白，眉清目秀，尤其是那口牙齒，整齊雪白，磕瓜子有一套絕技：整粒瓜子往嘴裏丢，吐出來是兩片整齊的殼，從沒有見他咬碎。

三個人誰也沒說話，只聽到一片劈劈拍拍瓜子殼兒落到桌上的聲音。

不過，現在有新的聲音傳來了——沙沙沙沙的步履聲，有人從通道那邊走過來了。

坐在對門處的精壯漢子笑了一笑，取出一隻精巧的掛錶看了看時間，自言自語地說：「眞準，說九點就是九點，跟女客打交道，就跟別人不同……」

他的話還沒說完，女客已經進門。

她先站在門口，用很冷的態度望着座上那兩個陌生客人，眼光中露出了迷惑與不悅之色，因爲按照他們的規矩，或者依照慣例，在這種情況之下，是不容許陌生人在場的。

那精壯漢子似乎看出了女客的猶豫，連忙站起來說：「女客，我介紹妳認識兩個新朋友，這位是方九……這位……嘿嘿！妳看看他那張臉子大概也猜得出他是誰，人稱『娃娃臉』的楊柏桐楊大哥。」

這一聲楊大哥喊得有些讓人模不着邊兒，因爲姓楊的在表面上看去年齡實在太輕。

姓楊的也站了起來，態度是既不恭敬，又不傲慢，說話更是不疾不徐：「我前兩天才跟丁剛全磕頭歃血，沒有請酒，沒有張揚，所以外邊的朋友還不知道。」

方九也開了腔：「我拉的那支破隊伍實在難混下去，所以前兩天跟小丁的人馬兩股絞成了一股，都是自己人，來！請坐！請坐！」

女客沒有說什麼，冷冷地在背門那張空櫈上坐下去，那隻罈子就放在脚邊。

名叫丁剛全的精壯漢子掏出一張紙，遞到女客的面前：「這個數目對吧？」

女客看了一眼，然後提起那隻罈子放在桌上道：「都在這裏頭，你當面點淸楚。」

原來這只看上去不起眼的罈子裏面還裝的是錢，罈子約有尺許高，圓徑約莫八寸，若是裝滿，數目還眞不少。

罈子推到丁剛全的面前，他却沒有急於去敲開罈口的泥封，微笑着說道：「這一趟數目實在太大，現在總算功德圓滿，讓我吐了一口氣。」

「那還有什麼話說，」方九又開了腔，他那濃厚的川音，聽起來還很有韻味。「女客雖是個年輕輕的女娃子，却是肩頭上跑得馬，肚子裏撑得船，在這三不管的地段上，却個個都服她。就拿僞政府那個緝私隊金隊長來說好了，看見了女客就好像看見了他媽。」

女客噗哧一聲笑了，很甜，很媚，偏着頭問道：「這些話是聽誰說的？」

楊柏桐接上了口：「金飛虎怕妳那是事實，在這條綫上跑單帮的人人都曉得。女客！他爲什麼怕妳怕得那個樣子？」

「你見過那種樣子？」女客笑着問。

「沒有。」楊柏桐連連地搖着頭。「說句老實話，連金飛虎生得像什麼樣子我都沒有見過。」

「各位！」女客的神態突然嚴肅，語氣也非常凝重地：「這幾年，承各位賞面，我才能在這條道上混混。那個背後無人說，那個背後不說人？有人說，金飛虎上過我的床，對一個年輕女人來說，這話好像太重了。不過，我不

會生氣，有沒有我自己心裏有數。」

「女客！」丁剛全說話了：「既然妳提到這件事，我倒想藉此機會問問……就說這一趟買賣吧，三大車，外帶十七挑，不是小數目，緝私隊竟然裝膊子，是不是妳跟金隊長五五拆賬？」

「錯了。」女客搖搖頭。

「那麼？……」

「我的人，我的貨，在國軍防區內也是通行無阻，各位可知道爲什麼？」女客頓了一下，又接着說下去：「因爲我跟他們有約定，絕不夾帶烟土。」

三個人同時點了點頭，楊柏桐又問道：「那麼妳和金飛虎也有一個約定了？」

「是的。」女客點點頭。「我跟金飛虎拍過胸脯，只送貨，不帶人。」

「金飛虎怕妳帶人過境？」三人異口同聲地問。

「嗯，他帶着部隊駐紮界首，一方面是緝私，一方面是截拿潛往內地的重慶份子。老實說，若是我肯護送，再多的重慶份子也能過關。」說到這裏，女客苦笑了一下。「各位一定會說我不愛國，其實嘛，我們將許多物質送到大後方去也是愛國。單帮客只談生意，不談其它的事，這樣才不會有麻煩。」

「對！對！對！」三個人一致讚揚，而且還劈噼拍啦地拍起手來。

「丁老大！」女客指指罎子。「請你點收吧！」

丁剛全用短刀撬開抓罎口的泥封，伸手往罎子裏抓了一把，抽出來一看，抓的並不是錢，而是一大堆廢紙。

丁剛全的臉色不禁大變，方九和楊柏桐更是霍地站了起來，他倆看看那隻罎子，又看看女客，她沒有動，神色也沒有變，但是她的牙關却咬得很緊，呼吸似乎也暫時停止了。

丁剛全繼續往罎子裏掏摸，很快就將罎子掏空了，但是除了廢紙，破布之外，連個「十文」的銅板都沒有摸出來。

女客坐在那裏仍然沒有動，不過，她的牙關咬得更緊，面色更白了。

「這……這……」丁剛全的語氣就像是夢中囈語：「……這是怎麼回事？」

「栽了！」女客的聲音很輕，句子短，即使聲調發顫也聽不出來。

屋子裏突然陷入死樣的沉默，誰也沒有說話，不知過了多久，丁剛全才開了口：「女客！咱們的情況妳也清楚，拿了人家的貨，若是不給人家錢……」

「我明白，」因爲牙咬着下唇太過用力，她的唇上露出白色的齒痕。「我栽了觔斛絕不會連累你們，不過，你們要寬限我幾天。」

丁剛全面有難色地說：「拖個十天半月倒是小事，問題是……這筆數目實在太大，妳上那兒去湊？」

女客霍地站了起來，沉聲說：「我要追，別看我是一個女流，想吃我還辦不到。」

「坐下，別急！」丁剛全連連地揮着手。「我相信，絕不是妳故意要花槍，妳那條綫上一定出了問題。照說是可以追回來，不過，萬一呢？」

女客毫不猶豫地說：「我賠。」

「這不是一筆小數目，折合儲備票要好幾千萬哩！」

女客肯定地說：「我賠，分文不少，只是要給我一個相當的時間。」

方九接過去說道：「這眞是一宗天大的意外，幹我們這一行，不怕風來不怕雨，也不怕雨來不怕槍，就怕綫上有漏洞，剛全，我們也不能給女客過份爲難，看看你能够給她多少時間。」

丁剛全皺緊了眉頭，想了許久，才說：「今天三月初，最多也只能拖到這個月底……」

「行了。」女客再度站了起來。「丁兄能給我這麼長的時間，我眞是感激不盡。請放心，到時候分文不少。」

女客像男人般抱拳行了個羅圈揖，昂首走了。

「剛全！」方九看女客已然出了大門，才低聲說：「這件事非同小可，咱們得派個人釘住她，以免……」

丁剛全截口說：「你以爲她會開溜？」

「防一防總要好些。」

「不會。」楊柏桐插上了嘴：「我雖是第一次和她見面，對她的事倒聽得很多。她的身體是女人，頭腦，野心，作事的氣魄和男人沒有兩樣，她絕不會一走了之。唉！她一向都很精明，都很小心，想不到這次會出了這樣大一個紕漏。」

× ×

中國，猶如一頭溫馴的雄獅，終於在不堪蚊蚋，鼠輩的搔擾下發出了怒吼，這一吼，震驚了世界。

抗日戰爭是神聖的，却也是艱苦的，尤其是大後方位處內陸，幾乎完全閉塞，對外交通除了靠稀疏的空運外，是以許多重要物質非常缺乏，因此單帮客也就應運而生。

單帮客都是市井小民，因生活挺而走險，利潤不薄，但有時却需要付出生命的代價。俗話說得好：危險的事不怕沒人幹，不賺錢的事才沒有人幹，三不管的地頭上，活躍着各式各樣的單帮客。

女客也是其中之一，她姓什麼，名什麼，大夥兒都不清楚，誰也不會去問，「女客」這個名號已經够響亮了。

她幹的時間不算長，大概兩年不到，但是她的成就却了不起。她大膽，心細，對手下，同夥都非常厚道，對待僞軍，以及日寇手下的狗腿子又有一套特別的手腕，因此，她的「事業」還算順利。

但是，這一回的紕漏可出大了。一大筆貨欵在轉接的中途泡湯。這筆錢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折合美金，也要上萬。錢是小事，問題是——她的基本巳經有了漏洞；她必須將漏洞補起來。

她非常憤怒，却也很冷靜。她首先找到交罎子給她的那個年輕女人——小杏子；這女人在鎮上「五福客棧」掛簞，宰宰肥羊，殺殺「凱子」，有時遇上好色的鷹犬，她就正好派上用場。

小杏子是一條鎖鍊上的最後一環，女客最容易找到她，她也最了解女客的行踪。女客確信，問題絕不會出在這個女人身上，因爲她沒有那樣大的膽子。

花了整天的時間，女客一環、一環地追下去，終於追到了李二禿子的身上；這傢伙好賭，好嫖，出身很濫，但是加入女客這綫上之後，還算安份，而且他還欠女客一筆人情債，女客曾經救過他的命。

銷魂巷在鎮上是有名的，只不過是臭名而已。這裏白天如死一般的靜寂，入夜後笙歌管弦，响徹雲霄，淫聲浪語，更是十里可聞。各色各樣的人都跑到這兒來尋歡作樂，他們將這裏看成地獄中的天堂。

約莫八點鐘了，女客來到銷魂巷。

這條巷子不長，約有十幾戶人家，每家門口都掛着一盞燈籠，上面寫着字，代表了她們的艷幟；如「留香」，「牡丹」，「白玉」……等等。

女客似是對這裏很熟，直截了當地來到了

「秋雲」的門口。

門口接客的大茶壺有些楞，但還是迎上去了：「這位姑娘……？」

「我找禿二爺。」禿二爺算是李二禿子的尊稱。

「哦！哦！妳是……？」

「放心！」女客塞了一塊大洋在大茶壺手裏。「我不是找碴兒來的，我不是他的堂客，也不是他的姘頭，是有要緊的事兒找他。」

別說那一塊大洋的打賞敎人心動，那幾句話兒也够使人服服貼貼，大茶壺一面招呼女客前廳裏坐，一面着人到後院去請李二禿子。

李二禿子這幾年來在女客這條綫上表現得還不錯，當然進賬也不賴。手頭一富裕，人的精、氣、神就完全兩樣。走路步子大，眼光看着天，一副高不可攀的模樣。

可是，當他看清楚了來人是女客時，他的神態變了，臉上堆着假笑，吃驚地說：「是妳呀？」

「想不到？」女客笑瞇瞇的。

「嘿嘿！是想不到。妳……妳怎麼曉得我……我在這兒呢？」

「你是一個人，不是一條蛇，又不能够鑽到泥地裏去。」女客站起來一擺頭，說：「跟我走！」

「上哪？」

「有急事，非你不可。」女客說完之後，頭也不回地往外走。

她好像很有把握，不錯，她是眞有把握，李二禿子，一步一趨地，跟着她走出了「秋雲班」。

女客始終沒有回頭，她的步子開始很慢，然後逐漸加快，走的盡是偏僻的背街。

突然，她站住了。但是她並沒有回頭。

李二禿子也站住了，他的頭上在冒汗。

「二禿子！」女客的語氣好冷，好冷，就好像秋霜寒露：「吐吧！」

「吐？吐什麼？」

「你吃了什麼就吐什麼。」

「我……不明白。」

女客轉過身來，目光像釘子，話聲像石頭：「錢，算不了什麼，但是，任何人都不能耍我，而且，我們這條鐵鍊，也不許可有一個環節生銹，斷裂。吐吧！現在還來得及。」

「妳……說些什麼呀？」

女客上前了兩步，一伸手，抓住了李二禿子的衣領，沉聲說：「你是眞不明白？」

「眞……眞不明白。」

女客冷聲道：「好！我問你，罎子什麼時候到你手上？」

「大……大前天早起。」

「你是什麼時候轉手的？」

「當……當天夜裏。」

「爲什麼拖了整整一天？嗯？我的規矩是怎麼訂的？你說！」

「當時……我發現有狗腿子釘我的梢，所以不敢立刻轉手，就這麼躭擱了。」

「哼！」女客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再問你一件事，前天，你在金銀舖子裏買了好幾件貴重首飾，又在綢緞舖剪了好多料子，整個的化費一共大洋九百五十幾塊，這筆錢是那裏來的？」

李二禿子沒有答話，但他的右手却突然多了一把刀。

那是一把普通的短刀，但是拿在李二禿子的手裏却是非常危險。奇怪的是，女客並沒有絲毫閃避，李二禿子也沒有執刀攻擊，他只是神態悠閑地用短刀修刮指甲。

「女客！」李二禿子的神情鎮靜得出奇。「妳對我的事倒是弄得很清楚。不錯，我打了首飾，買了綾羅綢緞，我這幾年，也賺了不少錢……」

女客幾乎用怒吼的聲音打斷他：「可是你並沒有存下一文錢。」

「妳怎知道？」李二禿子專心一意地修刮着指甲，看上去似乎很鎮靜，但他頭上仍在繼續冒汗。

「沒有我不知道的事情。二禿子！識趣點，吐吧！」

「妳雖然沒有明說，我倒懂了，那隻罎子裏裝的是錢，錢又丟了，是不是？」

「不錯。」

「丟了多少？」

「全部！」

「全部是多少？」

「你跟我一樣清楚。」

「女客！」李二禿子終於停止修刮他的指甲了。他抬起頭來，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又慢慢吁吐而出：「妳寃枉人了。」

「我絕不會寃枉人。」

「那麼，妳是認定那筆錢是我拿的？」

「不錯。」

「我再說一次，我沒有拿。」

「我不會信，現在你只有兩條路。」

「那兩條路？」

「一條路是吐出來……」

「另一條路呢？」

「死！」女客這一個字說得强勁有力，就好像是從槍裏射出了一粒子彈。

李二禿子的動作眞快，刀尖上挑，直刺女客的咽喉，兩人貼身如此近，只怕任何行動矯捷的人都難逃一死。

女客却逃過了，她顯然早有防範，頭一低，就使得李二禿子這一擊成空。

李二禿子練過武，擅長搏殺之技，人又是兇狠殘暴，他雖是一擊撲空，絕不會就此罷手，冷哼了一聲，揚刀揮舞，向女客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砰！砰！沉靜的夜空中突然响起了兩槍。

李二禿子的身子像風車般連連打了幾個旋，然後向前仆倒，右腿輕微地抽搐了一下，就不再動彈了。

暗影中閃出了一個人，她是和女客最親近的小杏子。

女客蹲下去檢視李二禿子，然後埋怨地說：「妳不該殺他的。」

「姑奶奶！」小杏子嘖嘖連聲地說：「妳倒說得輕鬆，他兇得像一頭餓獅，不一槍放倒他，萬一傷着你，那還得了？」

「唉！」女客嘆了口氣。「那筆錢只怕追不回來了！」

小杏子沒去理會女客的話，逕自去搜查李二禿子的身上，她顯得很熟練地從死者身上取出了一個精緻的皮匣，脹鼓鼓的，一搭眼就知道那裏面非常「豐滿」。

小杏子的動作非常俐落，只不過眨眼工夫，她就將皮匣藏欵的數量清點出來了：「美鈔一百元的七張，港幣伍百元的四十張……」

「這件事是他幹的，絕沒有錯，只是……」一陣離亂的脚步聲將女客的話打住。

她一拉小杏子，二人立刻遁進了一條窄巷中。

是一小隊僞軍巡邏隊，顯然是聽到槍聲追查過來的。她們聽到那些傢伙大嚷道：「這裏！這裏！……沒氣啦！兇手一定逃不遠，快追！」

「他媽的！你吃飽了撐得慌是不是？」聽口氣，說話的人分明是個小頭目。「瞧瞧！一槍穿過太陽穴，這種追魂槍法咱們這幾個人還不够死哩！」

躲在窄巷裏的小杏子笑了，笑得很得意，輕輕地將短槍扣上保險，藏入懷中。她非常有把握，現在是不需要再動槍了。

女客和她緩緩地離開了現場，二人邊走邊談。

女客說：「小杏子！妳說說看，像李二禿子這種人，突然發了一筆橫財，他會將那筆錢藏在什麼地方？」

小杏子連想都沒有想，就提出了答案：「像他這種人絕不會相信別人，甚至連他自己都不信任，他一定將那筆錢帶在身邊。」

「對了！他一定會將那筆錢放在身邊，但是，這點錢只是其中一部份，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小杏子翻翻眼皮，喃喃地說：「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難道……？」

「難道怎麼樣？」

「難道他這回改變了習慣，將這筆橫財分別藏在幾個地方？」

「錯了。」

「哦！」

「有人與他同謀，而且還不止一個人，李二禿子只不過分到這一部份錢。」

「嗯！很有可能。」

「所以，我們不但要追回這筆錢，也要追查他的同謀。」

「可惜……」小杏子沒有再說下去，如果李二禿子沒有死，那豈非還有逼問的機會。

「這不怪妳，」女客很親暱地挽住她。「今晚妳得給我辦一件事。」

「妳吩咐。」

「不管妳用什麼方法，不管要化費多少代價，一定要將李二禿子平常接近的人查出來，名、姓、來歷、詳詳細細地，給我列一張清單子。」

「好！妳在那裏等我。」

「五福客棧。」

×　　　×

五福客棧格局不算小，外三進，內三進，院宅深廣。五福客棧住的人也不算少，三敎九流，無所不包。說它是臥虎藏龍之地未嘗不可，形容它這兒龍蛇雜處也算恰當。這些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表面上各有各的行當，骨子裏幹的又是另一套買賣，誰也不去問誰：「老哥在那裏得意呀？」若是誰要問出這句話來，不但大犯忌諱，而且還够資格稱爲天下第一號大儍鳥。

一進客棧的門，是一個寬闊的前庭，種了幾株花，栽了幾棵樹，談不上什麼雅趣，穿過花徑，登階，進門，就是店堂，櫃枱、餐廳、會客、喝一杯、品一盅、都在這兒。偌大客棧，數這兒最亂、最嘈，但是每一個人都愛往這兒跑。

面對着櫃枱處，有一間客房，誰住在這兒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邪霉，這麼嘈，這麼鬧，那能作居停之所，偏偏有人訂下了這間房。誰？「天下第一仙」。

仙！這世界上眞有仙！那不過是騙人的玩藝兒罷了。他掛起招牌來騙人不算稀奇，竟有那麼多人化費金錢去受騙，這才眞正是怪事。

這位「仙」眞够神秘，問他姓什麼名什麼，他總是笑而不答，客棧裏有號簿，住店的客人都得登上號簿，他在簿上落的名欵也是天下第一仙。他平常很少走出房門，終日一副漆黑漆黑的眼鏡遮去了半張面孔。憑良心說，他也沒有空閑離開他的寶座，生意實在太好了。

現在已經是晚上十點十分，夜已深了，是不是？錯啦！五福客棧的鬧勁剛剛開始呢。聽！平劇清唱，小曲兒，十八摸，笙歌管弦，東揚西飄。瞧！穿紅的，着綠的，這個走了，那個來。吸一口氣試試：脂粉味、酒味、打嗝洩出來的酸味，濃着啦！這才是正宗「三不管」地頭上的生活方式，眞正將生命捏在手裏，隨時會揑成粉碎的氣氛。

有人上門了，三十來歲，面皮白皙，身裁修長，兩眼炯炯有神，還有那麼一點兒書卷氣。讀書人！很像，這種人在「三不管」地頭上可眞少見，也只有這種人才最受人注目。

四喜兒迎了上去，他眼尖，來客空手，準不是住店的，因此他問：「會客？」

「看相。」

「那邊。」四喜兒抬手一指，又忙他的去了。

一爐香、一盅茶、一方硯台、一支筆，桌上佈置很簡略，却很吸引人。這使得坐在枱子後方的江湖術士眞有那麼一點「仙」味兒。

年輕人掀簾進了門，仙家沒說話，沒起身相迎，只是招招手，來客坐下，彎手放在膝上，有那麼一丁點兒倜促，不安。

「問流年？」仙家開口了，可惜嗓門略帶沙啞，土腔太重，缺乏「仙」味。

年輕人一句話也沒有說，從身上摸出一個小紙卷兒，順着桌面推了過去。

仙家展開紙卷兒，只瞄了一眼，神色就大大一變；一副肅然起敬的模樣。

紙卷兒在他手指間撕成了碎片，再丟進了檀香爐。仙家也開了口：「問行人麼？目前是飄渺不定，尚無歸期。不過，也會突然來到，你等着吧！三天之內，準有好消息。」

這位看相的客人似乎惜言如金，一句話也沒有說，摸出一大叠鈔票放在桌上，站起來走了出去。

店堂裏有一個頭戴鴨舌帽的漢子剝着花生下燒酒，他的長相既不惹眼，他的穿着更不惹眼，任何人都不會去留意他；但他却在留意別人。

他留意的就是那個帶有書卷氣的年輕人。

年輕人前脚出了店，戴鴨舌帽的立刻後脚跟了出去。兩人的距離總是保持在二十步左右，前面的人從未回頭看看，釘梢的人也沒有很小心地掩藏行跡。

一直走到不見行人，黝暗無燈的僻靜巷道，前面的人才停了下來。他沒有回頭，也沒有動，似乎在等待釘梢的人跟上去。

釘梢的人略微猶豫了一下，終於還是向前走去，在距離那人約莫兩步之處停下，他如果猝然揮出一拳，前面那人一定躲不脫。

但是，兩個人都沒有動，就像是兩尊沒有生命的石膏像。

「你爲什麼跟着我？」語氣很溫和，不似質問。

「你怎麼知道我是在跟着你？」釘梢者的聲音就顯得有些飛揚浮躁。

那人不再說話，又向前走了。

戴鴨舌帽的漢子騰身一躍，攔住了那人的去路，沉叱一聲：「慢走！」

「怎麼啦！」年輕人文縐縐的，沒有顯出半點驚色。「方才是釘梢，現在是攔路，爲什麼喲？」

「要向你打聽一個人。」

「打聽一個人？」

「嗯！從南京來的夏紫林，你認識嗎？」

「認識。」

「他在那裏？」

「就在你面前。」

「哈哈……」戴鴨舌帽的漢子突然放聲大笑起來。「夏紫林！難怪有許多人都稱呼你！是一條來無踪去無影的神龍，够種！够種！……你可知道我是誰？」

夏紫林語氣刻薄地說：「瞧你這身流里流氣的打扮，恐怕是日本憲兵隊的狗腿子吧！」

「罵得好！嘿嘿……」那傢伙連連地冷笑了幾聲。「你姓夏的眞够種，不過，你該明白，够種的人總要比那些裝怕死的人要死得快些。」

「多謝指敎，請讓路。」

「讓路！你在作夢吧？對不住，今晚要請你到憲兵隊的押房去睡睡老虎欖，請吧！」說着，那傢伙掏出了槍。

這就是狗腿子們的嘴臉，口裏說「皇軍」，手裏亮短槍，亂世中人命薄如紙，誰能不怕他？

夏紫林却不怕他，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姓夏的！」短槍在夏紫林腰眼上戳了一下。「乖乖跟我去吧！」

「你帶路呀！」

「自然會領你上路，」那傢伙神氣活現地將鴨舌帽向上頂了一下。「你可以先瞧瞧，四週全是我的人，最好不要妄動。」

夏紫林一句話也沒有說，他不是瞎子，早就看見了暗處閃動的人影幢幢。

那傢伙抬手指示了一個方向，夏紫林抬抬腿就走，步履仍是那樣鎭靜，安詳。

不過，只走了幾步，夏紫林就停了下來，冷冷問道：「我們是去那裏？」

「不要多問。」那傢伙在他身後叱喝。

「我知道是去那裏。」

「你當然知道。」

「我在領你走上黃泉路。」

夏紫林的聲調很平靜，但是他的身體却不平靜，飛旋，揚腿，以神出鬼沒之技，一脚踢飛那傢伙手中的槍。

動作是連貫性的，因爲暗處還有那傢伙的同黨，所以夏紫林飛快前撲，扣住了對方的右腕與頸顈，將對方當成了肉屛風。

這一變化，恐怕任何人也沒有想到。

在表面上看，夏紫林不過是一個文弱書生，一旦動起來，却如猛虎般銳不可當。

暗處的人現身了，三個，每個人手裏都有槍，但是誰也不敢亂用槍。

夏紫林冷笑道：「朋友！你那兩下子還太嫩了。你名叫吳保成對不對？在日本憲兵隊長中村大尉手下，是第一個大紅人，但是，今天你却栽定了。」

「你想怎麼樣？」那傢伙還在逞强。

「我想怎麼樣，大概你心頭也有數。」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現在第一步，叫你的手下丟槍。」

「我爲什麼要聽你的？」

「因爲你的性命在我手裏。」

「我早就打聽過了，你出門身上從不帶武器……」

「可是我的手仍然可以殺人，要不要試試？」夏紫林的左臂突然一緊。

吳保成連忙叫嚷道：「大家快丟槍。」

三支槍立刻離開了殺人者的手。

「第二步，」夏紫林說：「敎他們雙手抱頭，面牆站好。」

吳保成一聲令下，那三個人誰敢不從。那情景眞有些滑稽，但並不可笑，這是一個死亡之神隨時降臨的時刻。

人，永遠無法去主宰死亡之神，但是可以主宰自己。主宰自己的軀體，主宰自己的意志；在任何情況下永不猶疑，永遠主動，那麼他被死亡之神邀爲座上客的機會將非常渺小。

夏紫林正是如此，他了解自己，更了解敵人。他永遠懂得什麼時候該收斂，什麼什麼該伸張；自然也懂得防守或攻擊的最佳時機。

現在，他已經將這一撮跳樑小丑控制住了。但……

「吳保成，」夏紫林冷冷地說：「你現在該相信，我的確可以隨時置你於死地。」

「我相信。」

「但我不會置你於死地。」

「我明白。」

「你明白！」

「嗯！因爲我活着對你很有用。」

「很有用倒不見得，如果你……」

吳保成的語氣突然强硬起來：「夏紫林！你少來這一套，姓吳的固然怕死，却不願被別人牽着鼻子走，如果要講條件，不用談。」

「難道要我白白的放你一條生路？」

「你沒有那樣好說話。」

「那就對了，只談一個條件怎麼樣？一件很簡單的事，你作起來一定輕而易舉。」

吳保成沉默了，過了好一陣子，他才開了口：「你先說說看。」

「帶我去憲兵隊。」

吳保成幾乎懷疑他的聽覺有毛病，不禁問道：「你說什麼？」

「帶我去憲兵隊。」夏紫林說得很慢，很清楚。

「你想找死？」

「別管我想找死找活，只告訴我，答不答應。」

「怎麼個帶法？」

「將我扮成你的手下，混進去。」

吳保成不禁笑了起來：「哈哈！這眞是作夢都想不到的事。夏紫林！我應該提醒你，你只要一跨進憲兵隊的大門，立刻就要成爲階下囚。」

「那不干你的事。」

「就算我守信不揭穿，我的手下也不一定能保密；就算他們也守口如瓶，你也逃不過日本憲兵銳利的眼睛。……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夏紫林沉聲說：「我再問一遍，也是最後問：你答不答應？」

「我答應，但是你要弄清楚，是你逼我如此作的。如果你死在憲兵隊的刑房裏，千萬不要怪我。」

「我永遠不會怪你。」

「夏紫林！你是一個怪人。」

「所以我作的也是怪事。」

×　　　×

女客一直在等，等那名單，她相信小杏子一定辦得到。女客在三不管地段上吃得開，是因爲她有氣魄，有膽識；而小杏子則憑她的精靈刁鑽，她懂得用各種方法去對待各種人。

所以女客對她有信心。

現在已經是午夜了，五福客棧中喧鬧的聲音也在跟隨時光逐漸消逝，女客對小杏子的信心也在開始搖動；好幾個鐘頭，沒有消息，不見人影，這不是尋常的事。

篤篤篤！有人敲門。

來人並不是女客所要等待的小杏子，如果是她，敲門，就不會連三下。女客掀起枕頭，看看放在枕頭下的曲尺手槍，然後將衣領處的一粒鈕扣鬆開，這才走到門邊，輕聲問道：「誰？」

「我，胡奇。」一個低沉的男人聲音。

胡奇！僞軍緝私隊的一個參謀，他來幹什麼？

女客心中難免有些狐疑，但她還是打開了門。胡奇想往裏進，却被她攔住了：「噯！對不住！有話就請站在門口講。」

「房裏有人麼？」胡奇那雙三角眼向房內瞄了一下。

「有人沒人都不干你的事，」女客的辭色

都很冷。「說吧！有什麼事？」

「金大隊長要我來傳句話……」

「怎不往下說？」

「機密話兒，站在門外不方便說。」

女客稍爲留意了一下，還是讓胡奇進了房門。

胡奇老實不客氣地往椅子上一靠，大模大樣地蹺起了二郎腿，等女客關上了房門，他才開了口：「女客！聽說妳失了手？」

「喲！你們的消息倒很靈通。」

「多少？」

「告訴你又有什麼用？」

「大隊長很想帮帮妳的忙。」

「哼！」女客笑了，很嬌，很媚，却有明顯的嘲弄意味。「金飛虎莫非發了橫財？」

胡奇却是一本正經地：「女客！妳聽我說，大隊長是有誠意的。問妳多少，妳也不會說，所以大隊長已經決定帮妳這個數。」

他伸出一根指頭比了一下。

「這個數是多少？」女客裝迷糊。

「一萬塊現大洋。」

「金飛虎眞够意思，條件呢？」

「嘿嘿！」胡奇笑了。「妳眞聰明，難怪妳在三不管地段上，混得開。嗳！……其實，這也不算是什麼條件，只是請妳也帮他一個忙。」

「說吧！」女客很平靜，她似乎對一切都不感覺意外。

「帮忙幹掉一個人。」

「誰？」

「夏紫林。」

「夏紫林是誰？」

胡奇反倒吃驚了，說：「妳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哼！」女客冷笑了一聲。「聽你口氣，想必還是個大人物。」

「來頭不小啊！」胡奇翹起大姆指往背後一比，壓低了嗓門：「那邊的，專門在三不管地頭上活動，大隊長對他頭痛得很。」

「大隊長除不掉的人，我還能够把他怎麼樣？」

「不是除不掉，而是……」

女客揮揮手，不耐煩地說：「不必說啦！我全明白，對不住，回稟你們大隊長一聲，這事兒我幹不了，你們怕得罪人，我也照樣怕得罪人。」

胡奇的臉色突然冷了下來：「這一趟回路我也不用跑了，大隊長還有一句話——若是妳不肯帮這個忙，只有請妳離開。」

「喲！」女客嬌聲嬌氣地嚷叫起來。面上的笑容美艷如花，口中的詞兒却尖利如刀：「人說你們這羣二鬼子比起眞鬼子還難對付，倒是眞有這麼回事哩！怎麼說翻臉就翻臉啊！」

「妳儘管損吧！」胡奇老着面皮說：「打從幹上僞軍那一天開始，祖宗靈牌早他媽的劈了當柴燒啦！女客！妳可要想想清楚：這幾年，妳在單帮綫上混出了名堂，金大隊長可眞帮了不少忙……」

「胡奇！」女客臉色一綳，冷冷地叫着對方的名字。「不錯，這幾年來你們帮忙不少，不過却是魚帮水，水帮魚的交情；再說，那邊對我也不錯，別的事我都可以効勞，唯獨這樁不行。」

「妳是吃了秤錘鐵了心？」

「說得文縐縐一點——歉難從命。」

胡奇額頭上的青筋鼓脹得活像一條條黑色蚯蚓，眼看一場暴風就要來臨，他突然又忍住了。陪着笑臉說：「我完全清楚，妳走的是陰陽道，鬼這邊要拉攏，人那邊也要賣交情。不過，妳放心，如果妳幹掉姓夏的，那邊絕不會怪妳。」

「爲什麼？」

「告訴妳，姓夏的掉進了老虎窩。」

「哦！」女客的面色不禁一變。

「這是一個多鐘頭以前的事。唉！姓夏的大概是吃了猪油蒙了心，竟被狗腿子吳保成誆進了憲兵隊。那地方比他媽的森羅寶殿還厲害，一進去就別想活着出來。姓夏的就算是鐵打的，也能將他熔化掉。說不定，熬不住時還會洩漏那邊的秘密。如果妳幹掉他，不但免了姓夏的皮肉之苦，也跟那邊帮了忙啊！」

「這我就不明白了，既然人已經死定了，你們大隊長又何苦多此一舉呢？」

「女客！還虧妳是一個絕頂聰明的人哩！姓夏的跟咱們也有交情，萬一吐了實，那還了得？」胡奇說到這裏，頗有些得意之色。「咱們是身在番邦心在漢啊！」

女客差一點就將晚上勉强吃下的一小碗麵條吐出來了，心在漢，心在漢？眞令人噁心。還不是雙面討好，爲將來留退路。

見她不語，胡奇又說：「這是一舉四得的事……」

「怎麼一舉四得？」

胡奇扳着指頭：「這一，夏紫林免受酷刑之苦；二，那邊也安心；三，咱們大隊長也免去了心中之憂；這第四嘛，妳淨賺一萬塊大洋錢。」

「胡奇！」女客的語氣倒是緩和了許多。「買賣是單好買賣，可惜我吃不下來。」

「吃不下來？」胡奇笑了，很奸很詐的笑：「嘿嘿嘿！妳眞會蒙着眼睛說話，誰不知道妳在日本憲兵隊裏安排了內綫？」

「這話是誰說的？」女客又毛了臉。

「嘿嘿！眞人面前不說假，光棍眼裏不揉沙，好幾次東洋鬼子想親自圍堵妳的私貨車隊，都讓妳溜掉，這還不明白麼？」

女客也笑了，笑得很冷：「嘿嘿！這叫逼着山羊上樹，看樣子我是非答應不可了。」

「務請賞個面子。」

「有幾個問題要請教。」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夏紫林既是那邊的人，一定預備了毒丸子之類，他自己可以輕易解決……」

「也許是毒丸子不靈，也許是姓夏的下不了決心，不管怎麼樣，他現在還活着却是事實。而且從進去到現在，他已經嚐過三葷，三素的點心了。」

女客很懂，「三葷，三素」雖不是大刑，但沒有幾個人能熬得住，這姓夏的眞還够種。

因此，她點點頭說：「回去告訴金飛虎，這樁差使我接了……」

「謝謝，謝謝。」胡奇顯得非常高興。

「慢點，我還有話沒有交代清楚……那一萬塊大洋的酬勞我拒不領受……還有，我要救姓夏的脫險，而不是殺死他。」

胡奇吃驚地說：「女客！妳瘋了？」

女客平靜地說：「我沒有瘋。」

胡奇吁吁地說：「妳沒有瘋，爲什麼滿嘴瘋話？從日本憲兵隊裏救出一個人來，那簡直是夢想。」

「那麼，想到那兒去殺人滅口，同樣是夢想。」

「完全不同。只要妳有內綫，殺一個人輕而易舉，食物，飲水，都可以動手脚。事後，東洋鬼子爲了面子，也不會聲張。救一個人出來就大不相同了。就算妳能成功吧，妳也該想想後果，東洋鬼子必定是嚴密封鎖，四處追捕，豈不要天下大亂，害了許多人？」

女客沒有說話，她的表情很靜，心頭却很亂，胡奇說的話句句是實，後果實在太可怕，

那時，這三不管地頭一定變成人間屠場。

她的眉頭皺得很緊，這在女客來說，是個罕見的表情，胡奇當然「一眼見心肺」，立刻打鐵趁熱：「女客！這樁買賣接了吧，別再猶豫啦！」

「你先回去，」女客揮揮手。「一個鐘頭以後再給你肯定的答覆。」

「嗳！」胡奇差點嚷了起來。「現在都快半夜了，還要等一個鐘頭？這……」

「別囉嗦！我這個人一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不用想討價還價，請吧！」

「唉！」胡奇嘆了口氣，無可奈何地站了起來，而且還掏出掛錶來交代清楚：「瞧！現在是十二點三十一分，一點半我再來一趟。」

胡奇走了，而女客的眉頭却愈皺愈深了。略微地想了一想，她就展開了行動，第一步當然是去找小杏子，但是小杏子還沒有回來。她在深閉的房門口站了一會兒，然後掉頭走出了五福客棧。幸好這家客棧是夜不閉戶，還沒有驚動任何人。

夜涼如水，長街寂寂，女客一個人孤獨地走着。以往她慣常獨闖獨行，但她從沒有孤獨的感覺。現在，她却感到一陣可怕的孤獨在侵襲着她。她不禁有所感觸：女人畢竟是軟弱的，永遠無法和男人一樣逞强爭勝；尤其在她現在所幹的這種行業裏。但是，她如今却騎在虎背上，休想下來。

「女客！」突然有人叫她。

抬頭看，發現丁剛全站在她面前。她一驚：心有所思，竟然連警覺性都消失了，如果他是不懷好意的敵人呢？……

「女客！」丁剛全詫異地望着她。「怎麼回事？看妳精神好像恍恍惚惚的。」

「嗯！」女客並不否認。「這兩天我是有點魂不守舍。」

「半夜在街上閒蕩，幹什麼？」

「找人。」

「找誰？」

「小杏子。」

「她！心連肝，肝連心，怎麼弄丟了。」

「別說笑，」女客緊綳着臉。「小杏子八成出事了。」

「胡扯！」丁剛全不以爲然地說：「小杏子精得像猴子，她會出事？這下頭該加兩個字，她會出事才怪。」

「她已經離開我好幾個鐘了，這是從來不曾有過的事。」

「小杏子跟妳這麼久了，妳還不知道她的毛病？」

「什麼毛病？」

「見了英俊的男人就會忘掉所有的事。」

「別嚼舌根啦！」女客突然面色一正。「麻煩你跟我找一個人。」

「誰？」

「跟東洋鬼子當翻譯的賈不同。」

「他在忙。」

「忙什麼？」

「當然是忙着給東洋鬼子作翻譯。告訴你，今晚日本憲兵隊釣到了一條大魚。」

「丁哥！麻煩你給賈不同傳一句話，他欠我一筆債，現在要論到還債了，不管他有多忙，要他在半個鐘頭以內到五福客棧來找我。」

「女客，憲兵隊又不在鎭上，半個鐘頭來得了麼？」

「姓賈的有電單車，不用替他担心。」

「我可沒有電單車呀，如何給他送信？」

「不會掛『風子』？」（註：風子卽電話，江湖切口。）

「風子窰口關門了啊！」

「去敲門，就說女客有急事。」

「好！好！我這就去，呃……那筆錢查出點名堂沒有？」

「丁哥！」女客又毛臉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你難道跟老婆親熱的時候，還一面問米價？」

「嘿嘿！」丁剛全伸手在臉上抹了一把。「不該問，是不該問……嘿嘿！我這就去。」

丁剛全走了，走得很快，街上又恢復了沉寂，冷靜，那陣可怕的孤獨感覺又襲上了女客的心頭。

她打算回客棧，突然發現街簷下有人。

那人，靜靜地站在那裏，好像已經站了很久。

女客不去理會，走她的路。

「女客？」街簷下的人打招呼了；沉穩，有力，顯見不是嫩貨。

「那一位？」她站住，並未轉頭。

「慕名求教。」辭兒很文雅。

女客冷冷道：「求教不敢，閑扯談沒空，若是談買賣……」

「正是要跟妳談買賣。」

「請明天到五福客棧來找我。」

「這筆買賣很大，也很急。」

「大？急？」一聲冷笑！「哼！見多啦！對不住，夜裏不談買賣，何況，我現在還有急事。」

「送上門的生意妳不作，那不稀奇，只因爲妳不喜歡賺錢，但是你現在需要錢。」那人說。

女客轉過身，向街簷下走去，並非她突然改變主意要跟對方洽談，而是想看着對方是何等人物；他爲什麼知道她目前需要錢？可疑。

那人的身裁很魁偉，肩頭很寬，兩隻眼睛也很大，在黑夜裏看去，他的目光顯得格外有神。

在女客的眼裏，他是一個陌生人。

「那條道上的？」女客問。

「我也是單帮客。」

「少見。」

「我不是這條綫。」

女客的動作眞快，一閃身人已到了對方的背後，鋒利的短刀抵上了那人的腰眼。

那人的身子紋風不動，這份鎭靜功夫不禁使女客暗暗佩服：沒話說，在單帮道上一定是個頂尖人物。

儘管心中暗暗佩服，女客手上却絲毫沒有客氣，着實將對方「洗」了一番，連根洋鐵釘都沒有搜出來，女客這才收起了刀。

那人並未冒火，不過，語氣却大大不遜：「這是妳作買賣的規矩？」

「得罪！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不得不防。現在……」女客頓了一頓，一個字一個字緩慢地說道：「我要請教，你如何知道我目下正缺錢用？」

「三不管地頭上快嘴特別多，我又養着耳報神，如此回答，妳可滿意？」

「夜靜更深，我又是一個女流，不便請你到客棧少坐，只有在這裏談談……能不能够請教大名尊姓？」

「姓陳名九，人稱九尾龜……」

「哼！」女客重重地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原來是黑九爺，倒是失敬得很。不過，咱們沒有買賣可談，請吧！」

「爲什麼沒有買賣可談？」

「我不沾黑貨。」

「這我早已風聞了，不過，眼前情況略有不同，妳難道不能屈就？」

「我不覺得眼前情況有什麼不同。」

「妳需要一大筆錢。」

「但我不賺這種錢。」

陳九轉過身來，冷冷地說：「女客！妳可以仔細地想想，東西不多，一個小提包，妳提得動，我也提得動，只要送過國軍封鎖綫，儲備票一千萬元。不算多，但是可以解決妳大半困難，後天擦黑起貨。不想幹，用不着回答，想幹，明天太陽落山之前在鎭東頭土地廟插上一炷香。好！我走了。」

這位人稱「九尾龜」的黑帮大帥倒是爽快得很，說完，也不待女客有所反應，昂首闊步地走了。

女客楞在那裏，食指咬在唇間，很緊，但不知痛。

一千萬儲備票！委實可以解決她大半困難，但是那一提包黑貨，要毒化多少國人？不能做，她心裏一個勁兒地喊着：絕對不能做。

遠處傳來了引擎的軋軋聲，女客一聽就知道是賈不回的電單車來了。

賈不回這個名字聽起來好像是個多烘老先生，實際上他年紀三十還不到，戴着一副金絲邊眼鏡，斯文得像個教書先生。女客跑到街中間一招手，電單車停了下來。

「女……客……」想是太急，賈不回竟然結巴起來了……有……有什麼要緊的事啊！」

「小賈！你好像還欠我一筆人情吧？」

「啊呀！不用提什麼人……人情了，乾脆說，要我爲妳辦什麼事吧？」

「我要救一個人。」

女客一張口，賈不回就皺緊了眉頭，那副金絲邊的眼鏡也滑落到鼻尖上。

他藉着修正眼鏡的部位，拖延了一下時間，緩慢地開口說：「我知道妳要救誰，不過，我要先弄清楚：是妳自己要救他？還是受人所托？」

「這……」女客猶疑了一下。「……我不會告訴你。你先回答我，你有沒有辦法？」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尤其是妳吩咐的事，我更不敢一口回絕。但是我要提醒妳，這個人不能救。」

「爲什麼？」女客深表驚異。

「別問爲什麼，我倒要先問問妳：可知道他是怎樣進籠的？」

「聽說是被狗腿子吳保成誆進去的。」

「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妳也不想想，姓夏的這幾年，在界首一帶神出鬼沒，弄得日本皇軍……」

女客嚴厲地說：「小賈：在我面前不要說『皇軍』兩個字。」

「是！是！」賈不回立刻改了口：「日本鬼子對他頭痛極了，上海在通緝他，南京也在抓他，就憑一個吳保成怎麼奈何得了他？」

「那麼……？」

「告訴妳，是他自己心甘情願進去的。」

「這我就不懂了。」

「妳不懂，我也不懂，連那位自負的憲兵隊長，都不懂。不過，有一件事情却可以肯定：姓夏的一定又在執行一個大行動，一個大計劃，進籠，只不過是這個行動中的一個細節罷了。」

「不會吧？」女客搖着頭，不表贊同。「日本鬼子的憲兵比他娘的十八層地獄還要恐怖，一進門就得光脫一層皮，夏紫林是行家，難道他……？」

「妳是白担心，到現在爲止，他連一根髮絲都沒有受到傷害。」

「哦！還沒有修理他？」

「日本鬼子並非都是蠢貨，拿中村來說吧，他就是一個精明透頂的特務。他知道硬上根本沒有用，所以跟姓夏的軟泡。」

「軟泡？你以爲姓夏的吃這一套？」

「當然不吃。不過中村却另有打算。他派出各種人和姓夏的閑聊，談的是各種話題，然後找出小小的破綻，再加以分析，研判，女客！這方面是幹特務最厲害的一招，姓夏的會在不知不覺間洩了底。」

「小賈！深夜打擾你眞不好意思，你請回吧，這件事情我還要想想，明兒個再和我連絡一次。」

賈不回上了電單車，走了，爲這沉寂的夜裏又帶來一陣擾人清夢的噪音。

女客緩緩向客棧走去，她想：胡奇要來討回話了。

客棧門口眞有人在等她，然而不是胡奇，是一個女客很不喜歡見到的人。

吳保成咀裏叨着烟捲兒，那一明一暗的火頭就像在打什麼暗號。女客摸慣了夜路，即使在黑夜，她也能十丈辨人，所以老遠就認出他了。

她很討厭吳保成，但這個時候却不便回避他。

於是，她挺挺腰，昂首走過去。

不理，只顧走她的路，吳保成站在這裏未必就是等她，她也可以藉說光綫暗沒有看見。

然而吳保成却一橫身攔住了她的去路。

在三不管地段上，沒幾個人膽敢如此對待女客。但是吳保成就敢，因爲他仗着有東洋鬼在身後撐腰。

「哦！」她站住，故作微驚道：「是吳三哥？」

「妳約小賈幹什麼？」吳保成倒是開門見山，直截了當，絲毫不拐彎兒。

「當然有事。」女客回答得也很乾脆。

「什麼事？」

「小賈是你同事，爲什麼不去問他？」

「我要問妳。」吳保成氣勢洶洶。

「喲！」女客倒笑了。「吳三哥！你莫非吃了炸藥，一開口就要爆？」

「莫跟我打哈哈，」吳保成冷着臉，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狀。「妳找小賈爲什麼事？」

「私事。」

「私事？」

「嗯！你一定要我說我就說，我想敎他今晚陪陪我，他偏說忙。」

「他不陪妳，我陪妳。」吳保成說這句話絕非輕薄，而是一根冷刺。

「這種事兒是不能亂陪人的喲！」女客嬌嬌地笑了。「吳三哥！你有你的老相好，小杏子要吃起醋來，我可受不了哩！」

「別跟我打哈哈，」吳保成的臉色更冷了。「我知道妳很有門道，我也領敎過妳那套八面玲瓏的手段。妳懂得在夾縫間求生之道。不過，我要奉勸妳一句，弄不好，照樣會卡在夾縫裏。」

女客嬌笑道：「吳三哥！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

「四個字——莫管閑事。」

「我更糊塗了。」

「那麼我就再說清楚一點：妳跑妳的單帮，賺妳的錢，別的事少管。」

「深更半夜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要告訴我這幾句話？」

「我已說得太多了。」

吳保成一向都很神氣，今天晚上格外氣勢凌人，以女客的性格來說，是絕對不能忍受的。但她却忍住了，因爲她發覺這不是鬧意氣，顯威風的時候。

「好啦！」她春風滿面地說：「我會記住你的話，請回吧！」

「不，我要到妳房裏仔細跟妳聊聊。」

如此一來，女客上火了，雙眉一挑，冷笑一聲，道：「你要進我的房？哼！要不要上我的床？」

就算吳保成眞是色星高照，這種歪腦筋也不會動到女客身上來。但是經她這樣一說，他也毫不容情地頂了過去：「怎麼！金飛虎都能上妳的床，難道我姓吳的還不配？」

女客很不願意得罪這位日本鬼子面前走紅的狗腿子，但是這口氣是再也吞不下去了。一抬手，賞了吳保成一個輕脆的耳光。

吳保成當然也忍受不住，他可以還手，也可以辱罵，但，他却不該掏槍，而他却掏出了槍。

女客雖不是練武的人，這幾年單帮跑下來可說無時無刻不在出生入死，而且在不知不覺間練就了制險服人的身手，一抬脚，踢飛了吳保成手裏的槍，同時拔刀在手，很快地抵上了吳保成的咽喉。

吳保成呆了，呆得像一根木頭。

「吳保成！」一旦毛了臉，女客什麼顧忌也沒有了。「今天留你一條狗命，這筆賬以後再慢慢跟你算，給我滾！」

吳保成看看地上的槍，女客用脚一挑，地上的短槍彈跳而起，到了她的左手，卡地一聲，彈匣落了地，一抛，短槍又回到吳保成的手中。

吳保成拔腿就走，他很想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他的腿却不聽他的指揮，運腿如飛，他這一輩子走路還不曾這樣快過。

女客並沒有得意忘形，她一面往裏走，一面在懊惱，她發覺：和吳保成結下這段樑子非常不智。報復將會立刻來臨，而她現在爲了償那筆債，不能有任何困擾，這該如何應付呢？

回到房剛坐下，胡奇就來了。

他一進門就說：「妳是不是找吳保成帮忙？後來怎麼又翻了臉？」

「夏紫林不能救。」女客直截了當地提到正題。

「爲什麼？」

「我的力量不够。」

胡奇的臉色冷了：「這就是妳回覆金隊長的話？」

女客道：「我欠金飛虎的情，不錯，我會找機會報還，而且，我目前還需要金隊長帮我一個忙。」

「金隊長對妳的事，一向沒有不辦的。」

「請他向吳保成打個招呼，不要找我的麻煩。」

「女客！到底是怎麼回事？」

「別問。」

「那麼，夏紫林的事？」

「奉勸隊長最好不要管。」

「好！我轉告……」胡奇突然吞吞吐吐起來了：「……我現在告訴你一個不好消息。」

「什麼壞消息都無所謂，說吧！」

「我們發現了一個女屍，是被利刀殺害的，她是小杏子。」

女客突然覺得整個屋子都在旋轉。她是一個堅強的女人，但也禁不住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

半晌，她才聲音沙啞地問道：「她的屍首呢？」

「已經暫時收殮了，」胡奇唏噓不勝地說：「小杏子死得眞慘，身中一十七刀，唉！兇手好狠的心。」

女客的門牙緊緊地咬着下唇，唇破血流，她竟然絲毫不感覺痛。

「女客！」胡奇緩慢地說：「金隊長要我轉告妳一句話。」

「什麼話？」

「他要妳千萬莫亂動。」

「金隊長的意思是敎我坐在這裏等待別人宰我？」

「妳誤會了，隊長是好意。情況很明顯，這是一連串陰謀，有人在暗中對付妳。」

「那麼，我要將那個人找出來。」

「不行！萬萬不行。」胡奇連連地搖手阻止。「妳如果稍亂方寸，那個人就會得手。」

女客冷笑道：「金飛虎如此關心我？」

「妳不應該懷疑。」

「我也要請你向金隊長轉告一句話——我會料理這樁事情，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此爲千古不移的定律，我絕不會讓兇手跑掉。」

「女客！妳已經上火了，但是，妳這樣作，正好中計。」

女客冷冷地說：「我不在乎。好了，現在帶我去見小杏子吧！」

「最好不要看。」

「爲什麼？」

「太殘酷。看了會作夢。」

「胡奇！」女客吼了起來。「帶我去，你一定要帶我去。」

胡奇無可奈何地點點頭說：「好吧！我帶妳去，不過，妳千萬不能衝動。」

「放心，我够冷靜。」

× ×

凌晨四時。

天空中下着毛毛雨，彷彿老天爺在爲這時的人間而洒淚。

女客一個人彳亍於長街上。

她是那樣的落寞，那樣的蕭索，看她沉重的步履，好像這個世界上她再沒有朋友了。

突然，街邊閃出了一個黑影。

女客恍若未見，仍然在踟躅而行。

那黑影突然飛快地前撲。他撲起的姿勢極美，但極兇，兩隻如鋼鈎般的手掌抓向女客的頸項，輕巧無聲，强勁有力。

女客仍然在走她的路。

鋼爪般的手掌凌空而下，在堪堪要觸及她頸項的時候，她才突然低首，挫腰，抬臂，旋身，叭地一响，將那個襲擊者，摔了一個狗吃矢。

一抬脚，踩住了那人的胸脯，就像踩住了一尾四脚朝天的烏龜。

女客一彎腰，將那人提了起來，當她正要盤問對方的身份時，這才發覺那人已經死了。一把短刀插在胸膛上。

好快的手法！好狠的殺人滅口絕招。

如果那把飛刀是投向自己呢？自己能躲得過麼？

夜色如此黑，刀法如此快，那是一定躱不過的。

那麼，擲刀者因何不殺自己而殺同伴？

女客突然發覺事有蹊蹺。

藉着暗淡的光綫，女客再察看死者的面貌，才發現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這時，黑暗中又出現了另一個人。一身黑衣，一副低沉的嗓子：「女客！妳殺了我的兄弟。」

「你的兄弟？」

「我不知道你爲什麼要殺他。」

「如果你不是存心要栽贓，那就是你瞎了眼，人根本就不是我殺的。」

「我只曉得我兄弟抓在妳的手裏，而他的心，揷着一柄刀。」

女客放下手裏抓着的屍體，走到那人面前，指着自己的鼻尖問：「你知道我是誰？」

「當然知道。鼎鼎大名的女客。」

「既然知道我是誰，那麼你就該知道，女客是從來不用飛刀的。」

（未完）

驚魂六記故事／古龍·文　盧令·圖

血鸚鵡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王風帶着鐵恨棺木，到酒樓喝酒，譚門三霸天向他找碴，詎不待王風出手，譚門三霸天已為天外飛來的三塊血紅石塊擊斃，王風追查原因，獲知名妓血奴在鸚鵡樓應客，王風以那名妓名字竟叫血奴，又在鸚鵡樓接客，疑其中有詭，遂托着鐵恨棺木到鸚鵡樓，妓寨中人原欲拒絕他進入，王風取出明珠，終獲血奴接見，據血奴告訴他，只要有人肯送她這樣的明珠，她可不管活人還是死人，王風看着血奴，覺得這種女人實在又可愛又可怕，他今晚要留在她屋裏，會否遭遇不測，他不敢想下去——

妖魔祟弱質　鐵漢護嬌娃

硬底的皮靴，擺在一個精緻的，雕花的木架上。

「這是幹什麼的?」

「這是用來踩人的。」

帶刺的皮鞭，掛在皮靴旁。

「這是用來抽人的。」

床頂上掛着發亮的銀鈎，王風卻不敢問這是幹什麼的了。

血奴在笑，笑得又溫柔，又甜蜜：「有很多男人都喜歡脫光躺在地上，讓我用皮靴踢他們，踩他們，用鞭子抽他們。」她看着王風：「你呢?」

王風道：「我只喜歡踢人。」

血奴的眼睛裏又發出了光：「只要你眞的喜歡，我也可以讓你踢，讓你踩，讓你用鞭子抽我。」

王風的心已經跳得很快。

他忽然發現她簡直就是個妖怪，雖然可怕得要命，卻偏偏又能激起男人心裏一種最野蠻，最原始的慾望。

王風道：「你為什麼要在牆上畫這些可怕的圖畫?」

「因為我喜歡要人害怕。」她吃吃的笑着，說：「害怕也是種刺激，常常會刺激得男人們發狂。」

王風道：「這些妖魔在幹什麼?」

血奴道：「在慶賀魔王的壽誕。」她伸手指着那溫文英俊的年青人：「這個人，就是魔王。」

王風道：「魔王為什麼這麼好看?」

血奴道：「對女人們來說，本來就只有最好看的男人才配做魔王。」她的眼波欲醉，身子貼得更緊，媚聲說道：「今天晚上，你就是我的魔王。」

王風心跳得更快，趕緊又問道：「這隻鸚鵡怎麼會是紅的?」

血奴道：「因為牠本就是用魔血滴成的，圍繞在牠旁邊的十三隻怪鳥，就是牠的奴才，就叫做血奴。」

王風道：「你為什麼也叫血奴?」

血奴道：「因為，我一直都很想做牠的奴隸，可是今天晚上……」她用力握住王風的臂，指甲都已刺入他肉裏：「今天晚上，我只想做你的奴隸。」

王風覺得很疼，卻又覺得有種說不出的刺激，他甚至已開始覺得興奮。

他並不是塊死木頭，可是現在卻一定要勉强控制自己。

血奴說道：「十萬神魔，十萬滴魔血，滴成這隻血鸚鵡，卻只用了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七滴，剩下的一千三百滴，就化成了這十三隻血奴。」

王風道：「還有十三滴呢?」

血奴道：「最後剩下的十三滴，都結成了石頭。」

王風聳然道：「石頭?什麼樣的石頭?」

血奴道：「血紅的石頭，在一瞬間就可以奪走人的魂魄。」她臉上發着光，顯得更美麗，美得邪惡而妖異：「我眞希望我就是血奴，甚至讓我變成塊石頭，我都心甘情願。」

王風道：「為什麼?」

血奴幽然地說道：「因為那樣，我就可以接近魔王了，就可以使他踢我，踩我，用鞭子抽我!」

她的喘息急促，奶頭已漸漸發硬。

她的指甲幾乎已刺出了王風的血，喘息着道：「現在你就是我的魔王，隨便你用什麼法子糟塌我，折磨我，我都願意。」

王風的喉嚨已開始發乾，啞聲道：「我還想讓你看樣東西。」

血奴道：「看什麼?」

王風道：「你說的石頭是不是這一種?」

他拿出了那塊小小的紅石。

血奴的臉色驟然變了，就像是忽然被人用力抽了一鞭子。

帶刺的鞭子。

「這不是石頭，這就是魔血……」

她瘋狂般嘶喊，忽然一把奪過王風手裏的紅石，一口吞了上去。

「這是魔血，喝過魔血的人，就可以看見魔王了……」

她又在瘋狂般大笑，美麗的臉上忽然起了種無法描述的變化。

她的臉忽然變成種令人作嘔的慘綠色，柔軟的嘴唇開始扭曲，溫柔的眼波中露出獰惡的表情。

她的雙腿和雙手關節忽然向外扭曲，結實修長的腿張開了，露出了……

她在用力捏弄自己的奶頭：「來，快來，用力……」

王風已完全嚇呆，連呼吸都已停頓，幾乎忍不住要嘔吐。

他沒有吐。

她卻吐了出來，吐出的一種濃綠色的，帶着惡臭的稠汁。

可是她的臉忽又變得溫柔而美麗，呻吟着道：「不要，我痛……」

呻吟般的聲音忽又變成厲吼，她的臉也突又變得可怕而獰惡。

這兩種表情不斷的在她臉上交替變幻着，喉嚨裏有時呻吟，有時低沉。

那絕不是同一個人能具有的表情，也絕不是同一個人能發得出的聲音。

然後她忽然跳起來，她的臉突然扭轉，幾乎扭到背後。

她的背對着王風，臉也對着王風，嘴裏的濃汁還在不停往外流。

屋子裏竟然充滿惡臭，就像忽然變成了個地獄。

王風的手脚已冰涼，一步步往後退。

她已衝過來，張開雙手，橫住了門：「你是什麼人?」

王風用力控制着自己道：「我叫王風。」

她突然大笑，笑聲獰惡可怖：「你騙我，

你想騙我。」

她笑得比瘋子更瘋狂：「你叫王重生，你是個不要命的小雜種！」

濃汁又噴了出來，噴在王風身上。

她忽又躺下去，用力揉着自己的奶房和陰阜，將那顆珠子塞了進去，她的身子不停的向上迎合聳動。

「這女人是我的，你快滾，快滾！」

王風用力握緊雙拳，道：「應該滾的是你，你才是個不要臉的老雜種！」

他忽然不怕了。

他聽見過妖魔附身的傳說，他覺得憐憫而噁心，却已不再恐懼。

他一定要將這妖魔從這女人身上趕出去。

她已暴怒，忽然抓住床脚。

堅固的大床被她輕輕一拉就破裂了，她抓住床脚，用力往王風身上打下去。

她的力氣大得可怕。

王風却已從她身旁滑過去，掠過對面的牆壁，立刻發現圖畫上的血鸚鵡身邊的十三隻怪鳥，竟已赫然少了一隻。

她已衝過去追打。

王風忽然大聲道：「現在我已知道你是誰了，你是血奴！」

她的手一震。

王風立刻又接着道：「我見過你的主人，我還有牠的兩個願意，我可以要你死，要你化作飛灰，萬刼不復。」

她手裏的木棍落下。

王風冷冷道：「所以我勸你還是最好快滾，滾回奇濃嘉嘉普去。」

她又倒下去，厲聲狂吼。

「你這小雜種，你要强搶我的女人，還要管我們的閒事，就算我饒了你，魔王也不會饒你的！」

吼聲越來越輕，越來越遠。

血奴扭曲的面目和四肢立刻恢復正常，但是她的人却已完全虛脫。

她的鼻尖在流着汗，全身都在流着汗，瞳孔已因興奮後的虛脫而擴散。

她還在不停的呻吟喘息，然後她臉上就忽然露出種甜蜜而滿足的微笑。

×　×　×

王風奔出去嘔吐。

等他吐完了，她還躺在那裏笑，心裏彷彿充滿了一種神秘而邪惡的滿足。

再看牆上的圖畫，圍繞在血鸚鵡身旁的怪鳥，已經又變成十三隻。

王風長長吐出口氣，冷汗早已濕透衣裳。

她在看着他，不停的低語道：「你眞好，你眞好……」

——剛才不是我。

這句話王風既不敢說，也不忍說。

屋子裏所有的一切都已被砸得稀爛，只有牆上那幅畫仍是鮮明的。

她另一半胴體上的衣服也已鬆脫，一樣東西從兩腿間滾了出來。

剛才她塞進去的，本是他送給她的明珠，但是現在却已赫然變成了塊石頭。

一塊鮮紅的魔石，赫然正是她剛才吞下肚子裏那一塊。

明珠呢？

是不是又回到了奇濃嘉嘉普，回到魔王的手裏？

×　×　×

夜。安靜的初秋之夜。

剛才小樓上的响動，別的人竟好像連一點都不驚異。

這種事竟好像是時常都會發生的。

難道這種事並不是第一次發生，這裏的人都已見慣不奇？

血奴却好像根本不知道發生過什麼事。

現在她也變得很安靜，靜靜的躺在王風爲她鋪起的床褥上，靜靜的看着他，忽然道：「你眞是個可怕的人。」

王風道：「哦。」

血奴道：「因爲你會變，剛才你就好像忽然變了，變成個妖魔。」

她的聲音裏並沒有怨恨，只有滿足：「剛才你就好像要把我活生生的撕開來，血淋淋的吞下去。」

王風苦笑。

他只有苦笑。

剛才那件神秘邪惡而可怕的事，究竟是爲了什麼才會發生的？

是不是因爲那塊魔血滴成的紅石？

他雖然親眼看見，可是現在連他自己都幾乎無法相信，當然更無法解釋。

血奴忽然問：「你送我的那顆珠子呢？」

王風不知道，眞的不知道。

他找了很久都沒有找到——明珠神秘失踪，魔石却又出現了。

這種事又有誰能解釋？

血奴輕輕嘆了口氣，說道：「沒關係，就算你又拿回去了，也沒有關係。」她輕撫着王風：「像你這樣的男人，本就用不着花錢找女人。」

王風沒有回答。

他在看着那口棺材。

經過剛才那種事之後，這口棺材居然還完整然缺。

難道妖魔都畏懼棺材中的這個人？

血奴道：「現在我才知道你給我的那塊石頭是什麼了。」

王風立刻問：「那是什麼？」

血奴的眼波又帶醉，輕輕道：「是春藥，一定是春藥！」

王風笑了，苦笑。

那塊妖異而邪惡的魔石，現在又回到他懷裏，他發誓以後絕不再輕易拿出來。

但他却忍不住試探着道：「可是你剛才却說那是魔血滴成的魔石。」

血奴承認：「剛才我的確那麼想，因爲魔王和血鸚鵡的故事，實在把我迷住了。」

王風道：「這故事是誰告訴你的！」

血奴道：「就是在牆上畫這幅畫的人。」

王風道：「這個人是誰？」

血奴道：「他姓郭，是個古裏古怪的老頭子。」

王風眼睛裏立刻發出光：「他叫郭繁！」

血奴搖搖頭，道：「可是我所說他有個兄弟叫郭繁，曾經眞的見過血鸚鵡。」她又顯得有點興奮：「聽說血鸚鵡每隔七年出現一次，現在又到了牠出現的時候！」

王風道：「所以你就叫自己做血奴，在這裏等牠出現。」

血奴也承認，道：「我說過，這故事眞的叫人着迷。」

王風道：「你眞的相信！」

血奴反問：「你呢？」

王風道：「我……我不知道。」

他本來是絕不相信的，可是現在却已完全迷惑。

這世上本就很多神秘怪異的事，是人力無法解釋的，也是人力無法做得到的。

再親眼看到剛才發生的那些事之後，他已不能不信。

一陣風吹過，空鳥籠在窗外搖幌。

血奴道：「那裏面養的本來全都是鸚鵡，因爲血鸚鵡也是鸚鵡，我總認爲牠一定會在，

鸚鵡最多的地方出現。」

王風道：「只可惜牠們全都死了。」

血奴輕輕嘆息，道：「死得很可憐。」

王風道：「是不是在七月初一那天晚上死的。」

血奴點頭，忽又叫道：「你怎麼知道！」

王風苦笑道：「我知道很多事，尤其是些不該知道的事。」

血奴看着他，道：「你是不是也知道血鸚鵡會在這裏出現，所以才到這裏來！」

王風道：「不是。」

血奴道：「你是爲了甚麼來的？」

王風道：「爲了我這朋友。」他看着那口棺材，黯然道：「他也死得很慘，他這一生中，只希望死後能葬在故鄉。」

血奴道：「所以你就護送他的屍身回去安葬？」

王風道：「他的朋友不多，我可正好沒有別的事做。」

血奴又嘆了口氣，道：「能交到你這麼樣的朋友，實在是他的運氣！」

王風看着她，忽然又覺得她本是個心地很善良的女孩子。

她的怪異和邪惡，也許只不過被環境所迫，是爲吸引那些可惡的男人，故意裝出來的。

邪惡豈非本就是人類最原始的一種誘惑。

王風忽然道：「你能不能爲我做件事。」

血奴道：「你說。」

王風道：「把牆壁上這幅畫毀掉，就算一時毀不掉，先刷層白粉上去也行！」

血奴道：「爲甚麼？」

王風道：「因爲……因爲我不歡喜。」

血奴看着他，道：「我在聽你的話，你是不是就肯留在這裏！」

王風道：「我……我至少可以多陪你一段日子。」

血奴忽然跳起來，道：「我們現在就去街上買白粉。」

王風道：「你躺着，我去。」他摸着她的臉，道：「你可以安心睡覺，有我的朋友在這裏陪你，就算鬼魔都絕不敢來驚擾你的。」

血奴道：「你爲什麼要這麼說？」

王風笑了笑，道：「因爲我這朋友活着時是强人，死了也一定是個厲鬼！」

血奴身子一縮道：「他會不會來找我！」

王風道：「絕不會。」他微笑着：「因爲他是我的朋友，你也是。」

血奴也笑了，柔聲道：「那麼就算他忽然從棺材裏跳出來，我也不怕了。」

×　×　×

夜未深。

華燈初上時，鸚鵡樓就開始熱鬧起來。

庭院中燈火如星，照着滿園花樹，花樹間綠女紅男淸歌曼舞，看來也像是幅圖畫。



王風忽然出手，抓住一個中年商人的襟，要他陪往買白粉。

這幅圖畫當然和小樓上牆壁上的圖畫是絕不相同的！這是幅美麗的圖畫，充滿了歡愉。

可是圖畫裏的這些人的心裏，又有幾個人沒有妖魔的欲望？

王風大步走過去。

他心裏忽然覺得很煩，大步走入了一個六角亭，拿起了一罈酒，一口氣喝了半罈，遠遠的把罈子摔出，摔得粉碎。

在亭子裏喝酒的紅男綠女們都嚇呆了。

王風大笑，忽然出手，抓住了一個人的衣襟，道：「你陪我去。」

這人衣着光鮮，看來好像是個很成功的生意人，吃吃道：「去幹甚麼？」

王風道：「去買白粉。」

這人道：「白粉！」

王風道：「就是刷牆用的那種白粉。」

這人當然不想去，擁抱着美女喝酒，顯然比買白粉愉快得多。

只可惜他不去也不行。

因爲王風已將他整個人都拉了起來！

六角亭裏有八個人。

六個是女的，很年青也很美的女孩子——就算是不太年青，至少看起來不老，就算不太美，至少都有某種吸引力。

除了被王風拎起來的這個人，另外一個兩鬢斑白，態度沉着，雖然在狂歡痛飲的時候，他眼睛裏並沒有愉快的表情。

對他來說，好像到這種地方來並不是種娛樂，只不過是件不得不做的事。

他的朋友被人欺負，他也沒有覺得憤怒，更沒有驚惶失色。

別人無論發生了甚麼事，對他好像都沒有絲毫影響。不管甚麼人都一樣。

他只不過淡淡的說了句：「白粉很容易買，你快回來，我們等你。」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慕容美·文
盧令·圖

龍虎殺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花十八帮助丁二爺，巧施嫁禍計，欲害胡三爺，詎料胡三爺聽從了魔鞭左天斗的獻計，忍痛把心愛的三尊玉美人，贈予高大爺，輕便的便把滔天大禍轉嫁予巫五爺身上，高大爺爲了要暗中除去巫五爺，遂找來總管龍劍公冶長商議，公冶長建議高大爺着葛師爺向虎刀段春下說詞，唆使段春往殺巫五爺。高大爺心事已了，在壽宴上便顯得滿面春風地週旋於賀客之間，正當興高采烈之際，葛師爺突傳來驚人消息，說天狼會確派有奸細前來，高大爺忙偕公冶長暗查衆賓客，突又得報高府失火——

刀光掩星月 斧風撼山河

高大爺及數百賓客趕抵火場時，佔地十餘畝的高府，已成一片熊熊火海。

幾十名家丁除了頓足悲呼，一籌莫展。

葛老夫子和萬家兄弟，因捨命搶救，身上均遭灼傷多處，正由幾名家丁扶在一邊呻吟喘息。

葛老見到高大爺，眼圈一紅，幾乎落淚，語不成聲地哽咽着道：「這場火……燒得……燒得……太蹊蹺了，東家一定要查究……」

高大爺臉孔鐵青，他知道向葛老查問，一定很難問出個所以然來，因而轉向萬家兄弟道：「這場火是怎麼燒起來的？」

萬家兄弟身上的衣服，到處都是巴掌大的焦洞，有好幾處皮肉已經紅腫起來。

不過，兩兄弟到底是練過功夫的人，所以還能支撐得住。

老大萬成道：「葛老說得不錯，這把火是人放的，準沒有錯。因爲事先澆了油，所以才無法撲滅。」

高大爺道：「先着火的是什麼地方？」

萬成道：「後院書房。」

老二萬通接着道：「當時我們正陪葛老夫子在前面花廳中閑談，聽得後面呼叫，才一趕進內院，便嗅着一股松油味，水潑上去完全無效……」

高大爺仰起臉，沒有再問下去。

因爲他心裏已經有數。

放火的日子，選在今天，先起火的地方，又是書房，這難道只是一種巧合？

他知道絕不是！

這一場無名火，合理的解釋，只有一個：一切都是那三尊玉美人帶來的災禍！

對方順手一把火，顯然只是想藉此轉移到別人的注意，以爲這又是仇家的傑作；同時這樣一來，現場的痕迹，也可以消滅乾淨。

這個盜寶放火的人，會是誰呢？

知道胡三鬍子送他三尊玉美人的人，只有三個。他自己，葛老，以及胡三鬍子本人。

如果一定要多算一個，也許還有一個魔鞭左天斗。

除此而外，無人知道。

這樁秘密甚至在公冶長面前，他都沒有提過，府中其他的人，自是更不必說。

胡三鬍子和魔鞭左天斗，自然沒有嫌疑，因爲那時候他們都在朝陽樓。

葛老當然也沒有嫌疑。

因爲當時他是跟萬家兄弟在一起，而且此老不識武功，縱然有心，也沒有那份身手。

因此，歸根結底，由這一場火更證實萬家兄弟的消息不假：天狼會已有人來了蜈蚣鎭！

如今必須加以修正的一點是：天狼會的人，不是他的六位賢弟，也不是六位賢弟身邊的殺手，當然也不會是今天參加壽宴的任何一名賓客。

同時，不難想像得到，來人定然有着相當超絕的身手，而且一直在暗中留意着他的一舉一動，所以對方才會知道胡三鬍子交給他三件寶物，才會知道他將寶物藏在書房的一道暗牆中！

對方來的人，也許不止一個。

不過，不論對方來了多少人，他只要先找出其中一個就行了。

高大爺現在就想到一個。

虎刀段春！

是的，虎刀段春！只有虎刀段春適合這以上幾項條件！

如果往更深一層想，連小子替羅家的人出面交涉，恐怕都有問題！

羅大發人貨一起失蹤，說不定就是這小子下的手！

宰了人家的人，吞了人家的貨，然後再假仁假義，代苦主出面；如此不但可以博個俠名，同時還可以爲七雄之間帶來糾紛，可說是一舉三得！

高大爺想到這裏心情反而慢慢平靜下來。

他是見過大世面的人，區區一幢莊宅，他也蓋得起，只要找到正主兒，事情就好辦！

於是，他又轉向萬家兄弟問道：「內眷可有人受傷？」

老大萬成道：「沒有。」

高大爺道：「如今安頓在那裏？」

老二萬通道：「如意坊。」

高大爺點點頭。如意坊是鎭上的一家賭場，也是高大爺的產業之一。如意坊的主持人，名叫黑心老八，是高大爺手下武功最出色的四大天王之一。內眷送去如意坊安頓，高大爺自是十分放心！

這時，丁二爺等人見火勢太猛，無法撲滅，也相繼聚攏過來。

大家臉上的神色都很難看，雖然人人都想說幾句話來安慰安慰他們這位不幸的老大，但一時之間似乎又不知道說什麼好。

結果先開口的反而是高大爺，他落落大方的雙拳一抱，向四週那些賓客道：「俗語說得好：水火無情。高某人遇上這種事，沒有什麼可埋怨的，只能說是時運不濟；所好的是，燒掉的只不過是幾間舊瓦房，宅中上下人等，托列位之福，幸無傷亡，這就夠了。如果一定要說這場火給高某人帶來了什麼遺憾，那便是它不該在今天這個時候發生，以致掃盡諸位的雅興，關於這一點，高某人別無話說，只有改日另圖補報了！」

衆人七嘴八舌，都說高大爺量大福大。也有人說不燒不發，經過這場大火之後，高大爺以後一定還走鴻運發大財！

高大爺無心去聽這些阿諛之詞，接着又轉向丁二爺等六位賢弟道：「你們幾個先回客棧，等這裏之事料理完畢，我還有話要跟你們商量。」

丁二爺等人點點頭，各自散去。

高大爺走去葛老身邊，關切地道：「夫子不礙事吧？」

葛老道：「不礙，不礙，只不過幾處小小的燙傷而已！」

就在這一問一答之間，兩人已迅速地交換了一道眼色。

從葛老的眼色中，高大爺知道，虎刀段春方面，交涉已經成功。

如果沒有這一場大火，這本是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因爲發生了這場大火，高大爺的心情業已完全改變。

他心想：哼哼，他小子這次前來蜈蚣鎭，本意就是要鬧一個天翻地覆，如今機會送上門，他小子當然不會拒絕！

但事到如今，話已說出去，想收回也來不及了。

高大爺只好不動聲色，繼續處理善後事宜。他吩咐一部份家丁看守火場，以便熄火後檢拾熔化的金屬器皿，吩咐另一部份家丁將葛老等傷患扶去高遠鏢局養息。然後，他又把公冶長和萬家兄弟召去火場一角，肅容沉痛地道：「今天這一場火，是怎麼起來的？我想用不着多加解釋，你們幾位心裏必然全都有數。你們也都知道，以我高某人的財力，今天這點損失，其實並不算什麼。如今問題是，對方還在這種節骨眼兒上，放上這一把火，實在太可惡了！我高某人這個顏面，要怎樣才能挽回？還得仰仗三位，替我拿個主意。」

萬家兄弟望着公冶長，因爲公冶長是府中的總管，在總管尚未表示意見之前，他們當然不便搶着開口。

公冶長沉吟了片刻道：「以目前鎭上的江湖人物來說，說來說去，就以一個虎刀段春的嫌疑最大。這個人東家可以交給屬下處理，如果這小子眞有嫌疑，屬下一定會叫這小子付出應付的代價！」

高大爺點點頭，心中非常滿意。

他愈來愈覺得這個年輕人是個不可多得的幹才。

因爲公冶長不僅一口道中了他的心事，而且不待他多費口舌，便自告奮勇的担起了他準備交代的任務。

用人能用到這種人，還有什麼說話？

萬家老二，無孔不入萬通接着道：「如果這小子是天狼會派來的，我猜想小子必然還有其他的同黨，小人担保在三天之內，一定可以打聽出小子的同黨到底有多少，以及都是些什麼角色！」

老大無錢能使鬼推磨萬成道：「如果對方實力太强，不易對付，小人願意向丁二爺他們幾位遊說，包管丁二爺他們幾位會放棄觀望態度，眞心眞意的跟我們站在一邊！」

無錢能使鬼推磨萬成這一番話，聽起來很像是篇廢話。

關洛七雄，義共生死，老大有事，兄弟們不站在一邊，難道還會偏向敵人不成？

但高大爺和公冶長都明白，萬老大這番話，絕不是廢話！

如果以棋局比喻他們即將採取的行動，萬成的這着棋，不僅不是閒棋，而是可以說是相當重要的一着棋！

因爲如今大勢至爲明顯，天狼會若是眞有問鼎中原之野心，必然會先後收買七雄中少數騎牆人物着手。

俗語說得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

天狼會的人可以僞裝送禮，送他高大爺一口棺材，也可以趁他疏於防範的時候，放他一把火，燒掉他部份產業，但這些送棺材和放火的人，絕不會有機會走近他高大爺身邊，而不被他發現！

能隨時接近他的人，只有他的家人、部屬、賢弟。

他提防別人可以，難道對自己的結義兄弟，也要時時刻刻加以警戒？

所以，自從於朝陽樓接獲葛老的告警書之後，幾乎沒有一件事比這件事更使高大爺感到

擾困。

不過，現在好了！現在經過這三位得力部屬一番謀劃，高大爺的心情，頓告豁然開朗。

萬家兄弟之所以被人分別喊作「無錢能使鬼推磨」以及「無孔不入」，便是因爲兩兄弟一個擅作說客，一個耳目特別機靈。由這弟兄倆一個去打聽天狼會的動靜，一個去籠絡他的六位賢弟，自是最理想的人選！

至於公冶長，高大爺更放心。

虎刀段春那小子雖是出了名的難惹，但他相信公冶長之身手，縱然一下收拾不了那小子，也必能將那小子死死釘牢。

只要公冶長能做到這一點就夠人滿意了。

他手底能用的人，並不止公冶長一個；他另外還有他的一批班底。只要七雄中無人倒戈，只要虎刀段春被絆住，他敢說有八分把握能將天狼會這次派來的人掃數予以殲滅！

× × ×

天色漸漸暗了下來。

公冶長和萬家兄弟，均已相繼離去，分頭辦事去了。

偌大一座莊宅，如今放眼已變成一片尚在冒着濃烟的瓦礫，每當有風吹過時，灰燼中便會發出畢剝之聲，以及閃起一陣陣暗紅色的光亮。

火場四週，人影幢幢，那是留守的家丁。

一個人像木樁一樣，遠遠地站在一角，高大爺忽然向那人點點頭道：「金牛，你過來一下。」

那人快步走過來，正是府中管事張金牛。

高大爺道：「鬼影子楊四，到什麼地方去了？」

張金牛道：「大概去了如意坊。」

高大爺點點頭，沒說什麼，似乎正在思索一件什麼事。

張金牛接道：「要不要小的去喊他來？」

高大爺沉吟着道：「不必了，你去……去交代他一句話……就可以了。」

張金牛道：「是！」

高大爺又停頓了片刻，才慢慢的說道：「剛才我派公冶長總管去太平客棧監視虎刀段春那小子，你叫他收拾一下，裝成客商模樣，也跟去太平客棧，如果有什麼意外發現，馬上到萬花樓告訴我。」

張金牛微微一怔道：「東家懷疑公冶長總管靠不住嗎？」

高大爺輕咳了一聲道：「丁二爺、艾四爺、花六爺他們都住在太平客棧，多派個人去那邊照應照應，總是好事。」

張金牛道：「是！」

高大爺望着張金牛的背影於夜色中慢慢消逝，默默負手徘徊，似乎陷入一片深思之中。

這位高大爺心裏究竟在想些什麼呢？

× × ×

喧嘈了一天的蜈蚣鎭，終於在夜幕覆蓋之下，慢慢的沉寂下來。

這時整條長街上，只有少數幾處地方，尚有燈光隱隱透出。

相隔不遠的太平客棧和狀元客棧，便是這少數幾處有燈光透出的地方之一。

這兩家客棧，規模都不小；前後三大進，外加六座跨院，每一家的客房都在百間以上。

丁二爺、艾四爺、花六爺住的是太平客棧；胡三爺、巫五爺、孫七爺則落脚狀元客棧。

這六兄弟見面時，雖然大哥二哥麻子哥的親熱得不得了，但在回到客棧之後，彼此間却很少往還。

因爲這裏是高大爺的地盤，大家不得不約束自己的言行，再加上連日來不斷發生意外事故，每個人更不願因此沾上私下結黨的嫌疑。

今晚從火場回來，六兄弟雖然走在一起，却沒有一人開口說話，每個人的心情，看上去都似乎異常沉重。

每一個人都似乎在心底默默地盤問着自己：前天那口棺材，究竟是誰送的？今天這把火，又是誰放的？

送棺材的目的是什麼？放這把火的目的又是什麼？

這會不會是他們六兄弟之間某些人與外人勾接的傑作？

還是天狼會眞有窺伺中原之雄心，眞的已派出大批人手，悄悄的來到了蜈蚣鎭？

× × ×

六兄弟之中，心情最沉重的是胡三爺。

因爲今天這一把火，除了高大爺之外，他可說是第二個受害人。

向高大爺奉獻三尊玉美人，是魔鞭左天斗的主意。

魔鞭左天斗的這個主意原意並不錯。

因爲在他們的謀劃之中，這只是一種權宜之計。

他衣袖上那片紅漆，爲他帶來了莫大的危機，暫時獻出三尊玉美人，旣可以爲自己換取平安，又可以趁機除去一個寃家巫五爺。

高大爺除去了巫五爺，兄弟之間，必起混亂，到時候高大爺必難自保，知道高大爺獲得三尊玉美人的人並不多，只要高大爺一倒下去，他們仍可以隨時設法把那三尊玉美人再弄回來。

這筆帳無論怎麼算，都不算吃虧。

但不幸的是，忽然起了一把火。這把火燒掉了高大爺一片莊宅，也燒掉了他們的一番苦心設計！

那三尊玉美人，如今若不是已被大火燒壞，則必已落入縱火者之手。總而言之，不論下落如何，顯然都很難再有原璧歸趙之望！

× × ×

丁二爺的心情當然也不輕鬆。

想辦法要高大爺和胡三爺倒下去，原是他這幾年來，最大的心願之一。

但是，目前這種演變，却不是他希望看到的一種演變。

因爲這種事絕不能容有外人插足。

就是最笨的人，也不難看出，這一次送棺材和放火的人如果是天狼會派來的，那麼，天狼會要消滅的人，將絕不止高大爺一個！

如果高大爺眞的倒下了，下一個輪到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丁二爺！

那麼，放火和送棺材的人，究竟跟天狼會有沒有關係呢？

還有，胡三衣袖上那片紅漆自被發現之後，高大爺曾當衆表示得那麼決絕，何以沒隔上幾個時辰，情形又起了變化？

這種種疑問，不想猶可，一想起來，實在令人頭痛。

所以，丁二爺決定在回到客棧之後，花十八若是不來找他，他也將移樽就教，偷偷去找那女人仔細商量一下。

× × ×

艾四爺和孫七爺，是七兄弟中比較冷靜的兩位。

他們對高大爺雖說不上有什麼好感，但對他們這位老大，也從未有過芥蒂。

這次高大爺於壽辰前夕先收到一口不祥的棺材，如今於大壽正日又遭人放了一把火，他們私底下儘管並不眞正關心，但也絕沒有幸災樂禍之意。

因爲他們的關係不論如何淡漠，到底總是磕過頭的結義兄弟。

如果仇人露了面，高大爺實在需要他們幫

忙，他們也必然會給予適當的支援。

他們對目前江湖上的大勢看得很清楚。他們關洛七雄，都不是什麼正派人物；他們平日的種種作爲，只有他們自己心裏明白。

這些年來，他們能夠混得太太平平的，一句話就可以說完：別人對他們是有心無力！

所以，他們知道，如果他們七雄爲了擴張自己的勢力，互相傾軋，水火不容，遲早必有一天會被別人逐一擊破！

這是他們仍將高大爺奉爲龍頭老大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原因是，高大爺雄踞關洛多年，財厚勢大，基礎穩固，在各大門派人才凋零的今天，若想一下拔倒這位金蜈蚣，顯然還沒有那一門派具有這份力量。

高大爺一天不倒下去，高大爺就是高大爺！誰要跟高大爺爲難，就等於跟自己過不去！

如果把他們的立場說得更簡單一點；他們目前是在靜觀待變，可進則進，可退可退，一切以維護本身的利益爲前提，決不意氣用事！

× × ×

花六爺就不同了。

從這位花六爺一身華麗的衣着上，誰都可以看出這位花六爺是個相當講究顏面的人。

但是，昨天在萬花樓，高大爺也沒有給他顏面。

高大爺替艾四爺代墊一萬五千兩銀子的賠欵，而不作任何說明，這無異當衆給了他一個火辣辣的大巴掌。

但在當時，他只有忍受。

因爲他非常清楚他們這位老大的心胸，如果他一定要當場爭回顏面，胡三鬍子便是一面鏡子，結果只有自討無趣。

所以，今天這一場火，在這位花六爺來說，無異是一顆消痰化氣丸。

他從火場回來，一路上不斷於心底暗暗冷笑：「哼哼，你高敬如這下慢慢去神氣吧！你不是一心偏向艾四結巴子麼？我倒看艾四結巴子這次能幫你多少忙。嘿嘿嘿，先是一口棺材，如今又是一把火，這兩樁事情，若是沒有一個交代，看你這條金蜈蚣在關洛道上還能風光多久！」

× × ×

第二個覺得這場火燒得痛快的是巫五爺！

花六爺對高大爺不滿，只是起因於一時之氣忿；在關洛七雄之間，倘若要找一個眞正懷恨高大爺的人，無疑便是這位巫五爺！

丁二爺負債，至少有一半原因要怪丁二爺本身不爭氣。

那也就是說：他丁二爺分得的地盤並不小，地段也不差。怪只怪他丁二爺自己聲望不够，沒有能力好好的經營，却又喜歡擺空場面，手底下人才雖多，但儘是碌碌之輩，在食口浩繁，入不敷出的情況下，時日一久，自然要難以爲繼。

他巫五爺呢？情形完全相反。

除了必要的開銷外，他可說從沒有胡亂花過一分銀子。

然而，受了地盤上的限制，無論他如何奮發圖強，也始終扭不轉這種先天上的劣勢。

其他的兄弟們，一擲千金無吝色，去年年底，他殺害一名姓馬的過路商人，爲的竟只是區區一百多兩銀子。

堂堂關洛七雄中的巫五爺，竟然會做出這種類似剪徑毛賊的勾當，要是說將出來，誰會相信？

這只不過是無數辛酸的事例之一。

這些年來，他頂着一個虛名，實際上過的生活，幾乎還不如別人手底下的一名管事。

這都是誰造成的？

一個人。

高敬如！

所以，當他隨衆奔赴火場，眼看着火燄熊熊狂捲，這位巫五爺心頭眞是有着一股說不出的快意！

× × ×

巫五爺住的是狀元客棧，第二進西偏院。

除了鬼斧桑元，他這次只帶來兩名隨從。

兩人一個叫酒罎子老丁，一個叫八條腿老凌，這兩人都是跟隨他多年的老部屬。

這兩人除了一片耿耿忠心可說一無可取。

他這次別的人不帶，而帶上這樣兩個庸庸碌碌的角色，事實上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

因爲這兩個人跟隨他最久，只有這種共過患難的老部屬，才能跟着他一起過克勤克儉的生活——才不會把他寒酸的景況張揚出去！

巫五爺跨進院門時，老丁和老凌分別提着一盞燈籠，笑眯眯的從廂房裏走了出來。

外面發生的事，他們當然早聽到了；以他們跟隨巫五爺的時間來說，他們自然清楚他們主人跟高大爺之間相處的情形。

八條腿老凌快步過去輕輕閂上院門，酒罎子老丁悄悄湊過來低聲笑着道：「小的們已經備好酒菜，老爺子跟桑師父今晚該好好的醉一下了！」

巫五爺但笑不語，在這種老部屬面前，他當然用不着掩瞞他的心事。

屋子裏一張四仙桌兒上，酒菜果然已經擺好，兩支大紅蠟燭，放在桌子兩角，微微搖曳的燭光使室子裏充滿一種和諧而溫暖的情調。

巫五爺和鬼斧桑元面對面坐下，酒罎子老丁趕緊爲兩人執壺斟酒。

巫五爺道：「老丁，你去喊老凌進來，橫豎就只我們爺兒們四個，大家一起坐下來喝個痛快。」

老丁笑着道：「老爺子先陪桑師父喝吧，小的跟老凌那邊還有酒。」

巫五爺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他端起酒杯，朝鬼斧桑元舉了舉道：「來，桑師父，乾一杯！我巫五今天太高興了。」

鬼斧桑元尙未及回答，只聽門外有人冷冷接道：「老大被人放火燒得片瓦無存，老五私底下竟然置酒慶賀，這種拜把子弟兄，倒眞是少見得很！」

室裏主僕三人，人人臉色大變。

鬼斧桑元一邊伸手按着腰間那把喪門斧，一邊扭轉頭去，沉聲喝問道：「來的是那一路朋友？」

門外那人冷冷地道：「要知道來的是那一路朋友，爲何不放下酒杯，走出來瞧瞧。」

鬼斧桑元一怔道：「虎刀段春？」

巫五爺聽說是虎刀段春，臉色不禁又是一變，當下張口便想將蠟燭吹熄。

鬼斧桑元微微搖頭，意思似說：這小子跟別人不同，這些地方，你倒是用不着担心。

接着，兩人相繼站起，酒罎子老丁連忙點起燈籠引路。

八條腿老凌的那盞燈籠，高高掛在院門上，人則一動不動，俛首倚牆而坐，顯然已被點上了穴道。

酒罎子老丁在地上插好燈籠柄，人也遠遠退去一旁。他跟隨巫五爺多年，這種陣仗已不是第一次遇上；他知道碰上這種場面，一個下人夾在裏頭，除了增加累贅之外，可說沒有一點好處。

巫五爺雖然知道這位虎刀段春不是個好惹的角色，如今仗着身邊有個鬼斧桑元，心中倒不怎麼懼怕。

他於院中站定後，雙拳一抱，不卑不亢的道：「段少俠深夜光臨，有何見教？」

虎刀段春面無表情地道：「聽說關洛七雄中，就數你這位巫五爺最工心計，凡是遇上像你巫爺這樣的人物，我段春照例會上一會。」

巫五爺道：「段少俠是我們老大派來？」

段春道：「姓段的一向獨來獨往，從不接受任何人之主使。」

巫五爺像是鬆了口氣道：「只要老弟不是我們老大派來的，話就好說了。」

段春冷笑道：「不見得！」

巫五爺一怔，正待開口之際，忽被鬼斧桑元以肘彎止住。

關於這位虎刀的種種，鬼斧桑元自然要比巫五爺清楚得多。

他知道今晚這位虎刀突然出現，其中必定另有蹊蹺，如果巫五爺抓不住問題的重點，不論說上多少好話，無疑也是枉費口舌。

所以，他攔住巫五爺後立即接着道：「請問段兄，小弟能不能代我們五爺說幾句話？」

段春道：「請！」

鬼斧桑元說道：「段兄一向痛恨心術不正的人，這一點，小弟非常清楚，剛才我們五爺說的話，段兄已經聽到了，小弟也不想加以掩瞞，……」

段春道：「除了這些你還有什麼話說？」

鬼斧桑元道：「我只想以第三者的立場，爲段兄解釋一下我們五爺爲什麼會對高大爺表示不滿的原因。」

段春板着面孔，沒有開口。

鬼斧桑元接着便將巫五爺在地盤力面，因高大爺劃分不當，這些年來受盡種種委屈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段春聽完之後道：「既然是義共生死的拜把子兄弟，兄弟間有什麼困難，爲何不當面說出來？」

鬼斧桑元苦笑道：「那是因爲段兄也許還不清楚我們那位高大爺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段春道：「是的，這一點我的確不大清楚，以後有時間，我會慢慢打聽。」

他冷冷掠了巫五爺一眼，又道：「不過，我至少已經弄清楚，這位巫五爺是個什麼樣的人物！」

鬼斧桑元忍不住皺起了眉頭道：「段兄何必一定——」

段春冷冷打斷他的話頭道：「行了，你用不着再說下去了。你捧了別人的飯碗，當然要代別人說話，這一點我並不怪你。現在，長話短話，我只請教你桑元兄一件事。」

鬼斧桑元連忙道：「不敢當！小弟洗耳恭聽。」

段春道：「我要找的人，本是這位巫五爺，現在我想請問：你桑元兄是退去一邊，還是一定要代這位巫五爺出頭？」

鬼斧桑元臉色一變，道：「沒有轉圜的餘地？」

段春道：「沒有！」

鬼斧桑元長長吸了口氣，轉向巫五爺說道：「五爺，請暫退一邊，既然這位老弟一定要見個眞章，桑某人捨命陪君子，只好獻醜一番了。」

巫五爺說了一聲小心，立即往一旁退去。

俗云：養兵千日，用兵一朝！他們幾兄弟不惜重金收買殺手，爲的便是應付類似今夜的這種場面。如今這虎刀突然恃横找上門來，可說正是他們這些殺手們捨生拚命的時候，他除了打聲招呼之外，自然用不着說什麼客氣話。

鬼斧桑元使的喪門斧，斧寬七寸，柄長三尺，斧頭與斧柄爲連體純鋼打造，是兵刃中威力，尤猛於刀劍的一種利器。

這種喪門斧，唯一的缺點，便是份量太沉重。使用這種兵刃，若是沒有深厚過人的功力，使用時便很難得心應手，就算你招式純熟，也絕無法作持久之戰。

不過，在鬼斧桑元來說，這種缺點顯然並不存在。

燕雲七殺手之中，鬼斧桑元算是身材較爲瘦小的一個。

但這位鬼斧人雖瘦小，精力極爲充沛。

這跟身軀高大肥胖的巫五爺，正好形成一個強烈的對照。

巫五爺兩眼惺忪，滿臉倦容，說話有氣無力，如打呵欠，彷彿只要一閉眼皮，隨時都會呼呼睡去。

這位鬼斧桑元，則不論什麼時候，看上去都像一頭漂悍的豹子。

一把十八斤重的喪門斧，到了他的手裏，幾乎比一般人揮舞一根木棍還要洒脫自如！

他的斧招，也極怪異。

喪門斧是一種很兇横霸道的武器，由於不虞捲曲斷折，它最厲害的地方，是不論敵人使用何種兵刃，均可横劈直砍，迫使敵人無法招架，因而失去還手之力。

可是，這位鬼斧的一把喪門斧，使的竟然全是鐵骨扇的招式！

只見他一斧在手，刷的一下洒出去，呼的一聲，又圈回來。人隨斧勢迴旋、縱躍、起落，輕翻巧轉，或敲或打，斧光耀眼生輝，宛如蝶穿花叢，竟比一把鐵骨扇運用得還要飄逸，優雅，生動！

虎刀段春雖然一直未將這位殺手同行放在眼裏，但對鬼斧桑元這種精絕的斧招，似乎也懷有相當的戒心。

他刀藏肘後，不斷閃躲騰掠，一連避過十餘斧，均未還手。

巫五爺幾乎瞧呆了。

燕雲七殺手，名氣同樣响亮；從未有人作過比較，以評定這七位殺手究竟誰比誰高明。

大家僅知道一件事，若論手段毒辣，心腸之冷酷，當推「雙刀」。

「雙刀」——就是血刀袁飛，虎刀段春！

而虎刀段春，除手段毒辣，心腸冷酷之外，在性情方面，更是孤僻強項，難以親近。

這也正是大家見了這位虎刀，人人打心底生出凛懼之感的原因。

在巫五爺的想像中，他原以爲鬼斧桑元縱然能敵得住這位虎刀段春，必也驚險百出，艱巨萬分。

如今鬼斧桑元一起手便佔盡優勢，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

院中人影起落，寒光閃閃，殺氣如霜；斧光中已開始閃起刀光。

只是虎刀段春雖已出手，依然守多攻少，處於下風。

巫五爺的一雙水泡子眼，骨碌碌地轉個不停；臉上的神情，也隨着兩條兔起鶻落的人影而變幻不定。

鬼斧桑元優越的表現，雖使這位巫五爺大感意外，但顯然並未爲這位巫五爺帶來多大的喜悅。

相反的，在這位巫五爺心中，這時反而升起一個不該在這時候升起的念頭。

他這時突然想到的一個問題是：鬼斧桑元的這種優勢，究竟靠不靠得住？

他在江湖上打滾多年，什麼奇奇怪怪的事情都見過。

他知道兩名江湖人物交手，影响勝負的原因很多；一開始就佔上風的人，並不一定就是最後的勝利者。

鬼斧桑元勝了這一仗，他自是求之不得。

萬一敗了呢？

他自己是塊什麼料只有他自己心裏清楚。

他在七雄中雖然排行第五，但如以武功而論，則可以說是七兄弟裏面最差勁的一個。

如果鬼斧桑元不是虎刀段春的敵手，他無疑只有死路一條！

當然，到時候他還可以逃。可是，到了那時候，是不是還逃得了？再說，又爲什麼一定要等到那個時候？

要逃爲什麼現在不逃？

如果現在馬上就逃，他知道一定可以逃得了。

因爲目前佔上風的仍是鬼斧桑元，虎刀段春自顧不暇，即使想攔阻，也無法分身。

只是，他如果現在馬上就逃，時間上是否稍爲嫌早了些？

萬一鬼斧桑元眞的勝了這一仗又怎麼辦？

以後他將如何做人？

就在這位巫五爺一顆心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之際，只見交錯的刀光斧影之中，突然傳出虎刀段春的一聲冷笑道：「閣下從逸樵老人那裏學來的一套夢蝶斧法，該已使完了吧？」

鬼斧桑元像是吃了一驚，收斧倒縱丈許，訝然注目道：「你——認得出我這套斧法？」

段青冷笑着道：「不僅認得出，而且破得了！」

鬼斧桑元眼珠子一轉，帶着不信的神氣道：「你既然破得了這套斧法，剛才爲什麼很少還手？」

段春道：「那是因爲我想瞧瞧你在這套妙絕天下的斧法上，到底練成了幾分火候。」

鬼斧桑元眨了眨眼皮，說道：「你已經瞧過了，你認爲我桑某人在這套斧法上，已有幾分火候？」

段春道：「接我三刀，諒無問題。」

鬼斧桑元忽然仰天哈哈大笑道：「好，好，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段春冷冷地道：「你明白了什麼？」

鬼斧桑元大笑着道：「原來你老弟想賣賣噱字牌的膏藥，找個塲子下台！行行行，光棍一句話，佛前三根香。算我桑某人斧法不靈光，你老弟請便就是了！」

段春冷冷地道：「謝謝兄台的寬宏大量，爲了報答盛情，我還想告訴你兄台一句話。」

鬼斧桑元笑着頭一點道：「好的，我聽着，請說吧！」

段春道：「請你兄台等下最好特別留意我的第四刀。」

鬼斧桑元微微一怔，似乎有點意外道：「老弟眞的還想交手？」

虎刀段春沒有再回答這個問題。

他接下來的行動，便是最好的回答。

只見他身形微微一晃，手中雁翎刀突如一泓秋水般，對準鬼斧桑元肩頭之間平平飄削過去。

這是刀法中常見的一式倒捲珠簾。

鬼斧桑元當然不會將這樣平淡無奇的一刀放在心上。

喪門斧一抬，斧頭由下向上，直叩雁翎刀鋒。

虎刀段春似乎不敢以薄薄的刀鋒，去跟純鋼打造的斧頭硬接硬拚，他見鬼斧桑元反手揮出喪門斧，刀鋒陡地一偏一沉，人往左轉，原式不變，雁翎刀降低尺許，改向鬼斧桑元腰腹之間横砍過去！

虎刀段春這一招雖然轉換得輕巧美妙，但無疑仍在鬼斧桑元意料之中。

夢蝶斧法能列名武林十大絕學之一，便是因爲它能煉得精純，專破刀劍的招式，而成爲刀劍一類輕兵刃的尅星。

虎刀段春變招雖快，鬼斧桑元的反應也不慢。

雁翎刀刀鋒下沉，他的喪門斧也跟着下沉；如果變方不再變招，他的斧頭，仍然可以結結實實的敲在雁翎刀的刀鋒上！

虎刀段春的雁翎刀，並不是一把寶刀。就算是一把寶刀，也承受不住這沉重的一擊。

虎刀段春只有再改攻勢。

他向左半轉的身形，突又向右扳正過來，雁翎刀尖下垂，以毫厘之差，避開斧鋒，然後振腕一圈，刀尖劃起一道光弧，有如一條突然昂首竄起的毒蛇，一刀砍向鬼斧桑元的右臂。

這一招看來雖比先前兩招凌厲得多，但化解起來，却更爲簡單。

鬼斧桑元嘿嘿一笑，身子向後挪三尺許，右臂一抬，一斧揮出，光影之中，刀去斧還，恰好像個斜斜的十字。

這一招如果兩下接實，斧柄上會留下一道刀痕，當然沒有什麼問題；只是虎刀段春的雁翎刀，恐怕就得另換一把了！

這是虎刀段春說過大話之後，動手攻出的第三刀。

下一刀便是第四刀。

他剛才警告鬼斧桑元，要桑元特別留意他的第四刀。特別留的意思，就是說他的第四刀一出手，這一戰無疑便可結束。至於如何結束，自是不問可知！

虎刀段春的第四刀，難道眞的能將鬼斧桑元一刀斬於刀下？

如今院子裏最緊張的人，不是鬼斧桑元，而是巫五爺！

如果虎刀段春誇下海口，聲稱可在百招之內，將鬼斧桑元擺平，這一點巫五爺也許會相信。

因爲在他的想像之中，他本來就認爲虎刀段春要比鬼斧桑元高明些。

但是，虎刀段春實在說得太過火了。

不僅鬼斧桑元本人覺得虎刀段春這種話狂得離譜，就是巫五爺也認爲鬼斧桑元絕不致於如此不濟。

大家共同列名燕雲七殺手，彼此名氣相當，武功亦在伯仲之間，如今竟有人誇稱可在第四招上收拾掉另一個人，這種事你相信嗎？

就爲了虎刀段春這一句話，巫五爺決定留下。

因爲這句話引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已見過鬼斧桑元的斧法，現在他要留下來再見識見識虎刀段春的刀法。

他要瞧瞧虎刀段春的第四刀，究竟有多厲害！

好奇心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原始慾望之一。原始的慾望，都是強烈的！

強烈得可以使人忘去恐懼。

巫五爺在好奇心的驅使之下，已將本身的安危擱去一邊，他決定不計任何後果，也要瞧瞧虎刀段春的第四刀！

他馬上就瞧到了。

× × ×

虎刀段春緊接在第三刀之後，又攻出了第四刀。

他收回砍向鬼斧桑元右臂的第三刀，刀尖一順，齊胸平舉，然後不疾不徐地一刀對準鬼斧桑元心窩平平刺去！

鬼斧桑元當然認得，這是對方攻出的第四刀。

這位鬼斧心裏，本來也相當緊張。

因爲虎刀段春的師承不明，刀法也很少有人見過；同時這位虎刀段春一向並不是個歡喜口出大言的人；一個不尙浮誇的人，突然以堅定的語氣，說出這種話來，自然不能以等閒視之。

（未完）

劍仙列傳故事

雷火破山海

蕭逸·文　盧·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樹眞人桑羽向杜鐵池分析目前雁蕩山可能隨時會有刼難發生的情勢後，又指出杜鐵池福緣深厚，已獲前輩仙長七修眞人的垂靑，是以杜鐵池才能在無意中尋獲七修眞人登仙前的修眞洞府，桑羽自願隨杜鐵池往七修眞人洞府，冀能有所發現，以指點杜鐵池，詎當杜鐵池引領桑羽前往昨日與白猿相聚的洞府時，山前景緻突變，杜鐵池無由認路，桑羽自知自己無緣進入仙境，遂囑杜鐵池好自爲之，悄然退出，桑羽走後，杜鐵池很快便找到那座洞府，一羣白猿發現杜鐵池到來雀躍不已——

杜鐵池與那些白猿玩了一會，發覺到一個奇怪的事實，那就是這些白猿儘管是佻皮的很，可是一入石洞卻現出安寧神態，除了幾隻小猿不甚老實，其他各猿都不再高聲囂嘯！

而且，杜鐵池也注意到，牠們起居的範圍，也只限於最前的那間洞室，無論大小各猿，絕不擅入二門之內！自然，第二間起的兩間石室，也許是光綫都太黑了，不適宜牠們活動！

在嬉玩一陣之後，四隻大猿離洞外出，幾隻小猿都跑到廊子裏去曬太陽。

氣氛一下子靜了下來！

杜鐵池先在前堂觀看了一陣，又仔細的看了一下牆上的那些雕像，由於是男女二人的共同坐姿，他自是無從體會，只是覺得這些石雕彫鑿得維妙維肖，顧盼傳神！

自然，這些「合籍雙修」的上乘道法圖解，非他目前所能領受知道的！

參破玄門訣　巧結異人緣

他料定圖解中的那個年輕羽士，必是這座洞室的主人——「七修眞人」，那個妙齡道姑，必係其妻室七修夫人了，自是不可失禮！於是重新跪好，恭恭敬敬的分別叩行大禮，這才向第二間石室步入！

這間石室內，除了一個打坐的石墩之外，就只有一個矮平的圓桌，似乎別無他物。

他站在室內中央，四下打量着，似乎不如昨日來時那般的糢糊，只見四壁石質皆爲暗紅色，室頂中央，石質卻是淺白色，卻有正反不同的旋廻紋路。

這些紋路，初初一見，定必會誤認是石質本身的顏色，但仔細辨認之後，才知不是的。

杜鐵池博讀羣書，也頗通曉易經，有關那些看似虛空的八卦太極，陰陽五行生尅易理也並非全然無知，經他仔細辨認之後倒覺得這些圖紋很有點意思，似乎其中含有深湛的道理！

他坐在正中的石墩上，再仔細的向四壁上觀看過去，這一次又爲他發現到了一些東西！

原來四面石壁上，有三面隱約雕刻着一個人的坐姿，由於那人相雕刻在原本就黝黯的石質上，極不易爲人認出——

須知杜鐵池今晨自服食梁瑩瑩所贈予的「多葉」之後，一時元氣大爲充沛，目力更見奇佳。他本來就內功深湛，擅調息運神，此時定心細觀之下，壁上纖微可見！

被他所發現的這個坐相，顯係同一個人，因爲不曾着色，石質色澤又係黯紅，如非特具智慧，凝神細閱，簡直不易看出！可是一經認出之後，卻就越看越眞，栩栩若生！

三個坐相，三種姿態！

第一個是正面的疊膝坐姿！

坐者雙手按膝，頭頸後仰，一雙肩頭緊收着，收腹拱背，想像中該是一個吐氣的姿態！

第二個坐相，是一個側坐的姿態！

坐者右手插腰，身軀卻向左面力弓下去，看上去頭已着地，似乎全身無骨模樣！

第三個坐姿，卻是一個背相！

雖然看上去是一個背影，卻是大有文章！

三具坐相，全係赤身露體，全身上下不着寸縷，是以身上每一根骨骼，甚至於每一塊肌肉，都能清晰的在目！

即以這第三個坐相而論，雖然是一個背影，可是杜鐵池卻可以肯定的知道圖中之微妙全在背後所現出的那些骨骼！每一根骨骼都清晰在眼，似乎都有極爲特殊的姿態在着力！

這間石室別無其它，就只有這三具坐相！

四壁上有三面顯示着坐相，剩下的那面牆上卻是滿目淒涼，像是被人用刀斧劈砍過，到處都是殘破的痕跡，地上也散滿了碎石粉屑！

杜鐵池看了半天也摸不淸是甚麼道理！

他於是站起來，步入第三間石室——最後的一間！也是最黑暗的一間！

這一間石室，顯然比第二間要黑得多，也要大得多，室內陳列着大小高矮無數根石柱。

這一點，卻使得他十分困解。

可是畢竟他此番遇合，不是偶然，「福至

心靈」對他來說，確實屢證不爽！

一個念頭，電也似的自他腦子裏閃過！

——他忽然想到：如果眼前這些長短不一的石柱，是一些高矮不等的石座就好了！

心裏有個奇怪的念頭，再看眼前的這些高矮不一的石柱子，果然就像是供人疊坐的石礅了！

他立刻試着，在其中最矮的那一礅上坐下去！

果然不錯！

他只覺得那石柱頂端的寬平度，正好容納下一個人，而且石面雖然有凸凹之處，深淺適度，坐上去舒適極了，簡直就像是爲自己所設就的一般模樣！

杜鐵池心裏一陣喜悅，立刻再試坐向第二礅，亦是如前礅一般漠樣！只是高矮與坐姿的朝向不同罷了！

他不禁又感到納悶了！

「這是爲了甚麼？」

——心裏這麼想着，越是不解！

因爲既是供人坐的石礅，何必設下如此之多？如果是同時供多人聚坐，也是欠通，因爲那樣似乎應該設置得一般高矮才合情理，何必一根高一根矮？那有這等待客的道理？

這麼一想，他可就更糊塗了。

在這間石室內，他停留了很長的一段時間，卻也是想不透這個道理眞是懊喪極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他仍然是想不通這個道理，只得踱出石室！

白猿都已經回來了，在第一間石室之內，相擁對眠——天早已經黑了！

杜鐵池也不知道在石室裏關了多久，算計着時間，必然已超過了午夜！因爲他肚子又餓了。

白天吃剩的那大半隻雞還在，他拿出來，就着淸泉又吃了一半！

陣陣冷風吹進來！

當空是一輪皓月！

在空曠的前庭，他徐徐踱着步子，只覺得天地萬物，一切都靜極了。

這座石府設計的地勢實在是太妙了，由此前眺，非但是雲天一覽無遺，似乎更能上邀天寵，那輪冰月看上去好像就垂在頭頂上百十丈處，幾顆寒星，座標分明，更似縱身可攀！

如此縱目流覽，只覺得心胸暢快極了。

站在這裏，深深的吸上一口氣，卻似有一番奇特不平凡的感釋！

很快的，先前的懊惱，困躁，一掃而淨！

前庭正面，一樹軟藤花下，設有一樽平削的樹根，顯然供人坐息！

杜鐵池忽然發覺到，除了前室的幾個石鼓之外，其它可供坐息處，皆爲供人靜坐參習之用！

眼前這條木根也不例外！

杜鐵池就在這條木根上盤膝坐定，調練了一陣內功！

他心知，這些白猿一定起身很早，自己既打算住在這裏，就一定要配合牠們起居！再者，他也有些累了，於是返身入室！

這間石室內，還有一個石桌子空着。

他略爲整理一下，鋪上一塊獸皮，就倒睡其上，不久就沉沉入睡！

他早已習慣了早起！

這些猿類更較他起得早！

東方不過微微透出了一點點白意，這些白猿俱都起來了，杜鐵池忙自起身，卻見兩隻大猿正把日間所採摘的山菓分饗幼猿，他也分到了兩隻「雪桃」！

那是本山的一種特產，實大而圓，肉厚而汁甜，吃下一個已經覺得很飽了。

吃完了桃子，這些白猿叫囂玩耍一陣之後，才相繼呼嘯離開外出！

於是，整個山洞裏，現在就剩下杜鐵池一個人，空氣頓時就靜寂了下來！

杜鐵池巴不得這些傢伙都出去，好一個靜心研習壁上圖解——

他面朝東方紫氣，參照着梁瑩瑩所借給自己的那本「靑城秘笈」，行了一陣吐納之功。

果然仙家寶籍不同凡响！

杜鐵池只是參照一二兩圖，就着那些維妙維肖的動態圖解運行了三五遍，即感覺到遍體生春，彷彿全身上下三萬六千個汗毛孔，通統都張了開來，說不出的一種舒適愜意感覺！耳聰目明，全身上下更似充滿了活力內勁。

他初試神仙法籍，內心充滿了興奮！把一本靑城秘笈反覆研習，愛不釋手！

忽然，他腦子裏興起了一個奇怪的念頭！

「我何不把這本靑城秘笈與那些石室內的壁刻共同對照參習？」

他在想——這麼一來，很可能收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功效！

這個念頭，不過是閃電般的由腦內閃過，卻覺得十分有理！

當下他不假深思，遂即手捧着這本靑城秘笈，向石室之內轉入！

也許當眞是福至心靈——

他並沒有急着走向第三間石室，卻在第二間石室內停留下來！

前文曾述說過，這間石室內一共只有三個坐相，分別爲正面、側面、背面三種不同的坐姿！

杜鐵池坐在正中的石墩上，分別打量着這三具坐相，然後隨着翻動手中秘笈！

他每翻一圖頁，遂即思念着瑩瑩所傳授的口訣，用手向書面上一指，靑光閃爍裏，即現出栩栩若生的畫面，然而，這些畫面似乎與眼前壁上的三具雕相顯然有所不同！好像難以牽聯在一起！

杜鐵池心中正自懊惱，無意中眼光一瞟，着眼在第二具也就是左面的石牆上——

那副浮雕，是一個側面的坐姿，一手插腰，身軀向着一個方向力彎下去！

這個浮雕並無甚麼特別出奇之處！只是看在杜鐵池眼睛裏，卻似心中怦然一動！

妙在他手中的畫冊所翻看的那一頁，也正巧是一個側坐的姿態！

杜鐵池心中霍然一喜，立刻注目畫面！

前文曾經說過，這本「靑城秘笈」的畫面極其生動，每一個架式皆是由一連串生動的畫面所串連構成，舉手投足妙若生人——

畫面的開始，原本是一個直坐的式子，可是當杜鐵池眼光注目其上的一刹，無巧不巧的，正好着眼在那畫面人一個彎腰的勢子！

妙在這個彎腰的勢子，竟和壁上那個彎腰的勢子看來極其相似！

不過是瞬息之間，畫面像閃過，一切又回復到原來形狀！

杜鐵池頓時有所省悟，他的眸子，直直的注視着手上的書頁，心裏一陣說不出的歡喜！霍地站起身來，動手把身上的衣服全部脫了下來！

這麼一來，就和壁上的圖解十分酷似了。

好在仙府無人，大可不必顧忌其他一切！

他遂即答應照着手上靑城秘笈的圖像，由原始第一個勢子練起，只是每當他練到彎腰如壁圖的一刹，立刻會覺得腰眼上一陣疼痛！

那種疼痛的感覺，就好像是擰了筋一樣，雖然只是極短的一刹，卻極其敏銳劇烈！

如此練了三四次，每一次都是一樣，只要練那一式上，準定會猝然發出如先前疼痛的現

像！

闔起了手上的秘笈，他獨自個發了一陣子呆，目光再向壁像上看去，忽然注意到壁像上所顯示的那個人一隻腳是拳起來的！

乍看上去，像是盤疊雙足，其實却不是的！那人的一隻腳却是由腿下插進去，疊坐在尾椎骨下！

——這一點的發現，使得他心中一動，當時依樣照來，那裏知道就只是這麼一點點的改變，頓時使得他身上起了玄妙的轉變！

他只覺得一股熱氣，直由丹田昇起來，刹息間，已經遍佈全身，當下依照着先前的動作，再做一遍，果然前此的疼痛感覺，已經不復再現！三五遍之後，全身大熱，遍體汗下。

整個一上午，他都在融匯着這間石室內的三幅坐相，經過他參合那本「青城秘笈」研習的結果，簡單的三式坐相，演變成了二十一種的基本姿態，他確信他已把握了這三式坐相的重心，以後將是進一步的勤習探討工作了。

當下他穿好了衣服，來到了前室！

想像裏，那羣白猿一定都回來了，誰知竟是一隻也沒有，非但是老猿，連小猿也沒有一隻！

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本想到外面找些吃的，可是心裏記着「玉樹眞人」桑羽的囑咐，知道這三個月對自己太重要，而眼前自己所棲身的這座七修眞人洞府，更是一個絕大的隱秘，一旦爲外人所窺知，勢將惹上許多不必要的麻煩！自己眼前功力根本談不上對敵，還是少惹事的好！

這麼一想，立刻就打消了外出的念頭！

可是肚子餓的問題，却是急待解決！

石室一角，貯置着一些黃精、首烏，只是想係年代過久，早已枯萎了。

杜鐵池試着用小刀削開一個，咬了一口，乾枯之味，不得不吐掉，心裏正自後悔早上何以不從那白猿那裏多要上幾個桃子，這時也就可以將就的當一頓飯吃了！

愈想愈餓，肚子裏咕咕的直叫，一雙眸子情不自禁的四下瞧着，想能意外的找些吃的東西。

目光視處，却發覺到側面石峯壁上，開着一些白色的小花——滋生着一些角狀的肥大葉子！

杜鐵池心裏一喜！

他立刻就認出，這些是野山芋所開放的白花！

過去五年裏，這種野山芋他吃得多，尤其是放在乾柴炭裏烘烤過後，吃起來特別香。

只是眼前這些野芋滿生的地方，距離這座洞府，總有十來丈遠近，而且看上去危險得很！芋花是由石縫隙裏挺生出來的！要想採這些野芋，勢必要涉險攀上石壁方可！

幾經打量之後，他才發現了幾處可供落腳附手之處，當下把心一橫，乾脆把鞋襪脫下來，把一柄小刀含在咀裏，袖子挽起來，先在附近不太高安全的地方試爬了幾下，覺得不甚礙難，這才敢大胆的向野草滋生處爬游上去！

他內功輕功俱佳，五年山居的生活，這類事情也並非沒有經歷！只是都不似這一次那般驚險罷了！

當下他眞力內歛，把勁力聚集在雙掌與足心，施展出「壁虎游牆」的輕功絕技，一路的揉昇上去！——

如此，每行三五丈就定下來看看情形，找着落腳之處先喘一口氣，再向上游！

這種方法，果然有效，只是險也險到了極點！

先前他只是站在洞前向上觀看，雖然倒不覺得十分的高，這時身子一路附壁上游之後，才體會到自己所附身的峭壁，敢情下臨深淵，上接霄漢，當眞是高過千仞，一個失足墜下，怕不立刻摔成了肉餅。

只爲貪口腹之慾，涉身萬險，的確有些不値，一時心裏眞有說不出的後悔！却又奈何，總不能半途而廢，如同船到江心，來去都是一般的遠近！

說不得，只得硬下心來，一步步的往上面硬爬！

天風冷冷，砭人骨髓！

正午的陽光照射着正面的冰峯，由峯上近射迂迴而至的光華，更是逼人視覺，令人眼花繚亂！

杜鐵池內心眞是叫不迭的苦！所幸那些猛襲侵體的風力，固然是奇冷砭骨，却幫助他把身子緊貼向山壁，如此一來，倒增加了一些穩固的定力！

如此上行了十六七丈，已可用手攀向野芋生處！

他先固定好脚下，然後抬手攀去！

一片浮雲，正好遮在芋花上首——

想像裏，芋花之上，必然是更高的峭壁，其實却是大謬不然！

就在他手勢方自向上一攀的當兒，出乎意料的，上面居然像是一塊平地！

杜鐵池心裏一驚，同時肘腕上着力，已把整個身子收了上去！

一點都不錯！

陳現在他眼前的，竟是一塊向陽的平台地方！

這塊地方雖然不大，却也有兩丈見方，容納他一個人是足足有餘！

妙在這塊平台崖地上，滋生着甚多野芋，花色甚多。白的黃的紅的，各色都有！

杜鐵池這些年來山居，對於野生植物認識得很是清楚。

此刻經他細認之下，竟然多的是黃精、首烏、百合、野芋——

這塊兩丈見方的向陽平地，幾乎沒有生長別的東西，全是可供食用的植物！

杜鐵池大爲欣喜！

他知道這類吃食，對於修道練功之人大有裨益，當下先挖出了一個首烏，削了皮生吃下肚，雖是苦澀不堪，肚子餓了也顧不得許多！

一個首烏下肚，已飽了一半！

當下他脫下了一件外衣，又挖了六七個黃精野芋，一併包好，心想歇上一刻，再返回洞府！

抬頭看看，當空的幾片雲伸手可掬，透過雲層，再向上仍有數十丈高下才到峯頂！

左面是另一座山峯！似乎與自己落身的這座山一般高矮，妙在這兩座山峯，緊緊依附着，同伸共展，下面地方連爲一體，直到千百丈高處，才分出岔口！

二峯之間的這道縫隙，寬約半丈，高個子的人分開手足，勉强可以兩邊抵住！

一道瑰麗的陽光，正好投射下來，清晰的照見這道縫隙，由此透視過去，却又是另一番氣勢！

一隻烏鴉「呱呱！」連叫兩聲，向着那道縫隙之間拍翅飛入！

杜鐵池打量着這番山勢，眞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他實在有些想不透，何以這隻烏鴉，竟然擇巢在千仞峭壁之上？

這個念頭還停留在腦子裏未曾轉完，耳中又聽得再次的鴉鳴聲，那隻先前所見的烏鴉，又自飛出。

「呱呱！」兩聲之後，這看來較尋常烏鴉要大得多的碩大黑鴉，一個低飛廻轉，竟然由

杜鐵池頭頂上掠了過去！

等到杜鐵池注目看時，牠却顯然又投身在那道山縫空隙之內！

那隻烏鴉顯然在山縫裏更不安寧，叫聲益加劇烈，「呱呱！」之聲，震得人耳鼓發麻！

杜鐵池聽得心煩氣躁，不由自地上揀起一粒石子，心裏盤算着這隻討厭的烏鴉不出來還則罷了，要是再出來惹厭，說不得就賞牠一顆飛蝗石，叫牠知道厲害。

心裏想着，却聽得鴉鳴聲更形刺耳！

這種鳴聲，絕非尋常——

也許是荒山寂靜，這隻烏鴉從來不曾目睹過人類，是以乍見生人，引爲怪異，才會這般的叫個不停！

杜鐵池正自納罕，陡然間那陣刺耳的鴉鳴之聲，忽然中途止住——却傳出了一聲清晰的嘆息之聲！

荒山寂靜，這聲嘆息之聲，他聽得格外清晰——

就在杜鐵池大吃一驚當兒，由那道山隙之間，却再次傳出來蒼老的一聲嘆息！

一個人用着低沉微顫嘶啞的聲音開口道：「什麼人這般冒失，偷吃老夫的莊稼？」

杜鐵池聽清楚了這句話後，更不禁大爲驚心！

他是無論如何也難以想像出，在這個高出雲表之上的絕嶺孤峯之上，居然還會有外人生存着！

簡直太難以令人想像了！

一時間他張惶站起，瞠目結舌，不知如何應答？

那個蒼老的聲音冷笑一聲道：「怎麼不說話？敢情你是個啞巴？」

杜鐵池心裏禁不住一陣發急，這才知道敢情這些黃精首烏，野芋百合並非是野生的，而是人家栽種的！

何以會在這裏種植這些東西？

這個人怎地生存在這孤頂絕峯？

這些個問題一刹時困繞着他，簡直使得他有些驚惶失措，一時更不知如何置答！

思念未完，一陣烏鴉的鳴叫聲，再次在耳邊響起！

隨着杜鐵池目光抬處，那一隻討厭的黑烏鴉，竟然再次鼓翅飛出！

杜鐵池原以爲牠仍若先前那般的在空中翩躚飛行，却未曾想到，這一次可不是這樣！

他耳中的鴉鳴聲方自响起，却只見那隻碩大烏鴉鳴叫着，劈拍振翅有聲的直向着杜鐵池面前飛過來！

杜鐵池作夢也不會想到，一隻烏鴉竟然敢向人施以攻擊！

一念方興，那隻烏鴉已飛臨面前。

在一陣刺耳驚心的鴉鳴聲裏，這隻烏鴉，竟然用牠尖銳的長咀，直向杜鐵池的右眼上啄來！

杜鐵池何能容牠猖狂？

當下他怒叱一聲：「大胆！」右掌拍處，用「妙手翻天」的掌勢，手掌上暗驟眞力，一掌向着這隻烏鴉身上拍去！

在他想像裏，這一掌必定能擊個正着，以自己掌上功力，小小一隻烏鴉，必將會拍成肉泥！

其實却大謬不然！

就在他掌勢方自向下一落的當兒，那隻烏鴉「呱！」的急鳴一聲，身軀驀地一個側轉，竟然滑飛出十數丈以外！

烏鴉的利咀雖然不曾啄中他的眸子，可是那張開的翼梢，却掃中了他的右頰——

難以想像出，一雙小小的烏鴉，竟然有如此强勁的力道，當眞是不可思議！

杜鐵池頓時就覺出右頰上一陣子炙痛，宛若火燎了一般！

他不禁爲之大怒——

那隻烏鴉就空一盤旋，第二次向他俯衝過來！

這一次勢子更急，叫聲益烈！

想是前次未曾得勢，這一次牠却改變了戰畧方式，改直衝爲側襲！

像是一支箭，一片狂風中的桐葉——

簡直是快得出奇！

隨着那扁毛畜牲一聲尖厲的鳴叫，這隻烏鴉翩躚的身子已由左側方霍然欺近。

「劈拍！」一聲——

想是因爲前番已經嘗到了甜頭！這隻烏鴉却改用另一隻翅膀，直向着杜鐵池左邊面頰上拍來！

杜鐵池有了前番經驗，自然不會再容牠得勢！

他身子霍地向下一矮，右足突地向前一跨步，身子却猛然向後一個倒仰！

這一招由於時間步位拿得極準，恰到好處，居然使得這行烏鴉變勢不及，那麼快的勢子，也會撲了一個空！

杜鐵池恨透了這隻扁毛畜牲！決心要給牠一個厲害！

是以，就在這隻烏鴉一式撲空之下，他冷笑着叱了聲：「去！」

隨着他的身軀霍然向前一彎，右手二指陡地叉開來，用「剪梅指」的手法，直向着這隻烏鴉背上力掃過來！

這一招較前一手可要高明多了。

「疾」「快」「準」！

杜鐵池昔日練習這一招時，曾經手鷄過一隻掠空而過的蝙蝠！

眼前，這隻烏鴉的速度，似乎還要快過蝙蝠，然而要想全身脫離，却也是不易！

逃過了頭，逃不過背，逃過了背，却又逃不過尾！

不錯，杜鐵池的變指，正好點在了烏鴉的尾梢上！

只聽得「呱！」的一聲急叫！

烏鴉負痛尖鳴一聲，全身就空一個急翻，散開了滿空的羽毛一下子摔落在地面上！

只見牠兩翅力拍，搧起了滿天泥沙！

杜鐵池正待上前擒住牠時，牠却尖叫着又自掙扎飛了起來！

只是看起來身體顯然已不若先前那般的俐落了，歪歪斜斜的在天上飛着——

就在這時，赫地一個人陡然由山縫裏縱身而出！

杜鐵池耳中彷彿聽得鐵鏈子「嘩啦！」一响，一條人影已就空直墜了下來！

彷彿天空中光華閃了一閃——

總之，就在杜鐵池什麼都還沒看清楚時，那個人已站立在自己面前！

一個蓬頭虬髯的魁梧漢子！

這人黃髮黃鬚，看上去連眼珠子都是黃的，身上還穿着一襲黃衣，足下是一雙黃麻鞋。

「黃」！

全身上下，簡直無一處地方，不是「黃」的！

這樣的一個人，已經够顯眼了，偏偏是那般的魁梧，簡直像是猛張飛一號的那麼一個人物！

虎背熊腰，豹頭環眼，緊壓在眸子上的兩撇黃眉，就像刺蝟似的尖銳如針，身體極高，看上去沒有八尺，也足有七尺開外！

這樣的一個人物，的確是太少見了！

杜鐵池乍見此人，可眞是嚇了一跳！

然而當他再看得清楚些時，可就更加吃驚

了！

原來眼前這個魁梧大漢，右足踝上竟然繫着一條粗若兒臂般的赤紅鐵鏈子——

使杜鐵池驚心的非止如此！

更有甚者——那條鐵鏈子竟然燒得赤紅，一經着地，滋滋！連聲响着，泥土地上冒着片片白烟。

那漢子豈能會不感覺到痛苦？

杜鐵池注意到了那隻右足踝上，早已被火鏈燒得都成了焦黑模樣，看上去簡直像是一塊黑炭模樣，慘不忍睹！

也許是長年累月這條火鏈子都是紅的，那漢子的痛楚可能早已經麻木了，那條腿居然尚能行動自如，不能不謂之為「奇跡」！

然而，無論如何，面對着這樣的一個人，豈能不嚇煞？

杜鐵池驚得後退了一步！

空中烏鴉怪聲叫着，翩蹮着遂即落在了那漢子肩頭之上，張着一張尖咀，叫聲更為凄烈，似乎在那漢子耳畔訴說着什麼似的！

黃髮大漢獰笑一聲，探出一隻手來，伸出了有若胡蘿蔔粗細的一根手指。

那隻烏鴉遂即縱身跳落在他那根手指頭上，人鳥正面相向，烏鴉叫聲更為淒厲！

黃髮大漢聽了一陣，冷笑道：「你自己臨陣不小心，怪得誰來？且先回去，等一會我再看看你的傷，死不了已是萬幸了！」

烏鴉偏頭聽着，似乎對那漢子的話大不滿意，頭上的一叢角毛直聳起來，呱呱又叫鳴起來。

黃髮漢子不耐煩的道：「去去——少惹我討厭！」

手勢一翻，已把指上烏鴉拋了出去！

那隻烏鴉低飛厲鳴一陣之後，才逕自轉飛向那道山縫之內，不再出來！

杜鐵池還是第一次見過人鳥通話，心裏大是奇怪。

再者這漢子的突如其來，大有興師問罪的意思，不禁使得他驚駭交加！

黃髮漢子臉上，興起了兩道極為深刻的怒容！

並不僅僅是「怒」，更多的是「驚」！

使得他想不透的是，百十年來，這是他第一次見過的一個人——

「人」——？

在他記憶中，「人」這個字；這個毫無意義的名詞，可能早已是記憶中的化石了！

此時！

此地！

這個人！

「啊——」他心裏幾乎在吶喊着：「太不可能了！」

然而這個人——杜鐵池可不就活生生的站在眼前嗎？

這是絕不能置疑的！

黃髮漢子在經過內心一番掙扎之後，臉上的怒容顯然緩和了許多——

「你是誰？」

「杜——杜鐵池！」

「是幹什麼的？」

「我……」杜鐵池鎮定了一下，抱拳道：「兄台是——？」

那漢子「哼」了一聲，一對黃眼珠子，在他身上骨碌碌一陣子打轉——

「兄台？」他冷笑着道：「你有多大的年歲？居然與我稱兄道弟！」

「這——？」杜鐵池楞了一下道：「那麼我該怎麼稱呼你？」

「怎麼稱呼我——？」那漢子咀裏學着他的口氣，哼了一聲，道：「稱呼我爺爺——老祖宗，都不為過！」

杜鐵池不由一時大怒，冷笑一聲，道：「你我素昧生平，怎地見面就如此欺人？」

說時他真力內斂，只要對方再出口傷人，他就打算馬上給他一個厲害！

所幸好，這個人並沒有再說出更刻毒的話來。

聽了杜鐵池的話，他咧開一張大咀嘿嘿有聲的笑了起來，露出了白森森的一口牙齒——

由外貌上看起來他大約在四十上下，偏偏他「語不驚人死不休」——

笑聲一落，他一雙手托着下巴道：「小傢伙，你當我存心佔你的便宜麼？」一對黃眼珠子在杜鐵池臉上轉着。「說！你看我有多大年歲了？」

杜鐵池「哼」了一聲，搖了搖頭，不予置答！

黃髮漢子一笑，說道：「我說是你爺爺，老祖宗一輩的，絲毫也沒佔你便宜，老實告訴你吧——」

說到這裏似乎想起了什麼，「唔！」了一聲，眼睛看向杜鐵池。

「今年是什麼年份了？」

杜鐵池看他問得誠懇，不便不答。

想了想，他才道：「今年是大明武宗正德四年——」

「啊呀——」漢子叫了一聲，睜大了兩隻眼，驚訝地道：「你說什麼——大明？成吉思汗；忽必烈，那個蒙古韃子打下的天下——大元朝亡了嗎？」

杜鐵池大吃了一驚——

他仔細的看了一下他的臉，確實不像是在開玩笑。

忽必烈也就是「元」朝的開國皇帝，即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其後下傳五帝，至「順帝」，共為九十一年，後才接本朝太祖朱元璋皇帝，再後，歷經各帝，才至本朝的「武宗」皇帝——

把兩個朝代的年代細一盤算起來，杜鐵池的臉色猝然變了。

黃髮漢子睜着兩隻大圓眼道：「你怎麼不說話？當真元韃子完蛋了嗎？」

杜鐵池冷冷的道：「你是真心相問？還是信口胡說？」

「當然是真心問你！」

說着他獰笑一聲，抬了一下脚上的鎖鏈子，「嘩啦！」的响了一聲。

「小傢伙——信不信由你！」他指着足踝上的這道鏈子道：「這道鏈子，就是鐵木真忽必烈那個蒙古韃子侵犯中原，張弘範攻陷崖山；大宋亡國的那一天加上去的，啊……這該有多少年了吧！」

杜鐵池又是一楞——

他兩眼發直，心裏再次盤算了一下：元朝都元帥張弘範攻陷崖山，宋朝亡國的那一年，歷史上記載的是元世祖十六年……

九十一年的元朝減去十六年是七十五年，再加上明朝開國至今的一百零一年。

兩者加起來，一共是一百七十六年！

杜鐵池臉上頓時興起了一片戚容。

對於面前這個人，他毋寧興起了無比的同情——如果他果真說的是實話，那麼這個人的身世太也淒慘了。

——顯然他不是一個世俗常人！

一個常人，絕不可能活到這麼大的歲數！

其實能夠登臨本山的人，又有那一個是平常人？

平常人豈能被囚禁到這個地方？

平常人豈能有這等舉止？

杜鐵池漸漸相信他說的可能是實話了！

黃髮漢子見他久久不說話，似乎又面現不悅，大聲叫道：「你怎麼不說話？快說呀，說呀！」

杜鐵池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蒙古人亡了，早就亡國了！」

「是亡給誰了？」

「亡給了我們漢人！」

杜鐵池接下去道：「如今是漢人的江山，明朝取代了元朝已有百年之久了！」

黃髮漢子先是面上一喜，可是緊接着他臉上遂即罩下了一層淒慘的神色！

「這麼說……這其間一共有多少年了？」

「我剛才算過了！」杜鐵池慢慢的說道：「如果你果真是宋亡的那一天住在這裏，那麼，你在這裏已經住了一百七十六年了！」

「一……百七……七十六年？」

「不錯，一百七十六年！」

「那麼……」那漢子吶吶的道：「這比我想像中……還要多出好幾十年……」

說時，他臉上陡地罩起了一片灰色！——

那般煞神惡鬼的猙獰面頰，居然一下子變得憔悴了！

鐵鏈子「嘩啦！」一响，他情不自禁的坐在地下——深深的垂下頭來。

他搖了一下頭。

用力的又搖了幾下！

「一百七十六年……一百七十……六年……一百……」

咀裏反覆的說着這幾個字，忽然他咧開大咀，像是瘋子般的笑了起來！

「七修老兒——」他喃喃的說：「你把老子整慘了，整得太慘了！」

火鏈子「嘩啦！」又是一响，他已經站了起來！

「冲着你告訴我這些！」這漢子說：「我們之間，方才的那一點不痛快就算了啦！沒事啦——」

他坐下來，拍了一下地，道：「來，我們坐下說話！」

杜鐵池抱拳躬身道：「未曾請教尊姓，大名怎麼稱呼？」

那漢子嘿嘿一笑，說道：「問得好——哈哈……」

說着張開大咀狂聲大笑了起來！

空谷迴音，响遏行雲！

笑聲一頓，他看向杜鐵池道：「你猜我笑什麼？」

杜鐵池道：「在下正要請教！」

「請教！」黃髮大漢道：「看來你是一個很有禮教的孩子！我就告訴你吧，自從那一年陣前失手，落在了七修老兒手上，被他羈押在此，已有一百七十六年之久……這一百七十六年以來，不曾見過一個生人，說得實在一點，除了先前為你所傷的扁毛畜牲以外，我就不曾接觸過一個其他能動的東西——」

停了一下，他才又道：「這裏有很多猿猴，只是牠們就從來沒有上來過一次……你說什麼來着？」

杜鐵池道：「我是在請教你老人家的上姓大名？」

「對了！」那人伸出一隻手來用力的在頭上搔着，一面吶吶道：「我是應該有名有姓的……我姓徐——徐雷，對了——」

他似乎突然回到了記憶裏，頻頻不斷的點着頭！

「徐老前輩！」

「對了！」黃髮漢子笑道：「這麼稱呼就對了！」

杜鐵池在一塊石頭上坐了下來——

「只是徐老前輩——」杜鐵池吶吶道：「你老人家怎麼會被囚在這裏？不知是否可以告訴弟子知道一下……？」

徐雷冷冷一笑道：「杜鐵池——你是叫這個名字吧？」

「正是！」

徐雷一笑道：「你也別老問我，我卻先要問問你！」

「老前輩請問，在下知無不言！」

「好——你先說說，七修老兒，是你什麼人？」

「老前輩所指的可是七修真人？」

「不錯，是他！」

「七修真人據說成道已近千年，弟子只不過是一個平凡的俗人，怎能與他老人家拉上關係？」

徐雷一對黃眼珠子在他身上轉着，搖搖頭道：「你絕不是個平凡的人……且住，你站起來向我面前走近幾步，站好了！」

杜鐵池才知道他受足下那道火鏈子限制着，最多只能達到這個境限，似乎想再要前進一步也是不能！

當時，他略一盤算，未免猶豫不決。

徐雷冷笑道：「我只當你忠厚純樸，直爽可愛，原來你也有滿腹心機！杜鐵池——你莫非怕我加害於你，對你不利麼？」

說到這裏怪笑一聲，接道：「果真我有此意，你怎能活到現在，我法力無邊，雖然至今仍然未能破了七修老兒的禁制，和足上的這根『火赤鏈』，可是在這個禁制圈內，我卻是可以為所欲為，取你性命，易如反掌——」

杜鐵池一驚道：「這麼說——弟子已經誤入了你老人家的禁地麼？」

「誰說不是？」徐雷左右指着，道：「這方圓二十丈之內，為我所有——雖然一度，這整個雁蕩山都是我的，可是眼前，我卻僅僅只能保留這些……」

他又想到了前面的話題，微一點頭，接道：「你站過來吧，我只是要多瞭解一下你，並無惡意！」

杜鐵池相信他說的必然是真的，像他這等神通之人，要取自己這樣一個人的性命，真是易如反掌！

他不再猶豫，遂即站起來向前走了一步！

黃髮漢子徐雷點頭道：「好——」

「好！」字出口，頓時由其眸子裏射出了三尺左右的兩道黃光！

杜鐵池只覺得身上打了一個哆嗦，已被對方目光射定，當真是他平生從來也不曾領略過的一種感受，說不出的一種麻癢感覺——

怪異的是，自從被對方這種怪異的目光射中之後，全身上下彷彿冰凍石塑，休想移動分毫。

由是，徐雷的目光，就像是兩道冰蛇般的，倏地在他全身上下徐行不已。

杜鐵池一剎時竟然變得木訥了。

也不知是一種什麼樣的感受，他只覺得這一剎時，他腦子變得極為呆滯，彷彿成了個白痴，似乎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想不起來了！

總之，這一剎間，他腦子裏是一片空白，混混沌沌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復記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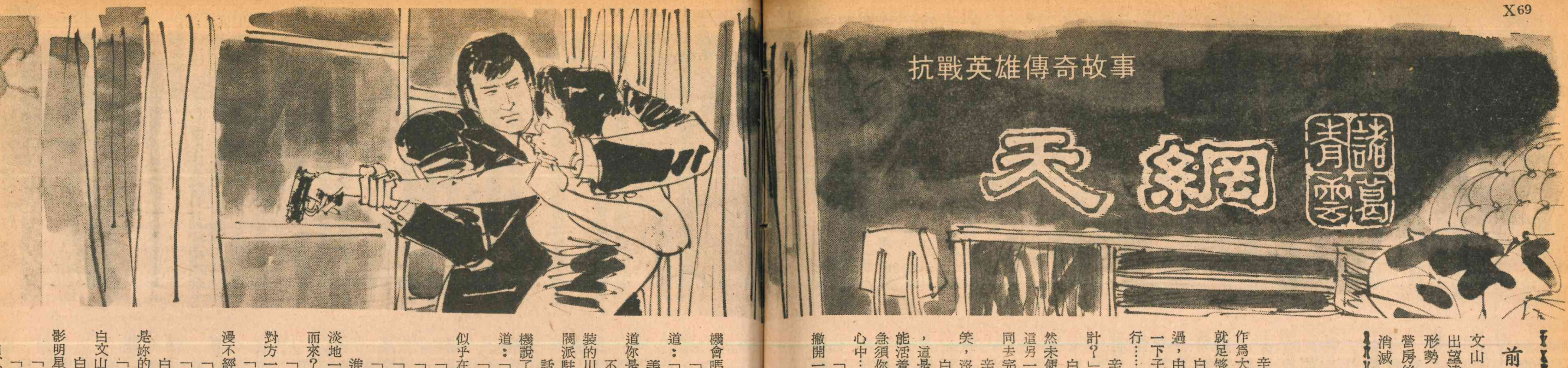
——這只不過是很短的一段時間！

就在徐雷那兩道黃色的目光倏地收回來時，杜鐵池的感覺倏地又回復如常！

徐雷嘆息一聲道：「這就是了！你本是身具三世慧根之人，今世才得如願以償，雁蕩乃是你弘揚道基之地，來日不可限量！」

頓了一下，他才又道：「——七修道人料事如神，這一次又為他料到了！」他在說這幾句話時，面色雖然顯得很沉重，但是卻又似乎包含着無比的喜悅！

（未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探長王倫以美金五萬爲餌，誘辛子雲往殺國府特工隊長白文山，辛子雲不特沒爲所動，反過來却眞心誠意的投効白文山，那晚，白文山帶領辛子雲，乘一小舢舨，划往浦東，抵達目的地後，白文山取出望遠鏡交予辛子雲，着他窺望岸邊日本特種部隊的營房，邊向辛子雲解釋營房附近形勢，和卽將肩負的任務，白文山指出營房右面有一遼闊空地，左面是儲油的地方，營房後面卽爲黃浦江，他要率領約莫三四十人，出其不意地把日本這種特種部隊全部消滅，以阻止敵寇派遣這特種部隊進侵重慶——

推心結死士　健腕降嬌娃

辛子雲道：「對了，所以白兄準備將那兒作爲大屠場，只要在附近安置十來挺機關槍，就足够要他們的狗命了。」

白文山笑道：「這眞是智者所見畧同，不過，由於他們人數太多，十來挺機關槍也沒法一下子加以殲滅他們，所以還必須另出奇招才行……」

辛子雲微笑問道：「白兄還有什麽錦囊妙計？」

白文山神秘地笑道：「旣稱錦囊妙計，自然未便預洩天機，現在，我只能這麽告訴你，這另一絕招，必須借重你老弟，由咱們兩人共同去完成。」

辛子雲放下望遠鏡，遞還給白文山，笑了笑，沒接腔，只是舉杯一飲而盡。

白文山神色一整道：「老弟，我不願瞞你，這是百分之百的玩命的勾當，活着去，能不能活着回來，可誰也不敢保證，所以，儘管我急須你老弟的協助，但却不便勉强你，如果你心中……」

「不用說了！」辛子雲截口笑道：「姑且撇開一切國家民族的大道理不談，光是這一份刺激，也值得我拚着老命去試一試。」

白文山右手握着對方的右手，用力搖撼着，左手却斟滿兩杯酒，含笑說道：「老弟，冲着你這份豪情，先敬你一杯！」

「謝謝！」兩人對乾了一杯之後，辛子雲口沫飛濺地笑道：「一個排對一個聯隊，想想也够刺激的。」

「老弟，冷靜一點，下午，我們還得設法過江去，實地勘察一番。」

「對，對，白兄準備幾時行動？」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我想，只要武器彈藥準備好了，咱們立卽行動。」

「是啊！籌措那些武器彈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些，我早有安排，毋須老弟担心。」

辛子雲沉思着問道：「白兄，有一點，我本不該問，但却非問不可，因爲，咱們五十來條人命事小，影响整個軍國大計，就非常嚴重了。」

白文山正容接道：「老弟有話，請儘管直說。」

辛子雲注目問道：「白兄，咱們其餘的那些兄弟，是如何攏絡他們的？都可靠嗎？」

白文山道：「這一點，老弟請儘管放心，那些人雖然都是黑社會的弟兄，但他們也都是有血性的中華兒女，在曉以國家民族大義，並以厚利鼓勵之下，他們都會樂於冒險的。」

「白兄給他們什麽酬勞？」

「每人美金四萬，先給一萬，其餘事成之後補發，如果陣亡了，遺族撫恤金照酬勞加倍，你想想看，普通一個窮措大，到哪兒去找偌大一筆金錢。」

辛子雲蹙眉接道：「白兄，這一筆欵子不算少，你又是由何處得來？」

白文山笑道：「記得前幾天我曾說過，這些都是不義之財，是由一個發國難財的漢奸手中弄來的。」

辛子雲也笑道：「以不義之財，作救國救民之用，白兄算是替那位漢奸消災了。」

白文山接道：「至於你老弟，只要咱們都能活着回來，老弟的酬勞，當……」

辛子雲截口接道：「白兄，我可不是爲了酬勞才冒這個險……」

「是……是我失言。」白文山滿臉歉笑。

「該罰酒三杯！」辛子雲却是一本正經。

「該罰，應該……」

× × ×

當晚七時。

一輛流綫型的小轎車，停於國際飯店大門口，車門啓處，一位風華絕代的美艷少婦，從容鑽出車廂。

一位日本紳士由門口疾趨而前，挽住美艷少婦的手臂，低聲笑道：「這麽漂亮的小姐，沒有護花使者，那有多危險。」

美艷少婦的俏臉上，掠過一絲驚訝神色，但旋卽若無其事地，相偕走向大門，一面嬌笑道：「如果我帶着護花使者，還有你這色狼的機會嗎！」

「好一張犀利的嘴皮子！」日本紳士苦笑道：「要不要我自我介紹一番？」

美艷少婦嬌笑道：「不必多此一擧，我知道你是東京來的川奇大佐。」

不錯，這位日本紳士，就是由白文山所喬裝的川奇大佐，而這位美艷少婦，就是日本軍閥派駐華東地區的女特務頭子田中桂子。

話說間，兩人已進入電梯，田中桂子向司機說了一聲「十八樓」之後，才向白文山笑問道：「大佐，我沒有猜錯吧？」

「高明！高明！」白文山似乎在苦笑，也似乎在調侃對方。

「你怎知道我住在這兒？」她注目笑問。

「妳又怎麽知道我是川奇大佐？」

「連口頭上，也不肯吃一點虧。」

「咱們彼此彼此。……」

進入桂子所訂的豪華套房之後，桂子才淡淡地一笑道：「大佐是爲了半年前的那宗刦案而來？」

「是啊！」白文山自己取過香烟，也遞給對方一枝，然後逕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這些天來，是否已有眉目？」她，似乎漫不經意地問着。

「大致快要破案了。」

「是什麽人幹的？」

白文山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道：「十九是妳的老相好白文山幹的。」

「白文山？」桂子似乎顯得非常震驚：「白文山又到上海來了？」

白文山笑道：「桂子小姐，如果妳去當電影明星，一定比幹情報員更爲出色。」

「怎麽？你以爲我言不由衷？」

「妳是否在故意裝蒜，妳我各自心中有數白文山到達上海已有半年以上，在這段時間中，我方和七十六號的人員，死在他手中的，至少在二十人以上，而且，那些人都等於是奉妳的命令去送死的，難道說，下這個命令的，是另一位桂子小姐不成！」

「够高明！大佐，你知的可眞不少呀！」

「桂子小姐謬奬了，其實，我也還有一些不明白的事情。」

「是嗎！那眞是奇聞。」

「別諷刺我，我所指的，是一年以前，白文山在妳手中栽觔斗的往事。」

一經提到她過去的輝煌功績，桂子得意地笑了：「大佐想要聽聽……」

「是啊！」

「可以，但你得先行回答我一些問題。」

「請說。」

田中桂子美目深注着問道：「半年前的那個刦案，果然是白文山幹的？」

白文山笑了笑道：「我只說十九是他幹的，却不能十分肯定。」

「有證據嗎？」

白文山道：「如果已有證據，那就該算是已經破案了。」

「大佐此行，眞的只爲這個案子而來？」

「這問題，我拒絕回答，但毋須多久，妳會在事實上獲得答覆的。」

「我不懂。」

「比方說，我有什麽事情須要妳的協助時，那不就等於是間接回答妳了嗎！」

田中桂子淡淡地一笑道：「大佐是身負重大秘密使命的人，也是一位大忙人，據我所知，大佐到達上海之後，還不會跟任何官方人物接過頭，今宵居然第一個趕來看……」

「不是看妳，是探望。」

「不敢當！」

「這叫作行客拜坐客呀！在這兒，妳是主人，對了，晚餐用過了嗎？」

「還沒用過，要我作東，很簡單，請說，想去哪一家？」

白文山笑道：「哪一家都不必去，叫到這兒來用，情調好得多。」

「在這兒吃？你存的什麽心？」

「在我們這個圈內，妳一向有『至尊寶』之稱，難道還怕了我這個準老頭兒不成？」

田中桂子冷冷地一笑道：「旣稱『至尊寶』，心中就不會有怕字，所以，酒菜可以叫到這兒來用，不過，你得老實告訴我，此行除了對我存有綺念之外，還有什麽目的？」

「卽使還有其他目的，也是爲了方便妳。」

白文山含笑接道：「妳不是正在四處張羅，想要證明我這個大佐的身份嗎？」

「你這消息的靈通，可實在令人佩服。」

白文山笑道：「幹我們這一行的，消息不靈通，還行嗎！」

田中桂子苦笑道：「不錯，我正在設法查證你的身份，我想，如果你我異地而處，你也必然會採同樣行動的，你說是嗎！」

「是啊！所以，我不但沒有責怪妳的意思，而且，回到東京之後，我一定向上級反應，特別嘉奬妳這傑出的情報員。」

「我先謝了！」田中桂子起身拿起電話筒，向服務台交代了一番之後，才向白文山含笑說道：「所點菜餚，都是豐澤樓最拿手的傑作，以酬謝你的盛意。……」

「多謝！多謝！」白文山裝成一副色迷迷的樣子，拉着重行回到他身邊的田中桂子，順勢一帶，來了個軟玉溫香抱滿懷，並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桂子，現在該說故事了吧？」

「什麽故事？」

「就是一年以前，白文山那小子在妳手中

栽觔斗的故事。」

「別忙，我的問話還沒完哩！」

白文山苦笑了一下，道：「好！我洗耳恭聽。」

「不必那麼隆重，大佐。」她掙扎着坐正嬌軀，兩道清澈的目光深深地盯着他接問道：「有一位叫宮本秀雄的大佐和一位叫小野三郎的中佐，你認識嗎？」

白文山不加思索地接道：「妳說的是我的兩位老同學？」

「不錯。」田中桂子似笑非笑地點着頭。

白文山道：「也是妳以急電調來，查證我的身份的人？」

「唔……他們二位，都會於今晚，明晨，先後趕到上海來。」

白文山又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笑道：「桂子，支那人有四句形容人生四大喜事的歌謠，叫什麼『久旱逢甘雨，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金榜……』糟了，我竟然忘記啦……」

「金榜掛名時。」田中桂子代他說過之後，才含笑接道：「大佐的意思是，我把你的兩位老同學請來，也算是他鄉遇故知……」

白文山截口接道：「是啊！睽別二十多年的老同學，能在異國的戰地重逢，把臂寒暄，共話當年吃大鍋菜，吃飯打衝鋒的往事，那是多麼愜意的事呀！」

田中桂子向他投過一個嫵媚的媚眼，道：「如何謝我？」

「這個麼……」也不知他在她的耳邊低聲說了句什麼，只見田中桂子俏臉一紅，伸手他肩頭上擂了一拳，道：「死相！」

白文山笑道：「小姐們都有這麼一個通病，當她口中罵死相時，也正是她芳心中喜歡得不得了的時候。……」

田中桂子又擂了他一拳：「你還要不要聽故事？」

「當然要聽。」白文山接問道：「桂子小姐的問話問完了嗎？」

「問完了。」

「那麼，請說故事吧！」

田中桂子沉思少頃，忽然「噗哧」地嬌笑出聲。

白文山訝然問道：「什麼事情，那麼好笑的？」

田中桂子抿唇媚笑道：「我想起白文山那個風流自賞的傻小子來，就不由得好笑。」

當着白文山的面，譏笑白文山是一個風流自賞的傻小子，這可比指着禿頭罵和尚還要那個。

但此刻的白文山，卻只好將苦笑埋在心中，外表上還得裝出一副好奇的笑臉問道：「桂子，那小子是如何的傻法呢？」

田中桂子說道：「平心而論，那小子的確有他的長處，僞裝和表演的功夫，也都是一流的。……」

「也因爲那小子的這些長處，妳曾經在他的手中，栽過觔斗？」

「是的，而且，上當還不止一次。不過，上一次當，學一次乖，在接連吃過幾次大虧之後，我已經知道原因所在了，但卻仍然裝出一副不知道他的眞實身份的姿態，虛與委蛇。於是，最後上大當的，終於是他自己，使他們的政府，被吃掉了一個師的兵力，他的一條小命，也幾乎賠了進去。」

白文山注目道：「妳使的是什麼手法？」

田中桂子神秘地笑道：「大佐，這是我個人由失敗中累積起來的工作經驗，暫時還不願洩漏。」

白文山苦笑了一下道：「既然妳要保密，我不便勉強，只是，白文山出過這麼大的一次紕漏，怎麼還會派到上海來呢？」

田中桂子俏臉一整，道：「據我所知，白文山這次到上海來，並非是由他的上級派遣，因爲，他已經不在那個組織中了。……」

「不在組織中，那不可能吧？」

「爲什麼不可能，上次他出了那麼大一個紕漏，本來就該槍斃的……」

「但他現在還好好地活着……」

「不錯，但他之所以不死，是他的一位老長官，也就是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大名鼎鼎的三一三工作站站長朱天佑的力保的結果。」

「對了，那位朱站長，現在情況如何？」

「有一段時期，是以少將特派員的身份，在京滬杭一帶，暗中活動，最近卻沒有他的消息。」

白文山故意沉思着接道：「這是說，白文山的老命，雖因他的長官力保，而保住了，卻已被革除了職務？」

「不錯。」

「既然白文山已不在公門，卻爲何還要到上海來冒這個險呢？」

田中桂子笑道：「以我個人的想法，這只有一個解釋，那就是白文山此行，一方面是爲了報答國家對他的培植，和朱天佑對他的知遇之恩，另一方面，他是以贖罪的心情，希望能獨建殊勳，以彌補一年以前的過失，此外，當然也有找我報復的心理。……」

白文山笑問道：「如果他眞有找你報復的行動，妳將何以應付？」

「那自然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呀！」田中桂子秀眉一挑，道：「以往，他有組織的支持，都鬥不過我，如今，他單槍匹馬，我更不在乎！」

「妳確定他只是單槍匹馬，沒有組織的支持？」

「不錯，我自信我的消息正確。」

田中桂子口中所說的，有關白文山的往事，和目前的孤軍奮鬥，都是實情。

當然，以白文山過去的組織中的地位，他是可以獲得組織派駐敵後人員的支援的。這一點，以田中桂子的精明，是應該明白的，但她卻未加以點明。

至於白文山之所以不惜浪費唇舌，以川奇大佐的身份，向他的死對頭去查詢這些，無非是想獲得一年以前，那一次紕漏的原因所在。

但事情雖已過去，田中桂子卻仍然是守口如瓶。

因此，此刻的白文山，心情是非常複雜的，用「無窮感慨」四個字來形容，庶幾近似，也決不算誇張。

白文山沒再發問，田中桂子卻又注目問道：「大佐，你已確定半年前的那宗大刼案，是白文山所幹的？」

白文山淡淡地一笑道：「我只說過，十九是白文山所幹。」

田中桂子嬌笑道：「我想，應該加上確定二個字了，過去，我們都弄錯了方向，所以才歷時半載，徒勞無功，讓眞正的刼匪，逍遙法外。」

白文山漫應道：「如果事實證明，是白文山所幹的，則要想擒他歸案，可不容易哩！」

田中桂子眉梢一揚，道：「是嗎！大佐且請拭目以待吧！」

酒菜送來了，他們的談話，也暫時中止。

侍者退出後，他們兩人隨卽開始淺酌低斟起來，話題也轉入輕鬆的一面。

田中桂子酒量雖豪，卻還是敵不過白文山的海量。

已有着七成酒意的田中桂子，更顯得嬌艷

動人了。

她，故意裝成有十分酒意地，打了一個飽呃，向白文山揮手媚笑，道：「我醉欲眠君且去……」

白文山借酒裝瘋，更是肆無忌憚地，將她那火熱的胴體，擁入懷中，笑道：「是另有約會？」

「沒有啊！」她，顯得那麼嬌慵，那麼嫵媚。

「那麼，妳能熬得住單眠獨宿的況味？」他不但話中有着濃厚的挑逗意味，還配合着雙手的實際行動。

「不要嘛！」她在掙扎，但實際上，應該說是在他那熟練手法之下的强烈反應才對。

白文山的調情手法是够高明的，不到五分鐘，田中桂子已被他挑逗得到了飢渴難熬的程度。

白文山很識趣，立郎托起她的嬌軀走向床前……

電燈熄了，活色生香的畫面已沒法看到。

不過，黑暗能遮掩住活色生香的畫面，卻沒法遮掩那令人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

約莫半個鐘頭之後，那令人悠然神往的奇異樂章停止了，代之的，是一聲如釋重負的長吁，和一聲嬌慵無限的低語：「你呀！好難伺候……」

「咱們彼此彼此。」白文山的語聲笑道：「其實，這不正是妳企求的嗎！」

「死相！」拍的一聲，顯然是白文山的臀部挨了一記巴掌。

「喲！妳好狠心……」

「起來，快點穿好衣服！」

「妳要趕我走？」

「唔……」

「如此良夜，妳忍心趕我走路？」

「少廢話！」

「是！我的姑奶奶……」

一陣「悉悉索索」的穿衣聲，電燈也隨之復明。

鬢亂釵橫，俏臉上春潮未褪的田中桂子，忽然由枕頭下抽出一枝左輪，對着白文山嬌叱道：「舉起手來！」

正在結領帶的白文山，雖然似乎有點感到意外，卻並無驚惶神色，只是淡淡地一笑道：「桂子，開玩笑也得有個分寸啊！」

「誰有工夫同你開玩笑！」

「妳……妳這是眞的？」

「別裝蒜了，白文山，我再說一遍，舉起手來！」她的俏臉上已佈了一片嚴霜。

白文山不得不舉起手來，並且，自我解嘲地苦笑道：「高明！高明！」

田中桂子得意地笑道：「應該說是高明的是你，你的化裝術，已算是到了天衣無縫的境界。」

「但畢竟被妳識破了。」他苦笑着。

「你想知道原因所在嗎？」

「我正想請教，不過，像這麼高舉着雙手，多彆扭哩！而且，也缺乏那種羅曼蒂克的情調呀！」

田中桂子嬌笑一聲：「你想得多美！」

白文山笑道：「不管怎樣，我必須放下手來了，憑咱們倆的交情，我不相信妳眞能忍心開槍……」

他是劍及履及，話一說完，那高舉着的雙手，也立郎垂了下來。

田中桂子臉色一變，手指已扣下扳機。但發出的卻只是撞針擊空的聲音。

這情形，自然使得田中桂子的俏臉，又爲之一變。

白文山卻含笑說：「是啊！一夜夫妻百夜恩，我早就料準妳不忍心下手的……」

田中桂子頹然一嘆道：「你是幾時將我手槍上的子彈卸走的？」

白文山卻是答非所問，笑道：「桂子，從現在起，妳加了一個綽號。」

「是嗎！」田中桂子也够鎭靜，雖然顯得意興闌珊，卻並無驚恐神色。

「有一種名爲黑寡婦的雌蜘蛛，交尾過後，牠就將滩蜘蛛當點心吃掉的……」

田中桂子的反應够快，不等對方說完，立郎接道：「所以，你準備送我一個黑寡婦的綽號？」

白文山道：「以我們目前的情況來說，不是很恰當嗎？」

「是的，非常恰當……」

「其實，至尊寶與黑寡婦，還算是二位一體的。……」

「不錯啊！至尊寶代表通吃，黑寡婦也是通吃……」

白文山截口笑道：「可惜的是，今宵，妳卻陣前失風了。」

田中桂子冷冷地一笑，道：「到現在爲止，我還沒承認失敗。」

白文山輕輕「唔」了一聲：「我正拭目以待。」

「你馬上就會見到的……」

她的話未說完，房門忽然無聲無息地被打了開來，兩個西裝客一閃而入，雙雙以手槍比着白文山的背部，同聲喝道：「不許動！」

白文山聳聳肩，自我解嘲地一笑道：「舉起手來，可以嗎？」

田中桂子嬌笑道：「這才乖！」

白文山果然乖乖地舉起手來，田中桂子向兩個西裝客呶呶嘴，道：「上來一個，將他銬起來！」

田中桂子得意地嬌笑着，又道：「白文山，怎麼樣？」

白文山苦笑道：「怎麼樣，我已經够乖了，還要怎麼樣呢？」

田中桂子冷笑道：「你不乖還行嗎！」

接着，她繼續下達命令：「搜身！連他手上的戒指也不要放過！」

那搜身的西裝客笑道：「戒指上也會有名堂？」

「不錯。」田中桂子接道：「他是以前三一三工作站朱站長的得力助手，也算是朱天佑的得意門生，身上的每一件小玩藝，都可能會有名堂。能够反敗爲勝。」

但搜查結果，白文山身上不但沒有手槍，匕首之類的武器，甚至手上也沒戴什麼戒指。

一直等那西裝客搜查完畢之後，白文山才笑問道：「桂子，現在該放心了吧？」

「唔！」田中桂子向那兩個西裝客沉聲說道：「你們暫時出去，將房門關上，沒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許進來！」

「是！」

兩個西裝客恭應着退了出去，房門也重行關上了。

白文山這才笑問道：「桂子，我可以坐下嗎？」

「可以。」田中桂子冷然一哂道：「你很够沉着。」

白文山在一旁的沙發上坐了下來，笑道：「白文山雖居虎口，卻是安如泰山，當然應該鎭靜呀！」

「你以爲我不敢殺你！」

「至少，目前我敢這麼斷定。」

「有理由嗎？」

「理由我可以舉出一火車來，但只要一句話就可以概括，妳捨不得殺我，因爲……」

「因爲你面孔白！」她冷哂着。

「面孔雖然不算白，卻有眞功夫，具有充分的利用價值。」他的語意雙關，使得對方惱也不是，笑也不是。

他一頓話鋒，又笑問道：「怎麼樣，我沒有說錯吧？」

田中桂子沉思着問道：「白文山，咱們說正經的，你此行有甚麼任務？」

白文山不加思索地答道：「最大的任務，就是殺你們這些日本鬼子。」

田中桂子一披櫻唇，注目問道：「半年前那宗刼案，眞是你幹的？」

「不是！但錢卻在我手中。」

「這就奇了，案既不是你幹的，錢怎會到你手中去？」

「這叫作黑吃黑，懂嗎？」

「這麼，案子是誰作的？」

「花易之………」

「啊………」田中桂子接道：「可以補充說明嗎？」

白文山道：「簡單說來是這樣的，花易之在解送那筆錢之前，就掉了包，而且也已有妥善的安排，使他自己置身事外。沒想到辛子雲誤打誤闖，橫裏插上一腿，這，對花易之而言，算是正中下懷呀！」

「那筆錢給你吃掉了，花易之知道嗎？」

白文山道：「不知道，他算是啞子吃黃蓮，白忙一場……」

「辛子雲是你的老朋友？」

「不！他是逃獄之後，才由我設法結識的，這一事實的全部眞相，我也是于兩個鐘頭之前才告訴他。」

田中桂子忽然心驚，注目問道：「辛子雲也在國際飯店？」

白文山神秘地一笑道：「妳猜猜看？」

田中桂子揚聲向室外的兩個西裝客說道：「山本大郎注意，任何人不許接近你們！」

「是………」

田中桂子撥弄着手中的左輪，苦笑了一下，說道：「告訴我，你是甚麼時候將子彈弄走的？」

白文山得意地說道：「就當你方才如癲如狂，拚命咬着我的肩頭時候………」

田中桂子居然俏臉爲之一紅，訕然地笑問道：「子彈呢？」

白文山道：「還是在枕頭下。………」

田中桂子連忙找出子彈，重行裝了上去。

「你眞想親手殺我？」白文山笑着接道：「也好，牡丹花下死，作鬼也風流，不過，我不想作一個糊塗鬼，所以，我希望在臨死之前，妳能够告訴我，妳是怎麼認出我的眞實身份的？」

田中桂子得意地笑道：「這個，我可以成全你，你還記得方才我提到過的，川奇大佐的兩位老同學嗎？」

「當然記得………」

「現在，我可以坦白告訴你，那兩個名字，只有一個是眞實的，但你都信以爲眞了。」

「所以，當時，妳就已確定我這個川奇大佐是假的？」

田中桂子笑道：「不錯，不過，當時我還不能十分肯定，因爲，你們那一期的同學很多，何況時隔二十多年，免不了會有記憶錯誤的可能。……」

白文山若有所悟地一「哦」道：「我明白了。」

「明白了一些甚麼呢？」

「這才是妳陪我重溫鴛鴦夢的原因。」

田中桂子點頭道：「是的，當我對你的身份有了更大的懷疑時，第一個我就想到你可能是白文山……」

「我還能在妳芳心中，佔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感到非常榮幸。」

田中桂子抿唇媚笑道：「平心而論，你，的確是一個可愛的情人，也的確在我心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白文山苦笑道：「可是，妳卻在千方百計地，要設法置我于死地。」

田中桂子居然幽幽地一嘆道：「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你我不該在兩個敵對的國度裏，何況，你我本身都負有彼此政府所賦予的特殊使命。不過，有一點，我可以先向你說明，那就是：當你死在我手中後，我一定以情人的身份，去你的墳前祭奠，也將永遠懷念你。」

「這一份情意，我先謝了，而且，妳這些話，也正是我所要說的。」

「是嗎！」她那雙會說話的大眼睛深注着，似乎想要看透對方的五臟六腑。

「妳不相信？」他洒脫地笑了笑。

「相信，但，但以目前情況來說，你這一心願，已沒法完成了。」

白文山忽然輕輕地嘆了一聲，那情形，就像是由于對方的話意中有着太多的威脅，而突然感到死亡的陰影已經籠罩住他似地。

田中桂子卻岔開話題，道：「越說越遠了，還是回到原來的話題去吧！」

「唔………」白文山仍然顯得意興闌珊地漫應一聲。

「由于我要查證你是否白文山的化身，才決定陪你上床，因爲，我對你的一切，太熟悉了，一上床，你就會原形畢露。」

她略爲停了一下，才笑問道：「現在，你還認爲我是那麼淫賤的女人嗎？」

白文山淡然一笑道：「平心而論，我很希望妳是一個單純的淫賤女人，卻不希望妳是一個口蜜腹劍，手辣心狠的女間諜。」

田中桂子似笑非笑地瞪了他一眼，自顧自取過一枝香烟，燃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朝着他兜頭噴了一大口濃烟。

「別調胃口。」白文山也似笑非笑地接道：「看在方才我特別報効的情份上，賞我一枝香烟，好嗎？」

「可以。………」

就這當口，門外忽然傳出一聲沉喝：「站住！」

另一個略顯沙啞的語聲道：「先生，我是本飯店的侍者呀！」

「廢話！我當然知道你是侍者。」

「那麼，先生爲何不許我走過來？」

「不許問！」

「先生，那邊房間有客人叫我呀！」

「不管他，給我滾………」

由于白文山的雙手給銬着，田中桂子本來是準備將她自己抽過一口的那枝香烟塞向他口中的，卻由于外面的一段對話打消了。

她，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朝着他的臉上一噴道：「白文山，如果我的猜想不錯，方才那個侍者，應該是辛子雲所喬裝。」

「妳很聰明！」他的神色冷漠，語氣更不易分辨，究竟是讚揚還是揶揄。

田中桂子道：「這，也是你所以一直保持鎭靜的原因？」

「唔………」

「現在，你沒咒唸了吧？」

「算不了甚麼，反正妳目前還不會要我的命，是嗎！」

「可是，你得乖乖的聽話才行。」

白文山望了她手中的香烟一眼，道：「連一枝香烟都捨不得嗎！」

田中桂子歛笑道：「啊！你不再度提起，我已忘記了哩！」

她手中自用的一枝，已燃掉半枝，只好另外取過一枝，塞向白文山口中，並以打火機替他點燃，一面嬌笑道：「別生氣，我永遠不會忘記你這個最可愛的敵人………」

她的話聲才落，奇變也隨之而生，她的雙手忽然被白文山的健腕扣住，有如上了一道鋼箍，而她的櫻桃小唇，也被他的另一隻手掌堵住了。

由于變起倉猝，田中桂子本能地發出的驚呼，也在剛到唇邊時給堵了回去。

白文山順勢將她的嬌軀向懷中一摟，貼着她的耳邊說道：「桂子，乖一點，我不忍心傷害妳。」

田中桂子表現得像一隻溫馴的小貓，一點掙扎的動作也沒有。

是的，她對白文山了解太深了，在白文山的健腕控制之下，她，有如一隻鷹爪下的小鷄，勉強掙扎，等于是自討苦吃。

白文山又低聲接道：「桂子，妳該相信我，不會傷害妳，但如果妳不聽話，我就顧不得那麼多了，懂嗎？」

田中桂子嘴唇被掩住，不能答話，只好點點頭，表示她聽懂了。

白文山接道：「我再說一遍，如果妳不聽話，吃虧的是妳自己。」

田中桂子又點一點頭。白文山才鬆開了掩住她嘴唇的手掌，低聲笑問道：「桂子，怎麼樣？」

田中桂子還是溫馴得像一隻小貓蜷伏他懷中，只是蹙眉問道：「甚麼樣呀？」

白文山笑道：「方才，妳說我沒有咒唸了，現在………」

「現在，是我沒咒唸啦！」她苦笑着，飛快地接了下去道：「不過，我也諒準你不敢殺我。」

白文山笑道：「半個鐘頭之前，我們還那麼要好過，我就是想殺妳，也不忍下手呀！」

田中桂子忽然「咦」了一聲，道：「方才，你明明是被銬着的，那副手銬呢？」

「在這兒………」白文山隨手由一旁的沙發上將手銬取了過來。在她眼前晃動着。

那副手銬還是完整無損，不但完整無損，而且還仍然是鎖着的。

田中桂子的眉峯蹙得更攏了：「你是怎麼取下來的？」

「要我當面表演一下嗎？」

「我正想見識一番。」

白文山道：「對了，見識一番也好，如果還有下次的話，就不必用這些破銅爛鐵來自欺欺人了……」

他，邊說邊表演着，他那隻健腕，就像是沒有骨頭，也像是具有伸縮性的海綿體一樣，很輕易地由鎖着的手銬當中穿了過去，又拉了出來，然後，淡笑着問道：「桂子，看清楚了嗎？」

在田中桂子的感受中，就像是看一場魔術表演一樣，使得她輕輕地一嘆道：「如非我親眼看到，眞不信世界上會有這種功夫。」

白文山笑道：「但事實上，這是地道的中國功夫，也是最眞實的功夫，一如半個鐘頭之前在……在床上………」

田中桂子白了他一眼，截口一嘆，道：「我可笑不出來。」

「那麼，我們說正經的，先叫外面那兩個進來。」

「你要殺他們？」

「不錯。………」

「能不能放他們一馬？」

白文山道：「不行！因爲，我不想讓今宵的事傳出去……」

田中桂子道：「我會嚴令他們，不許說出去。……」

「那沒有用的，我也不放心………。」電話鈴響了，白文山話鋒一轉，道：「我去接。」

他，一手擁着田中桂子的嬌軀，走向電話機旁，另一手拿起話筒，話筒中傳出的，是流利的日語：「是桂子小姐嗎？」

白文山也以日語反問着：「你是誰？」

「我是今井少將，有緊急公事，找桂子小姐。」

有着這兩句話的緩衝，白文山已聽出是辛子雲的口音。

原來白文山與辛子雲的確是事先協調好了的。

辛子雲已知道白文山有了困難，方才以侍者的身份，又沒法接近，因而不得不冒充今井少將的名義，打電話來一探虛實，以便伺機援救。

但他卻不會想到，白文山早已轉危爲安，使得他白白地緊張了一場。

白文山心中有着深深的歉意，但由于室外還有兩個武裝的敵人在警戒着，電話中不便言明，只好含糊其辭地說道：「桂子小姐去洗手間………懂嗎？」

辛子雲也聽出了是白文山的語聲，不由以驚喜的語氣問道：「你是白兄？」

「是的………」

「白兄，我好焦急，你沒事嗎？」辛子雲已改用國語。

「唔………」白文山又含含糊糊應了一聲，就着話筒向田中桂子低聲喝道：「桂子，乖一點，叫那兩個進來。………」

有着這兩句話，辛子雲自然已明白了這兒的概況。

因此，白文山立即掛斷電話，擁着她向門口走去。

門外的兩個日本人，警覺性很高，方才這電話，不由田中桂子接，而改由白文山去接，已引起他們的懷疑，因而當白文山掛斷電話時，其中一人立即揚聲問道：「白文山，桂子小姐怎麼不接電話？」

「你是日本人，難道聽不懂日本話！」白文山搶白了對方一句之後，又貼着田中桂子的耳朶，低聲喝道：「快叫他們進來！」

門外的日本人冷笑道：「白文山，你少放刁！」

田中桂子卻適時接道：「少管閑事，是我叫白文山接的電話。」

有着田中桂子的話，門外的兩個日本人算是給安撫下來了。

白文山在她的俏臉上吻了一下，低聲笑道：「親愛的，再乖一點兒………」

田中桂子卻是滿臉幽怨神色，白了他一眼，道：「你一定要殺他們？」

「不錯。」

「那麼，我呢？」

「妳怎麼樣？」

「我是說，你殺不殺我？」

「我早已說過，妳還有利用價值。」

「那你留下兩條人命案子，敎我如何向上級交代？」

白文山低聲笑道：「一年以前，一個師的人命，我都担下來了，此刻才兩條人命，妳就沒法交代………」

「你是存心跟我算陳賬而來？」

「別說得那麼難聽，方才，我們不是也曾重溫過鴛夢了嗎！」

田中桂子輕輕一嘆之後，忽然一挫銀牙，

道：「好！我豁出去了！」

白文山一怔，問道：「你不打算跟我合作了？」

田中桂子冷笑道：「不錯，你可以殺了我，有你給我墊背，我也死而無憾。」

白文山又在她的俏臉上親了一下，道：「像這般花樣年華的美人兒，我怎麼捨得讓你去拚命呀！」

「那麼，你就該放開我，我絕對負責，親自送你離開這兒，」她，算是打蛇隨棍上。

「眞是一位多情的櫻花姑娘，我方才出的那一身風流汗，實在不冤枉。」他，還是一副嬉皮笑臉，說：「不過，我還不想領妳這一份盛情。」

「你是要逼我拚命？」

「是的，難得在一起，多拚幾次命，不也是人生一快事嗎！」

「桂子小姐在嗎？」

是標準的日本話，語聲距門口至少在五丈以上。

田中桂子微微一怔之間，門外的西裝客沉聲問道：「你是誰？」

「熊本司令侍從官吉田少校…………」由語聲中判斷，人已走近了二丈以上。

田中桂子連忙揚聲喝道：「不許走……」

也就當她的喝聲出口的同時，「砰砰」兩聲震響，傳出辛子雲的語聲道：「哼！你們兩個還早得很哩！」

白文山以最快的動作將門打開，化裝成一個日本紳士的辛子雲，一手揪着一個西裝客一閃而入，房門也隨之重行關攏。

兩個守在門外的日本人，顯然是被辛子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給一拳擊昏了過去。

而且，辛子雲的動作快得出奇，他，一舉擊昏兩個日本人之後，不但沒使對方的身軀倒下，同時還接下了對方手中那即將下墜的手槍，因而在沒看到實際經過情形的人的耳中，只不過聽到「砰砰」兩聲震響而已。

這一變化，雖然已在田中桂子的預料之中，但當她見到兩個被擊昏過去的手下人之後，卻仍然禁不住爲之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白文山在她的香腮上吻了一下，笑問道：「桂子，我這位朋友的身手不賴吧？」

「不賴，不賴。」田中桂子苦笑了一下之後，才向辛子雲問道：「你將他們打死了？」

「還沒死，我等候大哥的命令。」辛子雲目注互相擁抱着的他（她）們倆，蹙眉問道：「大哥，這是怎麼回事啊？」

白文山與田中桂子這一對，外表上看來，煞像一對要好得不得了的情侶，再加上方才室內的經過情形，也使辛子雲大惑不解，因而才有此一問。

白文山這才神色一整，道：「老弟，說來話長，咱們且離開這兒再說吧！」

「這兩鬼子怎麼處置？」

「給廢了！」

辛子雲手起指落，已分別點了兩個日本人的死穴。

這情形，使得田中桂子駭然張目道：「這…………就是你們武術中的點穴法？」

「是的。」白文山含笑接道：「今宵，妳算是大開眼界啦！」

田中桂子披唇一哂道：「那有甚麼用，再好的功夫，也敵不過一粒子彈。」

辛子雲插口笑道：「但我們不會讓子彈有發揮威力的機會。」

白文山也含笑接道：「眼前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妳說是嗎？」

「我懶得跟你們鬥嘴！」

「我也有此同感。」白文山還是一臉的笑意道：「桂子，妳還要乖下去才行，我不忍心在妳身上用點穴手法，妳明白嗎？」

田中桂子哼了一聲，沒接腔。

白文山扭頭向辛子雲道：「老弟，請費點神，好好伺候桂子小姐，我要幫她收拾一下隨身的物件。………」

田中桂子截口問道：「你準備帶我到哪兒去？」

白文山笑道：「請放心，別忘了我們也算是一對情侶，我還能虧待妳嗎…………」

一刻鐘之後，白文山挽着田中桂子的手臂，緩步而出，辛子雲一手提着一口中型皮箱，一手插在褲袋裏斷後，當他們經過櫃台前時，白文山俯身向櫃台內的值勤人員低語了幾句，然後，堂而皇之地揚長而去。

× × ×

當白文山挾持着田中桂子在國際飯店中密談的同時，王倫卻也輕車簡從，到達花易之的寓所中。

花易之生平有兩大嗜好，一是金錢，一是女人。

他的家產，如果以儲備票計值，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法估計究竟有多大的數字。

至于女人，金屋藏嬌的小公館之多，多到使得他有時會有「今宵何處去」的無所適從之感。

有人說：中年以上的人，要想保持像年輕人一樣的活力，最好的辦法，就是多跟年輕人接近。

花易之完全支持這種說法，而且，他還有進一步的解釋：將「年輕人」三字改爲「年輕的女人」。

他認爲：一個人，只要對女人有興趣，就證明他還不會老。

他說：多接近女人，尤其是年輕漂亮的女人，不但是一種享受，而且，也是一種養生之道。

所以，他身邊女人之多，在上海灘上，算得上是婦孺皆知的。

當然，廣田自荒，紅杏出牆的事，在所難免。

好在花易之想得開：綠頭巾再多，也不見得會壓死人，又何必斤斤計較。

何況，予人方便，自己也樂得輕鬆，眼開眼閉，自在逍遙………那不是皆大歡喜的事嗎！

目前王倫所光臨的，花易之這一寓所的女主人，名叫玫瑰，本來是一個頗有名氣的歌女，跟王倫也早就有過一手，說起來，玫瑰之所以能成爲花易之的外室之一，還是王倫拉的綫哩！

也由于這種關係，這一幢小洋房，名義上是花易之的小公館，實際上卻是與王倫共享的。

好在花易之很達觀，而且，對王倫這位探長，也有借重和倚仗之處，因而這一對靴友，也就心照不宣，相處得非常融洽了。

不過，今宵的王倫，倒不是爲了與玫瑰叙舊而來，而是先行與花易之在電話中接洽好了的。

在女僕的導引之下，王倫逕自進入起居室中。

花易之披着一件睡袍，口啣雪茄，斜倚沙發上。

烟視媚行的玫瑰，也是穿着一襲粉紅色的絲質睡袍，小鳥依人似地，偎在花易之身旁，一雙媚目，卻是含情脈脈地斜睨着王倫。

女僕獻過烟茶後，花易之才開門見山地，笑問道：「老弟有何見教？」

「不敢！」王倫謙笑着：「此行是私事，

也算是公事。」

「噢…………很嚴重嗎？」

「可以這麼說。」

「那麼…………」花易之沒接下去，只是朝着偎在身邊的玫瑰瞟了一眼。

玫瑰很識趣，立即向花易之嬌笑道：「是要廻避？」話是向花易之問的，但一雙媚目，卻是盯着王倫。

因此，王倫立即插口接道：「不……不用廻避…………」

他口中說着，眼睛卻向玫瑰那雙故意裸露在睡袍外面的雪白的大腿，深深地盯了一眼。

對這兩人的眉來眼去，花易之不但一點醋意都沒有，反而覺得很有趣地，笑道：「玫瑰，既然王探長這麼說，妳就留下來吧！」

接着，才向王倫說道：「老弟請講。」

王倫神色一整，道：「說來還是老案子，就是半年前的那個大刼案…………」

「已經破案了？」

「唔…………」王倫悠悠地噴出一串烟圈，慢吞吞地接道：「我已掌握了破案的有力綫索，也可以說是鐵證…………」

花易之截口笑道：「那好極了……」

但王倫卻兜頭給他澆了一盆冷水：「不過，這些綫索對花先生你大是不利…………」

「噢…………」花易之的臉色，登時爲之一變，那隻一直在美麗大腿上摩挲着的手掌，也下意識地立即收了回來。

「所以，到目前爲止，這些綫索，我還不曾向任何人公開過。」

「謝謝你！」花易之不愧是一隻老狐狸，僅僅是這片刻的緩衝，他已鎭定下來了。「老弟，那究竟是一些怎樣的證據？又是怎樣的對我不利法？」

王倫緩緩地說道：「第一：以前在看守所中，行刺辛子雲的刺客，已逮住一個，也已經供出，說是出于你花先生所僱用。」

「這個我承認。」

「還有，花先生手下一位最親密的伙伴，已背叛了你，花先生可能想不到吧？」

「誰？」

「陳旭山。」

花易之顯得很平靜地，注目問道：「他跟你說過些什麼？」

王倫狡詐地笑道：「花先生，我們一直相處得很不錯，是嗎？」

「唔…………」

「所以，如花先生仍然把我看作自己人，那麼有關這個案子的事就毋須再瞞着我了。」

「陳旭山認爲我有嫌疑…………」

「不僅有嫌疑，他一口咬定你是主犯。」

「他是怎麼說的？」

「他說，那筆鉅欵子，在解繳熊本司令官的司令部之前，你就暗中掉了包，他自己就是參與掉包的經手人之一。」

花易之徐徐地接道：「老弟，有一個事實，我不能不提醒你，那筆欵子是我親自押運，送往司令部去的，我還特別電請熊本司令派憲兵護送，如果我自己先行掉了包，豈非是自投羅網。」

「這正是你先生的高明之處。」王倫又燃上一枝香烟，含笑說道：「陳旭山說，當時押解那筆鉅欵的，一共是兩部車子，辛子雲陪同四個日本便衣憲兵押欵乘日本軍車前行，你花先生則帶着四個保鏢乘自用轎車，隨後護送，但事實上，你早已準備人手，在半途攔截，連辛子雲也是預定被犧牲的人，因爲，辛子雲跟令媛傲霜小姐的感情太好，而你花先生卻並不希望自己的保鏢變成東床快婿，是嗎？」

「請說下去。」花易之既沒有承認，也沒否認。

「他說，由于有日本便衣憲兵護送，而且，連自己的保鏢也犧牲了，既可免除有人懷疑你事先將那筆巨欵掉了包，又可以將辛子雲除掉，算得上是一舉兩得，可是，陰差陽錯地，半路裏殺出一個程咬金，被你預定作爲犧牲者的辛子雲，竟然意外地在你預定下手的地點之前，先行發難。這麼一來，全部責任都被辛子雲承担了，對你花先生來說，眞是求之不得，只是，美中不足的，不會達到除掉辛子雲的目的而已。」

「還有嗎？」

「還有，他說，辛子雲的落網，是他的同夥出賣了他，如今，那四個出賣辛子雲的人，都被辛子雲殺掉了，他還說，辛子雲白忙一場，坐了年半牢，還揹上一口大黑鍋，有機會時，也決不會放過你的。」王倫扔掉手中烟蒂，又接了一枝，深深地吸了一口之後，才笑了笑道：「花先生，陳旭山所供的情節，我大致都已說明了，花先生有解釋嗎？」

花易之注目反問道：「老弟對陳旭山的話，是完全深信不疑？」

王倫笑道：「花先生，如果你我易地相處，你相信還是不相信呢？」

花易之仍然是注目反問道：「老弟所提供的，一共是兩項證據，一是派往刺殺辛子雲的刺客，一是陳旭山的口供，是嗎？」

「不錯。」

「老弟是否認爲，這兩者之間，有矛盾之處？」

「是的，由外表上粗看，這兩項證據，是有點矛盾。因爲，辛子雲既然陰差陽錯地，替你承担了全部責任，你實在沒有理由要派人去刺殺辛子雲，但如果往深處一想，就另有一番解釋了。」

「怎麼解釋法？」

「因爲，辛子雲並沒拿到錢，他自然是死不承認，而且，他極可能會招供出他所刼得的皮箱中是空的，那對你花先生來說，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只要將辛子雲殺了，就死無對證，這案子也就會成爲沒法偵破的案。」

話鋒略爲一頓，才注目笑問道：「這解釋，花先生滿意嗎？」

花易之苦笑道：「解釋得合情合理，我不但滿意，而且也非常佩服…………」

「多謝誇獎！」

「不是誇獎，我說的可是由衷之言，不過，還有一句話，我卻不能不問。」

「花先生有話請儘管問。」

「請問探長老弟，辛子雲被關了半年，他可曾說明過，他所刼得的皮箱中是空的？」

「沒有說過。…………」

「那麼，如是我事先將那筆鉅欵掉了包，他爲甚麼不加以說明，而要替我揹這黑鍋？」

王倫不由一怔，道：「這個…………」

王倫根本不知道，也不曾想到，辛子雲壓根兒就沒有見過那皮箱中的內容，因而此刻對于花易之的反問，也就沒法回答了。

花易之是老江湖了。儘管他暫時將王倫給問住。但他心中明白，自己的防綫是非常脆弱的。如果對方在老羞成怒之下翻了臉，則吃虧的還是他自己，說不定傾家蕩產不算，還得賠上一條老命。

因此，他立即適可而止地，爽朗地一笑道：「老弟台，以你我的交情來說，沒甚麼事不能商量的，關于這個案子，不論是我掉了包也好，揹了黑鍋也好，我只希望能够仰仗鼎力，大事化小，小事化無。」

言外之意，已很明顯：只要你能將這個案子消弭下去，我不會虧待你的。（未完）

正宗武俠長篇

無影劍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雷慶與凌度月僞扮花匠，混入王府，詎知爲楊非子識破，把他們的身份揭穿，縱他們離去，兩人回到大祥記，方知身中劇毒，雷慶昏迷不醒，凌度月則武功盡失，歐陽明正感束手，突有一少女化裝乞丐到來求見，願治療兩人傷毒，歐陽明姑信之，豈料果藥到毒除，那少女功成引退，臨行着歐陽明勿將兩人傷癒之事傳出，歐陽明依言，午夜獨坐大廳，等候楊子非派人前來商談給予解藥的條件，深夜未見有人到來，却只見去而復返的黃蜂女携來兩籠毒蜂，說是自知無力相助，因此去尋毒蜂回來——

易容進虎穴　犯險闖香閨

歐陽明道：「姑娘很辛苦，那兩個黑布罩的竹籠中，都是毒蜂麼？」

黃蜂女點點頭，道：「小女子已然馴了半日，還不能運用自如，好的是我還有一隻隨帶的玉蜂，可爲前導，對敵時，還不致無法控制，我希望盡兩日的時間，能把牠馴服一些。」

歐陽明道：「姑娘這等特奇之術，江湖上除了令堂和姑娘之外，只怕再無第三人了。」

黃蜂女黯然一笑，道：「雕虫小技，難登大雅之堂，但求能得爲雷老前輩和凌少俠報仇之事，一盡心力，小女子死亦無憾了。」

歐陽明暗暗忖道：「想不到這惡名卓著的小丫頭，竟然是性情中人。」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這片心意，老朽亦爲感動，但願吉人天相，他們兩位能及時得救。」

黃蜂女苦笑一下，有些凄涼的說道：

「蛇怪苗奇，對那萬年虎也啣恨極深，決心去尋找一些奇毒之蛇，用作報復，但奇蛇難求，不如小女子求毒蜂這麼方便，他要我轉告堡主，也許一月，也許一年，他找到了能夠報仇的毒蛇，定然重回開封，只是這一次也許無法爲諸位助陣了。」

歐陽明道：「苗兄只有這份心意，我們一樣感激，姑娘收羅這些毒蜂，想來極爲辛苦，先請回房去休息一下吧！」

黃蜂女道：「這些毒蜂野性未脫，小女子望能把後院撥賜，爲我馴蜂之用。」

歐陽明道：「姑娘請便。」

黃蜂女一欠身，轉步出了大廳。

目睹黃蜂女的背影消失之後，歐陽明點點頭向陳大可吩咐道：「好！這位姑娘頗具義俠心腸，不過，你得去通知她一聲，要她先瞭解咱們這些迎敵的暗記，以免得自相殘殺。」

陳大可一欠身，向外行去。

歐陽明因黃蜂女的歸來，心情好了很多，熄了大廳中的火燭，盤坐調息起來。

一夜亦過，未發生一點事故。直到第二天，太陽下山時分，歐陽明已到了無法忍耐的時刻，楊非子才派了一個人來。

那人四十上下的年紀，長衫、毡帽，手中執着楊非子的拜帖。陳大可接待他直入大廳，引見了歐陽明。來人一抱拳，道：「在下馬松，久聞歐陽老堡主的大名，如雷貫耳，今日有幸一會。」

薄薄的兩片嘴唇，一開口，就叫人感覺到，是一位能言善辯之士。

歐陽明這兩天來，心中早也打好了底子，想了很多種應付之法，倒也沉得住氣，輕輕咳了一聲，道：「不敢，不敢，馬兄手執楊大先生的拜帖想是受那楊大先生之命而來了？」

馬松笑一笑，道：「老堡主明見，兄弟正是受楊大先生所遣。」

歐陽明道：「楊大先生，胸羅玄機，學究天人，江湖之上，人人敬慕……」

馬松哈哈一笑，接道：「老堡主，太過推重了，大先生數十年遨嘯雲山，從未捲入江湖是非之中，一生之中，只有施捨於人，從未受過人半點好處，這一番，受人情所拘，破例下山，希望你老堡主，能給他一個面子。」

歐陽明暗暗忖道：好一張利口。人却淡淡一笑道：「馬允有何見教，但請明言，如是老朽能夠辦到，自當遵辦。」

機巧的避開了任何承諾。

馬松道：「兄弟只是轉達大先生的意思。」

歐陽明道：「老朽洗耳恭聽。」

一直不談雷慶和凌度月中毒之事。

馬松忍了又忍，仍是忍耐不住，道：「聽說貴屬中有兩位身體不適！」

歐陽明道：「那不是老朽的屬下，都是老朽的朋友。」

馬松道：「他們的毒傷如何？」

歐陽明歎口氣，道：「一個暈迷不醒奄奄一息，一個武功全失，悲傷難喻。」

馬松笑一笑，道：「老堡主沒有替他們請個大夫瞧瞧麼？」

歐陽明微微一笑，道：「馬兄，就算請到了天下所有的名醫，又有誰能夠醫治好楊大先生施放的奇毒呢！」

馬松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大先生着手回春，醫道絕倫，配製的毒粉，天下可也很少有人能夠解得……」語聲微微一頓，不聞歐陽明接口，又道：「老堡主對他們兩位中毒一事是否有所打算呢？」

歐陽明歎口氣，道：「老朽心急故友，但却又無能療好他們的傷勢。」

馬松道：「這一個，兄弟倒或能効微勞。」

歐陽明一抱拳，道：「馬兄既有此能，還請一施妙手……」

馬松笑笑接口道：「老堡主不要誤會，馬某是奉轉大先生的靈丹以救令友。」

歐陽明霍然站起身子，道：「那就更好了，老朽這裏先行謝過，救人如救火，馬兄可否先賜靈丹，解了兩人之危，咱們品茗長談……」

馬松接道：「可惜的是兄弟來的匆忙一些，未帶靈丹。」

歐陽明哦了一聲，重新坐下，道：「這麼說來，馬兄……」

馬松笑道：「老堡主放心，療治貴友傷勢一事，包在兄弟身上，不過……」

歐陽明道：「不過什麼……」

馬松道：「大先生希望你老堡主答允他幾件事情。」

歐陽明點點頭，道：「馬兄，老朽已被逼上了虎背，不答應也不成了，只要能過得去，老朽定爲應允。」

馬松道：「這就是見仁見智的看法了，照兄弟的看法，大先生提出的條件，並非太過爲難，但老堡主，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歐陽明沒有接口，馬松只好又接了下去，道：「大先生覺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臨風騷三十年，老堡主自出道之後，雄風萬丈，名動江湖，如今也該休息一下了，佳人白頭，英雄暮年，能夠悠遊於林泉之下，也該是最好的下場了。」

歐陽明輕輕吁一口氣，道：「馬兄金玉良言，老朽是早有此感了，只是江湖是非，擺脫不易，我歐陽明，已洗手封刀許久，竟又被拖入了江湖。」

馬松神色一冷，道：「老堡主，兄弟需要肯定答覆，空言感慨，於事無補。」

歐陽明忖道：「我不信，你這點年紀，還眞有超過老朽的耐性不成。」

心念暗轉，笑一笑，道：「馬兄，老朽相信楊大先生，決不止這一個條件吧？你何不一齊說出來，老朽也好斟酌一番，給你馬兄一個決定的答覆。」

馬松臉上已失了笑容，冷冷的說道：「老堡主快人快語，兄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輕輕咳了一聲，接道：「簡短點說吧！第一，老堡主立刻退出開封，約束綠竹堡中人，不得再在江湖上出現。」

歐陽明道：「這是劃地爲宋的手法，把老朽和綠竹堡中人，局限於一堡之中，但不知第二件呢？」

馬松道：「令婿杜天龍知道的事情太多，理當處死，但看在你老堡主的份上，大先生決定留下他的性命，死罪雖免，活罪難恕，要他一生不能說話，雙手不能寫字……」

歐陽明接道：「拔舌斬手，是麼？」

馬松道：「大先生很仁慈，一生不喜見血，所以，賜他一粒丹丸，吞服之後，自失聲音，人也不會受苦。」

歐陽明道：「他的兩手呢？又如何廢去？」

馬松道：「大先生自有妙策，藥綫一條，繫上雙腕，一夜間，可以使雙手自斷，而且，不見流血，藥綫上，有止疼藥物，人也不致受苦。」

歐陽明道：「除了楊大先生之外，天下只怕再無這等高明之人，還有麼？」

馬松道：「有！過關刀雷慶，也和令婿一般，免去死罪，去舌斷腕，令媛歐陽姑娘，格外施恩，神丹一顆，使她忘去了過去，一生無憂無慮生活在綠竹堡中。」

歐陽明冷冷道：「把她變成了瘋子是麼？」

馬松道：「老堡主錯了，她只是忘去了過去，其他之處，和常人並無不同。」

歐陽明道：「還有沒有？」

馬松道：「有！老堡主立時下令，撤出開封府中的眼綫，黃蜂女和蛇怪苗奇，都是綠林中人，老堡主自然不用袒護他們了……」

神情突然間轉變的十分嚴肅，接道：「楊大先生，不顧開罪故友，所以，把無形劍的傳人，交給兄弟帶回，送交他的師父，從嚴管教。」

歐陽明點點頭，道：「也不算太苛刻，對老朽還有沒有什麼處置。」

馬松道：「老堡主只要能夠遵守約言，大先生保證，綠竹堡不受任何江湖人物侵擾。」

歐陽明道：「楊大先生，也許眞有這份鎭懾江湖的力量。」

馬松冷肅的說道：「老堡主，在下的話已說完了，老堡主是否答允，希望給兄弟一個回答，兄弟也好早些奉告大先生，送上解藥，以救令友性命。」

歐陽明平靜一笑，道：「馬兄，你和大先生什麼關係？」

馬松微微一怔，道：「這和你回答在下的問題，有何關連？」

歐陽明道：「很大的關係。」

馬松道：「嗯，在下是大先生的門下弟子。」

歐陽明淡淡一笑，道：「馬松，來此之時，令師還對你有什麼指點？」

馬松有些茫然的說道：「關於那一方面？」

歐陽明道：「關於老夫的爲人。」

馬松哦了一聲，笑道：「家師算無遺策，他既然遣派了區區來此，自然是料定了你歐陽老堡主定會接受他的條件了。」

歐陽明突然哈哈一笑，道：「你錯了，令師也錯了。」

馬松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道：「老堡主，意欲何爲？」

歐陽明道：「武林道上，一向對回天手楊非子，有着相當的尊重，但他這一番暗中施毒，却大大減了他在江湖上的威名，來而不往，非禮也！老夫想把你姓馬的留下。」

馬松一吸氣，陡然間向後退出八尺，人已到了大廳門口之處。

但見人影一閃，陳大可、歐陽成方，已然雙雙攔在身後。

歐陽明緩緩站立離位，冷然說道：「馬松，你只要能接下老夫三掌，老夫立刻放你離去。」

馬松手已抓住兵刃，聞言心中一動，道：「老堡主這話，是否算數？」

歐陽明道：「老夫數十年來，一向言出必行，犯不着對你失信。」

馬松仰天大笑三聲道：「好！久聞老堡主武功高明，馬松倒希望見識一番！」

歐陽明冷笑一聲道：「你小心了。」呼的一掌，拍了過去。

强猛的掌勢，帶起了一股嘯風之聲。馬松早已提聚功力，右掌一翻，果然硬接下歐陽明的掌勢。

但聞蓬然一聲，雙掌接實。

歐陽明身軀未動，馬松竟然也穩住馬步，只是雙肩微微一幌。

這一下，馬松信心大增，微微一笑，道：「江湖上傳言老堡主掌力雄渾，看來，也不過如此罷了。」

歐陽明微微一笑道：「馬松，還有兩掌，你如能接得下來，就可以離開了。」

馬松道：「老堡主只管出手。」

歐陽明掌勢一揮，迎面劈去。

這一次，馬松雙掌並舉，運足了九成勁力，又和歐陽明拚了一掌。

在雙掌拱托之下，又把歐陽明一掌接下。

歐陽明輕嗯了一聲，第三掌，連續劈出。

連接下兩掌之後，馬松信心大增，暗道：「歐陽明眞的老了，掌力也不過如此罷了。」

心中念轉，雙掌一揮，又迎了上去。

雙掌還未接實，馬松已覺出不對，只覺一股無形的罡力，直迫下來。

馬松已然運足了十成勁力，想及時收手，已無可能。

原來，他前兩掌，都在暗中準備了遁走的打算，覺出不敵時，拚受一些內傷，借他掌勢推送之力，退出廳院，只要能到了大街，歐陽明等決不會在大街上合力追殺，何況，大街上還有接應的人手。

但兩掌不過爾爾，使得馬松少去了戒備之心，想這一掌，就算比前兩掌，加上一些勁力，自己也可以接得下來，根本就未再作退走的打算。

須知，能接歐陽明三掌之後，大搖大擺的退出大祥記綢緞莊，不但可以得楊非子一番誇獎，日後在江湖上，也可大大的誇耀一番。

有此一念，再加上兩掌的經驗，使他決心硬拚這一掌。

但他警覺到不對時，爲時已晚，這第三掌力道之强，過愈前二掌的十倍。

前兩掌，只是歐陽明用來作誘敵之餌，這一掌，才是他眞功實學。

一掌接下，馬松的整個人，突然間攤了下去，雙腕骨折，兩眼昏花，脚下踏的兩塊青磚，也裂成了碎片。

陳大可一上步，伸手抓起了馬松，右手迅快的在馬松背上拍了一掌。

馬松張嘴吐出了一口鮮血。

敢情馬松受這一擊，傷的蹩住一口眞氣，人整個暈了過去。

吐出一口鮮血後，才緩過一口氣來，長長吁了一聲，睜開雙目。

歐陽明揚手一彈，一粒丹丸，飛入了馬松口中，冷冷說道：「馬松，快吞下口中丹丸，可保住你的性命。」

陳大可久年追隨歐陽明，配合的極爲妥當，立刻雙手齊出，接上了馬松斷腕。

馬松疼的滿頭大汗，淋漓而下，但他不失爲一條好漢，一直未哼出一聲。

陳大可順手把馬松捉入大廳，低聲道：「老堡主，如何發落此人。」

歐陽明目光盯注在馬松的臉上，冷笑一聲，道：「馬松，你不是楊非子的嫡傳弟子吧！」

馬松沉吟一陣，微微頷首。

歐陽明道：「你損傷甚重，大約沒有一個月的休息，決難行動。」

馬松又點點頭。

歐陽明道：「楊非子生性好强，如是見你身受此等重傷，只怕不會留下你的性命。」

馬松沉吟不語。

歐陽明道：「你如想留下這條性命，只有一個辦法！」

馬松道：「什麼辦法？」

歐陽明道：「和老夫合作，我把你送往一處隱密所在，等你傷勢復元之後，易名埋姓，悄然離此。以後，擺脫江湖生涯，或可保全晚年……」

長長吁一口氣，無限感慨的接道：「老夫當年，亦甚愛名，不幸的是，我竟然如願以償，但暮年之後，才知道盛名累人，唉！我已封刀歸隱，但却有無數江湖同道，不肯放過我，因爲，他們感覺到，只要能勝了老夫，立時間，可能成名江湖，這些年來，老夫一再忍耐，但仍然被他們逼出了綠竹堡。」

馬松望望紅腫的手腕，黯然一歎，道：「老堡主說的是，這三掌硬拚，已使馬某感覺到我不過螢火之光，實不足和日月爭明……」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我知道的有限，老堡主如想從馬某人口中，知曉什



歐陽明一掌把馬松擊昏倒地。

麼？只怕老堡主要大失所望了。」

歐陽明道：「只要你說明一些本身內情就行了。」

馬松長長歎一口氣，道：「老堡主英雄一世，想來不會欺騙在下了。」

× × ×

受傷的馬松被送往一座密室中養息，但另一個受傷的馬松，却越屋跑出了大祥記綢緞莊。

行過了一個街口，突然打個踉蹌，倒摔在大街上。

但他迅快的打了兩個翻轉，滾到了一處牆角處，掙扎着扶着牆壁站了起來。

一條人影，迅快的行了過來，到了馬松的跟前。低聲說道：「是馬兄麼？」

馬松睜眼瞧了那大漢一眼，道：「是我。」

身子一歪，向下倒去。

那大漢一把扶住了馬松，低聲道：「馬兄，靠着牆邊坐下，我去找個人抬你回去……」馬松搖搖頭，語焉不詳的道：「他們會追出來，你……扶着我走……」

那大漢哦了一聲，一面拭去馬松身上的血漬，一面扶着馬松向前行去。

轉過了兩條街口，馬松的雙腿突然軟了下去。

這時，幸好又有兩個大漢趕了過來，抬起馬松，向前奔去。

馬松人已暈了過去，緊閉着雙目，臉色也蒼白的不見一點血色，人也完全暈了過去。

待他醒來時，發覺躺在一間小室之中，室中佈設很簡單，只有一張木桌，一張木椅，和橫臥的小榻。

室中點着一盞油燈，光燄閃爍，照的一片通明。

馬松迅快的打量過室中的景物一眼，這時又閉上雙目。

只聽木門呀然，一股冷風，吹了進來，緊接着一陣步履聲，傳入耳際。

感覺中，那人直行到木榻前面。

但聞一個粗啞的聲音，說道：「馬兄，好一些麼？」

馬松緩緩睜開雙目，只見榻前，站着一個四旬左右的黑衣大漢，右手中握着一把很鋒利的匕首，不禁心頭一震。

那人看馬松清醒過來，忍不住尷尬一笑，道：「馬兄，醒過來了。」

馬松冷漠一笑，道：「幸好，兄弟及時醒過來了，如是兄弟再晚醒片刻，只怕要死在你的刀下了。」

那大漢望望手中的匕首，尷尬一笑，道：「馬兄，你知道大先生的規矩，兄弟是奉命行事。」

一面說話，一面收起了手中的匕首。

躺在床上的馬松，暗暗抽了一口冷氣，忖道：「傷勢如若重一些，只怕早已死於那匕首之下了。」

有些感慨的長長歎一口氣道：「好的是兄弟醒過來了，不該死於你的刀下。」

黑衣大漢歎口氣，道：「這些事，在你沒有受傷之前，都是該你辦的事，想來，你不會怪到兄弟頭上吧！」

馬松心中暗道：楊非子這等人的手法，高明至極，也殘酷之極，不允有一個身受重傷，無力抗敵的人留下來。

望了那黑衣大漢形貌，又聽他一口一句馬兄，叫的十分親熱，心中暗道：此人姓名，我一無所知，再說下去，只怕要露出馬脚了。當下接道：「兄弟慚愧，身子還有一些不適，我要調息一下。」

黑衣大漢道：「馬兄請便，咱們在外面候命。」

馬松道：「你該去回家師一聲，就說我醒過來了，不過，歐陽明的掌力奇重，我還得過兩三天，才能恢復。」

黑衣大漢應道：「馬兄好好養息，大先生那裏，兄弟自會說明。」

轉身行了出去，順便帶上了房門。

馬松暗暗吁一口氣，熄去室中燈火，盤膝而坐。

這時，房中已黑了下來，縱然是外面還有監視之人，也因爲室中黑暗，無法看得清楚了。

因回天手楊非子手段毒辣的出人意外，使得馬松不得不仔細攷慮目下的處境。

室外又響起了步履之聲，緊接着，木門又被推開。

馬松吃了一驚，一面暗自運氣戒備，人却靜坐未動。

只聽一個清冷的聲音，道：「馬師兄好一些麼？」

馬松心中一動，暗道：他叫我師兄，想來是楊非子的弟子了。

雖然，他從馬松口中，問出了不少內情，但這地方太凶險，一個應答不對，立

刻將露出破綻。

就這忖思之間，那人已行到了木榻前面，接道：「許豹說，師兄已醒了過來，師父特命小弟送來靈丹一顆，師兄快請服下。」

馬松道：「那有勞師弟了。」

這時，天色已然大亮，木門推開後，天光透入室中，大約來人自恃目力，也未燃起燈火。

只見他身着青衫，年紀甚輕，大約十八九歲的年紀。

馬松雙目神凝，盯注在那少年的臉上打量了一陣，道：「師弟，師父眞要療治我的傷勢麼？」

他必需記下每一個人的形貌，身份，才便於行動。

青衫人微微一笑，說道：「師父如是不想療治你的傷勢，也不會派小弟送藥來了。」

左手一伸，送過來一顆丹丸。

馬松緩緩伸手取過，放入口中吞下，道：「師弟，師父還沒有睡麼？」

青衫人點點頭道：「歐陽明那老小子，竟然打傷師兄，使得師父很懷疑……」

馬松接道：「歐陽明不顧道義，把雷慶和凌度月的生死，置於不顧，用不着和他再說什麼了？」

青衫人說道：「師兄的傷勢，不要緊麼？」

馬松道：「這一陣休息，好多了。」

青衫人道：「那小弟就多和師兄談幾句了。」

放低了聲音，接道：「師父覺着，歐陽明敢打傷師兄，自然是拒絕了咱們的條件了。」

馬松道：「不錯。」

青衫少年道：「師父本想召你問話，但見你暈迷不醒，只好忍下未問，但師父總覺着這中間，有很多可疑之處了。」

馬松吃了一驚，暗道：「這楊非子果然是有驚人之能，我們計劃的應該是天衣無縫了，他竟然對此事，心中存疑。」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師父懷疑什麼呢？」

青衫少年道：「師父覺着，以歐陽明的老練，穩健，決不會把師兄打傷，也不能不顧雷慶和凌度月的生死……」

馬松接道：「但他確然這樣作了。」

青衫人道：「所以，師父懷疑歐陽明有恃無恐，他能把你馬師兄，打成重傷，自然也能取你之命，他如是激憤中出手，你很難生出大祥記綢緞莊，但他却只把你打成重傷，那是有意要你回來傳訊了。」

馬松點一點頭，說道：「小兄倒未想到。」

青衫人道：「所以，師父覺着，歐陽明一定有所伏恃。」

馬松道：「以師父之能，就算歐陽明邀來了什麼助拳之人，也不放在師父心上啊。」

青衫人道：「如是來的一般江湖高人，那自然不會放在師父心上了，歐陽明乃師父手下敗將，不足言勇，師父担心的，是那個凌度月的師父趕到，那老鬼難纏的很。」

馬松道：「如是凌度月的師父眞的趕到了，豈有不顧愛徒性命之理。」

青衫少年點頭一笑，道：「那老鬼的武功，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且，生性高傲的很，從不肯求人低頭，如非有辦法穩住他徒弟的傷勢，必然別有打算，師父爲此事，已然和他們研商了一夜。」

他們是誰，馬松雖急於知道，但却無法追問。

馬松歎口氣，道：「可惜，小兄不認識凌度月的師父……」

青衫少年笑一笑，接道：「就算他來了，也不會讓你瞧到。」

馬松道：「師弟，師父作何打算呢？總不能白白放過了歐陽明，小兄不但被他打傷，還受了不少羞辱。」

青衫人道：「這一點，師兄可以放心，師父豈是甘願認輸的人，不過，師父要採取什麼行動，小弟還無法知道，但已定會有行動，師兄請忍耐一下，一兩天，大約就可爲師兄報仇了。」

馬松突然放低了聲音，道：「師弟，剛才小兄幾乎被……」

說到了被字，故意住口。

青衫人接道：「小弟勸師兄，不要把此事放在心上，如是師兄傷勢沉重，無法救治，活着並不比死了更苦。」

馬松道：「如是出於師父之命，那也罷了，如是許豹這小子……」

青衫人接道：「馬師兄，許豹胆子再大十倍，也不敢對師兄下手，自然是奉命行事了。」

馬松道：「其實，我傷的並不太重，只是一時血氣不暢，暈了過去，如是許豹能據實呈上，小弟也就不致於被下令處死了。」

青衫人道：「馬師兄，那不是處死，你如傷的太重了，那是一種解脫之法。」

語聲一頓，接道：「師兄好好養傷，小弟去了。」

轉身離開小室。

望着那青衫人遠去的背影，假扮馬松的凌度月，暗自忖道：「那馬松說，楊非子身側有三個嫡傳弟子，這青衫人不知是老二或老三。」

又過了一陣工夫，天色已經大亮，許豹親手捧着一個茶盤，行了進來。

茶盤上放着一個細瓷茶碗，上面還蓋着蓋子。神色恭謹的行到木榻前面，道：「馬兄，這裏有一碗參湯。」

凌度月已從那藍衫人的口中，知曉了他的姓名，冷笑一聲，道：「許豹，這參湯中，沒有毒吧？」

許豹苦笑一下，說道：「馬兄，兄弟是奉命行事，情非得已，大先生一向不喜見屬下們活着受罪，馬兄是大先生的門下寄名弟子，這一點，馬兄比兄弟，清楚多了。」

凌度月道：「剛才我師弟來過……」

許豹接道：「兄弟知道，三少來過，還是兄弟請三少轉報大先生，說馬兄傷勢不重，人已清醒過來，三少才來探望馬兄的。」

凌度月道：「這麼說來，我還得感謝你許兄了。」

許豹道：「感謝不敢當，馬兄不要記恨兄弟，兄弟就感激不盡了。」

凌度月突然歎一口氣，道：「許兄，過去，處置那些重傷的同道，都是許兄和區區下手，是麼。」

許豹道：「大都由馬兄下手，兄弟下手，也不過十之一二罷了。」

凌度月打蛇順棍上，套着許豹的話，道：「那時候，兄弟還不感覺什麼，只覺着是幫助他們解脫，少受痛苦，但到了自己頭上，却有些感慨萬端了。」

許豹口齒啓動，欲言又止。

凌度月道：「今天，由許兄對付兄弟，幸好兄弟及時醒來，逃過大刼，如是下一次，由兄弟對許兄執刑，那不知許兄，能否及時醒來。」

許豹打了個冷顫，幾乎把手中托的一碗參湯，摔在了地上，勉强笑一笑，道：「馬兄，到了那一天，兄弟也不敢求饒，只望馬兄，能給兄弟一個痛快。」

凌度月微微一笑，取過參湯，說道：「眞有那一天，兄弟也會給你許兄一個機會。」

許豹放下手中木盤，一抱拳，道：「多謝馬兄。」

凌度月搖搖頭，黯然說道：「經過了這番生死歷刼，使兄弟心中有了很多的感慨。以我師父之能，本可起死回生，只要他願意施爲，十之八九，都可以救活。」

許豹點點頭，却沒有接口。

凌度月接着又道：「許兄請去吧！兄弟還要再睡一回，等一下，家師可能找我問話。」

許豹的身份，顯然和馬松有一段距離，欠身一禮，才退了回去。

凌度月取出一枚銀針，試過參湯中確然無毒，樂得喝下去補上一補，然後，又倒臥在木榻上，閉目假寢。

許豹進來過兩次，每次都悄然而來，悄然而退，似乎怕驚動了凌度月。

其實，凌度月從沒有睡着過，只不過不願再理會許豹。

將近中午時分，木門呀然而開，只聽那推開門的聲音，凌度月已警覺來人不是許豹。

許豹不會這樣大意，弄出這大的音响來。

微啓一目望去，只見一個全身縞素的少婦，手扶在一個全身白羅衣的少女肩上，緩步行了進來。

兩人身後，緊隨着一身黑衣的許豹。

凌度月的目光，先觸到羅裙下面的一雙三寸蓮足。

許豹搶先一步，越過了那白衣少婦，道：「馬爺早晨進過一碗參湯後，就一直好睡，現在還未醒過來。」

白衣少婦嗯了一聲，道：「能不能叫醒他。」

許豹道：「這個，小的可以試試。」

凌度月很清晰的聽到了兩人的談話，不得不緊閉上雙目。

許豹輕輕咳了一聲，正想開口，那白衣少婦又突然改變了主意。玉手輕揮，低聲說道：「別吵醒他了，我們母女，也沒有什麼大事，只是想問他一件東西，收存何處？」

許豹道：「他睡了半天啦，也該起來吃飯了。」

白衣少婦道：「最好別叫他，讓他睡够了，自己起來，再吃東西不遲。」

說完話，緩緩轉身而去。

凌度月微啓雙目，又望了一眼，這一次，只見到那白衣少婦一個背影。

凌度月茫然了，他記得馬松從沒有提過這位白衣婦人。

她是誰？爲什麼會來探視自己，因爲馬松在這裏的身份，並不高，楊非子從未把寄名的弟子，視作親近可言的人。

這就使凌度月更增强了不少信心，楊非子的手段太毒辣，對付自己人的手段，更是殘酷無比。

他身懷絕世醫道，但却不肯療救受傷的屬下，輕傷者好醫者，只不過送上一粒藥物，重傷者乾脆毒死了，一個醫道絕世的高人，心地怎會歹毒至此。

還有那素服母女，都穿着一身白，是特別的偏愛白色，還是爲人戴孝。

凌度月沒有清楚那白衣少婦的面貌，但那一雙動人的小脚，細碎的蓮步，行走自然擺動的柳腰，直覺的給人纖弱，誘惑的美感。

忖思之間，許豹送上了飯菜。

凌度月已經坐起了身子。

許豹似是有意的巴結，放下菜飯，笑道：「馬兄，剛才有人來探望，馬兄一直沉睡未醒。」

凌度月輕啊了一聲，問道：「是什麼人？」

許豹道：「三夫人。」

凌度月暗暗忖道：看來，這小子知曉的事情不少，得想法子探問一些內情。

心中盤算了一陣，故作驚愕的說道：「是她，怎會……」

故意住口不言。

許豹笑一笑，接道：「怎麼，馬兄可是有些意外麼？」

凌度月道：「是的，許兄，兄弟不太明白，她會來探望兄弟。」

許豹笑道：「馬兄，那是千眞萬確的三夫人，天下沒有一個男人，會看錯了三夫人，因爲，只要見過他一眼的人，就永遠不會忘記。」

凌度月哦了一聲，道：「她說些什麼了。」

許豹放低了聲音，道：「馬兄，不用裝作了，三夫人說，要問馬兄把一件東西存放何處？」

凌度月想不到套問的措詞了，話題一轉，道：「師父有找我麼？」

許豹道：「沒有。」

不再理會許豹，他行下木榻，準備進食。

許豹笑一笑，道：「馬兄，有事就招呼兄弟一聲。」悄然退了出去。

度凌月小心的試過食物中，沒有下毒，立刻吃了，菜餚不多，但都很可口。

他必需保持體能，準備應付突然的變化。

進食之後，凌度月開始思索如何對付楊非子的辦法，自然，直截了當的，是一劍殺了他，但他經歷過了那楊非子的用毒手段之後，心中有了很大的警惕。

他原本計劃好的是準備楊非子找自己問話時，出其不意，突施殺手，但一直不

見楊非子的傳喚，心中不免焦慮起來。因爲，歐陽明等，都已在這座知府宅院的外面，等候着他的信號。

楊非子智謀過人，歐陽明等決定改在白晝突襲，因爲夜間，楊非子，必然有很精明的佈置。

雙方都精於謀畧，經驗豐富的江湖高手，各出奇謀，希望能出敵不意。

但如不先除去楊非子，這計劃就無法實行。

這是一個精密算計的行動，歐陽明的判斷中，楊非子不會連夜把受傷的馬松找去問話，抬去問話，必然在次日上午，因爲，楊非子急於知曉內情，自然不會拖太長的時間。

這本是極合天理，人情的推斷，應該是百不一失。

但凌度月入府之後，立刻發現了一件大錯，楊非子處置受傷手下的毒辣，冷酷，完全出了人意料之外。

這一着，歐陽明沒有算到。

無端端的出現了一位三夫人，也使得凌度月感到困惑。

凌度月籌思了良久，一直想不出一個很好的辦法，只有冒險一試，要許豹轉報楊非子，請求晉見了。

緩步行出室門，發現這是一小巧的跨院，許豹站在庭院，仰望天際出神，不知在思索什麼？

日正當中，已是午刻時分。

輕輕咳了一聲，凌度月低聲叫道：「許兄，想什麼，這等入神。」

許豹怔了一怔，回頭笑道：「是馬兄，能够行動了麼？」

凌度月點點頭，道：「好多了，家師的靈藥，果然是神奇無比。……」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兄弟心中有很多事，急於禀報家師，許兄請代兄弟轉告一聲。」

許豹沉吟了一陣，道：「馬兄，大先生如要找馬兄問話，自會傳喚，馬兄大傷未癒，也不用急在一時了。」

凌度月道：「家師靈藥神奇，兄弟已覺着好了大半，歐陽明和兄弟交談甚多，必得早些報於家師知曉，兄弟也了去一件心事。」

許豹又沉思了片刻，道：「好吧！馬兄既然要見大先生，那也用不着兄弟通報了，你自己去吧！」

凌度月微微一呆，笑道：「許兄說的是，我自己去，也是一樣。」

舉步向外行去。

許豹低聲道：「馬兄，可要兄弟扶你一把。」

凌度月說道：「不用了，兄弟可以行動。」

舉步行出庭院。

這座小跨院的房舍的門外，是一條紅磚交接的十字路，凌度月不知該走那一條路才對，但又不能不走，畧一猶豫，轉向右面一條小路行去。

轉過一屋角，右腕脈穴，突然一把被人抓住。

香風拂面，眼前出現了一片嬌美的面孔，耳際間同時响起了一縷清音，道：「我無惡意，請隨我來。」

凌度月運功轉穴，移開了腕脈穴位，但他却沒有出手反抗，仍任那少女帶着行去。

她穿着一身白色羅衣，但肩頭處，已然沾了不少灰塵，想是她緊靠牆角而立之故。

白衣少女疾快閃入了一座門戶之中，順手掩上了雙門，長長呼一口氣，放開了凌度月的右腕，道：「你好運氣，幸好走了這條路，你如是走了別的路，想招呼你過來，那就麻煩了。」

一則，看出這位白衣女確無惡意，二則，凌度月已瞧清楚了這個少女，只不過十三四歲的年紀。

平靜的笑一笑，凌度月道：「妳是誰，帶我到這處有什麼事？」

白衣少女道：「我叫柳若梅，帶你到這裏，爲了救你，自然，也有點事和你商量。」

她年紀雖小，但却長的很高，已具有了亭亭玉立的少女風韻。

凌度月已認出這少女，正和那三夫人，同去探視自己的人，微微一頓，道：「在下相信姑娘說的眞話。」

柳若梅微微一笑道：「相信我就好，但此地不是談話之處，咱們見我媽去。」

也不待凌度月答話，開了木門，向外瞧了一眼，不見有人，才低聲說道：「我不能帶着你走，但我可以在轉角處留下暗記，你跟着那暗記，自己走，行過之時，記着把暗號毀去。」

凌度月道：「如是有人遇上我呢？」

柳若梅笑道：「你是馬松啊……只要你鎮靜一些，不會有人問你，而且，這是府中內宅，人手不雜，又在正午時，你再小心一些，也許碰不到人，記着，要鎮靜，我先走了。」

言下之意，似是早已知曉他是易容改扮的馬松。

凌度月沒有答話，只朝柳若梅微微頷首。

柳若梅說明了暗記的形式，舉步向前行去。

凌度月腦際間，湧滿了重重的疑問，遠遠的隨在柳若梅身後行去。

小心的穿行過兩座院落，到了另一座跨院門前。

雙門虛掩，凌度月推門而入。

門後閃出柳若梅，立刻掩上門戶，加了木栓。

這座跨院中，滿植了花草，紅磚鋪成了一條小徑，穿越花間而過。

柳若梅帶着凌度月直入正屋，小廳內紅漆木椅上，端坐一身縞素的三夫人。

三夫人很客氣，欠一欠身，說道：「請坐。」

凌度月發覺了自己的推斷不錯，這位三夫人確然很美，一種特具的成熟風韻，有着撩人的誘惑，不禁多看了兩眼。

三夫人微微一笑，道：「你剛才沒有睡着吧！」

凌度月笑一笑，答非所問的道：「妳是三夫人。」

三夫人道：「不錯，小女若梅，告訴了我們冒險請你來此的用心麼？」

凌度月道：「令嫒只說明有事和在下相商，但她未說明什麼事情。」

三夫人點點頭，道：「未談正事之前，我要想先求證一事，還望閣下見告。」

凌度月道：「但得能說，在下自當奉告。」

三夫人說道：「你是不是無形劍的傳人？」

凌度月沉吟了一陣，道：「不錯，三夫人怎生知曉？」

三夫人道：「楊非子提過你，而且，小女昨夜還奉上解藥。」

凌度月一欠身，道：「原來令嫒就是贈藥的人，在下感激不盡。」

三夫人道：「所以，我料到了，歐陽老堡主，要用計中計，必會派你來。」

凌度月心中暗道：「這女人胸羅韜畧，不是簡單人物。」心中念轉，口中却緩緩說道：「爲什麼？」

三夫人說道：「別人沒有這份胆氣，就算他有胆氣，也絕沒有對付楊非子的武功。」

凌度月吃了一驚忖道：「好厲害的三夫人，似乎是早已洞穿了我們的謀畧……」

但聞三夫人接道：「有一件事，好叫閣下放心，歐陽老堡主等，已得小女的通知，撤回到大祥記綢緞莊去了。」

凌度月心中更是驚駭，說道：「夫人，似是知曉很多。」

三夫人笑道：「你們的運氣不錯，正遇上楊非子有事離去，要不是，我的行動，不會有這麼方便，你這點易容手法，也無法瞞過楊非子的雙目。」

凌度月有些慶幸，也有些失望的說道：「楊非子走了。」

三夫人道：「但他還要回來。」

凌度月道：「幾時回來？」

三夫人道：「今晨離此，日落前回來，答覆的詳盡吧？」

凌度月歎口氣，道：「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了。」

三夫人笑道：「應該說你們的運氣好，楊非子如非因事他往，你們都無法逃過毒刼，歐陽明也是老江湖了，不該低估楊非子。」

凌度月有些不服氣的說道：「只要夫人遣令嫒送藥一事，他不知道，就算他楊非子聰明絕世，也絕不會想到，在下混入了府中。」

三夫人道：「楊非子確然不會料到你假馬松混來此地，但他銳利的目光，能看出任何易容手法，你瞞不過他，而且，這府宅四週，佈下有不少暗樁，歐陽明等一般人，想白晝突襲，也無法逃過暗樁的監視。」

凌度月道：「這麼說來，我們精心的安排，完全白費了。」

三夫人道：「看起來確是如此了。」

凌度月道：「夫人召區區來此，不知有何大事商量，可以見告了。」

三夫人道：「賤妾希望借重大力。」

凌度月道：「在下力能所及，當得効勞，也算酬報令嫒贈藥之情。」

三夫人微微一笑，說道：「賤妾還未請教？」

（未完）

山川人物傳奇

眞男子

金龍

文天祥過零丁洋詩：「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歷歷四周星；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漂流雨打萍。皇恐灘頭說皇恐，零丁洋裏嘆零丁；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又過安慶詩：「風雨宣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

耆舊續聞：信國被執北行，次信安。館人供張甚盛，信國達旦不寢。題南樓令曰「雨過水明霞，迴岸帶沙，葉聲寒風透窻紗。懊惱西風吹世換，又吹我，落天涯。寂寞古豪華，烏衣又日斜，說興亡，燕入誰家。祇有南來無數雁，和明月，入蘆花。」文山集爲或人賦：「悠悠成敗百年中，彈指河山局已終；金馬舊遊成勝雨，銅駝遺恨泣西風。黑頭爾自誇江總，冷齒人能說褚公；龍首黃扉眞一夢，夢回何面見江東。」又文山集繫年錄：「或曰，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奈何！曰，吾所謂盡心者，人人委天下之責，古今世道，不屬之於人乎？烏可以成敗爲是非乎！」

趙弼文信國傳：公至柴市，觀者萬人。公問市人，孰爲南向。或有指之者，公向南再拜。索紙筆爲詩曰：「昔年單舸走維揚，萬死逃生輔宋皇；天地不容與社稷，邦家無主失忠良。神歸嵩岳風雲變，氣入烟嵐草木荒；南望九原何處是，關河暗淡路茫茫。」

王國維人間詞話：「文文山詞，風骨甚高。在叔夏公謹諸人之上，亦如明初誠意伯詞。非季迪孟載諸人所可望也。」

宋史翼王幼孫傳：「字季雅，嘉定十六年生。宋亡，其友文天祥被執，過廬陵。幼孫謁於驛舍，爲文而祭，期以必死。詞氣慷慨，左右嗚咽，莫能仰視。」又王炎午傳：「原名鼎翁，與文天祥同遊。及天祥被執，乃爲生祭文，累千五百言。」

程敏政宋遺民錄：「惟年月日，太學生王炎午，謹采西山之微，掬汨羅之水，致祭於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丞相，可以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祁，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祖奠之榮，崇母極奉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巍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

輟耕錄：宋丞相文公天祥，其事載在史冊。三尺之童，亦能言之。翰林學士徐世隆，有輓詩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如漢帝封齒日，忠似蜀將斫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風霜草木知；但恐史官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虞集亦有詩曰：「徒把金戈輓落暉，南冠無奈北風吹；子房本爲韓仇出，諸葛安知漢祚移。雲暗鼎湖龍去遠，月明華表鶴歸遲；何須重上新亭飲，大不如前洒淚時。」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號文山，宋廬陵人。理宗時擧進士，歷官至丞相。衞王立，封信國公。進屯潮陽，爲元將張弘範所敗，被執。拘燕三年，終不屈，遂被殺。在獄時嘗作正氣歌以見志，元世祖忽必烈稱之爲眞男子。

新派武俠長篇

金縷衣

東方英·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葉慈輝隨菲菲往毀武當派俗家弟子歐陽春的南莊，途次青峯鎮，菲菲說出內情，所謂茜茜被囚南莊的事，又是李飛鵬等設下的惡計，菲菲之所以肯說出內情，只要葉慈輝助她除去向東洋等，以遂她稱霸江湖，詎正當葉慈輝和菲菲計議如何反謀向東洋之際，突聽有人在窗外冷哼，葉慈輝和菲菲先後追出，葉慈輝輕功較佳，追及那人時方知是師父恨海遊魂，葉慈輝將此行之事說出，並願負起說服菲菲棄邪歸正，未幾菲菲追至，恨海遊魂佯允助她成事，打發菲菲離去後，葉慈輝說有困難不知如何是好——

安排生突變　弄假惜成眞

恨海遊魂雙眉一皺道：「你本身有什麼困難？」

葉慈輝於是把自己練了「血手神功」的事，告訴了恨海遊魂，接着說道：「弟子就怕一時糊塗起來，控制不住自己，造下彌天大禍，豈不糟了。」

恨海遊魂道：「你現在的心理感受怎樣？」

葉慈輝道：「弟子現在好得很，所以才知道害怕。」

恨遊海魂道：「爲師聽說武當『大清罡氣』，乃是『血手神功』的致命尅星，你上次和玄靈道長對了一掌，『血手神功』是不是受了尅制，所以才能保持心境清明。」

葉慈輝道：「這個弟子就不知道了，只是自那一戰之後，弟子就沒有再在『血手神功』上下工夫了……說來也奇怪，過去弟子一天不練『血手神功』，不但心靈上念念不忘，時刻難忘，就是身體上也感到百不是味，非練不可，可是近來，這種精神上和身體上迫力，都消失不見了。」

恨海遊魂道：「是了，這一定是你的『血手神功』受了大清罡氣的尅制。」

葉慈輝道：「目前如此，但不知將來如何？」

恨海遊魂道：「這個爲師也不知道，除非請教武當掌門人玄玄子。」

葉慈輝道：「家母被囚禁之事，未澄清之前，弟子不願受他點滴之惠。」

恨海遊魂道：「你這樣暗護南莊，又當如何說法？」

葉慈輝道：「這是弟子應該做的，所以弟子也不能因爲家母之事，致令無辜者遭殃。」

恨海遊魂一嘆道：「人人都能像你這樣想，那就天下太平了。」

說着，從懷中取出一張人皮面具，遞給葉慈輝又道：「你戴上這副面具，我們到南莊去看看吧。」

恨海遊魂與葉慈輝都是身懷絕頂功力的高手，南莊雖然是武當派的支系，有着不少高明人物，可是在他們展開身形之下，依然如入無人之境，滲進了莊內，而未被人發現。

恨海遊魂早年曾來過南莊幾次，舊地重臨，內心之中固然有着說不出的感慨，由於過去的經驗，却毫不費力的就找到了歐陽春的書房。

書房裏，歐陽春正接待着止水夫人。

他們早經談了一些什麼話，不得而知，但，止水夫人的臉色却是一片鐵青，顯見他們的談話並不和洽。

恨海遊魂悄聲吩咐葉慈輝道：「你能不出面，最好不出面，爲師下去了。」

葉慈輝微一點頭之下，恨海遊魂已飄身落在他們書房之外，冷笑一聲，接口道：「歐陽春，你簡直是死到臨頭，還在做春秋大夢。」

恨海遊魂落地無聲，房內之人，都未聽到，他話聲出口，只嚇得房中人齊皆一震，而他這時已迎着他們目光跨步而入。

止水夫人暗自吁了一口氣，先自鬆弛了緊張的心情。

歐陽莊主到底不愧是武當派的傑出弟子，一驚之下，馬上就鎮定了下來，哈哈一笑，道：「朋友能深入我歐陽春莊院之內，而不被人發現，足見高明，請敬尊姓大名。」

恨海遊魂道：「恨海遊魂！」

歐陽春一怔，根本沒有聽說過，但在禮貌上少不得還是一抱拳道：「久仰！久仰！」

止水夫人這才又加上一句話，道：「恨海遊魂就是葉慈輝的師父。」

歐陽春臉色陡然一變，「啊！」了一聲，道：「原來尊駕乃是葉大俠的師尊，不知貪夜而來有何賜教。」

葉慈輝已是一個叫人非常頭痛的人物，如今他的師父來了，歐陽春心裏可眞有點發毛了，別的不說，就他剛才來到的時候，憑他數十年的修爲，竟然一點沒有察覺出來，已是先聲奪人，令人氣餒。

止水夫人微微一笑，道：「歐陽兄不用驚慌，恨海遊魂是世外高人，量大如海，不會對貴莊有所不利的。」

歐陽春笑臉道：「請坐！請坐！」

恨海遊魂落坐之後，轉向止水夫人道：「夫人與歐陽莊主可曾談出個眉目？」

止水夫人搖頭道：「歐陽莊主不承認囚禁得有茜茜姑娘。」

恨海遊魂道：「你眞不承認你們莊中藏有了茜茜姑娘麼？」

歐陽春勃然大怒，憤然道：「我歐陽春別無所長，平生却從來不說半句假話，男子漢，大丈夫，敢作就敢當，就算我囚禁了茜茜姑娘，我也不會不敢承認。」

恨海遊魂點頭道：「大俠這樣說來，倒叫在下不得不相信大俠的話了……。」話聲微微頓了一下，接着語氣一轉道：「只是有很多事情，常常越出常軌之外，大俠認爲沒有做的事，說不定貴莊還是做了。」

歐陽春爲人正直無欺，話雖說得硬，但內心之中，不無迷惑之感，常言道「空穴來風，事必有因」，要是沒有絲毫牽連，又豈能硬栽得上，因此，聽了恨海遊魂的話，不免一怔，道：「尊駕此話可有根據？」

恨海遊魂道：「當然有根據。」

歐陽春道：「請道其詳。」

恨海遊魂道：「事情發生在半年之前，貴莊有人帶回來一位瘋癲少女……。」

一語未了，歐陽春已是「啊！」了一聲，接口道：「尊駕認爲那女子就是茜茜姑娘？」

恨海遊魂道：「不是在下認爲她是茜茜姑娘，而她實在就是茜茜姑娘。」

歐陽春拍着自己的額頭道：「她要是茜茜姑娘，那就確實不好交待了。」

止水夫人心中一急，道：「你們把那茜茜姑娘怎樣了，她要有了什麼三長兩短，歐陽兄，那就是貴莊大大的不幸了。」

歐陽春道：「我們倒沒有把她怎樣，只是，她瘋癲之病太厲害了，不得已只有把她關了起來。」

恨海遊魂道：「如今有人借故生非，從中挑撥，唆使古家堡少夫人盡起堡中精銳而來，你可得知？」

歐陽春一震道：「有這等事，小弟倒是尚無所知。……此事與古家堡又有什麼關係？」

止水夫人道：「古家堡少夫人與茜茜姑娘乃是結盟姊妹，古少夫人是老二，茜茜姑娘是老四。」

歐陽春又問道：「茜茜姑娘與令徒又有什麼關係？」

恨海遊魂道：「她是慈輝未過門的妻子。」

古家堡與葉慈輝是什麼樣的人，歐陽春自是非常清楚，臉上神色數變，長嘆一聲，道：「其實敝莊留下茜茜姑娘，實乃一片好心好意，如果敝莊不收留她，她也許就會餓死荒山野嶺了。」

恨海遊魂道：「我們知道你是一片好心好意，所以才來和你研究善後之策。」

歐陽春道：「在下是有口難辯，便憑吩咐就是。」錯就認錯，一片君子風度。

止水夫人道：「你快把茜茜姑娘接來，先由小妹把她送回去，有了茜茜姑娘，小妹就好替你說話了。」

恨海遊魂搖手道：「夫人，你這辦法行不通的。」

止水夫人一皺眉頭道：「慈輝難道要一意孤行到底。」

恨海遊魂道：「現在的問題不在慈輝身上。」

止水夫人道：「就是古少夫人也得給小妹一分薄面。」

恨海遊魂輕嘆一聲，道：「古少夫人也作不得主。」

止水夫人奇怪的道：「小妹不明白你的意思。」

恨海遊魂道：「有人誠心安排好了，要血洗歐陽兄的南莊。慈輝與古少夫人不過是被利用的人而已。」

歐陽春氣得冷「哼！」一聲，道：「好大的口氣，那麼我們就走着看吧。」

恨海遊魂笑了一笑道：「歐陽莊主，不是在下唬人，要是走着瞧的話，莊主可就成了無數冤死鬼的製造者。」

歐陽春閃動着雙目，發出熊熊的怒火道：「你可是在威脅本人？」

恨海遊魂微微一笑道：「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歐陽春道：「尊駕是葉慈輝的師父，此來就惹人疑竇，你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你就開門見山的直說了吧。」

恨海遊魂不以爲忤的笑了一笑，道：「歐陽莊主，你這種想法就完全錯了，不但老夫對貴莊沒有任何不良之念，就是小徒葉慈輝也不忍見到貴莊血流成河屍積如山，所以由在下前來，與莊主商量一個兩全之策。」

歐陽春迷惑地說道：「你眞有這份好心？」

恨海遊魂一笑，說道：「你何不相信一次。」

止水夫人道：「小妹以人格担保。」

歐陽春猶豫了一陣，點頭道：「有止水夫人担保，在下且聽聽你的高論。」

恨海遊魂道：「貴莊之毀是勢在必行

，在下爲莊主計，莊主最好暗作計較，預爲撤退之打算……。」

歐陽春一搖頭，截口道：「這個辦不到！」

房門外突然有人接口道：「貧道認爲此事頗有商量餘地。」

話聲中人影隱現，原來是玄妙道長。

玄妙道長先向止水夫人與恨海遊魂微一頷首，接着，向歐陽春說道：「掌門人來了。」

歐陽春舉步向門外迎去，止水夫人與恨海遊魂也禮貌的離座而起。

武當掌門人玄玄子身後隨着玄靈道長走進房來，先向止水夫人點頭致意道：「聞報夫人來訪，必有要事，貧道特來就教，……這位是……。」目光轉移，望向恨海遊魂含笑相問。

恨海遊魂抱一抱拳，說道：「在下恨海遊魂。」

武當掌門一楞，暗自忖道：「恨海遊魂！怎麼從來沒有聽說過此人？」

止水夫人一旁又道：「恨海遊魂就是敝侄葉慈輝的師父。」

所謂「人名樹影」，恨海遊魂雖然默默無聞，但葉慈輝的名聲，却是大得很，葉慈輝的師父自是更叫人心神震驚了。

武當掌門人面容一肅，稽首道：「貧道有眼不識泰山，尚請海涵見諒。」

恨海遊魂道：「掌門眞人太客氣了，在下至感惶愧。」

接着，玄玄子又把玄妙道長玄靈道長介紹給恨海遊魂相識，然後，各自就座。

武當掌門人舉目示意，望了玄妙道長一眼，玄妙道長微微一笑，道：「恨海施主，剛才貧道在外面，聽得施主要敝師兄放棄南莊，不知道施主深意何在？有請明教。」

恨海遊魂曾聽菲菲言道，南莊之內有不少李飛鵬暗伏的奸細，這時房中共有六人之多，雖說這六人，沒有一個可値得懷疑，但事怕萬一還是謹愼爲上。

念動之下，點頭道：「理當一一說明，只是，目前在下只能向貴掌門人陳明，尚請各位見諒。」

武當掌門人道：「貧道洗耳恭聽。」

恨海遊魂已把守秘的話說在前面，於是便不顧忌的施展傳音秘語之術，向武當掌門人說明了葉慈輝與菲菲意欲反倒「血手惡煞」之意。

恨海遊魂乃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說來簡明扼要，三言兩語，就把事情說得明明白白。

武當掌門人顯然也有他的研判，聞言之後，沉思了一陣，也以傳音還答恨海遊魂道：「據貧道調查所知，葉少俠本非窮凶極惡之人，今經施主這一說明，敢情，葉少俠是受了『血手魔功』的影响，這就與他的爲人相符了，貧道可以答應撤出南莊，以配合古夫人的安排。」

恨海遊魂道：「貴派撤出南莊時，最好要撤得非常技巧，不要露出使人生疑的行跡才行。」

武當掌門人笑着點頭道：「這個本座自有道理。」

恨海遊魂暗暗吁了口長氣道：「掌門眞人能如此洞察大局，在下佩服之至。」

武當掌門人歉然道：「以本座和大俠與葉少俠比起來，却是差得太遠了……。」

恨海遊魂忽然問道：「在下還有一事，有請掌門眞人澄清！」

武當掌門人道：「請問何事？」

恨海遊魂道：「就是關於葉慈輝母親之事。」

武當掌門人道：「葉少俠如何？」

恨海遊魂說道：「葉慈輝需要明白眞情。」

武當掌門人道：「本座可以以敝派聲譽起誓，敝派絕未囚禁過他母親。」

恨海遊魂道：「貴派既未囚禁他母親，難道他所見乃是幻覺？」

武當掌門人道：「葉少俠所見，或許確有其事，只是那是『血手惡煞』向東洋安排的好戲。」

恨海遊魂將信將疑的道：「是『血手惡煞』向東洋的事先安排？」

武當掌門人道：「事後敝派曾經嚴密而廣泛的調查過，發現看守『血手惡煞』的那幾個人，早爲『血手惡煞』所收買，他們在內扮演了一塲假戲，使葉少俠以假作眞，懷恨敝派。」

恨海遊魂道：「據葉夫人訴說，與葉慈輝親目所見之情形完全一樣，又當如何解釋？」

武當掌門人道：「關於葉夫人之身受，據敝派分析研究，極可能是『血手惡煞』向東洋安排了一處與敝派北莊相同的環境，使葉夫人誤以爲是被囚禁在敝派北莊，於是兩相對照，便弄假成眞了。」

不錯，這種安排不但可能，而且也最是合理。

恨海遊魂怔了一怔，恍然而悟地說道：「掌門高見，發人深省，此事一經澄清，慈輝便不會再對貴派心存疑忌了。」

武當掌門人道：「此事尚有勞大俠多多開導葉少俠，則彼此幸甚武林幸甚。」

恨海遊魂一笑道：「慈輝年紀雖輕，却是極明事理，他心中早已有所懷疑，所以在下前來與掌門人一談，掌門人如此坦誠相見，在下甚是敬佩，至於，慈輝方面，絕無問題，掌門人儘可放心。」

武當掌門人當下稽首一禮，唸了一聲「無量佛」，道：「武林之中恩怨相結，殺戮不休，皆因當事人偏私多疑，有以致之，那得人人都像葉少俠一樣，心地光明不欺，則靈明不蔽，祥和自生。」

武當掌門人與恨海遊魂一番談話，原是各用傳音神功而談，但這時武當掌門人忽然一斂傳音神功，說出這番話來，只聽得大家一怔，舉目向他望去。

武當掌門人目光轉動，望了大家一眼道：「本座已經決定放棄南莊，……。」

歐陽春大叫一聲，道：「掌門師兄，南莊萬萬不可放棄，此舉不但長了他人威風，也弱了我們的名頭，掌門師兄千萬鄭重攷慮，不要……。」

武當掌門人一揮手，道：「歐陽師弟，你聽命行事就是。」

這是掌門人的吩咐，歐陽春楞了一下，欠身道：「是！」掌門人已經這樣決定了，他只有服從領命。

恨海遊魂表示了一個歉然的微笑，向止水夫人打了一個招呼道：「夫人，我們

走吧。」

止水夫人道：「還有茜茜的事呢？」

恨海遊魂猶豫了一下，耳中傳來葉慈輝的傳音之聲，道：「師父，茜茜請他們暫時保護好了。」

恨海遊魂以葉慈輝的意見當作自己的意見說了出來，止水夫人覺得這樣也好，於是他們把茜茜托了武當派。

臨告辭的時候，武當掌門人忽然提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道：「施主，我們應在什麼時候，完成一切準備？」

恨海遊魂這時先傳聲問葉慈輝道：「慈輝，你們行動能不能拖到明天晚上？」

葉慈輝暗中傳音回道：「不能拖到明天晚上，弟子也要想法拖到明天，你老人家就告訴他明天晚上吧！」

恨海遊魂與武當掌門人約好了時間，便與止水夫人暗中退出了南莊。

當他們回去的時候，差不多已是黎明時分了。

不過，恨海遊魂沒有和他們一同回去，仍然保持着他神秘的身份，居中策應。

第二天一早，李飛鵬帶着四個功力深厚的老者趕來了，他不動聲色的笑問道：「兵貴神速，怎麼，你們沒有立即採取行動？」

葉慈輝道：「『阿姨』不同意這種做法。」

止水夫人點頭道：「老身與歐陽莊主過去尚有一段交情，所以老身先去和他交涉了一下。」

李飛鵬他是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壞水的人，心裏暗暗惱恨，臉上却是一片笑容道：「你們交涉的結果如何？」

止水夫人一嘆道：「不提也吧，提起來實在叫人傷心，那歐陽春竟然一口否認，說不知道有茜茜這個人。」

菲菲皺了一皺眉峯道：「我看這件事情，只怕他們早已得到了風聲，昨天晚上居然有人前來暗探，慈輝被那人引到一處山谷之中困了半夜，直到天亮的時候才覓路回來。」

葉慈輝不好意思的笑道：「說來眞叫人要笑掉大牙，在那山谷之內，我就像鬼摸了頭，轉來轉去，就找不到出谷的路，可是天一亮，一條大路可不就在眼前。」

止水夫人一笑道：「什麼鬼摸了頭，你是被人用奇門陣困住的。」

葉慈輝恍然而悟地一拍大腿，說道：「不錯，我一定是陷在那鬼玩意兒裏面去了。」

菲菲一笑道：「五爺，你怎樣聰明一世，糊塗一時，夫人出了面，人家心裏不會有數麼！」

止水夫人是局外之人，同時，又是一個講究江湖規矩的人，她先去找歐陽春要人，不能算錯，李飛鵬搖了一搖頭，苦笑着道：「武當道士狡獪無比，不知他們又在打什麼鬼主意？」

菲菲冷笑一聲，道：「充其量他們也只有一天的時間準備，我就不相信他們能擋得住我……。」

李飛鵬用目光阻止菲菲再說下去，截口道：「當然，我們不在乎他，不過還是不可大意，我還是替你們去打聽打聽。」

說着，又帶着那四個人匆匆的走了。

菲菲見他來去匆匆，不免多心地道：「輝弟，你看他會否發現我們的企圖？」

葉慈輝一笑道：「你下一步的打算，我都還不十分清楚哩！」

菲菲笑了一笑，道：「輝弟，我不是誠心瞞着你們，除了我自己以外，誰也不知道。」

葉慈輝道：「誰也不知道！你要行事的時候，執行的人不明白，怎樣能夠做得到恰到好處。」

菲菲笑了一笑，道：「你說得不錯，可是如果平時建立了有效的紀律，就如同一個人使用自己的手臂一樣，你心裏想怎樣做，就能怎樣做。」

楞了一下，搖了一搖頭，葉慈輝感慨地道：「二姊，我最近發現我自己實在太幼稚了。」

菲菲道：「你倒不幼稚，只是對事的體念還不太深刻，所以放不開胸襟。」

止水夫人聽得大爲欣賞道：「高論！高論！想不到古夫人如此年紀輕輕的人，竟能對世事有這樣深刻的體念。」

菲菲謙遜的一笑道：「伯母過獎了，侄女不過是胡說八道而已。」

止水夫人道：「不！你這話實在有見地，老身早就看出慈輝有些地方不大理想，就是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如今你這樣一說，等於是一語道破了。」

菲菲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道：「伯母，唉！……侄女突然觸發了一些問題，我要出去一看，你們請好好調息一下，我走了。」

說着，便也匆匆離開了葉慈輝他們。

止水夫人與葉慈輝連日趕路，又在南莊折騰了一夜，也實在需要好好休息一下子了。

當下便各自回房，坐息運功，調息起來。

菲菲出去之後，一直到傍晚時候才回來。

接着，她又坐息了一陣，約莫初更時分，她才和葉慈輝一同前往南莊。

但，臨時却請止水夫人留了下來，因爲止水夫人到底身份不同，不宜參加這種塲合。

離開那莊院的時候，還就是菲菲帶着四女與葉慈輝，一路上也沒看到其他接應的人，到了南莊莊前，還是葉慈輝他們六人。

葉慈輝現在是退而居其次，但憑菲菲作主。

菲菲一揮手道：「上去叫門。」

菲菲隨身四女之一的敏華（菲菲隨身四女依次是：敏華、青華、宜華、宜華。）應了一聲：「是！」身形一幌，射到莊門之前，玉手輕抬，向莊門之上一落，掌力落在莊門之上，發出一聲震响，接着，力貫丹田，嬌聲喝道：「葉慈輝與古夫人拜莊來了。」

話聲一落，莊門兩分而開，同時，射出兩道强烈刺眼燈火，照射在莊門之前。

放眼望去，莊門之內，除了燈光之外，簡直沒有半個人影。

敏華冷笑一聲，道：「你們莊內有人沒有，出來一個人答話。」

人沒有出來，但有人藏在暗中答話道

：「大門是開着，莊主正在大廳之中相候，你們有本事，就自己進來吧。」

敏華「哼！」的一聲，道：「你們就看看本姑娘的本事吧！」她話聲出口，雙肩一搖，便進入了大門之內。

只聽暗影之中，傳來一陣破空之聲，三隻强勁有力的弩箭，一射而到，分取敏華胸前大穴。

來箭不但勢道奇猛，而且認位亦是奇準，足見射箭之人，火候相當深厚。

敏華原是空着一雙玉手，此刻玉手一翻，背上長劍出鞘，揮舞起一片劍幕，只聽叮！叮！叮！三聲，那疾勁的來箭，盡爲長劍擊落。

敏華氣納丹田，身形一矮，又進去了一丈多遠。

她身子剛一縱落，第二排急箭，又已射到，這第二排急箭，可就不是三數箭了，而是一陣數十箭密佈的箭雨。

敏華舞起手中長劍，雖然擋住了那排箭雨，那陣急雨也給了敏華極大的威脅，阻住了她前進之勢。

菲菲忽然發出一聲清嘯，莊門之外，突然如飛般掠來十幾個黑衣大漢，一手執着籐牌，一手執着鬼頭大刀，湧進了莊門之內，搶在敏華面前，擋住了那陣箭雨。

菲菲接着又發出一聲長嘯，莊外暗中又趕來一批黑衣大漢，猛向莊內攻去。

南莊箭手，只在暗中發箭迎敵，並不現身與攻莊之人作近身之戰，因此，南莊暗中到底有多少人，叫人很難估計。

菲菲嘯聲連發，黑衣大漢一批一批的攻進莊去。

葉慈輝冷眼旁觀，只見那些黑衣人，每一個人都說得上是江湖上的高手，都有着一身不俗的武功，像這樣整齊的人手，聯手起來，那威力就更大了，只看得葉慈輝也不由暗暗咋舌，心驚不已。

菲菲前後一共指揮了五批黑衣大漢攻入莊內。

南莊之人仍然只用箭雨相迎，但擋不住黑衣大漢的猛攻，因此據地爲陣，節節後退。

葉慈輝與菲菲根本就不需親自動手，只要跟在後面向前走去。

逐漸的接近了南莊的正廳，忽然，聽得廳中有人大喝一聲，道：「雙方住手，我們莊主有話要說。」

菲菲道：「早出來說話不就得了。」

隨着這聲答話，雙方都停止了行動。

菲菲帶着四女與葉慈輝越衆而出，適時，廳中大門也打了開來，莊主歐陽春領着十幾個人，出現在大廳前面台階之上。

菲菲目光一掃，道：「那位是歐陽莊主？」

歐陽春道：「老夫歐陽春，你可是古夫人？」

菲菲道：「正是。」

歐陽春道：「關於令盟妹茜茜姑娘之事，老夫已請止水夫人轉達夫人，她並不在敝莊之內，夫人何以强行入莊尋釁？」

菲菲道：「因爲我們不相信你的話，你要是識相的話，快把茜茜送出來，萬事全休，否則，莫怪我言之不早，一切不幸的後果，都是你自討的了。」

歐陽春哈哈一笑，道：「古夫人，你未免太自大自狂了，老夫行道江湖數十年，還是第一次碰到你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你可有胆與老夫走個三招兩式？」

菲菲冷笑一聲，道：「你還不够資格與本夫人動手。」

接着，輕喝一聲，道：「你們上前去，給我把他們統統拿下來。」

歐陽春雙目一瞪，大喝一聲，道：「你……。」

他只說出了一個「你」字，菲菲身後的黑衣大漢已一擁而上，把歐陽春他們圍在當中，動起手來。

葉慈輝担心那些殺手不知輕重，傷了歐陽春他們，忍不住大聲呼道：「留下他們活口，好與武當派談價錢。」

菲菲接着喝道：「留活口！」

一陣混戰之下，那些黑衣人憑眞實功夫擒住了歐陽春他們。

歐陽春他們一被擒，整個的南莊也就完全失去抵抗之力，南莊經過佈置撤退之後，還有七八十個人做了菲菲的俘虜。

菲菲一聲令下，把歐陽莊主他們制了穴道，關在一座偏廳之內。

一戰成功，就用南莊的酒菜擺宴慶功，葉慈輝暗中數了一數，席中黑衣人共是三十六位，人數不算多，但，他們的表現，很使葉慈輝暗暗皺眉頭。

這次的事件，南莊雖然未盡全力相抗，但明眼人還是看得出來，南莊就是全力以赴，也不是這三十六人的對手，南莊如果全力以赴，也只有招到嚴重損失而已。

這一點，歐陽春心裏非常明白，所以，當他還能運功用傳音之術說話時，他曾向葉慈輝表示道：「令師之言，果然不錯，敝莊實無抗拒之能，以後一切就仰仗少俠了。」

慶功宴上，菲菲把葉慈輝正式介紹給那些黑衣人道：「這位是新近崛起江湖的葉大俠葉慈輝，是本座的義弟，以後尚請各位與他多多親近。」嚴肅的語氣之中，帶着一份客氣。

這是一批亡命之徒，統御之術，不單是嚴厲可以收效的，菲菲有那雷厲風行的手段，但也保持着一份相互之間的敬意，所以，她在那批人心目之中，比古一貫更著聲望，更獲人心。

葉慈輝舉起酒杯，向大家一照，道：「在下敬各位一杯。」

那些黑衣人發出一陣笑聲，同聲道：「我們也敬少俠一杯。」

互相乾杯之後，菲菲又招呼叫過六位黑衣人替葉慈輝個別引見。

那是六人一隊的小隊長，每一個人都是成了名的黑道高手，他們的名字是：索命無常何通，百步消形倪昆，獨眼瘟神鮑冷沖，鬼手偷魂康仲山，活屠夫方一刀，陰魂不散秦非。

葉慈輝的名氣，很得到那六個人的敬意，冷酷的臉上，都泛上一層笑意。

正當大家杯酒聯歡之際，驀地大廳外面有人大聲怒喝道：「葉慈輝，你出來與貧道答話。」

菲菲秀眉一挑，問道：「什麼人？」

「貧道玄靈，你們這批狗男女，給貧道滾出來！」玄靈道長顯然是急怒攻心，不顧身份的罵聲出口。

當時惱怒了百步消形倪昆，冷笑一聲，道：「何物玄靈，如此撒野，待屬下出去收拾他。」

葉慈輝道：「多謝盛情，由小弟自來對付他。」一推坐椅，走出大廳之外。

菲菲一揮手道：「各位儘可飲酒作樂，不必理會那些武當道士。」

她聽敏無比，料知玄靈道長如此盛怒而來，必有原因，所以留住大家，不讓他們出去，以免影响人心。

葉慈輝步出大廳門外，只見玄靈道長獨自一人，長劍當胸，目射怒火的向自己望來。

葉慈輝想起師父恨海遊魂與他們的約定，不免雙拳一抱道：「道長……」

他只說了「道長」兩字，玄靈道長已是喝聲罵道：「好一個卑鄙下流的東西，今天貧道要和你一分生死存亡。」

葉慈輝雙眉一皺道：「道長，你把話說明白一點好不好。」

玄靈道長忿然道：「你不要裝聾作啞了，你騙了我們，把北莊也奪去了。」

「哼！什麼叫騙？什麼叫欺？兩軍對敵，各顯神通，愧你們上了當，還把他當作理由。」菲菲適時走了出來，頂得玄靈道長一楞。

玄靈道長楞住了，葉慈輝的感受也比玄靈道長好不了多少，怔了一下，道：「二姊……。」

菲菲急口傳音道：「輝弟，不要多心我不這樣掩飾過去，萬一被李飛鵬知道我們已與武當派有默契，豈不前功盡棄。」

菲菲的腦筋眞快，葉慈輝不由得暗叫了一聲「慚愧」，道：「現在我們怎樣辦？要不要向他交待清楚？」

菲菲道：「現在我們就是把心掏給他，他也不會相信，最好把他拿下來，就是有什麼話進入李飛鵬耳中，他也無法立判眞僞。」

葉慈輝考慮了一下，頗以菲菲的應變爲是，因爲，雖說這殺人集團裏的人，已經都成了菲菲的心腹，但難保沒有奸細，爲防萬一起見，也只有採取這種手段。

葉慈輝點了一點頭，菲菲暗中吁了一口氣，還之以一絲微笑。

玄靈道長被菲菲說得血氣翻倒，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一陣，才大叫一聲道：「好，算我們都瞎了眼，葉慈輝，你過來，今天貧道要爲武林之中，除去你這禍害。」

葉慈輝一按卡簧，拔出佩劍，朗聲一笑道：「道長，你這叫自找霉倒，在下只得成全你了。」抖腕震劍，一團劍花，向着玄靈道長心口罩去。

葉慈輝長劍出手，玄靈道長激動的心情反而冷靜下來，一聲冷笑，舉劍相迎。

上次葉慈輝和玄靈道長以兵器相搏，運的是「血手神功」，這次動起手來，葉慈輝可使出了「神武神功」，因之劍上威力也相對的大增，打到四五十招之後。葉慈輝已是人劍合一，劍氣如虹，攻勢猛烈異常。

武當派以劍術揚名天下，尤其玄靈道長更是武當派僅次於掌門人的第二成就最高的人，但他這時面對葉慈輝這等波濤般的猛烈劍勢，已有難於封架之勢，不由心頭大爲震駭，暗自忖道：「只是幾天不見，他又有了新的進境，我要不盡展絕學，勢必傷在他劍下，也吧，就跟他拚吧！」

心念一轉，劍勢一變，使出了武當劍法中最最精奧的「天心九劍」。

兩人遂各展絕學，只打得風雲變色，草木皆驚，同時也看得菲菲和她的那些手下，目瞪口呆，透不過氣來。

大家這才體會到武當劍法的厲害，與葉慈輝的高明，如果不是葉慈輝，換了任何一個人上去，只怕誰也不是玄靈道長的敵手。

因此，大家對葉慈輝生出敬畏之心。

葉慈輝的神武神功天下無敵，可是劍法上的造詣，比不上玄靈道長，玄靈道長劍術上的造詣奇高，但在功力威力上，差了葉慈輝一籌，彼此長短，又打了個難分難解。

眼看又是一百多招了，菲菲暗暗向鬼手偷魂使了一個眼色，鬼手偷魂康仲山點頭會意，伸手懷中，取出一物，納入口中，然後背着雙手，裝做看得忘神，腳下慢慢的向他們兩人接近。

當他到達兩丈距離之內，等到一個機會，雙唇微微一張，用眞元內力，發出一道黑影，直向玄靈道長右肩之上射去。

他們兩人打得正在忘神之際，誰也想不到有人暗算，那暗器又小得目也難見，所以一發卽中，打得玄靈道長右肩一麻，勢子一緩。

高手過招，絲毫之差，勝負立判，玄靈道長這微微一緩，已給了葉慈輝一個機會，左掌一穿而出，拍在玄靈道長左肩之上，玄靈道長但覺其力强猛絕倫，登時劇疼刺心，馬步不穩，向後退了三步。

葉慈輝一掌得手，接着大喝一聲，右脚一提，飛出一脚踢在玄靈道長胯間，被踢得倒飛了出去，摔在地上，同時手中長劍也脫手飛了出去。

葉慈輝得理不饒人，凌空飛了一指，點了玄靈道長兩處穴道，大喝一聲：「把他抬進去關禁起來。」

立時奔過來一位黑衣大漢，伸手提起玄靈道長，把他關在歐陽春他們一起。

葉慈輝眉頭忽然一皺，心中動了一動，走到菲菲面前，低聲問道：「二姊，剛才是不是有人暗算於他？」

菲菲點頭微笑道：「你介意麼？這是不得已的事。」

葉慈輝搖頭道：「非常不光榮。」

菲菲笑道：「兩軍相對，各盡所能，勝者就是光榮，別迂腐了。」

葉慈輝苦笑一聲，道：「事已如此，也只有這樣自慰了。」

暗影中，一條人影飛掠而到，笑問道：「剛才你們擒到的是什麼人？」身形一歛，現身出來的原來是李飛鵬。

菲菲指着葉慈輝道：「輝弟剛剛生擒了武當玄靈道長。」

李飛鵬大喜道：「你們擒到了玄靈道長，那太好不過了，他人在那裏？」

菲菲道：「已經點了他的穴道，把他關起來了。」

李飛鵬拍着葉慈輝的肩頭笑道：「你今天生擒了玄靈道長，希望你下個月再把武當玄玄子也打敗，那時我們就吐氣揚眉

武俠短篇

餌

文華

官道上揚起了一滾滾塵土，兩匹健馬在道上飛馳，一對青年男女分別騎在馬上，馬背上掛着兩包用錦布包着的東西。

「慧妹，等會我們在前面的旅店住下來吧！」男的回頭對女的說。

女的點點頭，笑道：「當然囉，看起來魚兒跟上來了，今晚有一場好戲看。」

「是吧。」男的回頭向四處望，只見遠遠揚起了黃色的塵土。「看起來少說也有十多人啊！」

「哈哈，我們已經悶了好幾天，今晚快快活活的舒一下筋骨了。」

兩人一前一後，躍馬前進，在村口已經有人把馬拉住了。

「少爺，請到我們的小館來吧，我們這間是全鎮最好的吧！」

一對年青的男女就在旅店前下了馬，拿起馬背上的錦布包裹，背在肩膊上，大踏步走進店子去，牽馬的店小二忙給馬去餵草料了，另一班人去招待這一對青年男女進店吃晚飯。

門外一片嘈雜聲，來了十幾個騎馬大漢，兩人在對打一個眼色，面露得意之色。十幾個大漢走進來了，他們分成幾桌坐了下來，十幾對眼睛盯住這一對青年男女，有的放眼在那包錦布包裹上面。

「哼，我眞不明白，應付這些雛兒，還得要動用這許多人。」一名大漢從椅上站起來。

另一名大漢連忙把他拉住，說道：「不要動，大哥吩咐我們，在他未來之前，不要動手啊！」

那大漢無可奈何的坐了下來，又向那青年男女盯了一眼，青年男女好像全無所聞一樣，只顧吃着小菜。吃完飯之後，男的向店小二招了招手說道：「替我們準備好了上房沒有。」

店小二笑嘻嘻的道：「少爺，已經準備好了，是兩間相連的房子。」

男的伸伸懶腰，說道：「今天走了很多路，倦得很，想早睡一覺，明天一早上路啊。」

「好的，好的，少爺，請跟我來吧！」店小二說。

黑幕低垂了，這一晚天很黑，月亮和星星都躲起來，幾個黑影在屋脊出現了，還有幾個黑影悄悄地向一個亮着燈的房間走去。黑影在窗前站定了，然後用小指頭，蘸濕了紙窗，穿一個小洞，放眼向房子裏望。不望猶可，一望之下，幾個黑影都呆住了。

房裏那青年男女把錦布打開來，一包包的珠寶，珊瑚放在枱面上，每一件珠寶都是價值連城的，幾個黑影用手揉揉眼睛，他們似乎有點不相信眼前事物。

「怪不得大哥向我們千囑咐，萬囑咐，叫我們不要輕舉妄動了。」

「魯牛，今天我把你拉住了，否則，嚇走那對雛兒，我們如何向大哥交待。」

「噓，我不知大哥爲的是這些寶貝，如是爲了對付他們，該早就下手了，何必如此隆重，花這幾多人力去跟踪他們。」

「好吧，我們走，明天在前面的盤虎林等着他。」黑影向四週打一個手勢，在外面把風的黑影跟着消失了，在窗前的兩個黑影也悄悄地離去。

第二天清早，年青的男女一早起床了，店小二向他們打招呼：「少爺，小姐，那麼早就上路了。」

「是啊，我們要趕住上京。」男的說，一壁跳上馬背把錦布包裹放在馬背上。

年青的人走了之後，跟住十幾個大漢也上馬而走。前面就是一座大松林，年青人來到這座大松林之前，馬緩緩而走。

「小慧，看來我們要在這裏大展身手了。」男的悄聲地對女的說。

女的咀角微微地笑，兩人並馬進入松林。察察！幾聲響過，走出十幾騎馬，每個人都穿着黑色短裝，面上罩着黑布。

年青人站住，黑衣人把他們圍起來。

「娃兒，乖乖的把你們錦布包裹放下來。」一個蒙面黑衣人越衆而出。

「哼，你要想取我馬上的東西，恐怕不是這麼容易的吧！」年青人冷笑說道。

蒙面黑衣人回頭對衆人道：「你們聽着，人家不肯給，你們要怎樣？」

「搶！」跟着「錚錚」之聲不絕於耳，十幾人拔出配刀，向空中一揮，說道：「要命的快放下東西！」

「你們這些陣勢嚇不了我們的，」女的仰天打了個哈哈，笑彎了腰。

「上！」蒙面黑衣人把手一揮說道。

衆人呼喝一聲，四面八方的馬衝過來，年青男女非常鎮定，十幾匹馬來到跟前的時候，也見不到年青人如何出手，坐在馬背的人突然哎唷一聲翻身倒下馬來，每一個人的喉嚨都流出血。

蒙面人的面色變了。「無極金錢鏢！」他脫口叫道，「賀天貴是你甚麼人？」

「你先告訴我，你是甚麼人？」男的冷冷地說。

「好吧，我告訴你，在這裏一帶綠林，都知道我這追魂虎白龍的名字。」

「白龍，哼，我有一件事問你，十年前，有一老年人，從這裏經過，身上帶着一包珠寶被人殺了，珠寶也被刦去。」女的狠狠地說。

「哈哈，老實告訴你們，我們這些綠林中人，年中也不知做過多少殺人越貨之事，我怎記得十年前事啊！」追魂虎白龍得意地說道。

「好吧，既然這麼說，我就要取你的命。」男的從腰間拔出劍來，說道：「我要打從這裏開始，一直上京去，要殺盡你們這些綠林人物！」

「那麼說來，那老人是你的親人。」

「是的，他是我父親，我要爲父親報仇。」

「你馬上的珠寶。」

「是引誘你們的綠林人物來刦的。」

「好，你們兩人很有膽色，來吧！」

白龍把手中的刀一揮，年青人從馬上跳下來，手中的劍幻化一陣劍花，向白龍襲去。白龍只見一陣白光般像閃電向自己的身上射來，根本看不出是何招式，他雖然經過不少大陣大仗，但是却看不出來招，白龍心裏一驚，兩個倒步，先避來勢，但年青人怎會放過他，白光像一條巨蛇，直捲白龍而來，只見白龍慘叫一聲，身斷兩截，倒在地上死去。

年青人抹去劍上血漬，兄妹二人重新上馬，再上征程。

了。」

葉慈輝昂首揚眉，朗朗一笑，道：「但願如此。」

李飛鵬心中高興極了，也不細問他們其他的情形，一揮手道：「走，我們去看看那玄靈道長去。」

菲菲暗暗一皺眉頭道：「有什麼好看的？……」

李飛鵬道：「你不知道，我有話要和他談。」

菲菲無奈，只好領着李飛鵬和葉慈輝一同去探望玄靈道長。

玄靈道長是剛剛送去的，穴道被制之後，人還沒有醒過來，李飛鵬走上前去，伸手一拍玄靈道長穴道，玄靈道長動也不動，他那一掌對玄靈道長毫無作用。

葉慈輝微微一笑，道：「弟子在他身上用了獨門手法……。」

李飛鵬臉色微微一紅，道：「你把他穴道解了，我要和他說話。」

葉慈輝跨步向前，在李飛鵬拍打玄靈道長的原部位上，拍了玄靈道長一掌，玄靈長應掌而醒。

玄靈道長一醒之際，耳中便响起葉慈輝的傳聲細語道：「道長，事非得已，尚請你多多原諒，現在，在下已將你受制穴道完全解開，不過希望你不要輕舉妄動，以待有利時機。」

玄靈道長暗暗吸了一口眞氣，試一運氣行功，果然，一切如常，暗暗怔了一怔，緩緩睜開眼睛，只見葉慈輝與菲菲陪着一個壯年人，站在身前。

李飛鵬雖然是南坪橋杜老人的門下，但與玄靈道長却從未見過面，因此，玄靈道長並不認識他。

玄靈道長因爲葉慈輝暗中解開了他所受禁制，雖然對葉慈輝的用心尚不能完全明白，但至少已經減少了對葉慈輝的敵意，同時也意會到當面這個壯年人必然相當重要。

因此，他望了李飛鵬之後，口中發出冷笑，目光一收，便不睬不理李飛鵬他們了。

李飛鵬「哼！」了一聲，道：「玄靈牛鼻子，不要裝模做樣，你可知道本人是什麼人？」

玄靈道長眼不抬眉不動，冷冷的道：「管你是什麼人，反正是一窩蛇鼠。」

李飛鵬指着自己鼻子道：「本人姓向，家父就是曾經被你們武當派折磨了好幾十年的向東洋。」

玄靈道長冷笑一聲，道：「你是向東洋的兒子又怎樣？」

李飛鵬道：「你們武當派與我們向家仇深似海，今天你落到了我們手中，少不得有你受的。」

玄靈道長「嗤！」笑一聲，道：「你有什麼手段，盡量使出來就是。」

李飛鵬雙目一瞪，道：「你不相信是不是？」手一提，便向玄靈道長肩頭上抓去。

葉慈輝叫了一聲，道：「師父！」伸手架住了李飛鵬的手臂。

李飛鵬對葉慈輝顯然有着某種顧忌，語氣立時一緩道：「什麼？」

葉慈輝道：「他反正已經落到了我們手中，何必現在和他出氣，顯得我們沒有氣量。」

李飛鵬道：「我不是和他出氣，只不過是殺殺他的那股子臭脾氣而已。」

菲菲嬌聲媚笑道：「五爺，我們何必和他出這種閒氣，多划不來，我們還是喝酒慶功去吧。」

李飛鵬搖了一搖頭道：「且慢，我還要問他一句話。」

接着，又向玄靈道長大聲喝道：「死牛鼻子，聽說你是武當派第二個練成了『太清罡氣』的人，此話可是當眞？」

玄靈道長望了李飛鵬一眼，目光一收，像是沒有聽見一樣。

李鵬飛氣得又是一舉手，喝罵道：「你……。」

葉慈輝截口道：「師父，這個不必他回答，我知道，他的『太清罡氣』至少有了七成火候，上次我就吃過他的大虧。」

李飛鵬道：「他果眞會『太清罡氣』，那可好極了，我要把他帶走了。」

說着，伸手便去點玄靈道長的穴道。

葉慈輝欲待再出手阻止他，菲菲暗中拉了葉慈輝一下，示意葉慈輝不要多事。

李飛鵬指力一落，連點了玄靈道長三處穴道，伸手攔腰抱起玄靈道長，說了一句：「人我帶走了，你們兩個，就暫時守住這裏，候命行事。」身形一幌，就把玄靈道長帶走了。

葉慈輝想了一想，猜不透李飛鵬爲什麼帶走玄靈道長，心中很是放心不下，如果他傷了玄靈道長，自己担着極大的干係，因此一走出外面，便向菲菲道：「二妹，我放心不下玄靈道長，我要暗中跟去看看。」

話聲出口，也不管菲菲同不同意，雙腳一頓，拔起身形，朝着李飛鵬所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葉慈輝展開身形，奇快無比，頃刻之間，就追上了李飛鵬，這時李飛鵬已把玄靈道長托在肩頭上，一心一意的向前奔行，似乎沒有中途整治玄靈道長的意思。

葉慈輝暗暗護送了一陣，只要李飛鵬不在途中整治玄靈道長，心中便放下寬心，準備折回南莊去。正在他準備折回南莊去的時候，李飛鵬忽然驚叫了一聲，猛然把肩頭上的玄靈道長拋了出去。

玄靈道長人起半空中之後，雙臂一抖，在半空中使了一招大鵬展翅，飄飄蕩蕩的落在李飛鵬面前。

李飛鵬睜大着眼睛，一臉驚訝之色，道：「你……你……。」

玄靈道長一笑道：「你那手法焉能奈何得貧道，現在，請你跟貧道走吧。」

李飛鵬冷笑一聲，道：「跟你走，你倒說得好輕鬆，別看你能自解穴道，衝開我的獨門手法，眞要動起手來，你還不一定準成。」

玄靈道長道：「貧道本待在你背上之時，將你制住，但貧道想看看你有多大氣候，所以給你一個動手的機會，你就出手吧。」

李飛鵬一翻手腕抽出長劍，指着玄靈道長道：「好，今天我就讓你見識見識你向大爺的厲害。」忽的躍身向前，長劍一震，向玄靈道長分心刺到。（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岳秀一招擊敗龍鳳會鳳字門的三位女副會主後，龍鳳會主又派出龍字門的二名副會主，但却要他們一對一的與岳秀交鋒，首先上陣的是君山十八寨總寨主孟九如的兒子孟超，岳秀向朱奇問知孟九如爲人正直重義後，遂手下留情，只以三招快攻，把孟超長劍擊落塵埃，孟超也絕不含糊的認輸退下，站立一側，這時，岳秀又向龍鳳會主詢問派誰接戰，龍鳳會主沉思片刻後，挺身說要親自與岳秀一搏，並說廳中地方狹窄，還是到外面院中去放手一鬥，岳秀點頭同意，當先轉身退出大廳——

金剪盤空轉　嚎聲四處聞

龍鳳會主，緊隨着行了出來。

岳秀選擇了一處寬敞的地方，橫劍而立。

龍鳳會主緩步行到岳秀停身處三尺左右時，停了下來。

他赤手空拳，未帶兵刄。

岳秀長劍平胸，冷冷說道：「閣下，要不要取下臉上的面具？」

龍鳳會主冷冷說道：「一定要取下人皮面具麼？」

岳秀道：「咱們這一戰性命相搏，難道閣下不願以眞面具留給世人麼？」

龍鳳會主冷冷說道：「你的意思是，我一定敗於你手了。」

岳秀冷聲說道：「是不是覺着我狂了一些。」

龍鳳會主搖搖頭，道：「你在數招之間，連敗了我的四位副會主，這份造詣，高明的出了我意料之外，你有很大的機會擊敗我。」

岳秀似乎料到，一向自負的龍鳳會主，忽然間，這樣自謙起來。

怔了一怔，說道：「會主統馭了這多人才，這一份才能，放眼當今江湖，只怕也很難找出幾個人了。」

龍鳳會主道：「岳侯誇獎了……」

沉吟了一陣，接道：「事實上，我不應該答應你這場決戰。」

岳秀道：「爲什麼？」

龍鳳會主道：「因爲，我沒勝你的把握。」

岳秀劍眉聳揚，欲言又止。

龍鳳會主接道：「我本來可以調動所有的力量，對付你，只要我一聲令下，立刻間，就能調動百位以上的高手圍攻於你，不論你武功多麼高强，但在百位武林高手的圍攻中，也會力竭而疲。」

岳秀歎一口氣，道：「我想不出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但我明白，搏殺的過程中，必將是血染廳院，屍積樓閣。」

龍鳳會主道：「這並不是我改變決定的原因，爲了殺死你，就算傾盡我所有實

力，犧牲了所有精銳，也是一件划得來的事，在下所以改變主意，是因爲想和你單對單的放手一搏。」

岳秀道：「會主好英雄的想法！」

龍鳳會主道：「英雄氣短，我越看越想，越沒有勝你的把握，但我又忍不住這一股强烈的欲望，我已經十年沒有和人動過手……」

岳秀道：「龍鳳會人材濟濟，實也用不着會主親自出手。」

龍鳳會主道：「還有一個原因是，我一直沒有發現値得我出手的人。」

岳秀道：「會主看上區區了。」

龍鳳會主道：「我理想對手，似乎應該比你的武功稍爲低一些，咱們能痛痛快的打上一場。」

岳秀道：「現在，你沒有信心了。」

龍鳳會主道：「我欣喜能遇上你這麼一個敵手，也悲傷我苦心成立的龍鳳會，可能會毀在你的手中。」

岳秀道：「龍鳳會，在江湖上並無顯著的惡跡，你能控制這麼樣一個組合，已非易事，老實說，你可以開門立派，在武林中，獨成一支主脈，以你擁有這龐大主力，至少可以和江湖上各大門戶分庭抗禮，但你却不應該把自己捲入這些國事的爭執之中，江湖人，雖然是武功高强，但却無法和大軍對抗，一個人，不論武功高强到什麼程度，也不能獨拒千軍萬馬……」

龍鳳會主搖搖頭，接着又道：「岳秀，這些事，不用你教訓，我也早已想到了，不但想到了，而且，也有了很充分的準備，這倒不用閣下担心，但我還是有些失策，明知道你武功高强，仍然放你進入了京畿。」

岳秀道：「難道說，我們沿途上受到的攔刼，不是你閣下出手？」

龍鳳會主說道：「是！但是我未盡全力。」

岳秀道：「就算你盡全力，也未必就能把我們截住。」

龍鳳會主道：「能！你剛剛說過，不論如何高强的武功，也難和大軍對抗，我如調動了很多的人馬，再加上江湖上百位高手，相信可以對付了你。」

岳秀道：「你如眞能作到，調動大軍，對付我們，那倒不失一件明智之舉。」

龍鳳會主道：「但是這些，都已過去了。」

岳秀道：「在下今率人來此，也就是準備以江湖手段，和閣下一決勝負。」

龍鳳會主笑一笑，道：「所以，我也有點敬佩你。」

語聲一頓，聲音突轉嚴肅，接道：「岳秀，你記着，咱們動手搏殺之事，我如萬一非你之敵，希望你能一劍把我殺死，我不要失敗，也不願受傷。」

岳秀道：「這個，在下是怕沒有把握了。」

龍鳳會主冷冷說道：「爲了你，非要如此不可。」

岳秀道：「此言之意，在下倒是有些想不通了。」

龍鳳會主道：「你見過老夫馭下的手段了。」

岳秀道：「高明的很。」

龍鳳會主道：「我如敗了，很可能惱羞成怒，我如受了傷，也會激起我統馭屬下的拚命之心。」

岳秀道：「難道你死了，他們就減少了拚命之心。」

龍鳳會主道：「是！我馭下以威爲主，他們怕我，所以我令出如山，但我賞罰很嚴明，他們也對我存了一點敬意，我一直戴着面具，他們對我，難測高深，也造成了一種神秘，所以，他們對我也存了一些畏懼，這就造成了我絕對的權威，但我和他們談不上情，也談不上恩，我活着他們畏多於敬，所以，我如受了傷，他們必然會出手拚命，但我被你殺死，他們寄望斷絕了，就不會再有拚命之心。」

岳秀點點頭，道：「在下相信你說的眞話。」

語聲一頓，接道：「閣下敗了，豈不是中庸之道。」

龍鳳會主道：「能統馭了這多人，自然，也要一點眞才實學，我武功上的造詣，自然不凡，而且，我還自信自己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我一生沒有敗過，常常勝利，很難予忍受一次失敗，我怕，心情激動之下，無法控制自己，下令圍攻於你。」

岳秀又點點頭，道：「有道理。」

龍鳳會主道：「再說，我如不死，龍鳳會永遠不會解散。」

岳秀道：「聽閣下之言，咱們之間，非要有一個死去不可了。」

龍鳳會主道：「看來是難有並存的餘地了。」

岳秀道：「多謝指教，請出手吧！」

龍鳳會主說道：「還有一點，我想說明？」

岳秀道：「願聞其詳。」

龍鳳會主道：「我身上有很多種的暗器，大都淬有奇毒，隨時可能出手，取人性命。」

岳秀道：「就憑閣下這幾句話，已不算暗器傷人，會主有什麼本領，就全力施展就是。」

龍鳳會主道：「好，閣下小心了。」

伸手一掌，輕飄飄的拍向了岳秀前胸。

岳秀一側身子，忽然間，移開了數尺，道：「閣下決定和我比拳脚了。」

龍鳳會主道：「不用限止什麼，咱們既然動上手，那就悉憑尊便，拳掌，兵刄，只要能够施用出手，都可出手。」說話之間，雙手已然攻出了十七八招。

這十幾招中，也是充滿着激變，忽指忽掌，忽點忽拍，攻的變化詭異。

岳秀一直是暗取守勢，突穴斬脈，封開了龍鳳會主十餘招的攻勢，口中接道：「這約定，是不是包括了暗器在內。」

龍鳳會主道：「應有盡有，自然是也包括暗器在內了。」

岳秀道：「閣下定了這樣一個規矩，想必在暗器一道上，很有心得了。」

龍鳳會主道：「你怎麼知道？」

岳秀道：「你不該手下留情的，我瞧到了你身上藏有的暗器，你如在十招之前，利用暗器出手，在下可能會傷在暗器之下了。」

龍鳳會主道：「原來如此，岳侯，確有過人之能。」

岳秀心中暗道：果然不幸猜中了。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那暗器之上，想來定然有毒了。」

龍鳳會主道：「不錯。」語聲一頓，接道：「岳侯，是否也藏有暗器。」

岳秀道：「說不上暗器，不過是兩把短刀而已。」

龍鳳會主道：「岳侯可是把短刀，藏入袖管之中。」

岳秀輕嗯了一聲，問道：「你怎麼知道？」

龍鳳會主道：「在下，也可以瞧出了一點什麼。」

岳秀道：「哦！」

兩人口中雖在說話，但雙手之間的攻勢，却是快速異常，並未停歇。

表面上看去，兩人打的很輕鬆，也很瀟洒，像行雲流水一般。

而交手極快，快的像電光石火一般，叫人目不暇接。

事實上，兩個人都在比試快速，掌法招術只求快化，沒有很强的實力。

但見指點掌拍，看的人眼花繚亂。

這是一場武林中罕得一見的搏殺，變方快速的掌指變化，有如閃電流星。

在場之人，都是武林中一流高手，無不自歎弗如。

譚雲看兩人搏鬥已過百招，不禁一皺眉頭，低聲說：「歐陽兄，你瞧出了門道沒有？」

江湖浪子歐陽俊，正在瞧的神往，聞言一怔，道：「什麼門道？」

譚雲道：「那龍鳳會主，是何許人物？能和岳侯如此相搏。」

歐陽俊沉吟了一陣，江湖中各大門派內傑出的高手不少，但他們一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

譚雲接道：「我想，不會是他們那些人？」

歐陽俊道：「長在江湖上走動的人：……」沉吟了良久，搖搖頭，接道：「算了，不可能的事，這龍鳳會成立的時間已經很久了，他爲會主的身份，自然不會在江湖上走動了。」

譚雲低聲說道：「你說什麼人？歐陽兄？」

歐陽俊道：「閑言，誤人名節，還是不說的好。」

譚雲低聲說道：「岳侯和龍鳳會主的掌指變化，各極其妙，兩人見招破招，見式破式，只不過是互相見識廣博，胸藏豐富，眞要拚出勝負，恐怕還要靠深厚內功基礎，看樣子，這兩人要打到一千招以上了。」

歐陽俊道：「譚兄說的是，看過他們今日一戰，使兄弟感到慚愧。」

譚雲奇道：「慚愧什麼？」

歐陽俊歎息一聲，道：「比起岳侯和這位龍鳳會主來，兄弟難以接過他們十招，但咱們居然也能成名江湖，這不是靠運氣混出來的麼？」

譚雲笑一笑道：「歐陽兄說的也是，但像岳侯和龍鳳會主這等人物，江湖上究是少見，歐陽兄也不用妄自菲薄。」

歐陽俊點一點頭，說道：「譚兄說的是——」

突然間神情一肅，似乎想起了什麼重要之事，臉色一整，道：「莫非是他？」

他這失聲一叫，使得全場中人，大都聽到了，所有的目光，都投注了過來。

這些人，包括了龍鳳會中的兩位副會主。

敢情，他們也不知道，這位會主的身份？

譚雲沉聲道：「歐陽兄，可是瞧出了他的身份？」

歐陽俊道：「小弟無法肯定，是不是他？」

譚雲道：「誰？」

這時，正在和岳秀搏鬥中的龍鳳會主，也突然停下了手。

目光，轉注到歐陽俊的身上，接口說道：「你小子說吧，老實說，我不相信，日下江湖中，有人能知曉我的身份，我是何人？」

歐陽俊雙目盯注在龍鳳會主的身上，瞧了一陣，道：「閣下，如是在下沒有猜錯，閣下的年齡，似乎是已經不小了。」

龍鳳會主道：「你就知道這些麼？」

歐陽俊道：「在下的年紀雖然不大，但我整年在江湖上流浪，聽到過的事情，確然不少。」

龍鳳會主冷笑一聲，道：「浪子，你是否覺着在拖延時間。」

歐陽俊道：「好！我說出來，但我不能保証一定是你。」

龍鳳會主冷笑一聲，道：「好！你說，你如是說對了老夫決不抵賴。」

歐陽俊輕輕吁一口氣，道：「如是浪子沒有猜錯，你就是十年前，被武林盟中鐵騎逼的跳江一死的陶英。」

龍鳳會主身子震動了一下，緩緩說道：「你怎會認出了老夫？」

這回答，無疑承認了他的身份。

歐陽俊道：「果然是你。」

譚雲道：「陶老前輩，既然承認了自己的身份，爲什麼還戴着面具。」

陶英道：「你們眞的想看看老夫的眞面目麼？」

歐陽俊道：「就在下所知陶前輩是一位風流俊雅的人物，爲何要把自己藏於面具之後？」

陶英冷冷說道：「那是幾十年前陶英，而不是我……」

歐陽俊道：「不是你，又是誰，只要你沒有死，只要你還活着，你就永遠是陶英，別人無法代你，你也無法是別人。」

陶英沉吟了一陣道：「浪子，告訴你，你如何瞧出了我是陶英。」

歐陽俊笑道：「我看到了鳳字門中的人，一個個都是美麗少女，人間絕色，但她們却都不是武林中出身的人，至少是名不見經傳，但她的武功，却又是高明的很，這就使我想起了風流劍客四個字，最喜歡傳給女人武功的陶英。」

陶英冷冷說道：「歐陽俊，你這個浪子，看來知道事情不少。」

歐陽俊道：「我知道是知道，但我們之間距離，却相距極遠。」

岳秀微微一笑道：「很多事，在未瞭解之前，充滿着神秘，但瞭解之後，也不

過如此罷了。」

這時，站在旁邊觀戰的無影劍客，突然接口說道：「原來是陶兄，你不是死了麼？」

陶英道：「不錯，死了可以復活。」

無影劍客道：「陶兄，兄弟很慚愧，咱們相處了幾個月，兄弟竟然不知道是陶兄，這一點，兄弟好慚愧。」

陶英道：「慚愧什麼？」

無影劍客道：「兄弟見你數次，竟然未能認出陶兄，却被歐陽俊認了出來。」

陶英道：「他不是認出來，而是猜到罷了。」

無影劍客道：「陶兄，咱們相處這久，陶兄何以一直不肯以眞實姓名見告。」

陶英道：「閣下，這樣的問法，不覺着太過一些麼？」

無影劍客道：「此話怎講？」

陶英道：「你是客居身份，不知我身份時，對我敬重異常，但你知我身份之後，情況却不大相同了。」

無影劍客笑一笑，道：「陶兄，咱們當年一起遊樂相處，情同兄弟，想不到你當了龍鳳會主之後，竟然把老朋友當作陌生路人。」

陶英道：「閣下這話，說的太無道理了。」

無影劍客突然回過身子，大步向岳秀行了過去，一面說道：「這才是知人知面不知心，數十年的故交好友，竟然給我來了這麼一個……」

話未說完，身子突然一顫，身子搖了兩搖，倒了下去。

凝目望去，只見他口中噴出了一片鮮血。

岳秀臉色一變，道：「會主，你殺了他。」

陶英笑一笑道：「不錯，這人口沒遮攔，留着他，於我有害，殺了他，也好讓他少說一些閑話。」

歐陽俊笑一笑，道：「姓陶的，你用什麼手法殺了他。」

陶英道：「你自己不會瞧麼？」

歐陽俊道：「在下瞧不出來是什麼武功。」

岳秀道：「天陰寒煞指。」

龍鳳會主雙目中殺機一閃，冷冷說道：「岳秀，你知道的眞不少啊！」

歐陽俊和譚雲等，却是聽得不禁臉色大變。

岳秀回顧了譚雲和歐陽俊等一眼，緩緩向前行了一步，一面伸手由唐嘯身上，取過金鳳剪，道：「寒煞指功力到了一定的火候，可以取人於兩丈之外，諸位請後退一些。」

龍鳳會主冷冷說道：「岳侯，你不怕寒煞指麼？」

岳秀笑道：「試試看吧？如若你的功力，能到了十成火候，岳某血肉之軀，自然當受不起，但如你火候不到，在下倒是可以挺一挺了。」

龍鳳會主冷冷說道：「岳秀，你是說，你能抗拒住在下的寒煞指。」

岳秀道：「閣下是我岳某人，出道以來，第一個强勁的敵手，老實說，岳某人也有着惜才之心……」

龍鳳會主接道：「這麼說來，岳侯很看得起在下了。」

岳秀道：「在下對閣下本極敬重，現在岳秀的看法改變了。」

龍鳳會主冷冷說道：「爲什麼？」

岳秀冷哂一聲，道：「我知道寒煞指的練法……」

龍鳳會主縱聲大笑，道：「岳秀，你確實知道的太多了，我如不把你殺死，確實一大後患……」

突然，仰天一聲長嘯。

嘯聲甫落，四週湧現出數十個人影出來。

五隊人手，分着五色衣服，分執着不同的兵刄。

岳秀目光轉動，發覺那湧出的人手，將近百位之多，不禁一呆。

譚雲、歐陽俊，朱奇，唐嘯等，未待岳秀吩咐，立時結成了一座方陣，準備拒敵。

岳秀劍眉聳動，星目放光，冷笑一聲，道：「會主，這些人，都是你龍鳳會中的精萃人手了。」

龍鳳會主道：「不錯，岳侯如若能盡殲今日在場的人手，那就算盡去了龍鳳會中精銳。」

岳秀道：「這些人，是你很多年辛苦羅致的人手吧！」

龍鳳會主道：「不錯。」

岳秀點點頭，道：「看來，如若咱們不經過一場血戰，只怕很難結束了今日之局。」

龍鳳會主道：「岳侯如是無能突破今日之役，只怕要把你同來的好友，留在此地了。」

岳秀吁一口氣，緩緩舉起了金鳳剪，冷厲的說道：「諸位聽着，金鳳剪，御賜奇物，殺戮奇重，諸位之中，想必有人知曉此物的來歷了……」

龍鳳會主冷冷接道：「金鳳剪，只不過利器罷了，當今之世中，不乏利器，金鳳剪不一定就能駭住人。」

聲音微頓，接道：「劍來。」

兩個青衣童子，應聲由內室中行了出來。

當先一個童子，手中捧着一把形式古雅的長劍。

劍鞘似是一種古銅製成，隱隱可見斑銹。

那是一種年代久遠的特徵。

龍鳳會主伸手取過古劍，手按機簧，刷的一聲，抽出了寶劍。

但見一道寒光，脫鞘而出，一片冷氣，充塞於大廳之中。

岳秀一皺眉頭，道：「好劍。」

龍鳳會主道：「這把劍比閣下的金鳳剪如何？」

岳秀道：「會主錯了，劍是劍，剪是剪，兩個是完全不同之物。」

龍鳳會主道：「在下如仗此劍，可否抵拒住閣下手中的金鳳剪呢？」

岳秀笑一笑道：「看來，閣下對金鳳剪的瞭解太少了。」

龍鳳會主道：「岳侯可是自覺對那金鳳剪瞭解的很多了。」

岳秀道：「至少，在下可以瞭解這金

鳳剪的施用之法，和它的威力。」

龍鳳會主道：「金鳳剪的厲害之處，就在它無堅不摧，有這一把寶劍，至少可一擋金鳳剪的鋒芒。」

岳秀道：「不錯，也許閣下這把劍可以抵拒金鳳剪的鋒芒，但卻未必能阻止金鳳剪的殺人方法。」

龍鳳會主冷冷一哼，說道：「岳侯，適才咱們已動手一搏，不知岳侯有些什麼感慨。」

岳秀道：「會主武功之高，是岳某人生平僅遇的勁敵。」

龍鳳會主道：「但岳侯也是在下重入江湖來，遇上唯一的對手……」

歎口氣，接道：「岳侯，二虎相鬥，必有一傷，咱們自許為虎，放眼江湖，大概還沒有人反對吧？」

岳秀道：「只可惜會主捲入了政爭之中，如若會主只江湖上走動，必將是一派雄主大豪。」

龍鳳會主道：「岳侯，你可算過，咱們各仗利器，這一戰，是一個什麼樣的結果麼？」

岳秀淡淡道：「這個麼？在下倒未想過。」

龍鳳會主道：「我想過——」

岳秀道：「請教閣下。」

龍鳳會主道：「兩件神兵利器，在全力相觸之下，可能一件被傷，也可能二去其一。」

岳秀道：「兵刃毀去，也就罷了，在下關心的是……」

龍鳳會主冷接道：「是什麼？」

岳秀道：「彼此的性命交關。」

龍鳳會主道：「生死一搏間，岳侯覺着划得着麼？」

岳秀道：「這要問問閣下了。」

龍鳳會主道：「岳侯，你如勝我，還要勝過我這百位的屬下，只要咱們這一擊中，能把彼此兵刃毀去，我相信，閣下就無法阻止百位屬下的圍攻。」

岳秀回顧了譚雲等一眼，已然佈成了拒敵方陣，才輕輕吁一口氣，道：「會主，在下亦看出今日局面，是一個很難善了之局，但在下想不通，你為什麼要步步迫逼，不肯後退一步。」

龍鳳會主道：「我如船行江心，回頭已難，岳侯何不給兄弟一個機會試試？」

岳秀道：「會主，這不是三五人的生死事，而是成敗之間，牽動大軍的，不知要傷亡多少人，才能重新的安定下來。」

龍鳳會主厲聲大喝道：「你已知我是何身份，就算在下想退下，也是有所不能了。」

岳秀道：「如若閣下眞能及時悔悟，免去這一場殺刼，在下可以担保，閣下不受官府追緝。」

龍鳳會主道：「岳侯，很難啊！一個人由極大的權勢中，忽然間失落下來，那一份落寂之感，就不是一個英雄的人，所能忍受。」

岳秀說道：「淡泊可明志，寧靜能致遠，在還未動手之前，閣下還有回頭的機會。」

龍鳳會主哈哈一笑，突然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未落，四週人影閃動，數十個勁裝劍手，攻向方陣。

另有數十個劍手，向岳秀攻了過來。

敢情，龍鳳會主在出手之前，忽然改變了方法，要埋伏的屬下，先和岳秀動手一拚，自己再酌量情勢出手。

岳秀日注數十個逼近身來的劍手，冷冷說道：「諸位，你們幾位副會主，已然受傷，貴會主，原來和我約好了決一死戰，以便替你們那些受傷副會主報仇……」聲音提高接道：「如今他又改變了決定，你們可知道為什麼？」

他這一問，數十個圍上來的劍手，竟然有人接道：「那是何故？」

岳秀道：「因為，他已沒有勝我的把握，所以，他要你們聯合送死。」

當先一個劍手冷冷說道：「螞蟻多了咬死象，閣下這口氣不覺着太誇張麼？」

岳秀厲聲喝道：「站住，你們再要向前逼進，當心在下出手無情了。」

這時，另一批劍手，已然和譚雲等動上了手。

兵刃相擊之聲，傳了過來。

岳秀一揚劍眉，默運眞氣金鳳剪脫手而出。

這一次，剪勢平出，只及人腰。

但見金光閃動，一陣慘叫之聲，傳入了耳際。

金鳳剪平射出去，一張一闔間，腰斬了當先而行的七位劍手。

剪勢腰斬了七八人之後，並未停下，尖鋒微翹，向上飛去。

巧妙的旋轉之力，在方向一變之後，闔的剪勢，又忽然張開。

圍上來的數十位的劍手，眼看那金鳳剪的威勢，見剪勢忽然張開，不禁心中驚。

就在那一驚之下，向前行攻上的合圍之勢，也為之一停。

金鳳剪懸空打了一個轉，突然又自動加速了很多。

剪勢飛轉，一張一闔。

應聲慘叫，又有兩個人死在了金鳳剪的鋒刃之下。

忽然間，兵刃交擊，兩柄長劍，以極快的速度，擊在了金鳳剪上。

也許這兩劍的力道用對了，金鳳剪忽然間向下沉落。

岳秀大喝一聲，雙掌連環劈出。

一股強大的內勁湧出，擊在了金鳳剪上。

那將落地的金鳳剪，受此强力一撞，忽然一翻，闔刃復開，轉向人羣。

鋒利的金鳳剪給予人的强大威勢，使得一些人駭然而退。

龍鳳會主突然大喝一聲，一側身，衝了上來。

手中長劍一揮，拍上了金鳳剪。

金鳳剪由岳秀手中發出，連傷了數人，已成强弩之末。

龍鳳會主才及時而出，準備劍擊那金鳳剪。

劍上蓄蘊了强大的內力，再加上快速的劍勢，噹的一聲擊個正着。這一擊的力道，如若正擊中金鳳剪的旋力重心，金鳳剪自然跌落在實地之上。（下期續完）

幸福人生

紫金丹

男性補藥紫金丹爲名醫監製之最新特效男性補藥，純用最名貴之王道中藥以科學方法提煉而成。在現代生活中，多慮傷精，多憂傷神，紫金丹功能寧神固腎，徇稱中國第一補品。紫金丹之特點爲：能迅速補充所消耗之體力，常服者可永久保持一副好體魄。

寧神固腎 第一補品

主要症狀 風濕骨痛 神經衰弱 貧血頭暈 記憶衰退 用腦過度 工作過勞 夜睡不寧 怔忡心跳 畏寒失眠 耳鳴目眩 腰酸腿軟 中氣不足 機能衰退 陰虛盜汗 夜多小便

主要中藥 麗參 鹿茸 鹿尾羓 西歸頭 玉桂 杜仲 黃耆 三鞭 冬虫草 珍珠末 附子 茯神 蟾酥 蠶蛾 熟地黃 酸棗仁

總代理：香港 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H－445643

分　銷：澳門 全昌大藥房 澳門板樟堂街八號地下☎7969



獨家銷售

中區分店：德輔道中二十六號
油蔴地分店：彌敦道三六一號
銅鑼灣分店：軒尼詩道四八二號
美孚分店：美孚新邨百老滙道
家庭用品中心：銅鑼灣新都戲院側